武俠世界



燕子飛（新派俠情倫理故事）　馬騰．文

一位女扮男裝的戲子，身份原來是負有秘密使命的朝廷密探，但却惹得一位多情少女迷上了他，以致情絲糾結，終至愛恨難分，最後，爲天下，爲蒼生，他（她）……

$4.00

第25年
49

編者話

馬騰今期的巨型小說乚燕子飛ㄱ，是一篇俠情倫理哀艷故事，內容情節充滿愛愛恨恨，仇仇怨怨氣氛，纏綿悱惻，哀艷感人。講述一個身份原來是朝廷密探的少女，身負秘密使命，不惜女扮男裝粉墨登場，這一來，却惹上一位多情少女迷戀了乚他ㄱ，以致情絲糾結，愛恨難分……最後，乚他ㄱ終於爲天下，爲蒼生而完成任務，過程激烈昂揚，凜然大義，誠屬新春期間作者貢獻給各位一部佳作，敬希先睹爲快。

＊＊　＊＊　＊＊

今期兩大中篇同期刋出，是乚雲飛揚外傳ㄱ及乚鷹飛江南ㄱ續篇。前者是看過乚天蠶變ㄱ故事的讀者千萬不要錯過的佳作，寫雲飛揚的一生終結，因此也可以說是乚天蠶變ㄱ的續篇或者大結局。至於乚鷹飛江南ㄱ續篇，是銜接本刋第３３期該故事未了之情，郭子羽今後的奇逢際遇都有詳盡交代。

＊＊　＊＊　＊＊

下期巨型小說是王一龍的黎明剿匪故事集之乚喜臨門ㄱ。欲知黎明這個傳奇性人物在新春期間籌備結婚喜事遇到甚麼挫折和驚人事件，下期告訴你。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鄺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八一六一七一六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八一六一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114.00
	一年港幣$228.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135.00
	一年港幣$270.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182.00
	一年港幣$364.00

半年（２６期）一年（５２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七樓
電話：H八一六〇二六一

武俠世界

第25年
第49期
（總號1285）
1959年3月創刋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環球小說盡名家
每週新書多姿采



各大書店超級市場均有售

倫理故事　新派俠情

文‧騰飛　圖‧馬可

燕子飛

俏郎君‧迷倒多情女

天才傍黑，鎮上那座土地廟前便點起了幾盞氣死風燈，照得昨天才搭起的簡陋戲棚一片明亮，那座只有半人高的木板戲台前，已有不少心急好奇的孩童，從家中搬來了木櫈，預先佔上一個好位置，在等着看戲。

這是鎮上爲了慶祝一年一度的土地誕，專誠從城裏請來一個戲班子，熱鬧熱鬧一番，在這個鎮上，這是除了農曆新春之外，唯一有戲可看的日子。

所以，家家戶戶皆提早吃晚飯，爲的是能够早些趕來，佔上一個好位置，過一下戲癮。

故此，晚飯時分，廟前那塊空地前，便堆滿了人，一個個翹首企望，等待鑼聲一响，好戲開場。

鎮上是難得有此盛會，自然，也就有擺攤做生意的人趁機賺上幾文，賣小吃的，賣閨女頭飾及針綫各物的攤檔，趁這未開戲的時刻，吆喝着大做其生意，甚至連看相的也不錯過這個機會，剎時間，平日原本靜悄悄的土地廟前，變得熱鬧非常，吱吱喳喳的語聲，招來生意的呼喝聲，小孩追逐笑鬧聲，响成一片，其熱鬧的情形，比日間鎮上那條生意鼎盛的十字大街還要熱鬧幾分。

× × ×

「噹」地一下，鑼聲驟然响起，所有的聲音剎那間沉寂下來，做買賣的趁快完成交易，追逐的小孩也老鼠般從密麻麻的人堆外鑽回預先佔好的位子上，所有人的目光皆集中在那被燈光照得明亮一片的戲台上。

一刻之後，鑼鼓聲「咚咚鏘鏘」地，配合着二胡嗩吶聲，有節奏地响起來，所有人立時屏息起來，睜着的眼睛眨也不眨，唯恐錯過了即將開始上演的好戲的每一個動作及唱詞。

今晚上演的是一齣好戲——穆桂英招親！

這齣戲既有刺激的武打，也有感人的唱作，更有小伙子大閨女愛看的招親場面，這個戲班第一晚便搬演這齣戲，確是有眼光。

鑼鼓聲一陣緊過一陣，好戲終於上場了。

在場所有人的心神，皆被台上人物的唱做功夫吸引住了，這時候，眞是落針可聞。

台上的穆桂英與楊宗保正爲了招降及招親而大打出手，那花俏緊湊的打鬥功夫，將所有人的心神皆吸引住了，特別是那位扮演楊宗保的伶人，那種英挺神俊的雄姿，矯捷的身手，更加吸引了觀衆的心神，甚至連小伙子也將注意力從那位扮演穆桂英的俏花旦身上，轉移到那位「楊宗保」的身上，對於那種雄姿煥發的英挺氣概，心儀不已，那些大閨女媳婦兒，更是對之如痴如醉，神魂顛倒不已，一個個瞧得眼睛發直，這可是大閨女媳婦兒夢寐以求的如意郎君啊！

正當場中所有的人皆被台上精彩的演出將心神吸住的時候，場邊悄然出現了兩條人影，一男一女，男的一身青衣，站在那一身紫衣的女郎身後約三尺左右，垂着雙手，以一種愛慕的目光看着那女郎。

那紫衣女郎年紀大約二十出頭，明眸皓齒，身段婀娜，是一位標準的美人兒，一雙靈動但卻略顯沉鬱的眸子，直射在戲台上正與穆桂英打得難分難解的楊宗保身上，似亦被緊緊地吸引住了。

只不知這突然出現的一男一女，是什麼人。

× × ×

鎮上由於土地廟前演戲，附近的人差不多皆擁去看戲了，那些店舖自然亦提早關門，故此，鎮上除了土地廟那處鑼鼓喧天，燈火明亮外，其餘的地方皆是沉黯一片，靜悄悄地。

一條人影，也就在這時候，鬼魅一般閃掠向鎮南頭的那座大宅院。

這座大宅院名符其實，佔地足有十數畝，牆高二丈，院牆內院落重重，在靜夜中看來，有如一頭蹲伏着的巨獸。

這座宅院，鎮上的人皆知道，是新近崛起，雄霸豫南一帶的黑龍門總壇所在地，難怪氣勢如此嚇人了。

此刻，宅院內亦是黑燈瞎火，只有大門前懸掛的兩盞燈籠射出黃濛濛的光亮來，照到門前左右各站着兩名守門大漢。

被黑暗籠罩着的宅院，大門前那挺立如石像的守門漢子，那兩盞黃濛濛的燈籠，襯托出一種神秘奇詭的氣氛，令人望之有一種地獄般的感覺。

那條閃掠的人影迅捷地掠射到宅院的左側後面，略爲停頓了一下，霍地有如放射的火箭般沖天射了起來，身形一折，便投射入黑龍門這座在今晚看來顯得有點神秘的宅院牆內。

× × ×

戲台上，一齣穆桂英招親亦在鼓樂聲中，虎女配虎將中演畢全戲，台下立時暴起如雷的掌聲及喝彩聲。

那名站在場邊的紫衣女郎亦起勁地拍着掌，雙眸中閃出光彩來。

站在她身後的那名青衣人趨前兩步，湊近女郎的身邊，低聲道：「小姐，該回去了。」

紫衣女郎目光一直不離台上披紅掛彩的「楊宗保」，頭也不回地小聲道：「柳青，那你先回去吧！」

「小姐……」那男子柳青仍然想說什麼，但卻給那女郎的一聲低哼將下面的話噎住了。

這時，人羣開始散了，台上的「楊宗保」與穆桂英亦進入台後，那名女郎才不情不願地將目光收回，將身形轉向場外，大概是避免散走的人羣看到她的模樣。

散走的人羣一心只想回家去歇息，所以沒有人去注意這站在場邊暗影中的一男一女，不少人則只顧談論着戲中的人物及功架唱做，談論得最多的是飾演「楊宗保」的那位武生，自然，談論得最起勁的是那些小伙子與大閨女媳婦兒。

只怕，今夜那些大閨女媳婦兒睡在床上之後，有好一會因那位「楊宗保」而輾轉難眠。

很快地，人羣走了個清光，戲班打雜的亦已開始除下掛在場地四周的風燈，就剩下那女郎與叫柳青的男子，孤另另地站在場邊。

「柳青，我想見一下那位扮演楊宗保的武生，你去請他來這裏好麼？」紫衣女郎有點任性地望着柳青。

柳青遲疑了一下，咀唇嗡動着，似乎要說什麼，但當他的目光接觸到那女郎帶點懇求的目光時，不由自主地點點頭，閃身從女郎的身邊走過，向戲台那邊走去。

那座戲台的後台內，這時正忙碌成一片，收拾道具戲服的在忙着，卸裝的也在忙着，所以，沒有人注意柳青走進後台之內。

他在忙亂的後台內掃視着，終於讓他發現了正在將戲裝卸下來，正用布巾將臉上的油彩抹去，扮演楊宗保的那位武生，他連忙趨前去，微彎下腰來，湊在那武生的身邊道：「兄台，我家小姐請你到外面，她有話要對你說。」

那武生正好抹下臉上最後一塊油彩，映現在銅鏡中的臉影清俊朗逸，難怪在台上能夠迷到那些大閨女媳婦兒了，就連柳青此刻也忍不住在心裏暗讚一聲：「好俊的一個人！」

那武生聞言之下，怔了一下，愕然道：「你是誰，你家小姐又是誰？」

柳青忙道：「我叫柳青，是我家小姐侍從，我家小姐姓趙，名紫玉。」

那武生的語聲不似在台上那般清朗，却很清脆，眼珠一轉，道：「這時候去見你家小姐，似乎有點不便吧？再說，我也累了，只想快些回客棧歇息，煩你回覆你家小姐，說我不想見她，好麼？」

柳青端正的臉上閃過一抹喜色，但很快便逝去，懇求道：「兄台，就請你體諒一下在下好麼？若我請不到你去見小姐，小姐會責怪在下的。」

那武生聽了，臉上閃過一抹同情之色，遲疑了一下，勉強點點頭道：「好吧，那我隨你去見她一下。」

說着站起來，拿起放在椅背上的一件長衫，披在身上，向外走去。

柳青忙趨前幾步，搶在前頭，走出後台。

那女郎正自不耐煩地在黑暗的場邊踢着脚，一眼看到柳青與一人走來，立時臉現神彩，迎了上去。

「小姐，妳要見的這位兄台，我已請來了。」柳青說完，走了開去，讓兩人說話。

那女郎趙紫玉立時眨着一雙明亮的眸子，打量着眼前這位在台上吸引了她的「楊宗保」。

那位楊宗保也在打量着這位冒昧要見他的姑娘。

雖然是在黑黯之中，但藉着戲台前仍未除下的風燈燈光，互相可以看得清楚對方的臉貌。

兩人皆不禁被對方的俊朗與清麗吸引住了，好一會也沒有出聲。

「姑娘，妳爲何要見我？」「楊宗保」終於收回目光，低聲道。

趙紫玉却仍然注視着對方，問非所答地道：「你叫什麼名字？」

「楊宗保」遲疑了一下，才答道：「我叫燕飛。」

「燕飛。」趙紫玉眼眸光彩閃閃，「好名字，燕飛，我們可以做個朋友麼？」

燕飛愕了一愕，似乎被對方這樣率直的問題驚住，好一會才低沉地道：「姑娘，我只是一個跑碼頭討生活，身份低賤的流淚者，怎配與你做朋友？」

趙紫玉却追問：「我不管配不配，只要你答我，肯不肯與我做朋友。」

燕飛艱難地苦笑一聲，有點無奈地道：「我肯又怎樣？只怕會惹人非議！」

趙紫玉刹時展顏一笑，高興地一把拉住了燕飛的手，燕飛一縮不及，又不好將手抽回，只好尷尬地笑笑，望着這位既大胆又不知避忌的任性姑娘，心想：「好一位被寵壞了的任性姑娘！」

心裏接着頗有感觸地嘆了口氣。

「燕飛，只要你肯與我做朋友，什麼事我也不理！」趙紫玉任性地摔了一下頭，臉上一點羞澀之色也沒有。

「姑娘，夜已深了，回去吧，我也要與戲班的人回客棧了。」燕飛瞥眼望一下站在數尺外的柳青，見他正目光灼灼地望着他與趙紫玉，神態有點古怪，心中暗笑了一聲，忙挣脫趙紫玉的手，催促道：「姑娘，你那位侍從似乎有點不耐煩了。」

「別理他！」趙紫玉甩甩頭，說道：「要我回去也可以，你一定要答應明天見我！」

燕飛這時候但求脫身，忙點點頭答道：「好吧，不過，請妳午飯後才到客棧找我，咱們戲班人習慣了，非到靠晌不起床的。」

「只要你答應明天肯見我，什麼時候也成。」趙紫玉歡快地露齒一笑。「明天在客棧等我來找你，否則我不依你！」

燕飛對着這個任性的姑娘，眞是一點辦法也沒有，唯有苦笑一聲道：「姑娘，我不是個善忘的人，既然答應了你，我就不會爽約的，妳放心回去吧。」

說完轉身走回戲台那邊。

趙紫玉却沒有立刻離開，直望到燕飛的身形消失在戲台後，依然怔怔地望着，神態間有一份落寞之情，直到柳青向她喚道：「小姐，該回去了，否則老爺……」

她才漫應一聲，有點悵然地轉身走向柳青，不一會，便沒入黑暗中。

×　×　×

翌日一大早，鎭上的人都被一具棄置在鎭上那家龍慶酒樓門前的屍體驚動了，就像昨天晚上到土地廟前看戲一樣，不管大人小孩，皆一窩蜂般湧到大街頭的龍慶

酒樓去看個究竟。

就連晚睡遲起的戲班中人，也被大驚小怪，議論紛紛的客人從睡夢中驚醒了。

首先起床的是專管班中戲服箱的老孫，此人年紀其實不算太老，只有三十五六歲，他被人稱爲老孫，連他自己也不知道是那一個這樣開始稱呼他的，但一叫開了，便個個都稱他老孫而不名了。

接着起床的是班主諸葛威明，他的年紀比老孫更輕，大約只有三十出頭，端朗的臉上經常掛着一抹笑意，年紀這樣輕的人就當上了一個戲班的班主，倒是很少有的。

燕飛也被驚醒了，睡眼矇矓地開門走出房來，見到諸葛威明與老孫正匆匆向外走去，立時精神一振，也顧不了洗臉，忙跟着出去。

三人匆匆來到龍慶酒樓前，那裏已圍了一大堆人，密麻麻地，簡直插針難入，班主諸葛明威不由皺了皺眉頭。

好不容易擠了進去，擠到酒樓前，踮起脚尖，隔着數重人牆望過去，赫然看到一名身穿黑色勁裝的中年漢子倒斃在仍然大門緊閉的酒樓門前地上，死者的一雙手伸前似欲抓着門的樣子，門板上有一隻血紅的掌印，五條血痕順着那掌印向下拖出五條血痕來，而那死者的臉上，從左眼眉處，到右頰上，有一條裂開的血痕，死者大張着雙眼驚突着，那死相給人一種怪異的感覺，而死者的右手上，仍然緊執着一把狹長的長刀。

燕飛睁着一雙湛亮的眼睛，看到那黑衣人的死狀，臉色微微變了一下，只有班主諸葛明威與老孫表情沉肅，沒有絲毫變化，但班主臉上的那抹慣常的笑意却罕有地消失了。

在靠近酒樓最前面的幾個人，赫然是白衣上前後綉了一條張牙舞爪，作勢噬人的黑龍的漢子，這幾名漢子不用說也是黑龍門的人了，怪不得擠在最面前的人都不敢太過迫近那幾名漢子。

黑龍門的人在這豫南一帶，特別是總壇所在地高陽鎭，可不是好惹的！

那幾名黑龍門的弟子亦在察看着那名死者的情形，而且還在指指點點的。

班主諸葛明威在發現了那幾名黑龍門的弟子後，不再察看那死者，將目光落在那幾人的身上。

圍得水洩不通的人羣忽然起了騷動，跟着自動閃開一條窄窄的通路來，幾名捕快吆喝着走了進來。

諸葛明威與老孫燕飛交換了一個眼色，悄悄地退出了人堆，走向客棧去。

回到客棧中，諸葛明威逕自返回房中，老孫、燕飛也跟了進去，房門立刻關起來。

諸葛明威一屁股坐在對窗的一張椅子上，臉色變得很沉重，老孫也是默然坐下來，只有燕飛站着，迫不及待地道：「統領，看這位黑衣密探的死法，與上幾次死去的黑衣密探的死法是一樣的……」

「眞可惡！」諸葛明威一拳擊在椅子扶手上，沉重地道：「連這一個算上，咱們已在一個月內，損失了五名黑衣密探，但到現在却連一點秘密也查不出來，莫非這黑龍門眞的是有去無回的地獄？」

「統領，黑龍門的人皆是使棒的，而這位遇害的黑衣密探很明顯是被刀斬裂臉龐而死的，屬下有點懷疑不是黑龍門的人做的。」老孫語聲沉沉地說。

聽他們三人如今所說的話，毫無疑問，他們三人的身份不只戲班中人那樣簡單，看來，他們表面的身份只是用來掩飾他們的眞正身份，而且從他們的話中，那名被殺死在龍慶酒樓門前的黑衣死者，也是他們的人。

諸葛明威目中威凌稍現即掩，吁口氣道：「老孫，這是絕無疑問的，那位死在離此鎭約三十里許的河灘上的黑衣密探，死前在身下以指寫下的黑龍門三個字絕對假不了，我也絕對相信他們的忠貞，你們試想一下，先後五名黑衣密探皆是追查到黑龍門附近時，便遇害身亡，總不會這樣巧的吧？」

「但五位被殺的黑衣密探皆是被一刀劈裂臉龐這一點，又怎樣解釋？」老孫仍然堅持己見。

「老孫，這一點我可以解釋，或許黑龍門最擅長的是用刀，他們表面上用棒，只是掩飾他們會用刀的一種掩人耳目的手法也說不定！」燕飛眨着眼道。

「嗯，我的想法與燕子的看法相同。」諸葛明威讚許地望了燕飛一眼。「老孫，不論是不是黑龍門的人所爲，咱們已來到這裏，便要將事情查個水落石出！」

老孫吁口氣道：「事情若眞的是黑龍門所爲，那他們就太懂得掩飾了，並且居心叵測了，從五位被殺的黑衣密探臉上那致命的一擊看來，殺他們的人刀法已達上乘的境界，一個門派有這樣犀利霸道的刀法而深藏不露，所作的犧牲也實在太大了，事情若眞的是那樣，這位黑龍門主也實在深沉得可怕了。」

「不管他是位怎樣的人，事情若是他們做的，就算是上刀山下火海，也要將他揪出來！」諸葛明威目中威凌暴射，自有一種懾人的威態。

燕飛看在眼內。神色間流露出一種傾慕的神態來。

「統領，只要你一聲令下，無論水裏火裏，我老孫也不皺一下眉頭。」老孫激昂地說。

從老孫對諸葛明威的稱呼，他的地位看來不低。

諸葛明威咀角唇邊又露出那抹慣見的笑容，擺擺手道：「老孫，你的爲人我最清楚不過，咱們同事了那樣多年，我絕對信得過你。」接話題一轉，轉對燕飛道：「燕子，昨天晚上約你到場邊相見的是個甚麼人？」

燕飛未說先笑，爽快地道：「還不是那些被我在台上迷倒了的妞兒，聽她那位自稱侍從的隨從說，那妞兒姓趙，名紫玉，噢，我現在想起來了，她說今天午飯過後會來找我的，眞煩人。」

「燕子，可要小心別纏上身，那時我看你怎樣擺脫得了？」諸葛明威說着笑了起來。

老孫也眨着眼，哈哈笑出聲來。

燕飛被兩人笑得鼓起腮來，臉頰上泛起一片紅，跺跺脚道：「你們又笑人家了，我不跟你們說了。」

說着旋過身來，一陣風般，打開門，衝了出去。

諸葛明威與老孫瞧到他那模樣，笑得更起勁。

× × ×

趙紫玉眞準時，午飯剛過，便帶着他那位侍從踏進了仁安老棧的店堂內。

她才一踏進去，客棧內的小二及掌櫃便認出她來，這可是得罪不得的主兒，否則，就別想在這高陽鎭上再混下去！

因爲這位趙大小姐不是別人，正是黑龍門的門主八爪烏龍趙金吾的掌上明珠，獨生女兒。

小二的哈着腰。諂笑道：「大小姐，甚麼風將妳吹來小店？您快請這邊坐下，待小的砌壺上好的香茶給您潤潤喉。」

趙紫玉却毫不領情地說道：「你先別忙，這裏可有住着戲班中一個叫燕子飛的人？」

小二還未來得及答話，掌櫃的已急趨上前，搶着道：「大小姐，戲班的人全住在這裏，昨晚在戲中扮演楊宗保的那位燕子飛就住在後面左廂第三間房內，大小姐妳可是找他有事？」

趙紫玉點點頭，立時像一陣風般，向後走面去。

她那位侍從柳青只好悶聲不响，跟了進去。

才走到左廂第三間房前，房門打開了。燕飛正一脚走出來，趙紫玉一眼看到，喜得歡叫一聲道：「燕飛！」

燕飛亦一眼看到趙紫玉、臉上含笑，迎出來道：「姑娘，妳倒來得早啊，我還未吃午飯呢。」

趙紫玉明亮的眸子在燕飛俊朗的臉上溜轉着，巧笑道：「剛巧我也還未吃飯，那好，我請客，咱們立刻到酒樓去。」

燕飛笑笑道：「姑娘，請稍候一下，待我回房換一件衣服。」

說着退回房中，將房門掩起來。

待到他重新走出來的時候。趙紫玉不由眼前一亮，一雙眼直勾勾地望着從容走出來的燕飛，直望得燕飛臉上燥熱起來。

就連柳青也微露妒意地望着燕飛。

燕飛穿着一件月白色的長衫，配上他那俊朗的臉容，適度的身材，恍似臨風玉樹般瀟洒，比在戲台上的風度更佳，難怪趙紫玉會看直了一雙眼。

「姑娘，妳怎麼不眨眼地看着我？不是我身上有甚麼不妥吧？」燕飛赧然作狀地望一下自己的身上。

趙紫玉這才回過神來，臉一紅，含羞地微垂下頭。「燕飛，你眞帥！怪不得在台上迷倒那樣多的大閨女媳婦兒。若我是男人，我也會對你又妒又羨。」

燕飛聽了，心中暗笑不已，表面上却不好意思地岔開話題道：「還站着幹甚麼？我的肚子已餓癟了，是不是又不想請我吃飯了？」

趙紫玉睨了燕飛一眼，甩甩頭道：「走吧，本姑娘焉會說了不算？就怕你推三推四不肯去！」

說着一陣風般旋過身，往外走去。

燕飛笑笑，隨即跟着向外走。

柳青自然是亦步亦趨，否則，萬一小姐出了甚麼事故，他如何担待得起？

× × ×

龍慶酒樓本來是高陽鎭最大的酒樓，但由於在早上有人死在門前，所以今天不開門做生意。

趙紫玉與燕飛只好改到高陞酒樓。

也幸好他們是在晌午過後才來，否則可能找不到座位，因爲由於龍慶酒樓暫停營業的緣故，令到高陞生意奇佳，午飯時分簡直坐無虛席。

跑堂的一見領頭進來的是趙紫玉，慌不迭迎上前，堆起一臉的笑容，奉承地道：「大小姐，難得光臨敝店，快請到二樓雅座。」

說着像狗一樣當先領路，走上二樓。

趙紫玉高傲地跟着踏上樓梯。

燕飛邊上樓邊想道：「這任性的姑娘到底是甚麼身份？看這小二對他這樣巴結奉承，一定不是等閑人家，待會倒要問一問她。」

在臨窗的雅座坐下來，兩名跑堂的穿梭不停忙着。擺好杯筷，替兩人斟上香茗後，其中一個跑堂才喘喘氣道：「大小姐喜歡吃些甚麼……」

趙紫玉却對燕飛道：「燕飛，你喜歡吃些甚麼？」

燕飛想也不想就道：「我甚麼也吃，只要能夠塡飽肚子便成。」

趙紫玉睨了燕飛一眼：「看你不像一個粗人！」接轉對跑堂的道：「吩咐厨房弄幾樣精緻美味的拿手菜來，再來兩壺陳年女兒紅。」

跑堂的一迭聲應着，彎腰退了出去。

至於她的侍從柳青，不便也不敢同桌。只好一個人在外面的桌子上坐下來。

喝了一口茶，燕飛避開趙紫玉肆無忌憚的目光，笑笑道：「姑娘，我到過很多地方，看到很多女孩子外出，陪着的都是丫環或是老媽子的，只有妳例外，跟着妳的是一個男的隨從，這是爲了甚麼？」

趙紫玉自然地說道：「這是我爹的主意，他說外面壞人很多，而我又經常在外面走動，加上武功又不高，所以他吩咐柳青在我到外面走動時，一定要跟着我，以防有人對我不利，你別看他年紀不大，武功却很厲害，否則，爹也不會派他跟着我了。」

燕飛聽了，心中更加肯定了趙紫玉的身份不簡單，最少，她爹的身份一定不比尋常。

趙紫玉見他聽了她的話之後，沉吟不語，不由哼了一聲說道：「燕飛，你在想些甚麼？是否聽了我的話後，對我有了顧忌？」

燕飛眨眨眼，笑笑道：「姑娘，我確實在想，我的身份卑微，實在不配跟妳來往。這也是爲了妳好……」

趙紫玉的臉色沉了下來，氣道：「是我願意與你來往的，就連我爹也管不着，才不怕那些人怎說，我問你，你肯不肯與我來往？」

燕飛苦笑笑道：「就算我肯，我也只能夠與妳來往多上五日，因爲咱們的班子在這裏演完戲後，就要到別的地方去演戲了。」

趙紫玉眼眸一轉，忽然高興地說道：「燕飛，我有辦法要你留下來，不跟戲班

走。」

燕飛聽得怔了一下，正想開口問她是甚麼辦法，跑堂的却在這時將酒菜送上來。他只好將到口的話嚥住。

兩人互敬了一杯酒，吃了幾箸菜後，燕飛才停箸道：「姑娘……」

趙紫玉却打斷了他的話，自作主張地道：「你跟着戲班四處做戲，只是爲了生活，只要你答應留下來時常陪我。我可以給你一些銀子，慢慢再叫我爹派一份差事給你，那你就可以不用四處流浪了。」

說着從懷中掏出幾顆金子來，遞給燕飛。「這裏有五両金子，你先收下，待明天我再拿些給你。」

燕飛這刹那的臉連頸子都脹得通紅，霍地站了起來，憤然道：「姑娘，妳將我當成了甚麼人？乞丐？白臉相公？我雖然身份卑微，但也不至於下賤到向人乞討！」說着拂袖衝出了雅座。

趙紫玉這刹那臉也白了，渾身抖顫着，她自出娘胎，還未遭受過這樣的呵責，只感到一陣委屈，差點掉下淚來，忙亦衝出雅座，叫道：「燕飛！」

燕飛却頭也不回地衝向梯口，在一旁坐着的柳青見狀，正欲起身攔阻燕飛，但當他望一眼趙紫玉後，便停着不動了。

趙紫玉怔怔地看着燕飛像一陣風般衝下樓梯，一跺脚，返身走回雅座內，一手執起酒壺，便往咀裏猛灌，却給一只手將酒壺拿開了。

拿開酒壺的正是柳青。

趙紫玉立時兇巴巴地瞪着柳青嬌叱道：「柳青，你好的大胆子，竟敢管我的事，我回去告訴爹，看爹不重重地責罰你才怪！」

柳青臉色不變地道：「小姐，我是爲妳好，爲了妳，就算門主殺了我，我也要這樣做。」

趙紫玉猛一跺脚，像一陣風般衝了出雅座，向樓下衝去，柳青呆了一下，忙從懷中掏出一錠銀子，放在桌上，也急急跟了出去。

燕飛一脚才踏入房中，還未坐下，諸葛明威已站在房門口，笑望燕飛道：「怎麼哪？佳人有約，這麼快就回來了？」

「班主，若不是我借題發揮，藉故離去，只怕被那妞兒纏得脫身不得！」燕飛亦忍不住笑起來，「你還取笑我！」

諸葛明威道：「說來聽聽，那妞兒怎樣纏着你？」

「她要我留下來不走。」燕飛想想，不由好笑起來，將趙紫玉在茶樓內對他說的話，說給諸葛明威聽。

諸葛明威聽了，笑着道：「燕子，這是別人求之不得的事，有美垂青，這可是幾生修到的艷福，你却一下子推却了，眞可惜。」

燕飛紅着臉跺脚道：「班主，你也笑我了……」

諸葛明威笑得更加厲害。「這也難怪那妞兒對你這樣痴纏的，你生得那樣俊，換轉我是那妞兒，也會對你一見傾心，再見便什麼也顧不了。」

燕飛着急得直嚷道：「班主，你還笑我！你又不是不知我……」

諸葛明威笑彎了腰，喘着氣道：「那妞兒若是知道你的眞正身份，怕不咬你兩口才怪？」

燕飛的臉忽然莫名其妙地紅了起來，有點忸怩地道：「若不是爲了工作上的方便，我才不這樣。」

「燕子，你的樣子也實在很有男子氣概……」諸葛明威忽然低壓了聲音，「燕子，可有弄清楚那妞兒是什麼身份？」

燕飛蹙眉道：「還未弄清楚，聽她說，跟着她的那名隨從柳青的武功很高，是她的父親特意派去保護她的，聽她這樣說，她的父親一定不是個簡單的人物。」

「這鎭上除了黑龍門的人外，還有什麼不簡單的人物在這高陽鎭了？」諸葛明威雙眸一凝，「俗謂一山不能藏二虎，只怕她的父親極可能是黑龍門的人，而且身份很高！」

「班主，這很簡單，我見酒樓內的人對她似乎很巴結奉承，那些人肯定認識她，待我晚飯時到高陞樓坐一會，相信可以探聽出她的父親是誰。」燕飛這時也將語聲壓得很低。

「好，就由你去摸清楚對方的底，爲了以防萬一，必須要弄清楚，這是爲了咱們自身的安全着想。」諸葛明威說着退出了房外。

燕飛也沒有再說什麼，上前門上房門，和衣躺在床上，轉着眼珠不知在想些什麼。

× × ×

今天晚上上演是幾齣折子戲，燕飛要到最後那齣折子戲「六月飛霜」時才粉墨登場，所以他在高陞樓坐了好一會才趕回土地廟的戲棚後台。

這天晚上自然亦擠滿了看戲的人。

輪到他粉墨登場時，他特意往昨晚會晤趙紫玉的場邊瞥了一眼，發現趙紫玉不知什麼時候已站在那裏，身後站着那位像影子般的柳青，他連忙將目光移向別處。

看來，趙紫玉眞的對他着了迷。

燕飛在台上却心頭打鼓起來。

「曲」終人散，這一晚趙紫玉沒有再派柳青到後台找燕飛，他却有點盼望趙紫玉來找他了。

莫非他也對趙紫玉動了情？

回到客棧之後，老孫與燕飛都沒有回自己的房，兩人都在班主諸葛明威的房內邊吃着客棧爲他們準備好的宵夜，邊低聲說着話。

「燕子，今晚那妞兒不來找你，你好像心不在焉似的？」諸葛明威打趣地望着燕飛。「可查到那妞兒的身份？」

燕飛嚥下一塊鷄肉，正經地說道：「統領，查到了，原來她父親就是黑龍門門主趙金吾，怪不得鎭上的人，對她那樣敬畏！」

「唔，這倒是我意想不到的，八爪烏龍趙金吾的千金，迷上了咱們的燕子，這倒是一條值得利用的現成綫索。」諸葛明威目光閃閃，直視着燕飛。

燕飛却有點遲疑地道：「統領，這不大好吧？這樣會傷了她的感情……」

諸葛明威嚴肅地道：「我也想到這一點，對趙姑娘來說，這確實有點殘忍，但這是沒有辦法中的辦法，你想一下，咱們爲了一探黑龍門總壇的秘密，先後犧牲了

五名黑衣密探，却一點消息也打探不到，再派人去，也只是白白犧牲，目前利用趙姑娘這個辦法，是最安全也是最有效的辦法，你難道忍心眼看着再有黑衣密探犧牲麼?別忘記，他們都是人，難道他們的命就比不上趙姑娘的那一點感情?」

燕飛刹時默然垂下頭來。

諸葛明威放下筷子，目注老孫道：「老孫，你打探到什麼消息?」

老孫聳聳肩道：「什麼也打探不到，鎮上的人對黑龍門的一切皆像瞎子看不到東西一樣，什麼也不知道，而黑龍門的人也甚少在鎮上走動，門下每一個人皆奉有嚴命，不得與鎮上的任何人來往，所以黑龍門總壇雖然設在鎮上，對於鎮上的人來說，却像一個猜不透的謎，他們甚至沒有見過黑龍門主八爪烏龍趙金吾!」

「這樣說來，黑龍門更加值得懷疑了，八爪烏龍趙金吾無疑是一個心機深沉的傢伙，這從他嚴命門下不得與鎮上任何人交往，及鎮上的人對黑龍門毫無所知這一點可以看出來，咱們今後的行動倒要加倍小心，說不定他已經暗中派了門下高手監視咱們了。」諸葛明威的語聲越說越是低沉。

「統領，屬下還要不要繼續在鎮上打探下去?」老孫神色不變地問。

「當然要查下去。不過，今後要更加小心，否則，可能會遭到黑衣密探同樣的命運!」諸葛明威深深地看了燕飛一眼。

燕飛全身像觸了電般，渾身震了一下，咀唇微微嗡動，似乎想說什麼，但却沒有說出來。

諸葛明威看在眼內，伸個懶腰。「時候不早了，你們回房歇息吧，燕子，你若改變主意，再來告知我，我是不會勉强你的。」

燕飛感激地點點頭，默默走出房去。

老孫看在眼內，嘆口氣道：「燕子就是太重感情了，幹咱們這一行的，太重感情是會吃虧的。」

「老孫，別忘了他不是我和你。」諸葛明威體諒地望着燕飛消失在門外的背影，拍拍老孫的肩頭。

老孫的眼中忽然閃射出異樣的光采來，拍拍腦袋道：「他那個樣子，我一直將他當作……」下面的話他忽然警覺地嚥住了，一陣脚步聲也就在這時傳來，可見他的警覺性的高，聽覺也很敏銳。

來的原來是客棧的小二，是來收拾碗筷的，老孫作狀抹抹咀巴，打了個呃，在小二進房前，走了出去。

× × ×

翌日午飯過後，戲班中的人皆陸陸續續出外遊逛，散心解悶去了。

就連諸葛明威與老孫也不在房中。

燕飛一個人百無聊賴，在房中打不定主意是出外還是留在房中。出外又怕遇上趙紫玉的糾纏，說實在的，他此刻的心情很矛盾，既怕見到趙紫玉，又想見到她，這正是他猶豫不決的原因，他眞的不想傷了趙紫玉的心，因爲他很明白，女孩子的感情是特別脆弱的，一旦被刺傷了，便永遠也會留下一道疤痕。

一個人在房中又悶死了，他是個好動的人，終於，他還是蹩不住，到外面去走動一下。

那知道他才出到店堂外，一眼便瞥到趙紫玉正站在客棧斜對面的一家店舖的門邊，那位像影子一樣跟隨着她的柳青就站在她的身邊，趙紫玉正巴巴地望着客棧這邊。

燕飛的脚步不由一窒，遲疑起來，却瞥到趙紫玉看到他後，臉上露出喜色，似乎想要招呼他，但却忽然停下來，臉上露出幽怨之色，瞧得他心頭一陣惻然，不由在心裏嘆了口氣。「唉……妳這是何苦來呢。」

「燕子，要出去麼?」忽然店堂的一角有人出聲招呼他。

他一聽，便聽出是班主諸葛明威的語聲，循聲望去，果然看到諸葛明威與老孫正坐在店堂靠門口的角落一張桌子，正在喝着酒，忙走了過去，道：「一個人在房內悶得發慌，你們喝酒也不叫我一聲。」說着拉開一條櫈子，坐了下來。

諸葛明威却沒有替他招來伙計添上一副杯筷，拿眼乜着客棧斜對面，正眼巴巴望過來的趙紫玉，笑笑道：「人家巳在那裏站了足有半個時辰，你忍心讓她等下去嗎?」

老孫「咕」地喝了口酒，也道：「燕子，你就過去見一見她吧，這位趙姑娘也眞的痴心的，看來，她也很孤獨寂寞。」

燕飛眼尾也不瞄一下對門的趙紫玉，賭氣地道：「我沒有閒心去應酬這種閒得發慌的大小姐。」一頓接高聲叫道：「小二，拿一副杯筷來。」

小二漫應一聲，很快便拿了一副杯筷來。

諸葛明威與老孫交換了一個眼色，兩人皆無可奈何地苦笑一下，默默注視着正拿起酒壺斟酒的燕飛。

燕飛却神色自若，端起酒杯就喝光了杯中酒，接又斟了個滿杯，一口氣又喝光了。

正要斟第三杯的時候，諸葛明威雙眉倏皺，一把按住酒壺，道：「燕子，你這是怎麼哪?這樣喝法很易喝醉的。」

「嗯!喝醉了才好，免得煩心。」燕飛嘟喃一聲。「爲何我不能夠像平常人家那樣……」

「燕子!」諸葛明威倏地低喝一聲，將燕飛下面的話截住，語聲繼之一柔。「燕子，我很明白你的心情。」

燕飛被諸葛明威一喝，神情猛地震動了一下，隨之有點愧疚地說道：「班主，我……」

「別說了，我不會怪你的。」諸葛明威拿起酒壺，替他斟了杯酒。

老孫也搔搔頭皮道：「燕子，你還年輕，難怪你會這樣的。」說着拿起酒杯，「咕」地喝了口酒。

燕飛感動地望了諸葛明威與老孫一眼，口齒欲動，想說什麼，却被一陣突如其來的驚叫聲與走避聲驚住了。

三人的目光不由往店外望出去。

而店堂內的人客亦紛紛望向外面。

街上原本走動的人羣忽然像有禍降臨般，紛紛倉皇走避不迭，有些甚至走避客棧中來，一名黑衣人也就在街上行人紛作鳥獸散的刹那，從大街的那頭蹌蹌趺趺地

直奔過來，身上有幾處血漬。

在那黑衣人大約數丈後面，正有一名頭戴一頂大草笠的灰衣人手執一柄三尺九寸長，刀身如劍的長刀，如飛追掠過來，刀身上沾着血跡，不用說，灰衣人正在追殺黑衣人。

老孫一見，臉色遽變，就欲推桌而起，却被諸葛明威伸手一把將他按住。

燕飛亦是蠢然欲動，但一接觸到諸葛明威的眼光，便隱忍下來。

只不過這一刹那間，那名頭戴草笠的灰衣人巳追掠到那黑衣人的背後，長刀順勢向前一送，挺刺向黑衣人的背心要害!

不少走避在街道兩邊的人瞧見之下，發出一陣驚叫。

這是最好的警告。

但那黑衣人顯然身手不弱，就在那灰衣人向他背心挺劍的刹那，他巳霍地偏旋開去，手中劍勢掃斬向灰衣人的腰身。

灰衣人沉喝一聲，刺出的長刀翻腕一截，刀劍交擊之下，發出「鏗」的一下激響聲，接刀光斜飛而起，被震得上身幌了一下的黑衣人刹時發出一聲悶嗥，自形打了個旋，張開雙手，摔跌在地上，臉龐上赫然有一條綫般的裂痕，那情形與上次在龍慶酒樓門前倒斃的黑衣人一樣!

縮在街道兩旁的及店舖內的行人看到那人只不過一眨間，就死在那灰衣人那凌厲霸道的長刀一揮之下，莫不心胆俱顫，發出一陣驚惶的呼叫聲。

連一直鎮靜如恆的諸葛明威，也不禁臉色遽變。

由於那灰衣人頭上戴着的竹笠一直壓到眉頭，加上那寬大下垂的帽沿，將他的臉龐幾乎全部遮住，所以沒有人看到那灰衣人的臉貌。

而那灰衣人的動作也很快，那一刀斬出之後，便看也不看那黑衣人一眼，身形在黑衣人摔向地上的刹那，倒射開去，接身形一拔，騰射起來，落在屋面上，身形接展，在光天化日之下，在衆人驚駭奇異的目光注視之下，眨眨眼便消失在衆人的視綫外。

老孫燕飛在看到那黑衣人被灰衣人那詭奇凌厲的一刀所殺後，同時長身欲起，却被諸葛明威不動聲色地在桌底下將兩人的脚背踏住，兩人立刻驚覺過來，强忍心中的悲怒，端起酒杯來喝了一口酒。

這時，漸漸向那倒斃在街中的黑衣人圍攏觀看的人羣中，諸葛明威忽然發現有幾名黑龍門的人在人羣中鑽來鑽去，咀角立時閃現出一抹冷笑，站起身來，結賬走回後面的房中。

這時候幾乎全客棧的人皆擠到街上或是店前看熱鬧圍觀，後面的客房中就只有諸葛明威與老孫燕飛三人。

關好房門，諸葛明威神情凝重地坐下來，燕飛巳迫不及待地低嚷道：「統領，剛才你爲何不讓老孫與我出手阻止那灰衣人追殺那位黑衣密探?」

原來那名慘死在灰衣人刀下的黑衣人，也是他們的人——黑衣密探。

老孫却沒有出聲，了解地望着諸葛明威。

諸葛明威長吁了口氣，抬眼瞥了燕飛一眼，才道：「先前你們若一出手，那就暴露了你們的身份，也別想再在鎮上呆下去了，再說，你們出手，也未必趕得及阻止那灰衣人擊殺那位弟兄!」

燕飛想一下，諸葛明威說的確是事實，那灰衣人的輕功及刀法確是高明得可以，在當時那種情形下，他們未必阻止得了那灰衣人的出手，便只好不出聲了。

諸葛明威站起來，嘆了口氣，道：「當時你以爲我不想出手?我是想到這可能會前功盡廢，才按捺着沒有出手，別忘了咱們此來的任務，剛才咱們若是出手，或許可以救了那位弟兄一命，但這却得不償失!」

「統領，你可看出那個灰衣人的武功路數嗎?」老孫抓抓頭皮問：「那人的刀法這樣奇詭凌厲，我老孫還是第一次見識過。」

燕飛也道：「換轉是我，也沒有把握接得下那灰衣人那一刀!」

諸葛明威目射凌光，沉聲道：「那種刀法，我也未曾見識過，不過，其中似乎揉合了東瀛刀法，只怕三聖老人也未必知得這種刀法!」

諸葛明威提到的三聖老人，乃是當代武林中罕見的一代武學大宗師，其人武功之精純博雜，武林中無人及得上他，只是他巳在十年前巳退隱江湖，如今算起來，足有九十二歲了。

諸葛明威提起他，想必與三聖老人有淵源，那麼，他的身份就不簡單了。

「統領，看那灰衣人的身手，不可能是黑龍門的人吧?」老孫惑然道：「那人殺人後，是向着鎮西大道那邊掠去的。」

「老孫，這你就看走眼了，」諸葛明威目射奇光：「那人既然不是黑龍門的人，爲何要掩掩藏藏?再說，爲何那人遁走後，黑龍門的人就雜在人羣中，東看西察!爲何偏偏那樣巧，先後兩次被殺的黑衣密探倒斃的現場，都有黑龍門的人在場，而且他們都很注意在場各人的神色舉動?」一頓之後，掃了老孫兩人一眼，接道：「這只有一個解釋：那就是黑龍門的那些人在察看在場是否有可疑的人，那位灰衣人之所以扮成那樣，目的就是讓咱們這些有心人誤以爲他不是黑龍門的人，若不是我自始至終一直留意客棧外面附近的動靜，發現了斜對面的一條窄巷內有閃縮的人影左望右望，看清楚了是黑龍門的人，才不讓你兩個出手。」

燕飛老孫聽了，不由不信服地點了點頭，老孫吐口氣道：「統領，若不是你及時將咱們按住，咱們這一次就白來了!相信再也不可能在鎮上呆下去了。」

燕飛用牙齒咬着下唇，沉思了好一會，忽然抬頭道：「統領，我這就出去找趙紫玉。」

說時神色堅毅。

諸葛明威道：「燕子，千萬不要意氣用事，我不會勉强你的。」說時，目光深注在燕飛的臉上。

燕飛却緊抿着唇，毫不動搖地道：「統領，我是自願的，求你不要勸阻我。」

諸葛明威道：「那你去吧!」

燕飛沒有再說什麼，轉身打開房門，走了出去。

× × ×

燕飛還以為趙紫玉會因了先一會那驚心動魄的一場兇殺而返回黑龍門了，那知他才走到店堂前，赫然發現趙紫玉與柳青就坐在店堂內靠門口的一副座頭上，而街上的行人已散去，那位慘死在灰衣人刀下的黑衣人亦已被移走，血漬也被擦抹乾凈，行人又在路上若無其事地行走着，驟然間，燕飛的心中湧起一股悲哀——人世間眞的那樣冷酷無情？否則，那些人怎會這樣安閒，別忘了，先一會就有一個活生生的人，慘死在一個灰衣人的刀下，難道人們眞的這樣善忘？

這刹那，他眞想衝出去，大聲呼喊，發洩他心中的悲鬱憤慨。

但一聲嬌呼却將他震醒了。「燕飛，你過來啊。」

燕飛回過神來，循聲望去，原來是趙紫玉正含着一抹喜悅的笑容，盼切地望着他。

燕飛微笑了一笑，略微遲疑了一下，便走了過去。

柳青早已站了起來，替走前來的燕飛拉開一張櫈子，讓他坐下去。

燕飛頷首表示謝意，坐了下來，柳青便走到客棧門外站着。

趙紫玉見燕飛坐下來，喜孜孜地道：「燕飛，你還生我的氣？」

燕飛內心感到一陣歉疚，搖搖頭道：「沒有。」

「那你剛才看到我，為何不過來見我？却與那兩個人喝酒？」趙紫玉負氣地問道。

「我本想走過來的，但班主叫住我，商量今晚上演的戲目，我是他僱請的人，怎能不理會他？何況，那是正經事，現在我不是坐在你的面前了麼？」燕飛不得不撒了個謊。

「那是我錯怪你了，」趙紫玉為恐燕飛又會生氣而離去，親自斟了一杯酒給他，嫵媚地一笑，眸子在燕飛的臉上一轉，道：「這杯酒就權當是我向你陪罪的，昨天我說的那番話實在太過分了一點，請你不要放在心上。」

燕飛拿起酒杯來一口喝乾了，笑笑道：「我早已將昨天的事忘記了。」

「我還担心你不理我呢。」趙紫玉高興得臉上煥發出光彩來，「燕飛，我很高興。」

燕飛在心裏嘆了口氣，有點無可奈何地道：「趙姑娘，你為何一定要與我做朋友，世上不單止只有我一個人，還有很多別的人，他們很多甚至比我好上十倍。」

趙紫玉却不以為然地偏頭道：「我不管他們好不好，我只喜歡你，我從來沒有這樣喜歡過一個人，那一晚我一眼見到你，便打從心裏喜歡你了，我只喜歡你一個人，其他的怎樣我不會放在心上。」

燕飛聽了，沒有絲毫喜悅之色，反而有點憂慮地道：「趙姑娘，戲班五日後就要走了，我也要跟着離開了……」

趙紫玉急切地道：「燕飛，求你不要走，求你留下來陪我，你若走了，我又會孤獨寂寞，找不到一個可以說話的人了，燕飛，我求求你。」

燕飛看到趙紫玉那種哀切的神態，心中一陣刺痛，他從她的神態語氣中，聽出她是如何的孤獨寂寞，那不是裝出來的，一個人若是假裝，決不會有那樣眞切的語氣神態。

「趙姑娘，以妳的身份，要風得風，要雨得雨，妳又怎會孤獨寂寞呢？」燕飛有點不解地問。

趙紫玉幽傷地道：「表面上看起來，我是黑龍門主的千金，要什麼有什麼，但又有誰知道，我娘親早在我七歲那年就死了，我沒有兄弟姊妹，沒有親近的人，父親雖然痛愛我，但為了他自己的事業，很少理會我，有時，十天也難得見上他一面，鎮上的所有人皆對我又敬又畏，是畏懼我父親的勢力，我又怎可能找到可以做朋友說話的人？燕飛，你說我有多孤單，多寂寞？」

趙紫玉說着，忍不住淌下淚來。

燕飛聽得一陣惻然，亦不由黯然起來，同情地道：「趙姑娘，想不到妳比我還要可憐，最少，我還有戲班中的人做朋友，訴說一下心裏的話。」說着，端起酒杯，「骨」一聲將杯中的酒一口喝乾。

「燕飛，你現在答應我留下來了吧！」趙紫玉期盼注望着燕飛。

燕飛一時間眞不知怎樣去回答她才好，說不能留下來，那會傷了她的心，若說留下來，那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不想騙她，這一來，他可就作難了。

趙紫玉見他沉吟不決的樣子，不禁有點失望地道：「燕飛，你答我啊。」

燕飛只好答道：「趙姑娘，我很想留下來陪你，但我又怎能一走了之呢？我不能不顧戲班的存在，這樣吧，待我與班主商量過後，我才答覆你吧！」

趙紫玉有點失望地說道：「希望你能夠說服那位班主，讓你離開戲班，留下來吧。」

燕飛只好道：「我也希望班主答應讓我離開，留下來陪你。」

趙紫玉眼波一轉，撇開話題，忽然開心地笑道：「燕飛，咱們到鎮東西那片桃林走走，好麼？」

燕飛本不想去，但看到她滿有興緻的樣子，只好答應道：「也好，我來了鎮上幾天，還未到過那裏，去玩一下也好。」

「燕飛，你眞好。」趙紫玉忽然有點痴地望着燕飛。

這一望，令到燕飛這種人也不由「砰」然心跳了一下。

他忙鎮定心神，起身道：「趙姑娘，走吧。」

他這一起身，目光不經意一掃之下，才發覺店堂內的人客差不多全將目光集中在他們這一桌上，竊竊低議着，他不由心中一陣暗笑。

事實上，這是難怪那些茶客注意議論他們的，一個是鎮上人視之如女神，又敬又畏的黑龍門的大小姐，鎮上的人都感到她是高不可攀的，另一位却是四處流浪，身份卑微的伶人，兩個身份懸殊的人坐在一起，而且看樣子還頗為親密的，有說有笑，自然令到那些茶客好奇驚詫了，不議論一番才怪。

趙紫玉也發現了茶客望過來的目光有點奇特，她却毫不在乎，目光一掃之下，簡直有如摧枯拉朽，那些人馬上畏懼地將目光收回，也停止了議論，一個個刹那變成了入定的高僧那樣。

微「哼」了一聲，趙紫玉身形半旋，走出了客棧店堂。

燕飛看到那些人閉咀垂目的樣子，不由在心裏忖道：「看這些人畏懼的樣子，黑龍門在他們的心目中，一定是有如猛虎般可怕了，難怪鎮上的人不願與她來往，敬若鬼神了。」想到這裏，心中又有點替他悲哀，「這只是她父親的事啊，他可是無辜的！」

走在往鎮東頭的路上，沿途的人看到這位黑龍門的大小姐時，皆匆忙走避，收回目光，燕飛看在眼內，連他自己也感到不是味兒，但趙紫玉似乎習慣了，處之泰然，但她終於還是傷嘆道：「燕飛，你也看到的了，初時，我眞恨不得自己變成一個平凡的人，就像他們一樣平凡的人，那他們就不會對我敬而遠之了，我也就可以與他們做朋友，訴心事了，但這可是無法改變的事實，初時我差點沒有瘋，後來，我也就慢慢地習慣了，也習慣了那份孤獨……」語聲越說越沉哀，那份無奈的哀傷神態，看得燕飛心中一陣刺痛——多可憐的姑娘啊。

「幸好你來了，也肯與我做朋友，從此，我不會再孤獨寂寞了。」趙紫玉臉上綻開春花盛放般的笑容，看得燕飛有點痴了，他的心中忽然衝動起來，想將自己眞實的身份對她說出來，但他立刻又警覺到這會影响到他們此行的任務，便忍住了。

鎮東頭的那片桃林正吐蕊開花，油綠綠的葉，襯上粉紅的花，份外賞心悅目，兩人皆忘情地徜徉在桃林中。

柳青一直跟着他們，就像吊靴鬼一樣，令人感到有點討厭，趙紫玉却像是習慣了一樣，毫不在乎。

摘下一枝桃花，揷在趙紫玉的鬢髮上，乘機瞥了一眼正目灼灼瞧着他們，遠在二丈外的柳青一眼，燕飛皺皺眉頭道：「趙姑娘，妳這位隨從柳青時刻不離地跟着妳，妳不覺得厭煩的麼？」

趙紫玉橫眼瞟了一眼柳青，笑笑道：「初時，確實有點討厭，但日子長了，便習慣了，也不覺得怎樣了，他是爹派來保護我的，我想趕他走也不成。」

燕飛從她的語氣中，聽出了一份無奈，不禁風情地望了她一眼，試探地道：「妳爹很忙的麼？」

趙紫玉點點頭道：「看樣子他很忙，時不時出門一趟，一個月我難得見上他幾面，有時甚至連一次一起吃飯的機會也沒有。」頓一頓接道：「不過，爹是很痛惜我的，我的要求他從來不會拒絕，只要不是太過份的。」

燕飛嘆口氣，羨慕地道：「妳雖然很早便失去了娘親，但妳還有一個父親，有一個家，比起我來，妳應該很幸福了……」說到這裏，神色黯然，不再說下去。

趙紫玉同情地執住他的一隻手，柔聲道：「燕飛，你的父母呢？」

燕飛感觸地道：「我的父母早已雙亡，在我才懂事的時候便已離我而去，從那時開始，我便是一個四處流浪的孤兒，無依無靠，挨飢抵餓，連我自己如今想起來，也不明白我怎會能够活下來的，直到我十三歲那年，遇上了他——戲班的戲主，蒙他將我收留，我才算稍為安定下來，過上像樣的日子……」

燕飛說着，眼眶濕潤起來。

趙紫玉聽得淚承於睫，語帶哭聲地道：「燕飛，原來你是這樣苦的……」

說着滴下淚來。

燕飛感動地緊執住趙紫玉的手，心中忖道：「她倒是個善良的女孩子。」

趙紫玉很自然地將她的頭靠在他的身上。燕飛一驚，想閃開，但又不忍，只好心跳地站着不動。

就那樣，兩人不知站了多久，趙紫玉就像一隻依人的小鳥般。

驀地，柳青咳一聲，走前幾步，語聲有點不大自然地道：「小姐，時候不早了，別忘記妳今晚與老爺共進晚餐，再不回去，老爺找不到你，那就……」

兩人這刹那像是才省覺到還有第三者在，趙紫玉一驚之下，忙離開了燕飛，臉上也飛上了紅暈，又羞又氣道：「柳青，你難道不可以再等一會才開聲的麼？」

柳青垂下頭來，吶吶地道：「我是怕小姐忘記了，才……」

「別說了，咱們回去吧。」趙紫玉沒好氣地瞪着柳青，忽又轉顧燕飛展露笑容道：「燕飛，對不起，我該回去了，明天我再來找你，好麼？」

燕飛爽快地道：「趙姑娘，時候確實也不早了，妳也應該回去了，咱們明天再見吧。」

說着，想鬆開趙紫玉的手，但趙紫玉却反而執得更緊。依依不捨地道：「燕飛，你陪我走一程。」

燕飛看了她一眼，實在不忍心拒絕，只有點點頭，手拉手與她走出桃林。

負密令　暗查黑龍門

「燕子，今天與那位趙姑娘玩得高興嗎？」諸葛明威笑望着燕飛。「小心別陷了進去。」

這時候已是他們登台後回到客棧宵夜的時候了。

燕飛放下筷子，抹抹嘴巴道：「統領，我眞不想利用她了，她是個好可憐的姑娘。」

諸葛明威收斂了笑容，鄭重地道：「燕子，別忘了今天在客棧前被殺的那名黑衣密探，你難道想有更多的弟兄，慘死在對方的刀下嗎？」

燕飛神色震動了一下，沉沉地道：「統領，我只是那樣說說，我說過的話，是不會反悔的。」

今晚，房內就只有他們兩人，至於老孫，却不知去了哪裏。

諸葛明威臉色一緩，和聲道：「燕子，我知道你這樣做很為難，但這是最好的辦法，望你勉力而為。」

「是，統領，我很明白的！」燕飛明快地說。接略帶憂色地道：「怎麼老孫仍未回來？莫不是……」

下面的話他不想說下去，因為他不想老孫有什麼意外。

「嗯，算起來老孫應該回來的了，憑老孫的那身能耐，還沒有什麼人可以留得

住他，說不定他現在已回來了。」諸葛明威說到這裏，也露出憂慮之色來。

今晚，老孫是去夜探黑龍門，難怪兩人這樣担憂了。

一時之間，兩人皆沒有話說，沉默下來。

驀地，後窗颼地疾响一聲，一條人影有如穿簾燕子般自敞開的後窗口穿了入來，身法靈捷得有如一頭飛鳥。

諸葛明威是背對後窗而立的，但他却像背上長了眼睛般，立時鬆口氣歡容道：「是老孫回來了？」

對着後窗坐的燕飛一眼就看清楚了掠入來的人是誰，高興地道：「老孫，你回來了！」

從後窗穿掠進來的人，果然是老孫，只見他身形一翻，已輕巧地落在桌旁的地上，抱拳朝諸葛明威道：「統領，屬下回遲，令你担心了。」

諸葛明威目光在他身上一溜，擺手道：「快坐下歇口氣，咦，你受了傷？」

說時目光落在老孫的右臂上。

老孫的右臂上，赫然有一片血漬。

吸口氣，老孫咬牙道：「黑龍門果然有如龍潭虎穴，兇險萬分，這只是皮外傷，統領，你果然猜對了，那名灰衣人確是黑龍門的人。」

諸葛明威的眼角跳動了一下，將自己面前那杯酒遞給老孫，語氣平靜地道：「老孫，先喝了這杯酒潤潤喉再說。」

老孫也不推讓，接過酒杯，一口喝乾了。

「老孫，你臂上的傷是黑龍門的人所傷？」燕飛逼不及待地問。

「正是那位灰衣人所傷。」老孫冷冷一笑，說道：「那見不得人的傢伙在我掠出黑龍門總壇圍牆的刹那，驀地從牆外的暗影中標射起來，一刀便斬向我的面門，幸好我警覺得快，處處小心，身形在空中一個沒頭跟斗，直栽向地上，才避過了那一刀，但右臂上仍然被他的刀鋒割破了一道口子，那傢伙一刀斬空，變化好快，身形猝然翻滾而下，一刀斬向我的背面，冷不防我直栽而下的身形忽地一折，一掌拍在他的右前臂上，硬是將他斬下的那一刀拍歪，我却乘機斜掠出去，接一溜烟向荒野中掠去，那灰衣人料不到我能在他那奇詭凌厲的兩刀之下逃過了，怒哼一聲，窮追不捨，但是仍然給我在鎭北十數里外的那片亂葬崗上甩掉了，然後繞了個大圈子，確定了沒有人躡在後面，才掩藏着走回來。」

兩人聽老孫說着，却已想像到老孫在那灰衣人的猝然暴襲之下，那種驚險的情狀，都替他捏了把汗，直待他說完，才吐了口氣。

「黑龍門總壇內一點動靜也沒有麼？」諸葛明威蹙眉問。

「這正是我感到奇怪的地方！」老孫吁口氣，惑然道：「照說我與那灰衣人動手時，肯定已驚動了黑龍門的人，但牆內却一點動靜也沒有，更不見有人掠出來看個究竟，這是我一直想不明白的地方。」

「但這正是黑龍門狡猾的地方！」諸葛明威目光閃閃，掃了老孫、燕飛一眼。「照我想來，一是黑龍門太信任那位灰衣人的武功身手了，二是，那灰衣人殺得了你固然可滅口，就算殺不了，也令你以爲灰衣人不是黑龍門的人，這樣，咱們這些懷疑黑龍門的有心人，就不會再懷疑他們的了！」

「嗯，統領這一說，我恍然大悟了，八爪烏龍趙金吾確實心機深沉得可怕，若非統領你見微知著，像我這樣，就想不到他們這樣做的目的了。」

燕飛也深吸口氣，佩服地朝老孫道：「老孫，眞有你的，在那種情形之下，仍然躱避得過那人的那兩刀，換轉是我，就未必閃避得了。」

「燕子，你也別妄自菲薄了，我這次是有點僥倖的成份，至今想起那情形時，我還有點心驚。」老孫說着自顧自倒了杯酒，一口將之喝乾。

「老孫，你探到了一些什麼？」諸葛明威問。

「說起來什麼也打探不到。」老孫苦笑着，攤攤手道：「黑龍門總壇內，烏燈黑火的，黑沉沉一片，但總壇內却守衞森嚴，好幾次我差點被那些暗卡發現了，好不容易摸進第三進院子內，那裏有一座頗爲寬濶的屋子，燈火通明，但却門窗緊閉，不時有叱喝搏鬥聲傳出來，窗櫺上人影閃動，附近有不少守衞，我本想潛近去看一下的，却發覺不可能接近前去，只好打消了此念，接着我再潛進第五進的一處偏院中，却發現那裏是一座建築堅牢的石頭屋子，整座屋子一個窗口也沒有，除了四個守在屋門前的守衞外，另有一隊六人的哨隊繞着那屋子不停巡邏，其守衞之嚴，只怕連一隻蚊子也飛不進去，看來那座石屋子可能藏着什麼重要的東西，否則，不會防守得這樣嚴密。」

諸葛明威聽得目光連閃，沉吟着道：「老孫，你已大有發現，單是發現那兩處可疑的地方，就足證黑龍門似乎有什麼企圖了！」

「統領，照老孫說的情形，那座寬宏的屋子可能是黑龍門秘密練武的地方，說不定他們那時練的就是那灰衣人今日施展的刀法，至於那石屋，有可能是收藏那批失金的地方！」燕飛目中閃射着智慧之光，這時候他的模樣看來有一點似是女子的柔順。

諸葛明威看着他的目光變得有點特別，燕飛目光一接之下，忙將頭垂下來。

諸葛明威也才驚覺到自己的失態，忙笑笑道：「燕子你說得有道理，只是，光是瞎猜有什麼用？那要證據，咱們才能採取行動，這就要看你的了？」

老孫目光一亮，急聲道：「燕子，那妞兒答應帶你進黑龍門總壇？」

燕飛搖搖頭道：「還未，不過，我相信她會帶我進黑龍門總壇的。」

「你若是能夠進入黑龍門總壇，那就太好了，只是，說不定兇險萬分，有可能出不來，你想清楚才好。」諸葛明威關切地望着燕飛。「你現在仍然可以改變主意的。」

燕飛心頭一熱，想起今天晌午時分慘死在客棧那名灰衣人刀下的黑衣密探兄弟，不覺熱血沸騰，毫不反悔地道：「我明天一定想辦法說動趙姑娘帶我進總壇瞧一

下。」

「燕子，千萬要小心。」諸葛明威有點激動地道：「明天出去時，記得帶一隻信鴿，在黑龍門總壇內遇有什麼緊急的情況，立刻飛鴿傳書，通知咱們，千萬要記着！」

燕飛眼眶有點酸澀的感覺，忙垂下眼瞼，感動地道：「統領，我一定記得，也一定不會誤事的。」

「好了，到此為止，你們回房休息吧。」諸葛明威說着站了起來，親自將房門打開。

× × ×

晌午過後，燕飛才起床，還未梳洗，趙紫玉已找上來了，人未到，聲音已到。

「燕飛，你在麼？」

燕飛在房內一聽，急忙穿好衣衫，搔了搔有點散亂的頭髮，打開房門，跨出來道：「是趙姑娘麼？」

趙紫玉已一臉春風地急行而至，嚷叫道：「燕飛，你以爲是什麼人？」

燕飛忙道：「我只以爲是妳！」

「貧嘴！」趙紫玉嬌嗔地扭了一下腰肢，「怎麼？不請我進去坐一會？」

燕飛忙偏身讓開，趙紫玉一陣風般走進了房內。

燕飛一笑返身跟進。

在返身的刹那，他瞥到柳青默然站在廂廊外的花樹前，還看着趙紫玉走進房去的身形，目光有點異樣，不由心頭一動，繼之恍然：「原來他一直暗戀着這位大小姐。」

趙紫玉在房內溜了一眼，嚷嚷道：「燕飛，你現在才起床麼？我可肚餓死了，你知道麼？我故意不吃午飯就出來，想與你一同吃……」

燕飛一脚跨入房中，笑着道：「妳今天怎麼哪？就像一只百靈鳥一樣，唱個不停。」

趙紫玉想說些什麼，一名小二手捧水盆，來到門房口，叫道：「燕官人，洗臉水來了。」

燕飛應了一聲，那小二端水走了進來，閃目看了趙紫玉一眼，將水盆放下，畏怯地朝趙紫玉哈腰恭聲道：「大小姐，想吃什麼只管吩咐小的。」

趙紫玉眼珠一轉，點頭道：「也好，就在你房中吃也一樣。小二，有什麼好吃的菜式只管送上來，少不了你的好處。」

小二忙不迭連聲應道：「大小姐，小的這就去吩咐廚下的師傅，妳請稍候片刻。」說完，快步退出房外。

燕飛及時一聲：「慢着。」

小二忙煞住脚步，問道：「燕官人還有什麼吩咐？」

燕飛却對趙紫玉道：「趙姑娘，妳那位隨從大概也未吃午飯的吧？」

趙紫玉這才失聲道：「燕飛，你不說，我差點忘了他，小二，你招呼他到外面店堂吃喝。」

說着伸手指一下站在廂廊外花樹前的柳青。

小二循指看了一眼，迭聲道：「大小姐，小的理會得，您請放心。」

說着退了出去。

燕飛也就梳洗起來。

趙紫玉則滿有興趣地站在一旁看着。

趙大小姐的身份果然不同，燕飛梳洗才畢，小二已搬來一張圓桌，兩張椅子擺好，將洗臉水端了出去，也順便將柳青請出外面店堂，跟着，就捧來六個精美的小菜，還有兩壺陳釀女兒紅。

殷勤地替兩人斟了一杯酒，才躬着腰，道：「慢用。」退了出去，識趣地將房門掩上。

兩人也確實餓了，立刻吃喝起來。

一壺酒喝光的時候，兩人的臉上皆有了酒意，紅馥馥一片，趙紫玉伸手摸摸自己發燙的臉頰，笑指燕飛道：「燕飛，你不會喝酒的麼？怎麼臉上紅得像塗了胭脂一樣？」

燕飛不由伸手摸摸臉頰，燙手的，亦笑指趙紫玉道：「你只會說人，妳的臉不也紅過胭脂麼？哈哈。」

趙紫玉瞇着眼啐道：「我是女孩子，你是男子，我臉紅還說得過去，你就說不過去了。」

燕飛衝口道：「趙姑娘。我也——」

猛地省悟。下面的話倏然打住。

「燕飛，你也怎麼哪？爲何不說下去？」趙紫玉捉狹地笑道。「說啊！」

燕飛吶吶地說道：「我？我是說我也不會喝酒，班主說，唱戲的酒喝得太多，嗓子會壞的，所以，我平時不敢喝酒，若是喝，也只喝一兩杯，所以，我的酒量不大。」

「哦，原來這樣，算你說得有理。」趙紫玉說着挾了一箸菜給他，笑道：「那就吃多些菜吧。」

燕飛忙亦挾了一箸菜給她，兩人互相看着吃着，笑着，吃得很開心。

吃喝得差不多的時候，燕飛故意道：「趙姑娘，今天又想到什麼地方玩？」

趙紫玉放下筷子，側着頭想了一下，搖搖頭道：「我也想不到還有那裏好玩的，這鎭上就只有那片桃林可堪一遊，其他的就沒什麼好走的了。」

燕飛聽了，正中下懷，故意道：「那今天豈不是沒有什麼地方可去？」

趙紫玉眼眸轉動着，忽然拍掌道：「到我那裏走走怎樣？」

燕飛一聽，心中暗喜，想不到自己正想拿話來「擠」她帶自己回她的家，她却自動提了出來，這正是「固所願也，不敢請耳」，故意裝着遲疑地道：「這不大方便吧？再說，你家牆高門大，大概也不喜歡我這種身份卑微的人踏進去，我還是不去了。」

趙紫玉着急地跺着脚道：「燕飛，你這是不將我當作朋友了，你是我的朋友，他們才管不着我帶什麼人回去，燕飛，到底願不願意到我那裏坐坐？」

燕飛仍然推却道：「趙姑娘，這總是不大好的，萬一妳爹知道了，那多不好？再說，孤男寡……」

「燕飛，別說了！」趙紫玉氣惱地跺脚道：「說來說去，你就是不願到我那裏！你根本就不將我當作你的朋友！」說着，一副泫然欲泣的樣子。

燕飛這才着急地道：「趙姑娘，快別這樣，我答應去就是。」

趙紫玉一聽，這才回嗔轉喜，驚喜地

仰起臉來道：「燕飛，咱們現在就去。」

燕飛這時的心情却很矛盾，他實在不願利用她對自己眞摯的感情來達到自己的目的，但他又忘不了那慘死在客棧門外的黑衣密探弟兄，終於，那種强烈的責任感戰勝了他的感情，與趙紫玉相偕走出了房間。

不過，他在外出時，却背着趙紫玉在床後將一個手臂般粗細的鐵筒子藏在身上，才與趙紫玉出去。

× × ×

在路上當柳青知道趙紫玉帶燕飛回家後，便囁嚅地勸道：「小姐，妳忘了老爺的嚴命了麼？任何人不准帶外人回總壇，違者重責！」

趙紫玉撇撇咀道：「柳青，是你聽我的，還是我聽你的？再說，我也不是任何人，我是我爹的女兒，不是他們，我自然可以帶人回去，你管不着！」

柳青却情急地道：「但……這……老爺若是知道了，他大概不會對妳怎樣，却必定重重責罰我，小姐，我求求妳。」

燕飛這時不得不出聲了。「趙姑娘，既然妳爹曾有嚴命，那我還是不去的好，以免被爹發覺時，連累柳兄受苦。」

柳青聽了燕飛的話，感激地瞥了他一眼。

趙紫玉這時已發了小姐脾氣，怒哼一聲道：「柳青，我爹只是叫你來跟着照應我，不是叫你來管我的事，你若是怕我爹會對你責罰，你可以這就先走一步，去告知我爹，那你不是沒事了麼？哼，不過，以後你小心點，別讓我看到你！」

便一手拉着燕飛，負氣地道：「燕飛，咱們走！」

燕飛被她拉着走，咀裏却道：「趙姑娘，這不大好吧？我不想因爲我而惹得妳爹對妳生氣。」

趙紫玉却緊抿着咀，一聲不出，直往前走。

柳青呆了一會，表情接連起了幾個變化，眼中露出痛苦之色，最後咬咬牙，一副豁出去的樣子，急趕幾步，趕上趙、燕兩人，惶急地道：「小姐，我不管你帶他回去的事，但妳却要答應我一個條件。」

趙紫玉忽地停下來，怒視着柳青，氣虎虎地道：「你是什麼人？我才不會答應你的什麼條件！」

說着，拉着燕飛就走。

柳青却一步竄前，攔住了趙紫玉的去路，堅決地道：「小姐，我知道自己的身份低下，但你不答應我的條件，我不會放妳走過去！」

趙紫玉氣得漲紅了一張俏臉，抖着聲道：「你……柳青……你……好……」

燕飛即時開口道：「趙姑娘，我看柳兄是一番好意，你且聽聽他怎說吧。」

趙紫玉的氣這才消了一些，但仍然氣鼓鼓地瞪着柳青，柳青在她的目光瞪視下，却變得手足無措起來，虧得燕飛開聲對他說道：「柳兄，你還不將你的條件說出來？」

柳青這才像是定下神來，感激地瞥了燕飛一眼，急急道：「小姐，我提出的條件其實是爲燕兄好，只要燕兄不走出妳住的小院一步，我敢保證沒有人知道他在妳那處。」

趙紫玉聽了柳青那樣說，一張臉才有了笑意，點點頭道：「你怎不早說？就依你吧！」

接轉對燕飛柔聲道：「燕飛，你到了我那裏之後，千萬別走出院子一步，那就不會有人知道你來了我那裏，我爹手下的人曾被我爹嚴囑過，一律不准進入我住的院子一步，那些人平日兇巴巴的，却不敢違抗我爹的嚴令，你放心跟我來吧。」

說着拉着燕飛就走。

柳青却什麼話也沒有再說，展開身形，向前急掠，一下子便消失在遠處。

燕飛瞧在眼內，暗忖道：「他的輕功不俗，那麼，他的身手也應該不差了，我倒要小心一點，別讓他將我瞧出來！」

趙紫玉帶着燕飛不從黑龍門總壇的大門走進去，却繞了一大段路，繞到宅子左後側圍牆前。

在那道高牆上，開了一道低矮的鐵門，柳青就站在門前，見兩人走來，忙招手催促道：「小姐，快帶他進去，我已支開了守門的人。」

趙紫玉聽了，瞟了柳青一眼，急急拉着燕飛閃身搶進那半掩的鐵門內，而柳青也一閃進內，將鐵門關上，却站着沒有走，只是有點焦急地望着趙紫玉拉着燕飛急走向一條碎石小徑的身形。

那條碎石小徑夾在兩排的青蒼的竹樹間，而這裏顯然是一處偏院，一個人也見不到。

順着那條碎石小徑，趙紫玉將燕飛帶到一道院牆前，那道院牆向着小徑這面，開了一個月洞門，兩扇門緊閉着，趙紫玉却伸手在門上拍打了二下，敲了三下，門便無聲地打開來，門後站着一個老蒼頭，見趙紫玉帶了一個人走進來，臉上沒有絲毫驚奇之聲，只是說了一句：「小姐，妳回來了。」

接又將院門關上了，並下了門。

趙紫玉點了點頭，便拉着燕飛順着一條花徑，向院中那幢精緻的小樓走去。

那老蒼頭望着趙紫玉的背影喃喃道：「好可憐的孩子，終於找到一個伴了。」

燕飛被趙紫玉拉着走，雙眼却不斷地掃視着這座種滿了花草樹木的精巧院子，留意着每一樣事物。

終於來到那幢精緻的小樓前，趙紫玉却沒有停下來。帶着他繞到前面，他才知道剛才進來的那個院門，只是這院子的後門，小樓的正面那道院牆上開着的那個門口，才是這院子平日進出的正門。

這時那正面的院門亦是緊閉着的。

小樓分作兩層，樓下是廳堂及一間書房，樓上就是趙紫玉的閨房寢間，伺候她的只有一個叫黃鶯的丫頭，這時正坐在小樓門前，一見趙紫玉回來了，慌不迭站起來還上前來，口裏叫道：「小姐，回來了麼？」一雙靈動的眼睛却直瞟着略後的燕飛！

趙紫玉漫應一聲，忽然發現黃鶯的目光有異，忙笑駡道：「黃鶯，妳是怎麼哪？沒有見過男子麼？」

黃鶯顯然不大怕她，紅着臉笑應道：「小姐，小婢眞的從來沒有見過這樣俊的公子！」

趙紫玉睨了一眼有點發臊的燕飛，啐道：「黃鶯，妳又亂嚼舌根了，是否想討打？」

黃鶯裝出害怕的樣子，縮着身子道：「小姐，小婢下次不敢了。」

燕飛看着主婢兩人的笑鬧，忍不住也笑了起來。

進了門後，燕飛的眼前一亮，不由暗讚一聲：「好精雅的佈置！」

廳內佈置的確精雅，顯見主人的眼光不俗，趙紫玉讓燕飛坐下後，她亦在一張湘竹製成的敞椅上坐下來，身子斜倚在椅手上，有一份柔柔的慵慵之態，柔笑道：「燕飛，你覺得我這裏怎樣？」

燕飛流目打量着廳內別具一格的佈置，由衷地道：「我還是第一次見到這樣精雅的佈置。」

正說着，小婢黃鶯捧着兩盃香茗進來，輕巧地放下，退站到趙紫玉的身側，雙眼不時偸偸地瞟燕飛一眼。

趙紫玉伸出春葱也似的玉指，輕戳在小丫頭的臉頰上，笑駡道：「妳這鬼丫頭人細鬼大，心動了？」

小丫頭黃鶯被小姐這一說，頓時臊得連脖子也紅了，一顆頭低垂下來，口裏却道：「小姐，小婢只是好奇，看多兩眼，小姐難道也捨不得？」

這一來，說得不但趙紫玉紅了臉，連燕飛也飛紅上頰，將頭微垂下來。

趙紫玉伸手輕擂黃鶯，同時口中輕叱道：「死丫頭，妳在胡說什麼？看我打死你。」

黃鶯却笑着側身道：「小姐，婢子下次不敢了，求你饒過婢子這一遭。」

看到主婢兩人那種親暱的笑鬧，燕飛打從心裏笑出來，頗有感觸地發出一聲無聲的喟嘆。

輕擂了幾下，趙紫玉停手笑道：「饒你也可以，妳快到厨房吩咐弄幾樣可口的菜式上來，還有，一壺狀元紅，記着，對任何人也不准說來了客人！」

黃鶯笑意盈盈地屈膝行了一禮。「小姐，婢子知道，婢子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對人亂說。」

說着忍着笑，再道：「小姐，婢子不知怎樣稱呼這位公子。」

趙紫玉不由笑着啐道：「死丫頭，又出什麼鬼點子了，妳想知道，妳自己問他吧。」

黃鶯裝出委屈的樣子，嘟着咀，忍着笑，盈盈走到燕飛的面前，行了一禮，口中說道：「公子，婢子斗胆請問公子怎樣稱呼。」

燕飛只好忍笑道：「黃鶯，我姓燕，名飛！」

黃鶯道：「原來是燕飛公子，人俊名字好。」

「黃鶯，別胡鬧了，還不快去。」趙紫玉催促道。

黃鶯這才笑應一聲，退了出去。

待黃鶯退了出去後，趙紫玉才有點不好意思地道：「燕飛，平日我由於太悶，身邊又只得這丫頭，所以與她玩鬧慣了，你不會在意吧了。」

燕飛笑道：「看到妳與她那種親暱的笑鬧，我眞羨慕妳。」

趙紫玉笑睨燕飛一眼。「燕飛，我今天心情很好。」

燕飛道：「我却有點驚怕。」

趙紫玉訝道：「你驚怕什麼？」

燕飛皺着眉頭道：「我是担心等會出去時，會遇上什麼人，那不是讓妳爹知道了麼？」

趙紫玉聽了，不以爲然地道：「燕飛，這一點你可以少担心，柳青自會在意，若是你眞的出不去，那正好，你就留下來，多陪我一天。」

燕飛却着急地道：「這怎成？我今晚還要登台的啊。」

趙紫玉笑笑道：「看你急成那個樣子，我只是說萬一，不會那樣巧的。」

燕飛這才沒有說什麼，試探地道：「妳家的宅院這樣大，我到過不少地方，還是頭一遭見到這樣大的宅院，妳家一定住了很多人了。」

同時露出羨慕之色。

趙紫玉却蹙眉道：「我却討厭死了，我家這樣大，其實只得我父女倆是親人，那些人都是爹的門下，我也不知道有多少人，總也有六七十人吧，一個個兇神惡煞似的，就只有爹派來跟隨我保護我的這個柳青，比較斯文一點，看得順眼，平日，我也很少走出這座院子，怕的是見到他們那種兇巴巴的樣子，所以我經常往外跑，免得像關在籠子中一樣關在這座沉悶院子中。」

燕飛聽着她的傾訴，腦海中也想到自己以前孤零零一人在人海中流浪的淒苦日子，不覺感觸良多，同情地望着淒孤欲泣的趙紫玉，强顏道：「趙姑娘，畢竟妳還有一個疼愛妳的爹，比起來，你比我幸福多了。」

趙紫玉眼中掠過一抹異樣的光芒，停了一下，才淒然笑道：「燕飛，我却寧願像你那樣，雖然苦一點，但却自由自在，起碼，也有可以傾訴的朋友，我雖然有個爹，但像這樣十天半月也見不上一面的，豈不是等於沒有嗎？」

燕飛聽着，心頭亦是沉沉的，對於眼前這位姑娘，他是越來越喜愛了。

「趙姑娘，妳爹貴爲一門之主，一定很威嚴的了。」燕飛裝出崇拜的樣子。

「我却覺得他很嚴厲，」趙紫玉臉上一絲笑容也沒有，「我很少看到他的臉上有笑容的！」

「趙姑娘，要知道你爹門下這樣多人，若不裝出嚴肅的樣子，怎能服衆？」燕飛有意替她父親辯說，目的是想引趙紫玉說多些有關趙金吾故事，這樣，他就可以了解他多一些，這對他們來說，是有好處的。

所謂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他們既是來對付黑龍門的，多少總要知道一些有關趙金吾的事。

趙紫玉却披披咀道：「難道對女兒，也要那樣嚴厲的麼？就像昨天晚上吃飯一樣，他自始至終一直寒着臉，一句話也沒有說過，令到我有如坐在針氈上一樣，只盼那頓飯快些吃完。」

燕飛聽了趙紫玉這番話，已大概想像出趙金吾是一個怎樣的人了，正想說幾句安慰她的話，黃鶯已捧着一個上面盛了幾

樣菜餚的木盤走進來，燕飛忙將話打住。

× × ×

兩人相對吃喝甚歡，燕飛也盡量說些有趣的事情給趙紫玉聽，逗得她笑臉常開，變得輕鬆起來。

在說笑間，他有意無意地打聽到一些有用的消息，像這座宅院，原來有五進之深，趙紫玉住的這座院子原來在第四進中的一個小院落，最後的一進院子，防守很嚴，就連趙紫玉也不得進入，而他們先前進來的那處偏門，原來是在第三進中的左側院牆上，第一進是黑龍門聚會的地方，第二進是練武的地方與門下居住的所在，第三進才是黑龍門的心臟，原來老孫看到的那間燈火通明的大屋子，就是黑龍門秘密練武的地方，而黑龍門主趙金吾也在這一進的密室中，會見一些身份神秘的客人，及處理門中的機密大事，這都是趙紫玉有意無意發現及聽黃鶯說的。

黃鶯這位靈巧的丫頭精靈得很，很多時趙紫玉不在的時候，會走出院子，四下亂鑽，那些黑龍門下的人看到她，就像看到一塊肥肉一樣饞言欲滴，誰不想揩揩油，所以，她才從那些色中餓鬼的口中，聽到不少事情。

這一頓酒吃完的時候，燕飛假裝要離去，說是不便在此留得太久，趙紫玉難得將他請到來，怎肯這樣快就讓他走，堅要他吃完飯晚才走，燕飛無奈之下，只好答應了。實則，他巴不得留下來過夜，這樣，才能在黑夜中行事，溜出這座院子，在這座神秘的黑龍門中打探一下。

若是這樣就走了，豈不有如入寶山而空手回？

他們這裏正說着的時候，柳青臉色緊張地快步走了進來，朝趙紫玉躬躬身，焦急地道：「小姐，不好了，只怕燕兄今天走不了。」

趙紫玉聽了，吃驚地道：「柳青，發生了什麼事？可是我爹知道他來了？」

燕飛瞧見柳青那樣子，聽了他的話，亦是暗驚不已，不過，他却沒有出聲，聽聽柳青為何說他今天回不去的原因，同時，他已作了最壞的打算。

柳青瞟了燕飛一眼，那是友善的，吐口氣道：「小姐，老爺忽然下令，門下各人不得出外，也謝絕任何來客，並嚴令各處加派守衛，將所有的門戶嚴加看守，任何人等，若沒有特別緊要的事情，不得亂走了。」

略一頓，接道：「我適才曾到那處院門看過，除了原先守門的那位家丁外，另加派了兩名武士協同守衛，所以，燕兄很難離開了。」

趙紫玉聽到這裏，緊張的神情放了下來，並且顯得高興地說道：「既然燕飛今天走不了，那就留下來過一夜，明天才走吧。」

燕飛聽得心中歡喜不已，口中却道：「趙姑娘，這樣不大妥吧？再說，我今晚還要登台呢，這可怎辦？」

趙紫玉却滿懷高興地道：「這是沒有辦法的事啊，所有的門戶已派人看守起來，除非你會飛，只怕還未飛出去，就被發現了，說不定我爹會殺了你，你只好留下來吧，登台的事，只好讓那位班主找人頂替了。」

燕飛還想說什麼，已被柳青擺手截住了。「別說了，今天你無論如何也走不了，除非你想死，你還是留下來吧，看明天的情形怎樣再作決定。」

趙紫玉見柳青也要燕飛留下來，更加高興。「燕飛，柳青這樣說，你不留下來也不行了。」一頓轉對柳青道：「柳青，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柳青瞥了燕飛一眼，欲言又止，在趙紫玉的瞪視下，含糊地道：「聽說今天晚上有一位很重要的人客要來會見門主。」

趙紫玉吁口氣道：「看來爹今天晚上，有得忙的了，那正好。」

「小姐，請妳吩咐燕兄不要踏出這院子一步，否則，被人發現了，那就不得了。」柳青說着退出去了，「我再到外面看一下。」

趙紫玉看着柳青走出去後，喜得一把執住了燕飛的手。「我一直在心中盼着，有什麼辦法能够令你今晚留下來陪我，想不到却天從人願，你走不了，我可高興死了。」

燕飛却担心地說道：「我現在却担心今晚班主找不到我，不知要急成甚麼樣子呢！」

「燕飛，這是沒有辦法的事，你還是安心留下來吧。」趙紫玉拉他坐下來，滿含情意地望着他。「燕飛，打從我第一眼看到你，我就喜歡上你。」

燕飛這刹那立時坐立不安起來，不知怎樣對答才好，幸好那丫頭黃鶯出去了，不然，他真是臊得無地自容。

「小姐……不……好了，快……」黃鶯忽然像一隻受驚的小鳥一般，驚惶地奔了進來。

燕飛與趙紫玉同時一驚，站了起來，趙紫玉急聲道：「黃鶯，什麼事慌成這個樣？」

黃鶯慌急得雙眼直眨道：「小姐……快將燕公子藏起來，老……爺快……快來了。」

「黃鶯，妳說什麼，老爺怎會忽然來的？」趙紫玉的臉色也變了。

「婢子也不知道，總之，老爺要來了，快將燕公子藏起來吧，快！」黃鶯一雙眼光四下亂掃着。

燕飛聽得心頭顫動不已，心中思念飛閃。「莫非趙金吾發現了我，他親自來將我捉拿？又或是他忽然來，只是為了別的事？」

「燕飛，你還站着發呆？快跟我來！」趙紫玉慌亂地一把拉住燕飛，就往書房內走去。

「記着，躲在書房內別出聲，也別出來，除非是我叫你出來。」

說着將燕飛推入書房中，將門關起上來。

黃鶯則急忙坐在燕飛坐過的那張椅子上，端起燕飛喝過的那杯酒：「骨」地將杯中的酒喝光，臉上立刻酡紅一片，酒意盎然。

趙紫玉也忙坐回桌邊，拿起筷子挾了一箸菜，咀嚼起來，裝成她正與黃鶯在相對喝酒的樣子。

一陣沉緩的腳步聲也就傳入來，接着

是一聲「咳」，一個身材高大，身穿紫金長袍，前後繡了一條張牙舞爪，作勢噬人的黑龍，臉貌沉肅，年紀大約接近五十歲的中年人走了進來。

趙紫玉與黃鶯裝出剛發現那中年人走進來的樣子，慌忙離座站起來，黃鶯更是像受驚的小鳥般，瑟縮着垂下頭來，叫了一聲：「老爺！」

趙紫玉及時叫出一聲：「爹，你怎會忽然來看女兒的？」

原來這高大沉肅，穿綉龍紫金袍的中年人，就是名震豫南一帶的黑龍門門主，八爪烏龍趙金吾！

趙金吾冷厲的目光掃了桌上的酒菜一眼，接落在女兒的身上，深沉地道：「紫玉，小心別喝醉了，今天晚上，妳還要陪爹會見一位貴客！」

在見了女兒後，他的臉上始終沒有露出一絲笑容。

「爹！」趙紫玉咬着咀唇不情願地道：「這是你的事，我不想見什麼人。」

「紫玉，你說什麼？」趙金吾的臉刹時沉下來，變得更加冷酷，「這位貴客妳非要見不可，別再說，今晚飯後裝扮好就到我書房來。」

說着，冷厲地瞪了趙紫玉一眼，也不再理會女兒的神態，立刻轉身快步走了出去！

趙紫玉却呆在那裏，一臉委屈怨憤的樣子，黃鶯偷眼看着趙金吾走了出去，才移動脚步，走到趙紫玉的身邊，同情地柔聲道：「小姐，別這樣，妳怎拗得過老爺，別讓燕公子看到妳這樣子，今晚你到老爺那裏，佯稱身體不適，不就可以快快地回來了麼？」

這小丫頭真精靈，難怪趙紫玉一直不將她當下人看待。

趙紫玉聽了小丫頭的話，神態才開朗了。

而躲在書房內的燕飛，不但聽到了趙金吾對女兒的那冷酷無情的說話，也從門縫中偷看到趙金吾的樣子，對於趙紫玉，他更為她有這樣的父親而感到悲哀。

從門縫中看到趙紫玉走了過來，他忙閃入書房裏面，蹲在一張書桌後，直到趙紫玉將門打開，喚道：「燕飛，你可以出來了。」

他才從書案後慢慢站起來，走向門口去。

趙紫玉的神情仍然略帶委屈，見到燕飛後，裝出輕鬆的樣子道：「沒事了，你出來吧。」

說着拉着燕飛的手，走向一排靠窗的竹椅前。

燕飛却感到趙紫玉的手有點冰冷，不由在心中暗嘆口氣。「表面上她看來要風得風，什麼也不缺，有誰知道她所受的委屈，與及無法排遣的孤單寂寞。」

「你爹這麼快便走了麼？」燕飛也緊緊執住趙紫玉的手，希望藉此給她一點溫暖。

趙紫玉淡淡地道：「我爹有很多事還要做，他只是來告訴我，今晚我要陪他會見一位貴客，今晚我去爹那裏後，你千萬別亂走，我會叫黃鶯陪你。」

燕飛心中又嘆息一聲。「真可憐，她還要在我面前替她爹掩飾！」心頭却動了一下，忙道：「昨天晚上我睡得不好，我得今晚早點歇息一下，你不用叫黃鶯來陪我。」

「嗯，那我等會吩咐黃鶯在書房內那張竹榻上鋪好被鋪，好讓你休息吧。」

× × ×

飯後，柳青來陪略加打扮的趙紫玉到前面第三進趙金吾的書房去，燕飛與黃鶯閒聊了幾句後，也佯稱有點倦，進入書房，閂上門，躺在床榻上。

黃鶯於是也就去忙她的了。

這時候已接近二更時分了。

側耳聽着黃鶯的脚步聲消失在外面後，他立刻從榻上躍落地上，將外面的衣衫脫下來，原來裏面穿着一件灰黑色的緊身勁裝，接將脫下的衣衫捲起來，塞在枕下，這才閃到半開的窗前，略為向外窺望了一下，身形一起，便像一只燕子般，穿了出去，沒入黑暗中。

燕飛的輕功高明得就像一只飛燕般，到他再現身的時候，已掠上了院牆，就那樣緊貼着匍伏在牆頭上，一雙靈銳的目光向外面掃視着。

大概是附近一帶靠近趙紫玉的居處的關係吧，這附近的哨兵不多，他只發現了三處，但也够他頭痛的了！

好不容易覷準了一個機會身形一滾，貼着牆壁滑落地上，立刻緊伏在地上。這時，他才體會到老孫說的，這裏果然有如龍潭虎穴，兇險處處了。

避開那三處哨卡，他一路蛇行鼠伏着，藉着花樹暗影的掩蔽，好不容易潛進第三進內。

第三進內的防守更加嚴密，令到他寸步難行。

他伏在一處花叢下，心中焦急不已。

他不能永遠這樣伏着不動，若是過了趙金吾會見那人的時間，他這個險就白冒了。他必須想個辦法，盡快接近趙金吾的書房。

地上不行，他心中一動，試試從空中接近。

於是，他蛇行到花叢的另一頭，距這一頭約五六尺遠，長了一棵合抱粗的大樹，他決定從這裏試試。

他是想動就動，倏地從那叢花樹下竄出來，身法快得有如一縷輕烟。在這樣黑的夜晚中，就是目光再銳利的人，也不可能看清楚他的身形，簡直有如魅影一閃，竄到樹下，他的身子一貼在樹身上，身形立刻像壁虎般快捷地揉升上去，他的身體簡直與樹身溶為一體，很難會被人發現。

只不過眨眼間，他已揉升上這棵足有四五丈高的樹頂梢上，而他的身法高明到連枝葉也不幌動一下。

說起來，這要拜他以前受過的各種嚴格艱苦的訓練。因為幹上他們這一種身份特別的職業的人，每一個皆要接受五年以上的嚴格訓練，並經過一連串艱難的考驗，才能够出來執行任務的！

所以，他們這種人在各方面皆是超能的。

而他們每一個人皆必定擅長某一種功夫，像燕飛，他最擅長的就是輕功！

覷準了三四丈外的一棵大樹，他算準

了之後，身形就像飛鳥一樣，陡地向上掠起二丈上下。這一來，他離地足有六丈左右，而他的身法又快逾飛鳥。加上他身穿與夜色溶為一體的灰黑衣服。在這種情形之下，就算是目力再好的人，也不能在一眨眼間，發現他的身形，何況，那些哨卡也不會一直仰起脖子來望着夜空，除非空中有什麼幌動引起他們的注意，才會仰首望向上面。

而更妙的是，他從樹上掠起的時候，那些枝梢一點也沒有幌動，當然就沒有弄出響聲來，下面的哨卡自然也不會向上望，發現到他了。

他掠起的身形接一折，俯掠向五六丈外，早已看準了的樹梢上，而他的身形有如飛燕掠波般，略一沾觸，身形便又掠起，掠向另一棵樹上。

就這樣，他用這種辦法，樹過樹，成功地掠到院落中守衛最森嚴的一座屋子的瓦面上。

照他的估計，這座屋子守衛這樣森嚴，一定是趙金吾會見那位貴客的地方了。

他沒有猜錯，這屋子果然是趙金吾的書房所在地，只是燕飛一時却沒有辦法弄清楚。

因為他根本不可能從透出燈光的窗子縫隙向內窺望，而那樣他必須要將身上從屋簷下倒吊下來，那就必定會被守衛在屋子四面的哨卡發現，無所遁形！

他只能夠在瓦面上動主意。

於是，他看準了一處地方，輕手輕脚地將一片瓦片揭起來，幸好沒有露出絲毫響聲，吁了口氣，他俯下身來，放眼向下窺望，却什麼也看不到，因為下面還有一層承塵。

於是，他只好從懷中掏出一條只有半尺長，尾指般粗細的黝黑鐵棒來。雙手執着棒的兩端輕輕一拉，拉出一截鐵棒來，接連拉了三次。那根棒便長了尺半，合共是兩尺，而棒端尖銳如針，於是，他將手臂探入那個瓦洞中，極之小心地將承塵刺破一個洞孔來，接將那根鐵棒收起來，再從懷中摸出一根亦是只有尾指粗細的洞管來。接一截截拉開來，足有三尺長，然後將那根中空的鋼管小心地插在承塵那個洞孔上。閉起一隻眼，將另一隻眼湊在那銅管的管洞上，透過那長長的管洞，他清楚地看到下面室中的情形。

他不斷地移動那根銅管的角度。於是，他就看到室內不同角度的情形。

下面果然是趙金吾的書房，房內燈光通亮，所有的窗子皆密閉起來，靠裏首的那張書案後，正坐着一位身穿團花緞袍，臉白無鬚，高顴凹腮，短眉細目的中年人。燕飛透過銅管看到那人時，心中不禁劇震了一下，差一點弄出響聲來。他忙收攝心神，轉動着銅管，看到趙金吾欠身坐在書案左手的一張椅子上，對那中年人卑恭地諂笑着，而趙紫玉則侷促不安，繃着臉，垂着頭坐在右手的椅上。

那短眉細目的中年人目光淫邪地不時瞟着趙紫玉，露出不懷好意的笑意。

而趙金吾明明看到，却裝作看不到，一直對那中年人卑躬地笑着，燕飛瞧在眼內，忽然有一種想嘔吐的感覺。

而他也不由為趙紫玉担心起來，因為他看出那短眉細眼的中年人似乎對趙紫玉不懷好意，而做父親的顯然也不以為意，他忽然又替趙紫玉有這樣的一位父親而感到悲哀。

由於隔着一道承塵，所以他聽不大清楚那中年人對趙金吾說的話，只是隱約聽到那中年人的語聲很尖銳，而趙金吾則不斷地諂笑點着頭。跟着，他終於聽到那細眼短眉的中年人爆發出一陣尖銳的笑聲。

而趙金吾亦附和地大笑起來。只有趙紫玉一個人縮着身子坐在那裏，可憐地在兩人的笑聲中，顫縮着身子。

燕飛看到這裏，不忍再看下去，而且他也知道在這種情形下，趙金吾與那中年人是不會當着趙紫玉的面前，說出機密的話來的，跟着他想到，回去也要有一段時間，若是趕不及在趙紫玉回去前趕回去。那就會露出馬脚來。萬一她大驚小怪，那就很難脫身了。

想及這幾點，他決定立刻溜回去，因為，他此行已有了收獲——認出那中年人的身份來。

於是，他收回銅管，再將瓦片輕輕蓋上，仍然用那種高來高去的辦法，回到那座小院落中。

但就在他從一棵樹梢上流星飛渡般掠入院子中的刹那，他的目光無意間瞥望到第五進院落中似乎人影幢幢，那些人似乎在搬運什麼進一間屋子中，他心頭不由一動，腦際靈光一閃，乍然想起老孫的話：第五進院落中有一間石屋，防守嚴密，今晚有那樣多的人在那院落中搬運東西，莫非與那中年人的到來有關了。

想到這裏，好奇心大起，瀉落院中的身子一挺，目光也掃到院子中靠左面的牆邊，有一棵高有三丈許四丈的大樹，心頭暗喜，也不見他怎樣作勢，一下子便掠到那棵大樹下，身形接直拔起來，沒入那濃密的枝葉中。

穩穩地坐在一根橫椏上，透過枝葉，恰好可以望到第五進院中的情形。

第五進院落中原來分成兩個院子，右面的院子黑燈瞎火，一點動靜也沒有，只有那左面的院子中，有一點燈火閃亮着，隱約可以看到院子內正有不少人在來往不綴地，從停在院子中的一輛板車上，搬下一個個箱子來，那些箱子有大有小，有些狹長，有些方方的，而搬的人皆很小心，盡量不發出聲響來，往石屋內搬進去。不時有一兩聲人語聲隱約傳來，可惜燕飛却聽不到說些什麼，也看不到箱子內載的是什麼東西，不過，他却敢肯定，那些箱子內的東西一定是見不得人的，否則，也不用摸黑往石屋內搬了。

他心中暗暗下了決定，無論怎樣困難，也要去冒險探一下那間密封的石屋的秘密！

不過，不是今晚，而他也估計趙紫玉可能要回來了。趕緊從樹上滑下來，繞到書房那面的窗下，從窗口溜進去，接穿上放在枕下的衣衫，和衣躺在床上。

果然，不到半炷香時間，便聽到趙紫玉的語聲在廳子內響起來。「黃鶯，燕公子睡着了麼？」

跟着響起黃鶯惺忪的語聲：「小姐，妳回來了，燕公子一早就歇息了，大概睡

着了吧。」

「這麼早就睡了？也不等我回來。」趙紫玉的語聲聽來有點不悅，一會，便響起敲門聲。「燕飛，你睡了麼？」

燕飛故意讓她敲了一會門，才故意在床上翻了個身，裝出被驚醒的樣子。含糊地問道：「誰啊？是趙姑娘麼？」

門外的趙紫玉不耐煩地道：「燕飛、是我啊！快開門吧！」

燕飛故意打了個長長的呵欠，才趿着鞋，走前來開門。

門一開，趙紫玉已說道：「燕飛，這麼早就睡了麼？」

燕飛伸手掩嘴打了一個呵欠，才說道：「趙姑娘，妳回來了啊。我一個人覺得悶，加上昨天晚上睡得不好，所以覺得有點倦，便躺在床上歇一歇，想不到却睡着了。」

趙紫玉有點悶悶不樂地道：「燕飛，來，和我坐一會，剛才悶死我了！」

燕飛正想從她的口中問出一點消息來，但却故意道：「趙姑娘，夜已深了，還是明天才說吧，妳也要睡了。」

趙紫玉却搖搖頭道：「我現在一點也不想睡，只想找個人說話，怎麼，你不想陪我說話麼？」

燕飛忙跨出書房來道：「客隨主便，我又怎會不願意呢？」

趙紫玉的臉上這才有了笑意。

那位小丫頭黃鶯也很乖巧，馬上去沏了兩盃香茗來，讓兩人提神潤喉。

「趙姑娘，今晚妳陪妳爹會見的，是一位怎樣的貴客？」燕飛故意不經意地問她。

「眞是悶死了。」趙紫玉氣鼓鼓地道。「聽爹說，他是什麼宸濠王爺派來的特使，身份很高，但我看到他那個鬼樣子就討厭了，盡與我爹說些不三不四的話，聲音難聽得像被閹了的公鷄叫一樣。」

說到這裏，她大概省覺到最後那句話有點不雅，不好意思地垂下頭來。

燕飛聽了，心中暗忖道：「嗯，果然是奸王宸濠座前的心腹高手佘士英，只是，那奸王派他來找趙金吾幹甚麼呢？

趙紫玉見他沉沉吟吟的，不由問道：「燕飛，你是怎麼哪？不言不語的。」

燕飛這才回過神來，忙陪笑道：「趙姑娘，我是在想，宸濠王爺權傾江南，你爹能夠結識上他派來的特使，今後一定能夠青雲直上，富貴榮華了。」

趙紫玉却不屑地道：「我却不想爹爹交上這種陰陽怪氣的人，說不定有朝一日會被他累得打入十八層地獄，富貴榮華只是過眼雲烟，我只想我爹是個平常人，能夠與我相聚不離，而我也不用被人遠之敬之，我就心滿意足了。」

燕飛聽着，心中一陣感動，忍不住伸手握住她的手，由衷地道：「趙姑娘，天下的父母若是能有妳這樣的女兒，相信都會心滿意足了。」

「燕飛，我眞的那樣好麼？」趙紫玉眼中發出光彩。

「妳眞的很好，最少，是我見過的女孩中最好的一個！」燕飛誠摯地說。

「那你答應我，離開戲班，留下來不要走吧。」趙紫玉也執住燕飛的手，熱切地望着他。

燕飛急忙避開她那灼人的目光，含糊地道：「若是能够，我一定留下來，只是，我還未對班主說，本來，我想今天對他說的，但又……」

趙紫玉仍然熱切地道：「燕飛，那你明天回去與班主說吧，你會說麼？」

看到趙紫玉那種熱切企盼的神態，燕飛實在硬不起心腸對她說些令她失望的話，只好撒謊道：「趙姑娘，我一定會對他說的，我會懇求他，讓我離開戲班，一定的。」

「那太好了。」趙紫玉憧憬地道：「燕飛，你眞好。」

說着，將頭靠在他的肩頭上。

燕飛却在心裏嘆了口氣，伸手輕撫着她的秀髮……

×　×　×

翌日，燕飛一大早就醒來，走出書房，在客廳中走動着。

他現在急於想離開這裏，將昨晚發現的秘密告知諸葛明威，但趙紫玉仍未起床，那小丫頭黃鶯也不見人影，連柳青也不見來，他猜想柳青可能不是住在這院子內的。

百無聊賴中，他走到院子中，却一眼就看到柳青從一條花徑中向這面走來，忙迎上去，急切地道：「柳兄，現在可以離開麼？我昨晚沒有回去，班中的人一定以為我出了事，急也急死了。」

柳青却搖搖頭道：「燕兄，我也知你很心急想回去，不過現在還不能走，所有的門戶仍然嚴守着。」

燕飛苦着臉道：「柳兄，依你看，什麼時候才有機會離開？」

「這一點我也不敢肯定，總之我會替你留意的，若一有機會，我就會帶你離開，目前你還是安心留在這裏吧。」柳青說完，便又匆匆向外走去，忽又停下來說道：「記着，千萬別走出院子。」

燕飛朝他擺擺手道：「柳兄放心，我不會亂走的。」

看着柳青的身形消失在小徑轉彎處，燕飛沉吟了一下，接目光四下一掃，見院中無人，便快步走到一叢花樹下，蹲下來，目光再四下一掃，伸手從身上掏出只有半尺長的圓筒來，將塞子拔開，原來筒內藏着一隻鴿子，他再從懷中摸出一捲紙條來，塞在那隻鴿子右腿縛着的一支銅管上，撫了撫鴿子的羽毛，那鴿子精靈地轉動着脖子四下瞧看，發出「咕」的一聲輕叫，燕飛手一鬆，那鴿子便振翅直飛而起，一直飛上了高空，在空中盤旋一匝，掉頭飛向鎮東頭那面。

燕飛直望着鴿子飛得不見了影踪，他才吁口氣，站起身來。

「燕飛，一大早你在院子中幹麼？」突來的一聲呼叫，嚇了燕飛一跳。

燕飛循聲望過去，狂跳的心這才定下來，忙從花叢間轉出來，笑道：「趙姑娘，原來是你，嚇了我一跳。」一頓接道：「我起床後覺得無聊，便在院子中走走，剛才還瞧到妳那位隨從柳青，他說仍未能離開，這可怎辦？班中的人不知急成怎樣了。」

趙紫玉邊走過來邊笑道：「那就留在

這裏好了，包管餓不着你。」

「但我總不能一輩子留在這裏的啊。」燕飛裝出焦急的樣子。

「你若是願意留下來，一輩子又何妨！」趙紫玉一雙眸子發出逼人的光彩來。

燕飛苦笑道：「但我總不能夠永遠躲在這裏，不見人的啊！」

趙紫玉眼睛一轉，脆笑道：「傻子，只要你……」下面的話忽然打住，臉上飛紅一片，連脖根也紅了，羞澀地垂下來，一副若不勝情，惹人憐愛的樣子。

燕飛瞧得目光一直，心裏却嘆口氣暗道：「唉，看來妳才是個傻子，這也看不出來？」

入虎穴　涉險採敵秘

諸葛明威好夢正濃的時候，却被一聲「咕」的鴿鳴聲驚醒了，側轉頭朝窗台那面望去，心中不禁喜之不已，一挺身坐了起來，撮唇發出一長一短的鴿鳴聲，那隻蹲在窗台上，正機靈地轉着眼珠瞧着他的鴿子，歡快地鳴叫了一聲，雙翅一振，飛降在諸葛明威的左肩頭上。

諸葛明威一伸手將牠輕輕捉住，接將縛在牠右腿上的銅管解下來，手一鬆，那隻鴿子撲飛回他的肩頭，沒有飛走開去。

昨晚，諸葛明威担了一夜的心，不知燕飛會不會出事，直到天亮時分，他才闔上眼睡過去，如今看到這隻信鴿飛來，他懸起的心才算放下，這表示燕飛在這段時間內，仍然安全。

急不及待地將銅管內的紙捲兒取出來，展開一看，臉上那抹笑意瞬間消失了，凝重起來。

匆匆將紙條看完，接雙掌一合一搓，那張紙條立時化為紙灰，從掌縫間流瀉下來，而他也顧不了梳洗，跳下床來，披上外衣，穿上鞋子，將那隻鴿子放入懷中，開門走了出去。

來到隔隣老孫的房前，舉手敲門，那雙湛銳的眸子乘這機會左右掃瞥了一眼。

房內傳來老孫的語聲：「誰啊？」

諸葛明威道：「老孫，是我。」

「啊，是班主。」房內的老孫叫了一聲，跟着是一陣脚步聲，房門一開，露出老孫睡眼惺忪的臉龐來。「班主早啊。」

諸葛明威隨口道：「是比平日早了一點，我有話與你說。」

說着一步跨進房中，老孫隨即將房門關上。

「統領，可是燕子有消息來？」老孫這時的神志與剛才判若兩人，顯得精神奕奕。

「不錯，而且很重要！」諸葛明威將聲音放到最低。

老孫抱臂倚在窗邊，這樣，窗外若是有人經過，或是接近，他就會警覺到，他沒有開聲詢問，因為他知道諸葛明威必會說出來。

果然，諸葛明威低聲將燕飛寫在紙條上的消息說給老孫聽，末了，沉沉地道：「經過燕子昨晚的冒險查探，絕無疑問，黑龍門一定有古怪，這是可以肯定的了，想不到的是，趙金吾怎會與奸王宸濠勾搭上的！」

「連陰山客佘士英也被那奸王收買了，看來，佘士英這一次來，可能奉了奸王的密令，可惜燕子聽不到他們的談話，否則，就知道佘士英這次秘密前來的目的了。」老孫眨着眼道。

「老孫，燕子能够探到這些消息，已經很難得了。」諸葛明威有點担心地道：「燕子這時候仍不能回來，可見他處境之艱險，我眞替他担心。」

「統領，燕子應該沒有事的，否則，他也不能將信鴿放回來。」老孫口裏這樣說，實則他的心中也担心不已。「燕子探看到黑龍門下的人奝夜將一箱箱東西搬進那間密封的石屋中，一定有古怪，說不定那些箱子就是佘士英這次秘密帶來的，看他們那種愼密的情形，箱子內的東西一定很重要！」

「趙金吾既然與奸王勾結上，說不定那些箱子內載的是兵器金銀之類，奸王反叛之心已露，只是皇上聽信奸言，反而對奸王信任有加，有消息說奸王已蠢蠢欲動，趙金吾說不定就是奸王佈在這裏的一着棋子，待奸王起事時，以作呼應。」諸葛明威道：「無論如何，也要弄清楚佘士英此來的目的，以便採取行動！」

頓一頓續道：「老孫，你立刻去召集人手，傳我的命令，嚴密監視黑龍門的動靜！」

老孫應了一聲，諸葛明威已站起來，開門走了出去，老孫則快手快脚地穿着起來，一會，他亦開門出來，一逕走出了客棧。

×　×　×

吃中午飯的時候，柳青匆匆走了進來，劈頭一句就是：「小姐，燕兄若是離開，那就快隨我走！」

趙紫玉放下筷子，愕然道：「這時候就走？」

柳青有點焦急地道：「這時候若不走，只怕在這幾日之內也沒有機會走了。」

燕飛立刻站起身來道：「柳兄，那就快走吧！」

說着走向柳青。

趙紫玉却道：「燕飛，你……」

柳青急聲道：「小姐，若再不走，就走不了。」

趙紫玉瞪了柳青一眼，無奈地道：「那你快帶他走吧！」接轉對燕飛道：「燕飛，明天在客棧等我。」

燕飛這時只想離開，忙應道：「趙姑娘，我一定等妳，我走了。」

說着已跟在柳青的身後，向外走去。

趙紫玉目光定定望着走出去的燕飛，臉上一片悵然。

×　×　×

大約一盞茶時分，柳青與燕飛却雙雙走了回來，令到坐在廳中憑窗呆想的趙紫玉驚喜不已，精神陡振。「燕飛，你怎麼回來了？是不是不捨得我？」

趙紫玉歡喜得意忘形地說，話出口，她才警覺到還有一個柳青在，一時間羞得她滿臉飛紅。

燕飛與柳青却神色沉重，一點也不覺得輕鬆。

「小姐，是走不了，才轉回來的。」柳青沙沙地道。

趙紫玉神情一呆，急道：「怎會那樣的？」

燕飛道：「柳兄也想不到，原本在午飯前撤走的兩名守衛，突然又守在那側門前了，那裏還走得了。」

「怎會這樣的？」趙紫玉這時也担心起來。

「小姐，這點我也不清楚。」柳青神情凝重地道：「但願不是因為發現了燕兄在這裏，撤下的崗哨才又突然派上，否則，不但燕兄有不測之厄，連我也脫不了關係。」

「柳青，那你還不出去打聽一下！」趙紫玉着急地道。

柳青一想也是，忙應了一聲，轉身急奔出去。

趙紫玉上前拉着燕飛的手，安慰道：「燕飛，別怕，就算是，我也會向爹解說的，有我在，你不會有危險的！」

燕飛不由感動地道：「趙姑娘，妳對我太好了，我實在不配。」

趙紫玉却嗔道：「別說配不配的話，你是第一個我結識的朋友，咱們不是朋友麼？來，過來這邊坐下再說。」

說着拉着燕飛走向她剛才坐的椅前。

才坐下，柳青又匆匆走了進來，瞥了兩人一眼，急促地道：「小姐，燕兄，撤下的哨崗突然又派出，是因為門主臨時接到消息，附近好像有可疑的人出沒，門主為了小心起見，所以才又將撤下的哨崗派出！」

一頓續道：「小姐，燕兄，現在可以放心了。」

趙紫玉聽了，寬心大放地吐了口氣，高興地道：「燕飛，你現在可以放心留下來了。」

燕飛却苦着臉道：「但班主他們不知急成怎樣了，我又怎能安心留下來？」

趙紫玉眼珠轉動了一下，忽然拍掌道：「燕飛，你回不去，柳青却可以藉故出去，就叫柳青到客棧通知班主一聲，不就大家安心了麼？」

燕飛一聽，心想：「這也未嘗不是個辦法。」却遲疑地道：「只是……這怎好勞煩柳兄？」

柳青本就對燕飛有好感，雖則對他微有妒意，但那只是感情上的事，何況，小姐既然那樣說，他不答應也不行，何不大方些？於是道：「燕兄，這沒有什麼，我就走一趟吧，你有什麼話要我轉告貴班主的。」

燕飛忙謝道：「如此有勞柳兄了，煩柳兄你對敝班主說，我在趙姑娘的府上作客，很安全，叫他不用找我了，我會盡快回來，並叫他們代我照顧小白。」

接又解釋道：「小白是我養的一隻鳥兒，叫得很好聽的。」

柳青一一記在心頭，跟着轉身行了出去。

燕飛這才完全放下心來，拋開心事，與趙紫玉有說有笑起來。

×　×　×

黃昏時候，燕飛趁着趙紫玉在樓上更衣的空隙，快步走到院子中來。

四顧無人之下，他立時轉進今早放掉信鴿的花叢下，頭才抬起來，從身後的一棵樹上，忽然飛下一隻鳥兒來，飛落在他的肩頭上，看眞了，原來是那隻今早他放掉的信鴿。

他立刻一手捉住那隻鴿兒，接從鴿腿上解下一根短短的銅管來，收入懷中，輕撫了那鴿兒的羽毛兩下，掏出藏在身上的那個鐵筒，將鴿子放入中空的鐵筒內，再收藏在身上。

這一切做好之後，他才從地上悄悄地挺起身來，一看四下仍然空無一人，這才吐出了口氣，負着雙手，假意在花徑上徜徉着，滿有興緻地欣賞着那些競綠吐艷的花草。

好不容易捱到天近二更，趙紫玉談笑倦了，上樓歇睡，他連忙進入書房，將門關好，急不及待地將懷中的銅管掏出來，取出銅管內的紙捲兒，展開來就着燈下細看。

一看紙條上的字跡，他就知道是諸葛明威寫給他的，心中刹時有一種異樣的感覺，連忙細細地將紙條看了一遍然後就着燈火將紙條燒了。

原來紙條上寫着要他無論如何也要探聽清楚佘士英此來黑龍門的目的，並且要他想辦法查清楚石屋內那些箱子載的是什麼東西，盡速回報。

燕飛却不急於行動，他要先想好怎樣行動，才出動，那就不大會出錯了。

像他這樣身在虎穴龍潭中，是絲毫出不得錯的。他自已生死事小，影响到諸葛明威與老孫他們，那就事關重大了。

躺在床上，他想了好一會，決定先去探一下那間石屋，然後再潛到第三進院落中，打探一下，希望能够打探到陰山客佘士英這位奸王宸濠特使此來的目的。

他決定仍然高來高去的辦法，這是他最擅長的，在黑夜中不容易被發現。

直到快接近三更，他確定趙紫玉已睡着了之後，他才將身上的衣衫脫下來，露出那一身灰黑色的緊身衣靠，仍然像昨晚那樣，從客房後面的那個窗口穿出去，沒入黑暗中。

就像一只夜梟一樣從這棵樹梢上掠到那棵樹梢上，很快地，他已掠到第三進院落左偏院之中，立在石屋後面的那棵樹梢上。

他輕靈迅捷得枝不幌，葉不搖，所以，下面那些守衛懵然不覺。

居高臨下，透過枝葉空隙向下窺望，發覺下面這間石屋建造得牢固非常，看下去就像一塊渾然一體的長條方石一樣，毫無縫隙，只有靠近牆頂的部位，疏落地開了幾個連腦袋也鑽不進去的洞孔，大概是用來透氣的，洞孔內裝了兩枝姆指粗的鐵條，就算是會縮骨神功的絕頂高手，也無法從那些洞孔鑽進去。

而石屋的下面，那扇緊閉的鐵門前，左右守着兩名漢子，另有四名漢子分作兩隊，自屋子的左右交替巡邏，這樣嚴密的守衛，枯信就是一隻耗子，也不可能溜過石屋，更遑論是一個人了。

在樹梢上觀察過的燕飛不由緊皺着雙眉，想不出一個妥善的辦法，可以神不知鬼不覺他潛進那石屋中。

因為就是身手再高的人，也不可能在一瞬間，解決得了那守在鐵門前的兩名守

衞與交替巡邏的兩隊人。

苦思了好一會，他仍想不到法子可以潛進石屋內，便決定暫時不冒險，先去探清楚第三進的情形再說。

捷如飛鳥般藉着樹梢假山牆頭，很快地，他便飛掠進第三進院落中，伏在昨晚他偷看到趙金吾與那中年人的屋面上。

今晚很奇怪，這院落中的守衞比昨晚少了很多，這情形令他惑然不解。

但他沒有再想下去，輕輕地揭開昨晚揭開過的那片瓦片，下面却是黑沉沉，一點燈火也沒有，顯然，下面的書房內沒有人。

他不免有點失望，呆了一下，將瓦片放好，稍微挺起身來，朝四下窺望着。

驀地，他的心頭動了一下，他看到距這屋子約六七丈外有一間寬大的屋子，從關起來的窗子中，映現出一片燈光來，窗紙上也有閃動的人影映現，他立刻就想到，那間屋子可能就是趙紫玉說的，黑龍門秘密練武的地方，那何不去探看一下，我也許有意外的發現也說不定！

想到這裏，他決定到那邊窺一下。

× × ×

從這邊屋子到那邊屋子，雖然不過才六七丈距離，但其間却沒有樹木可以落足，那就不容易了。

幸好他的輕功確是登峯造極的，這才難不到他。

他先從這邊屋面上一鶴衝天，騰射起來，足有五六丈高下，身形接連在空中五六個翻騰，這才身形一展，有如流星飛渡般，從空中飛瀉落那邊的屋面上，却連一點聲響也沒有弄出來。

輕功造詣練到他這種地步的人，只怕當今武林中，還找不出多少個來。

伏在屋面上貼着耳朵聽了一下，四下沒有什麼動靜，顯然下面的哨卡沒有發現他，這才放下心來，吐了口氣。

但屋面的下面却傳來一陣陣呼喝格鬥聲，由是他知道趙紫玉沒有向他撒謊，這座屋子確是黑龍門秘密練武的場地！

他在瓦面上爬行到左角上，這才將一片瓦片輕輕地移開少許，眼前立時有光亮從那瓦縫中映現上來。

輕輕地吁了口氣，他不由在心中感謝起上天來，因爲這屋子是沒有承塵的，從瓦縫中可以直看下去，這大概是因爲是練武的場地，若是封了承塵，屋子便不够高大，妨碍了練武的人飛躍騰掠，所以才不裝承塵的，但這讓燕飛少費很多手脚！

而他移開瓦片的這裏，已是屋子的角落，所以也不大會被屋子內的人發現，若是在正中，那就很容易被發現了，只要一仰頭，就看出不對，反之，屋角處特別暗，燈光也照射不到，那就很難發現那條裂縫了。

湊在那條瓦縫中往下看，燕飛不由吸了口氣。

他同時在心裏道：「諸葛大哥猜得不錯，黑龍門的人果然在暗練刀法，那幾名黑衣密探弟兄果然是死在黑龍門這些秘密刀手的刀下的！」

一陣叱喝聲從屋子下中響起，令到他的心神爲之一震，忙收攝心神往下看。

下面的屋子內，正有兩名黑龍門的弟子正在揮刀格鬥着，呼喝聲正是從這兩人的口中發出來的。

這間屋子非常寬大，兩旁站了足有五十名帶刀的黑龍門下弟子，正目不轉睛地瞧着那兩人的搏鬥。

那兩人的刀法辛辣奇詭，有幾分似那天在客棧外那名灰衣人，擊殺那名黑衣密探的刀法，只是不及那名灰衣人的凌厲，大概是火候仍未到家吧。

燕飛瞧得暗暗心驚不已，若是這羣黑龍門下皆練成灰衣人那種凌厲兇猛的刀法，那麼，只怕江湖武林中沒有什麼帮派門戶能够制服得了，到時，江湖上不被弄得腥風血雨才怪。

那兩人功力悉敵，結果打了個平手，跟着，左右兩邊的黑龍門下各自走出一人來，互相行了一禮，各自拔刀出鞘，展開一輪兇猛異常的格鬥。

燕飛屏息靜氣看着，奇怪不見趙金吾，照說，門下弟子在練刀，做門主該在場觀看指點才是。

那兩名黑龍門下弟子正鬥得難分難解之際，也正是燕飛看到最緊張的時候，却有一行三個人走了進來，那兩名在較量中的弟子立刻分開來。停了手，各自走回左右兩邊。

燕飛一眼望去，發現那進來的三人中，爲首那人正是黑龍門主趙金吾！

跟在他後面的，赫然是那位臉色煞白，高顴凹腮，短眉細目的中年人——陰山客佘士英！

而最令燕飛吃驚的，却不是這兩人，而是那走在最後的那人！

那人一身灰衣，腰間那柄刀特別狹長，不是那位灰人還有誰？

這時候灰衣人頭上的那頂草笠已除下來。燕飛雖然沒有見過此人的面貌，但從他的身材及衣着擧止，仍然一眼就將他認出來！

只是他却不認識這灰衣人。

因爲他從未見過此人，更沒有聽人提起過他。

深深地吸了口氣，燕飛屏息看下去。

× × ×

趙金吾站在練武廳的正中，掃了左右門下弟子一眼，那些弟子皆敬畏地將目光垂下來，不敢正視他。

「咳」了一聲，趙金吾威嚴地道：「今晚，本座替你們介紹一位貴客——九江王特使佘大爺。」

說着身形一閃，讓過一邊，讓佘士英站出來。

佘士英趾高氣揚地往前一站，大刺刺地道：「各位一心一意投效王爺，王爺許諾，他日事成之後，許之以榮華富貴！」

衆黑龍門弟子一齊躬身抱拳道：「見過佘特使，屬下等矢誓效忠王爺，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很好，很好。」佘士英連連擺手，一副不可一世的樣子。

「門下弟子聽着！」趙金吾上前一步，厲聲道：「王爺已派佘特使秘密運來一批火藥兵器，只等後天月隱之夜，帶備火藥各物，混進城中，到處燃放火藥，擾亂全城，乘亂一擧攻佔縣衙，作爲據點，呼應王爺隔江擧事，明白麼？」

衆黑龍門下弟子齊聲低應道：「弟子明白！」

「好，此事機密，任何人若洩漏出去，殺無赦！」趙金吾神態森佘。

衆門下弟子齊聲道：「弟子們謹遵門主嚴命！」

趙金吾這才滿意地將語聲放緩。「聽着，事成之後，享不盡的榮華富貴，別辜負本座對你們的栽培之意！」

「弟子們萬死不敢有負門主栽培之意！」衆門下弟子緩緩地躬身抱拳應道。

「好，現在施展刀法給佘特使觀賞一下。」趙金吾說着伸手一擺，請佘士英退到場邊早已擺好的椅子上坐下來。

那名灰衣人就坐在趙金吾的左邊。

立刻，左右兩列弟子中各有一人走出來，朝正中的趙金吾佘士英躬身抱拳，然後互行一禮，立刻各展所能，較量起來。

佘士英看着兩人詭奇凌厲的對搏，不斷微微點着頭，偶爾對趙金吾説幾句話，趙金吾則受寵若驚地頻頻含笑頷首，由於兩人語聲太低，所以燕飛聽不到。

不過，燕飛聽到的那些話，已够他驚心的了，果然不出所料，趙金吾已投靠了奸王宸濠，呼應倡亂，眞是狼子野心，若是被他們得以倡亂，只怕千萬人頭落地，哀鴻遍野，百姓遭殃了！

「停！」只聽那灰衣人忽然起座疾喝一聲。

灰衣人這一突然喝停，連佘士英趙金吾也莫名所以，愕然望着那灰衣人。

「鐵二弟，你……」趙金吾有點不以爲然地道。

被趙金吾稱爲鐵二弟的灰衣人冷漠地打斷了趙金吾的話，語聲冰冷地道：「師兄。他們打得好看，只怕到眞的對敵時，他們會因狠不下心來而手軟！」

趙金吾不解地道：「鐵二弟，本座不大懂你的意思！」

鐵二依然冷漠地道：「師兄，你先別多問，等一會你就明白了！」

說着扭頭疾喝一聲：「帶上來！」

應聲兩名黑龍門下弟子將一名黑衣漢子押了上來，燕飛一眼看到，心頭一緊。

「看來這位弟兄又要遭殃了！」

那名黑衣人神態從容，一副視死如歸的氣概，被那兩名黑龍門弟子押到練武廳的中央，站下來，目光四下掃着，却沒有作聲。

燕飛瞧到那黑衣人雙手沒有綑着，不由感到奇怪。繼之恍然而悟。暗道：「看來這位黑衣弟兄被點了身上幾處穴道，怪不得這樣放心，沒有將他綁起來。只怕他的啞穴也被點了。」

將那黑衣人押上來後，那兩名弟子便退下來，只剩下黑衣人留在那偌大的練武廳正中，孤零零的顯得有點無援的樣子。

燕飛瞧得一顆心已緊張起來。

因爲他已從這種場面，猜到黑衣人的命運了。

「聽着，這位是企圖打探本門秘密的黑衣密探，神武左都御使董仲然一手訓練出來，專門用來刺探機密的走狗，殺之不枉，你們那一個出來劈了他？」灰衣人說時，冷厲的目光不斷地掃在左右兩列弟子的身上。

整座練武廳內，刹時間鴉雀無聲，誰也沒有人自動請纓走出來。

連趙金吾佘士英兩人亦是目光如刀般來回打量着那些弟子。

冷冷地哼了一聲，灰衣人鐵二厲聲道：「怎麼啦？剛才較量時，那股狠勁去了那裏？」

左右弟子仍然沒有人吭一聲！

「左度，你出來！」鐵二冷厲喝叫。

左列中排在第三的一名弟子走了出來，有點畏懼地站在鐵二的面前。

「劈了他！」灰衣人鐵二毫不動容地指着那黑衣人。

「是師叔！」那叫左度的弟子應了一聲，忽地將刀拔出來，咬着牙，露出兇狠的樣子，霍地揮動長刀，接發出「呀——」的一聲嚎叫，揮刀衝向那名黑衣漢子。

那名黑衣漢子顯然被點了身上數處穴

趙金吾突然來到，趙紫玉主婢二人急忙起身迎接。

道，站在那裏沒有動，甚至連眼皮也沒有顫動一下，有點輕藐地望着那聲勢兇兇衝撲過來的左度。

練武廳內所有人的目光皆集中在左度與那黑衣人的身上，靜得連喘氣聲也清晰可聞。

就連燕飛瞧得也心頭怦怦直跳，手心揑了把汗。

左度揮刀衝到黑衣漢子的面前，施展的正是灰衣人鐵二在客棧外面斬殺那名黑衣密探的那一招，只是，在氣勢及速度上，均遠遠及不上鐵二，不過，也頗具聲勢了！

那一刀眼看就要劈斬在黑衣漢子的臉龐上的剎那，左度的刀勢却倏地渙散，那一刀就以毫厘之差，斬不下去，而他的人也在那黑衣人的藐視下，崩潰了！

左度這種「功虧一簣」的舉動，令到所有的人皆怔愕住了，就連趙金吾佘士英鐵二三人，也意外地睜大了眼。

燕飛瞧到這裏，忍不住喘了口氣！

「左度，你丟了本門的臉，還不退下！」鐵二鐵青着一張臉，所有的黑龍門下，皆不敢將頭抬起來，甚至連大氣也不敢透！

趙金吾與佘士英的臉色變得很難看，特別是趙金吾，門下弟子在佘士英這位奸王特使的面前這樣窩囊，丟盡了他的臉，不被佘士英看輕才怪。

「魯洪，你！」鐵二低吼一聲！

站在左列第一位的那名弟子應聲走出來，此人生得眉粗眼大，身材壯碩，頗有一股慓悍的味道，挺着胸，目光却不敢與鐵二冰寒的目光相接。

魯洪先朝鐵二行了一禮，接轉對趙金吾佘士英兩人再行一禮，待臉色綳得緊緊的鐵二退開後，他才嗆然將腰間長刀拔出來，雙手執刀，高舉過頂，張口發出一聲像是野獸般的嘶吼聲，聲勢駭人地疾步衝向那黑衣人。

黑衣人依然連眼睫毛也沒有顫動一下，輕藐地直瞪着舉刀衝撲過來的魯洪！

燕飛在瓦縫中看到這裏，一顆心幾乎停止了跳動，差點想閉上雙眼，不忍看下去。

出乎意料的，這位聲勢嚇人的魯洪，舉刀疾衝到黑衣人面前，長刀正要直劈而下的剎那，目光接觸到黑衣人那輕藐的目光時，剎時像洩了氣的氣球般，脚步一窒，高舉過頭的長刀軟垂下來，人也像站不穩一樣，脚步有點虛軟，差一點沒在黑衣人的面前跪了下來！

黑衣人的臉上則露出嘲蔑的笑意。

趙金吾再也忍不住了，霍地站起來，戟指魯洪。「混蛋王八，連一個人也不敢殺，枉你是我門下弟子！」

佘士英則陰陰笑道：「趙兄，你的門下連殺人的胆量也沒有，怎樣替王爺衝鋒陷陣，建功立業啊？」

趙金吾被佘士英這一番話說得臉色連變，恨不得一掌劈了魯洪。

魯洪瑟縮着，臉色青白，有如一頭鬥敗的公鷄那樣站着，一聲也不敢吭。

燕飛看到這裏，在心中爲那位黑衣人喝起彩來。

「呀——」一直沒有作聲的鐵二驀地發出一聲野獸般的嗥叫聲，刀光飛閃中，也不見他拔刀，人刀撲斬向那黑衣人！

鐵二這一刀的氣勢與速度，大有石破天驚之勢，比起左度魯洪兩位門下弟子來，不知勝過多少籌，高手不愧就是高手！

那黑衣人亦被鐵二這一刀撲斬之勢，震懾得終於變了眼色！

燕飛不忍看下去，閉起雙眼。

也就在他閉起雙眼的剎那，鐵二刀勢有如電閃般斜斬而下，那黑衣人就像被砍倒的稻草人般，斜跌在地上，臉龐上有一道從左眉斜橫過鼻樑，直到右頰下的血痕，從他那雙睜得大大的雙眼凝而不動的情形看來，絕無疑問已經死了！

「好刀法！」佘士英在衆黑龍弟子屏息震駭的時候，開聲喝彩起來。

趙金吾的臉上也有了笑意，自負地道：「佘特使過奬了。」

鐵二的神態這時有如一頭野獸般，目光森冷地掃了衆弟子一眼，倏地喝道：「此人已經是個死人，誰不敢斬他一刀的，就不是黑龍門下弟子！」

燕飛這時已睜開眼來，看到那黑衣人已死在鐵二刀下，心中又怒又恨，聽到鐵二這樣吼叫，如何還看得下去，就在那些黑龍門弟子呼喝着變成一羣野獸般揮刀湧撲向那黑衣人的屍體時，他將那片瓦片移回原處，耳中聽着下面那有如羣獸呼嘯吼嗥聲中，騰身疾射起來，投掠入夜空中。

× × ×

由於探聽到的消息異常重要，加上不知明天能不能够離開這裏，爲愼重計，燕飛在潛回書房後，將探聽到的秘密急急寫在一張紙上，捲成一個紙捲兒，塞入那截銅管中，從身上將那根鐵筒取出來，放出那隻信鴿，將銅管縛在信鴿的腿上，走到窗前向上輕輕一拋，那鴿子雙翅一張，飛上空中，剎那不見了。

燕飛對這鴿兒極具信心，因爲這鴿子是經過特別訓練的，辨認力很强，曾經試過在風雨之夜，放它傳遞消息，牠一樣安然飛到目的地。

看着那鴿子消失在夜空中，燕飛長舒了口氣。

但當他想到那黑衣人死後還要被那羣被迫着失了理性的黑龍門弟子亂刀分屍，他的心裏就像是塞着一塊石頭般，戚然不安。

但這巳是無法改變的事實，他嘆了口氣，和衣躺在榻上。

雖然巳很疲累，但他却一點睡意也沒有，想到趙紫玉竟然有一位那樣利慾薰心的父親，而趙紫玉對他却是這樣好，一旦正面相決時，實在有點難以下手，一時間矛盾極了。

另一方面，客棧中的諸葛明威與老孫也是睡不着，兩人相對坐在諸葛明威的房中，都在爲燕飛的安危在担心。

「統領，燕子這時候似還未回來，不知會不會……要不要屬下去探一下！」

諸葛明威感到心中焦灼不巳，却沒有亂了方寸，擺擺手道：「老孫，燕子若是出了事，以黑龍門防守之嚴密，你就算是去了，也是白去，說不定連你也陷了進去，那就更糟了。」

老孫想想，也是道理，便不再說什麼，想了一想，忍不住道：「統領，現在怎麼辦？」

諸葛明威想了一下，才道：「目前只有等，希望燕子能有消息傳遞回來。」

「撲簌簌」一陣拍翅聲將兩人的目光吸引到房間的那面敞開的窗口。兩人幾乎是同時目光一亮，脫口驚喜地道：「好了，小白回來了。」

原來窗台上飛落一隻遍體雪白的鴿子來，正是燕飛放回來的那一隻，燕飛稱它爲小白。

小白回來，那就表示燕子有消息送回來了，焦急不安的兩人怎不喜出望外？

老孫身形一動，掠到窗前，輕輕伸手，那隻小白巳是一跳跳到他的手臂上，「咕」地叫了一聲，側着頭，轉着眼珠望着老孫。

老孫疼惜地伸手輕撫着小白的羽毛，走回去將小白遞給諸葛明威。

諸葛明威雙手輕輕捧起小白，解下它腿上的那支銅管，接將那小白遞回給老孫，從銅管中取出一捲紙卷兒來，展開細看起來。

諸葛明威看着，臉色凝重起來，連那抹慣常的笑意也收斂了。

老孫一面輕撫着小白，看着諸葛明威神態間起的變化，便猜到燕飛送來的消息可能很重要。

諸葛明威像是生怕看錯或看漏了般，看得很仔細，而且連看了兩遍，才默然將紙條遞給老孫。

老孫接過來，細細地看着，臉色接連幾個變化，看完後，長長吸了口氣，才能將胸中騰起的氣血壓下去，將紙條兒遞回給諸葛明威。

諸葛明威這一次沒有將紙條毁去，而是愼重地收藏在懷中，然後長長地吁口氣，語聲沉肅地道：「老孫，燕子這一次探到的消息眞是太重要了，我眞以爲自己看錯了，想不到佘士英這一次秘密前來黑龍門，不但負有特別使命，也秘密帶來了火藥兵器，以供後天晚上倡亂之用，這可是關乎到天下百姓遭受戰亂的事，咱們必需及時加以制止，否則，天下將大亂，百姓勢必遭殃！」

老孫聽了，握拳道：「奸王眞是狠子野心，可惜皇上一直不肯相信，至今奸王野心日大，統領，爲了天下百姓，我老孫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老孫，我立刻趕到城中召集人手，你則去監視着黑龍門的一舉一動，若有什麼變動，立刻飛鴿傳書通知我！」

「統領，屬下遵命！」老孫說着將小白藏在襟懷中，小白也很乖，一動也沒有動。

吁口氣，諸葛明威有點担心地道：「雖然燕子說他現在很安全，但到現在仍未能回來，有可能黑龍門爲防走漏風聲，將總壇嚴密封鎖起來，任何人不經特許，不准出入，燕子便這樣被困在裏面出不來，我眞担心他會出意外。」

「統領，你放心吧，燕子能够探聽到這樣重大的秘密，又能將消息送出來，可見他不會有什麼危險，若有，相信他也會應付得來。」其實老孫心中亦暗暗担憂燕飛的安全，但又不好說出來，只有用話安慰諸葛明威。

諸葛明威蹙起的眉頭稍舒，果決地道：「老孫，我這就立刻趕到城中，希望能够趕得及後天晚上趕回來，咱們必須在他們行動之前，制止他們，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統領，那我立刻去監視黑龍門的動靜！」老孫說着，在諸葛明威的頷首下，匆匆出門去了。

諸葛明威亦略爲思索了一下，看有什麼遺漏想不到的地方，然後亦走出房來，由於這時巳是深夜時分，不便在客棧前面出去，以免引起懷疑，四下察看了一下，身形陡地掠射起來，越牆而出，覓夜趕去縣城。

× × ×

燕飛一覺醒來的時候，巳是日上三竿時候，他連忙從榻上跳下來，開門走出了書房。

趙紫玉巳經坐在廳中的椅子上，一見他走出來，便站起來笑道：「燕飛，今天怎麼哪？這樣遲才起床，累得人家呆坐着，悶得發慌！」

燕飛聽得心頭一跳，忙道：「對不起，昨晚睡得不好，直到天亮時分才朦朧入睡，想不到一覺睡到這時份才醒，幹我們這一行的，大槪習慣了晚睡遲起，早早躺在床上也睡不着，不像你，無憂無慮的，閤上眼就能睡着。」

趙紫玉「喲」了一聲，嗔笑道：「看你，我只不過說說，你就說了這一大堆話，誰說我沒有煩惱？只不過我沒有說出來吧了。」

燕飛岔開話題道：「趙姑娘，我已兩天沒有回去，不知班主他們急成怎樣，萬一他們報了官，那就麻煩了。無論如何，今天我也要回去了。」

趙紫玉臉上的笑容沒有了，有點幽幽地道：「燕飛，你眞的不能多留一分陪陪我麼？」

燕飛作難地道：「趙姑娘，我不是不想，但我是身不由己，戲班中不能少了我，最少，我也要回去與班主說一聲，才能再來陪妳。」

「眞的？」趙紫玉臉上又有了笑容。

「當然是眞的！」燕飛只好硬着心腸騙她一次了。「妳難道不相信我？」

趙紫玉睨了燕飛一眼。「我若是不相信你，就不會將你帶回來，呆子！」

燕飛笑了，再次道：「趙姑娘，我今天眞的要回去了。」

趙紫玉却爲難地道：「燕飛，出不出得去我不大清楚，待柳青來了之後，問問他吧。」

正說着，柳青巳急急行了進來，神色不安地道：「小姐……」

趙紫玉却快口快舌地打斷了他的話。

「柳青，燕飛要離開，外面……」

柳青亦急口截道：「小姐，我正是來告訴妳，燕兄只怕這兩天之內，也無法離開了。」

燕飛聽得心頭一沉，急問道：「柳兄，爲什麼？」

柳青吸了口氣，才凝重地道：「今天一大早，門主傳下了嚴令，總壇內任何人等，若無門主發下的黑龍令，一律不得擅

離本門一步，違者作叛門之罪論處。」歇口氣，接道：「而且，總壇內各處也加派了巡哨的人手，在這種情形之下，試問，燕兄怎有可能離開得了？」

燕飛聽到這裏，一顆心直往下沉，知道不可能離開的了，同時也暗驚趙金吾處事之周密。

「燕飛，看來你只好留下來了。」趙紫玉聽了之後，神態反而輕鬆起來，她實在不願意燕飛離開。

燕飛只好無可奈何地說道：「那我只好留下來了。柳兄，爲何忽然之間會這樣的？」

柳青道：「我也不大清楚。」

「嗯，別說這些了，我叫黃鶯午飯時拿壺酒來，喝兩杯輕鬆一下。」趙紫玉說着提高聲音叫來了黃鶯。

燕飛便不再說什麼，去梳洗了。

× × ×

午飯時，燕飛強忍着內心的焦灼，與趙紫玉相對而坐，雖然喝的是陳年佳釀狀元紅，但却大有喝白開水的味道。

趙紫玉却顯得興緻勃勃，不斷地替燕飛斟酒，並殷勤挾菜給他，令到他不得不打起精神來，與她說笑一番。

在旁邊侍候的黃鶯看到小姐對燕飛那種情意殷殷的樣子，小丫頭心中兀自暗笑不已。

正當兩人談興正濃，酒酣耳熱之際，驀地有一位不速之客直闖了進來。

最先看到的是黃鶯，但當她一眼看清楚進來的人是誰時，立時像一隻寒鴉般瑟縮着不敢將頭抬起來。

趙紫玉與燕飛發覺那人時，那人已氣虎虎地站在桌前，兩人臉色同時一變，連忙站了起來。

「爹——你……」趙紫玉怯怯地叫了一聲。

燕飛這刹那反而定下來，裝出好奇的樣子，打量着緊綳着臉、目光犀利地注視着他的人。

這人不是別人，正是黑龍門主、八爪烏龍趙金吾！

趙金吾根本就沒有看女兒一眼，也沒有應她，定定地注視了燕飛好一會，才陰沉地道：「他是誰？」

燕飛毫不閃縮，不卑不亢地朝趙金吾拱手爲禮：「世伯，在下燕飛。」

「燕飛——」趙金吾沉吟地上下打量着燕飛。

「爹，他就是在土地廟前登台演戲的玉鳴班中的生角，女兒與他一見投緣，頗談得來，所以請他回來坐坐，女兒也好解解悶。」趙紫玉急急說明。

「唔，原來是玉鳴班的生角，聽說他頭一晚上演那齣穆桂英招親，演得活靈活現，如今一見，果然人品不俗，好，好！」趙金吾一雙眼如尖刺一樣盯在燕飛的臉上，彷彿要將他看透。

此刻，燕飛努力鎭定心神，態度謙恭地回答道：「趙世伯誇獎了，在下愧不敢當。」

趙紫玉却奇怪地道：「爹，你怎會知道燕飛來了女兒這裏的？」

趙金吾却避不作答，臉上露出一絲笑意來，語氣也放緩了。「燕世兄，難得你肯光臨寒舍，老夫當盡地主之誼，今晚請你與老夫共晉晚膳。」

說完，也不管燕飛答不答應，便逕自轉身走了出去。

趙金吾可謂來如風，去也如風，令到燕飛突兀不已。

看着趙金吾大步走出了樓外，燕飛在心中思忖着趙金吾今晚請他吃晚膳的目的，不知是好是壞，照說，趙金吾發現了自己在他女兒的住處，不大發脾氣，反而對他這樣客氣，這是有悖常情的，不知他葫蘆內賣的是什麼藥，但也只好硬着頭皮去應付了。

正所謂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到時只好賭賭自己的運氣了。

趙紫玉見燕飛心神不定的樣子，安慰地道：「燕飛，不用怕，萬事有我，再說，看爹剛才的樣子，不像是生氣，他還邀你今晚與他共進晚膳，這是很少有的，你放心吧，不會有事的，爹若難爲你，我決不依他。」

燕飛點着頭，心裏却苦笑連連。

× × ×

掌燈時分，趙金吾專門派了一名弟子來請燕飛，趙紫玉本想跟着去的，但却給那位弟子婉拒了，說是門主私下有些話與燕飛談說，趙紫玉不方便在場，趙紫玉只好作罷。

但是她立刻就想到這可能是父親想私下與燕飛談論她與燕飛的終身大事，一顆心不由蹦蹦直跳，喜孜孜的，臉頰上飛紅一片，嬌羞地瞥了燕飛一眼，催促他快點去。

燕飛却心知不妙，但又不能不去，只好硬着頭皮跟着那名弟子，走向第三進院落。

酒筵就擺在趙金吾的書房內，主客只有兩人，就是趙金吾與燕飛！

燕飛好像已豁出去了，所以反而鎭定異常，坦然走進書房內。

趙金吾坐在主位上，見燕飛進來，只是擺擺手。「請坐。」

燕飛謝過，才在客位上那張椅子——亦是唯一空着的椅子上坐下來。

那名弟子跟着退了出去，隨手將門關上。

面對面，燕飛顯得從容不迫，趙金吾的樣子看來也很友善，親自執壺爲燕飛斟了杯酒，才替自己斟，然後舉杯道：「燕世兄，老夫敬你三杯。」

說完一口乾了杯中酒。

燕飛只好硬着頭皮舉杯，「骨嘟」一聲，將酒喝乾。

但立刻他就忍不住嗆咳起來。

這不知是什麼酒，很烈，不比女兒紅那樣醇，燕飛從來沒有喝過這樣烈的酒，難怪他被酒嗆了。

趙金吾却毫不理會，又替燕飛與自己斟了酒杯，跟着舉杯道：「燕世兄，這是老夫敬你的第二杯。」

說完自管自又將一杯酒喝乾了，執着空杯，期待地望着燕飛。

燕飛那杯酒下肚，喉頭像火燒一樣，就像身體內燒起了一把火，難受到極，臉上亦像火燒般紅，這第二杯實在不想喝，但又不能不喝，只好硬着頭皮，喝乾第二

杯酒。

立刻，他就猛烈地嗆咳起來，不但臉被酒燒紅了，連眼也紅了，腦袋也有點暈眩起來。

一直望着他的趙金吾看到他這樣子，目中閃過一抹嘲弄的笑意，再斟了第三杯酒。「三杯爲敬，來，這是最後一杯。」

燕飛却再也喝不下去了，沙啞着語聲道：「趙世伯，請恕在下不敬，這第三杯酒在下實在喝不下了。」

趙金吾哈哈笑道：「燕世兄，男兒大丈夫喝它三五七斤酒，根本不當一回事，怎麼你只喝了兩杯就不喝了？」

燕飛忙道：「趙世伯，在下一向很少喝酒，這是戲班的規矩，以免因喝酒太多而壞了嗓子，請趙世伯原諒。」

趙金吾雙眼在燕飛的臉上溜轉着，陰陰地道：「燕世兄，只怕不是這樣吧？」

燕飛正想開口解說，趙金吾擺擺手，再說道：「燕世姪，看來你眞的有點醉了，這樣吧，你先去用冷水淋浴一下，清醒清醒，才再與老夫進膳吧。」

燕飛一聽，正中下懷，以爲可以藉機回到趙紫玉那裏，正想起身告退，那知趙金吾以手示意他坐着別動，接雙掌一擊，房門立刻被推開，走進那名將燕飛帶來的弟子來，朝趙金吾躬身垂手道：「門主有何吩咐？」

看來，這名弟子一直守候在門外的。

趙金吾威嚴地道：「天生，帶這位燕世兄到後面沐浴。」

那名叫天生的弟子應聲道：「是！」接轉對燕飛一抱拳道：「燕兄，請。」

燕飛在這種情形之下，只好離座向趙金吾抱拳一禮，跟着天生走出書房，朝書房後面走去。

趙金吾在飛燕走出去後，發出一聲詭譎的笑聲，亦離座走出了書房。

爲蒼生　捨身救禍亂

那間供作沐浴的房間很大，當中擺了一個盛滿了水的高大浴盤，那名弟子天生朝燕飛道：「燕兄，請脫衣沐浴。」

燕飛的臉上却露出羞怒之態，遲疑着道：「天生兄，請你……」

天生似乎知道燕飛要說什麼，笑笑截道：「燕兄可是不慣在人前脫光衣服？很抱歉，這是門主吩咐在下侍候燕兄沐浴的，所以在下不敢離開。再說，咱們都是男人，何須避忌，有什麼不好意思的？」

燕飛這時原本大紅一片的臉上，紅得有如燒豬皮一樣，也不知是因爲酒意上湧，抑是怒或羞，霍然瞪着天生道：「天生兄，你既然不肯出去，那我不沐浴了，我要回趙姑娘那裏。」

天生却沉着臉道：「燕兄，你若不沐浴，不能離開這裏。」

燕飛氣咻咻地怒道：「天生兄，你這是什麼意思？」

「意思就是，你若是男的，又怕什麼當着他的面前脫光衣服？」忽然有人自外面接口道：「你不敢當着他的面將衣服脫下來，不是女的才怪！」

這人邊說邊走了進來，赫然正是趙金吾。

在他的身後跟着走進來的，就是那位灰衣人——趙金吾的師弟鐵二。

燕飛這刹那的神情接連數變，驀地閃撲的離他最近的天生！

但顯然他所有的一切反應皆早已被趙金吾等人料到，他的身形才動，趙金吾身後的鐵二亦動了，但見刀光乍閃硬生生將燕飛的身形截下！

燕飛的反應也不可謂不快，身形一窒的霎間，直拔起來。

可惜他這一着似乎亦是早已在鐵二的算計中，乍閃的刀光倏地斜飛而起，斜截燕飛騰拔起的身形！

鐵二那一刀之速度，竟然比燕飛拔起的身形還要快，燕飛若是硬往上拔，無疑將自己送上對方的刀口，所以，他拔起的身形只好硬生生一折墜，落回地上。

鐵二斜飛而起的刀光亦在那霎間刀勢猝變，手腕疾擰刀勢乍沉，迴削而下。

燕飛的身形才着地，忽然間却僵住了，鐵二那柄特別狹長的刀鋒已緊貼在燕飛的頸上，只要他的長刀一下拉割，燕飛的頸脖就會被削斬斷！

這位鐵二的刀法，果然高明得很，只是三招兩式，就將燕飛制住了。

可是，說起來這一點也不值得他有自鳴得意的地方，因爲燕飛的身手原就差他一大截，原來燕飛最擅長的只是輕功，其它的只能勉強應付一般的高手，遇上鐵二這種一等一的高手，加上又來不及施展他的所長，不落敗才怪。

「燕飛，你到底是什麼人？說！」趙金吾一下子逼到燕飛的面前，森冷地瞪視着他。

燕飛在被鐵二制住的刹那，心中驚震不已，但這一瞬間他已平復下來，冷冷地答道：「我不就是玉鳴班上的生角麼？」

「哼哼，你還嘴硬，你女扮男裝，混進本門，居心叵測，看來，不給你一點厲害，你是不會直說的了！」趙金吾說時右手疾伸，一連點了燕飛期門、心坎、肩井等五處穴道。

鐵二也接撤刀後退，站在當門處。

「來人，給我結結實實地打！」趙金吾沉喝一聲，退了開去。

應聲從門外跨進一名赤着上身，身軀粗壯如牛的漢子來，手上執着一根籐杖，足有兒臂般粗細，一聲也不出，掄起那根籐杖，就往燕飛的身上重重地打去。

籐杖雖然粗如兒臂，但本質是軟韌之物，所以就算怎樣大力抽打在人身上，也很難會傷及筋骨，但皮肉受的痛苦却要比用木棍抽打還要厲害，一下下抽打在身上，簡直痛入心肺，被打處紅痕暴腫，初時，燕飛還能够抵受得住，但在那漢子的一輪猛烈抽打之下，身上的衣服碎裂開來，露出特別滑膩細白的肌膚來，那一條條縱橫交錯的腫起的紅痕，怪蛇纏身一樣密佈，終於，他倒在地上，蜷縮着身子，滾動着，發出痛叫聲來。

從他那一身滑膩細白的肌膚看來，趙金吾可能沒有說錯，他眞的是個女子——女扮男裝的女子！

那漢子似乎生就一副冷酷心腸，燕飛嘶聲呼痛，就連那位天生聽了，也臉露不忍之色，他却一點也不動心，杖下如雨，

看來，他是那種看到別人痛苦，自己就快樂的那種狂人。

而他也正是那種人，越打，他臉上興奮之色越濃，雙目光芒也越盛！

滾動中的燕飛，身上忽然滾跌出一堆似鐵非鐵，似金非金的小圓牌來，趙金吾一眼看到，便喝道：「住手！」

那漢子似乎意猶未盡，聞喝之下，只好停下手來，重重地喘了兩口氣。

「天生，上去撿起來。」趙金吾朝天生擺擺頭。

天生自然也看到從燕飛身上滾跌出來的那面小圓牌，上前彎腰撿起來，雙手遞到趙金吾的面前。

趙金吾伸手接過，目光接落在那面小圓牌上，神情激震了一下，脫口道：「原來是身份秘密，權力不下於欽差大臣，經那昏君賜以先斬後奏權力的內閣大學士慕容策一手訓練出來的金牌密探，哼，本座倒是小覷你了！」

說着將那面金鐵合鑄，極難仿造的圓牌遞給鐵二。

鐵二接過，細心辨認了一遍，仍然不放心，翻過來轉過去反覆看了幾遍，才深長地吁口氣道：「果然是大學士慕容策手下的金牌密探，嘿嘿，師兄，幸好揭破了她的身份，否則，只怕榮華富貴未到手，人頭已落地！金牌密探果然厲害，名不虛傳，居然能夠混進本門來！」

這時，燕飛原本束起的頭髮已鬆散披散下來，烏黑油亮的長髮披在肩上，覆在臉上，顯露出女子的神態來。

「趙金吾，你利慾薰心，妄圖榮華富貴，不惜投靠奸王，圖謀造反，難道你不怕被抄家滅族麼？」燕飛強忍身上的痛楚，義正詞嚴地斥責趙、鐵兩人。

趙金吾大笑道：「啊啊，大丈夫生於世上，自當建功立業，就算不能名垂千古，遺臭萬年又如何？何況，自古以來，成王敗寇，王爺這次舉事，可謂順天應民，事成之後，本座自成王侯之貴，又有誰敢說本座是亂民賊子？可笑你死到臨頭，還說這些迂腐的費話！」

鐵二亦冷沉地道：「燕飛，無論你怎樣說，也不可能改變你的命運——你今日是死定了！」

燕飛夷然道：「人生自古誰無死？燕某自幹上這一份差事之後，便已將生死置諸度外，隨時準備着會有這一天出現，再說，能夠這樣死，也可謂不枉此生了！」

趙金吾鈇二兩人聽得臉色微變，同時沉默了下來。

而就在此時，外面響起一陣騷動聲，接着是一聲嬌叱，趙、鐵兩人不知外面發生了什麼事故，兩人往外望去的刹那，已有一條人形就像瘋了一樣，撲了入來！

趙、鐵兩人一眼看到，不由呆住了。衝進來的原來是趙紫玉！

「紫玉，你怎麼亂闖進來？」趙金吾沉下臉來微責女兒。

但見趙紫玉一臉怒恨之色，怨毒地瞪視着業已倒在地上，頭髮散亂，背上衣衫破裂，露出細白滑膩背肌，顯出有幾分女兒態的燕飛，切齒道：「爹，女兒是來打死這個騙了女兒的賤人的！」

燕飛忍受着身上的劇痛，在看到趙紫玉衝進來時，目光希冀地閃亮了一下，但在聽了趙紫玉那滿懷怨恨的話語後，她的心中一陣難過，似乎整個人隨着對方那句話，而一下子沉到地獄深處！

她已完全絕望了。

不過，她却沒有恨趙紫玉之翻臉無情，而她的心中更有一份負咎，是她一開始就利用了對方那純眞的少女情感，騙得了她的好感，所謂愛之深，恨之切，當一個少女在驟然發覺到自己純眞的感情受騙及被利用時，心中那份難受及怨恨，是在所難免的，難怪她這樣怨恨的。

她只是帶着一種無奈的歉意，望着怒恨得似乎失去了理智的趙紫玉，希望她終於能夠諒解她這樣做的苦衷。

趙金吾在聽了女兒的話後，目光一閃，沉下的臉緩和下來，語氣也緩和了。「紫玉，她是怎會知道這女奸細女扮男裝，利用你混進來的事的？」

趙紫玉的目光就像兩把利劍一樣射在燕飛的身上，一直沒曾移動過，恨恨地道：「是柳青告訴女兒的！」

說着，突然衝上前來，劈手一把將那粗壯漢子手上的籐杖奪了過來，咀裏接連罵道：「我要打死你，我要打死她這個騙了我的壞女人！」

一邊怒罵着，一邊像瘋子般，揮動着那條籐杖，沒頭沒腦地，拚命打在燕飛的身上！

趙金吾、鐵二看到趙紫玉那種近乎瘋狂的舉動，同時露出欣喜之色，互相看了一眼，鈇二低聲道：「師兄，看來紫玉是恨死了這姓燕的妞兒，就讓她出出氣吧，咱們還是去與佘特使商議一下的好。」

趙金吾點了點頭，朝趙紫玉道：「紫玉，你打吧，將她打死了，爹也不會怪你的！」

說着，示意房內的人跟他退出去。

自然，他仍是有點不放心，在外面派人嚴加看守着。

×　×　×

趙紫玉狂亂地抽打着燕飛，咀裏吐出一連串惡毒的詛咒聲！

燕飛在如雨點般的抽打下，在地上痛苦地滾動着，頭臉及手臂上，增添了不少道紅腫的傷痕，不過，她却沒有向趙紫玉解說求情，也沒有哼出一聲，咬着牙，極力忍受着痛澈心肺的劇痛！

因爲她很明白此刻趙紫玉的心情，換轉是她，她相信自己也會像趙紫玉般怨恨得不能自已的！

大槪是打到了手疲力歇了，趙紫玉終於氣喘喘地停了手。就以那根籐杖拄地，目中怨恨怒毒之色稍減，但却仍然盯着燕飛！

燕飛也停止了滾動，側着身，一雙湛亮的眼睛因了痛苦而黯然失色，但仍然毫不逃避地望着趙紫玉那刺人的目光！

「燕飛，她爲什麼要騙我？」趙紫玉喘着氣厲聲喝問。

燕飛艱難地咽了口唾沫，才啞澀地道：「趙姑娘，我不是存心騙妳的，我知道這樣做對妳是一種殘酷的傷害，無奈我是身不由己，爲了天下百姓免受荼毒，我只好因利乘便，利用妳對我……」

「不要說下去了！」趙紫玉的神情突地變得激動起來，歇斯底里叫道：「我不管那樣多！只知道妳騙了我，傷害了我的感情，所以我恨死了妳！」

說着又舉杖朝燕飛的身上亂打。

不過，她已顯得有心無力，幾杖之後，便喘息着停了手，她實在是無力再打下去了。

「趙姑娘，妳打吧，只要妳覺得解恨，就算妳打死我，我也死而無怨。」燕飛淒涼地慘笑着。「我亦是女孩子，我很明白妳現在的心情。」

趙紫玉這刹那臉上的表情變得很複雜，忽然間抽動着雙肩，悲泣起來。

燕飛默默地望着悲泣得越來越厲害的趙紫玉，鼻管中也是酸酸的。

好一會，趙紫玉才勉強止住泣聲，抽泣着道：「燕……妳告訴我，妳若是男的，妳對我會眞心麼？」

燕飛毫不考慮就答道：「趙姑娘，我若是男的，雖然也會利用妳，但對妳的感情却是絕對眞的！」

趙紫玉的神情迅速變化着，盯了燕飛好一會，才淒笑道：「我相信妳說的是眞話，只是，這未免太殘忍了！」

燕飛這刹那間的神態接連數變，無可奈何地嘆口氣道：「趙姑娘，我知道一句『對不起』，無法補償妳在感情上受到的傷害，只是，我却看出，有一個人眞心誠意愛着妳的，妳難道不知道吧？」

「誰？」趙紫玉神情一震，急聲問。

「柳青！」燕飛一口道出。「我打從那一晚無意中看到他看着妳的眼神，以及那種特別的神態，和他對我不自覺間流露出來的妒意，就覺察到他是暗暗戀着妳，只是碍於身份，他不敢露骨地表露出來吧了。」

「柳青——」趙紫玉神情震動了一下，有點意外地說道：「我怎麼會覺察不出的？」一頓接不以爲然地道：「他戀慕我？看他平日對我恭恭謹謹的，我說什麼他便什麼的，就像一條忠心的狗兒一樣，他怎配！」

燕飛聽了，很替柳青不值，忍着身上的劇痛，提高語聲道：「趙姑娘，妳錯了，他也是人，有什麼配不配的，只要他是眞心的，不管他是什麼人，他也配，至於妳接不接受，那是妳自己的事！」

「燕……不說這些了！」趙紫玉有點煩惱地道：「妳還沒有告訴我，妳眞正的名字叫什麼！」

「我眞正的名字叫燕子飛。」燕飛忽然間有點傷感地道：「趙姑娘，妳可知道我這個名字的由來？」

趙紫玉無聲地唸了一遍燕子飛的名字，搖搖頭，望着燕子飛，因爲她知道，燕子飛必然會說出來，所以她不問。

果然，燕子飛淒涼地道：「趙姑娘，我自幼便父母雙亡，我只記得自己姓燕，父母時常叫我燕子，至於名字，我却記不得，七歲開始，我便四處流浪，就像一雙無家可歸的燕子般，到處亂飛，後來，我……便替自己起了燕子飛這個名字，妳明白麼？」

趙紫玉聽着，心中的恨意已消散，代之的是同情，點點頭，咬着下唇，似是強忍着心中的酸楚。

燕子飛淒淒一笑，正想再說什麼的時候，門外已響起一陣脚步聲，她立刻將咀巴緊緊地閉起來。

趙紫玉自然也聽到了，扭頭望去，恰好看到五六名漢子走進來，爲首一人抱拳道：「小姐，門主有令，將這妞兒押到後面關押起來，待事後再處置她。」

趙紫玉的臉色倏然變了一下，咀唇嚅動，似乎想說什麼，但却還是忍住了，匆匆瞥了燕子飛一眼，轉身走了出去。

而那爲首的漢子朝身後的漢子一擺頭，有兩名漢子立即走上前去，左右將燕飛架扶起來，往外就走。燕子飛沒有掙扎——穴道被點封，掙扎也是徒勞，任由那兩名漢子架着她，一直往後面走去。

×　×　×

黑龍門此刻燈光通明，一反往日黑沉沉陰森的情景，那麼廣大的練武廳中，集結了近百名黑龍門弟子，正在候命出發。

俄頃，趙金吾與鈇二匆匆走進來，那些門下弟子立時變得鴉雀無聲，百十數目光一齊集中在趙、齊兩人的身上。

趙金吾銳厲的目光先掃視一下門下弟子一會，才哼了一聲，語聲沉沉地道：「由於情況有變，本座給與佘特使商議之後，決定將明天晚上的行動，改爲明天黎明時分發動，記着，五更出發，行動要迅速，事成之後，本座担保你們有享不盡的榮華富貴！」

近百名門下弟子聽了，齊皆動容，低應一聲：「弟子定當全力以赴，不負門主所望！」

「很好，你們且先去歇一會，養足精神。」趙金吾滿意地揮揮手。

那些弟子齊應一聲，馬上散開，很快便走了出去。趙金吾與鐵二也相繼走了出去。

在這種緊張的場合中，却不見了陰山客佘士英，不知他去了那裏。

×　×　×

趙紫玉匆匆回到她居住的院子內的那幢小樓中，找不到小丫頭的踪影，却意外地發現了陰山客佘士英。

原來佘士英來了趙紫玉這裏，此時正坐在小廳的一張竹椅上，一眼看到趙紫玉回來了，目光中立時發出熾烈的光芒來。

趙紫玉一眼看到佘士英居然會出現在她的小樓中，不禁驚詫不已，當她的目光接觸到對方那邪惡的目光時，嚇得她不由將目光移開，同時倒吸了一口氣，一顆心砰砰直跳。

從佘士英那顆射出熾烈慾火的邪惡目光中，趙紫玉雖然是位情竇初開，未經人道的少女，但是她也感覺到對方的不懷好意。

「佘……特使……你……怎會在我這裏的？」趙紫玉慌亂地四下掃視着，似乎想發現一些可以壯胆的人，可惜，廳子內什麼人也沒有。

「嘻嘻，趙姑娘，我是來找妳喝酒解悶的。」佘士英醜態地笑着，一雙淫邪的目光一直在趙紫玉的臉上身上溜上溜下。

「那姓燕的妞兒騙了妳，我想你一定是很傷心很寂寞的了。很想人陪你，所以我便來陪妳。」

趙紫玉聽了佘士英這一番話，差一點

沒有因震驚過度而昏了過去，而此刻她只感到在對方那雙不懷好意的邪惡目光溜視之下，自己就像被剝光了衣服，赤裸裸地地暴露在那惡賊貪婪的目光下一樣，她不自覺將雙手交叉着掩在胸前，就像一隻待宰的羔羊般，驚恐地抖着聲道：「佘……特使……我不會喝酒的，我累了，我想睡了。」

佘士英賊忒嘻嘻地望着趙紫玉。「趙姑娘，那正好，我來陪妳睡吧。」

說着，站起來，就像一頭擇肥而噬的惡狠般，一步步逼向趙紫玉。

趙紫玉這時眞是魄散魂飛，全身抖顫着，畏縮地一步步後退，雙眼射出哀告求助的目光，惶亂地四下張望着，咀裏不斷他哀告道：「你，不要……求你不……要這樣。」

這時刻，她多麼希望能够看到小丫頭黃鶯或是柳青出現在她的眼前，可惜，她看到的只是佘士英那張醜惡的臉上流露出的淫邪笑意。

「柳青……」她再也忍不住了，在她的背後撞上一根柱子的時候，她歇斯底里地嘶叫出聲。

「這裏除了你與我之外，什麼人也沒有了，妳叫什麼呢？等一會在床上的時候，妳再叫吧！」佘士英一步逼到趙紫玉的面前，淫邪地說着，一伸手，便握住了趙紫玉的右手。

「嘖嘖，好滑膩啊。」佘士英這刹那目光中流露出熾熱的獸光來。

「放開我！」趙紫玉在這刹那由恐慌變成了憤怒，膽氣也陡地一壯，揮動着右手，同時左手一揚，「啪」一聲，賞了佘士英一記清脆的耳光。

佘士英料不到趙紫玉忽然變得這樣「胆大妄為」，賞他一個耳括子，半邊臉火辣辣般痛，目中兇光一閃，但瞬即收斂，右手用力一拉，接左手一抄，將趙紫玉強摟在懷中，咀巴微張，頭一俯，就在趙紫玉的臉頰上親下去。

趙紫玉這刹那但覺腦袋「轟」地一响，全身汗毛倒豎，瘋了般大叫：「放開我，你這臭賊，別碰我啊！」

嘶叫中，雙手亂抓亂打，佘士英當然不在乎，咀巴剛好印上趙紫玉那雪白如脂臉頰時，突地左頰上一陣劇痛，痛得他忍不住猛地將頭擰閃，口中發出一聲痛叫。

原來他被趙紫玉在他的臉頰上狠狠地抓了一把，刹時顯現出五條血痕來，但她卻沒有放開趙紫玉。

趙紫玉繼續掙扎嘶叫着：「快放開我，我爹不會放過你的。」

本來已經惱羞成怒的佘士英聽聞之下，不由狂笑起來，笑得趙紫玉怔怔地停止了掙扎嘶叫。

「趙姑娘，妳還是乖乖地順我吧，不論妳怎樣叫，妳爹也不會來理會的，不妨告訴妳，這是妳爹同意這樣做的！」佘士英目中的慾火又熾烈起來。

「爹……他同意你……這樣做的，」趙紫玉神情猛震，恍似當頭响了一記焦雷，整個人刹那一呆，臉色慘變，雙眼空洞洞的，彷彿已靈魂出了竅，而在她的腦海中，恍惚間似乎幻現出深藏在心之深處，磨不掉，揮不去的一頁醜惡的回憶。

佘士英驟見趙紫玉不言不動，停止了掙扎，還以為她聽了他的話後，在絕望之下，停止了反抗，當下淫笑一聲，伸出祿山之爪，在趙紫玉的挺突的胸脯上摸了一把，這一摸，令到他本已高熾的慾火「熊」地沸爆開來，雙眼充血，氣息急促，「嘶」一下裂帛聲，硬是將趙紫玉胸前的衣襟撕破下來。

衣襟破落之下，趙紫玉的胸前暴露出一大片白脂般的胸脯來，那賁起的玉峯，圓潤有緻惑人心神目光的鮮紅一點，完全呈現在佘士英那雙赤紅的眼前。

佘士英深深地吸了口氣，喉頭上下迅速地移動着，氣息急促粗濁，頭一低，在趙紫玉那滑膩豐滿的胸脯上深深地吸吻了一下，然後迫不及待地將趙紫玉一把抱起，三步兩脚奔向靠着窗下的一張竹榻。

他已經忍無可忍了。

趙紫玉卻像一具失去了靈魂的行屍走肉般，一點反應也沒有，木然的臉上就像死人一樣沒有一絲一毫的表情變化，既沒有憤怒，也沒有悲哀，更沒有惶恐，有的只是一顆已死去的心。

事實上，她在聽到佘士英說出這是趙金吾的默許下，她的心已死，連親生的父親竟然同意犧牲女兒的清白與幸福，任由那可惡的奸賊糟蹋，這還有什麼話可說，又還有什麼希望？

她甚至連悲哀也沒有——這樣下流卑賤的父親，又有什麼好悲哀的？

她只是感到自己一直沉下去，沉到地獄的最深最底處，而且還一直繼續地往下沉。

可是，慾火焚身的佘士英可不管趙紫玉的感受如何，將木然的趙紫玉放在榻上後，他自己也就壓了上去……

可是，正當他迫不及待地欲將趙紫玉身上的衣衫褪去的時候，窗外却有一陣聲响傳入他的耳中，令到他慄然一驚，有如兜頭淋了一盆冷水，霍地將頭抬起來。

窗外，赫然站着一個人，一雙定定的目光死死地盯在他的身上，上齒緊緊地咬着下唇，在廳內的燈光映照之下可以清晰地看到此人的面貌。

此人不是別人，赫然是柳青。

佘士英當然一眼就認出是誰來，震驚變成了震怒與羞辱，一張臉變得鐵青，怒冲冲地低吼一聲：「快滾，給我滾得遠遠的！」

柳青却全無反應，依然木立在窗前，緊咬着下唇，一雙目光了無所懼地瞪着佘士英。

佘士英氣得渾身哆嗦了一下，語聲森冷得像是發自九幽地府般寒人心魄：「柳青，你好大的胆子，難道你就不怕死？快滾！」

柳青依然別無反應，挺立如故，甚至連眼睫毛也沒有顫動一下，木然不語。

佘士英氣炸了肺，這小子居然胆大妄為到破壞了他的好事，他再也忍不住了，目中殺機一閃，「鏘」然抽出腰間長劍，疾刺向柳青的咽喉。

柳青依然不言不動，更沒有閃避，就像木頭一樣。

佘士英眞還未見過面對死亡的人，不但毫不驚懼，甚至連動也不動一下，他雖是兇殘成性，但在這刹那，也不得不佩服柳青的胆量與執着。

一怔之下，他不知怎的，竟改變了主意，眼看着就要刺在柳青咽喉上的劍尖陡地一閃！「噗」聲响，改刺在柳青的肩頭上！

這一劍刺得很深，幾乎刺了個對穿，但柳青依然沒有動一下，只是上身幌了幌，連一聲也沒有哼出來，只是臉上的肌肉却搐動了幾下。

狠狠地將劍抽回，佘士英只覺趣味索然，那被淋熄的慾火再也燒不起來，目光一落，瞥了一眼木無表情的趙紫玉一眼，更不是滋味！「哼」了一聲：「媽的，便宜了妳，錯過今晚，以後有的是機會！」

說着鏘然回劍入鞘，氣虎虎地轉身大步走了出去。

依然挺立不動，被肩上傷口噴濺得半邊身染滿了鮮血的柳青，這時終於呻吟出聲，再也支持不住，側身摔倒在窗台上。

趙紫玉也就在這刹那「神魂歸竅」，渾身震動了一下，也顧不了身上衣襟破裂，露出一大片胸脯來，一翻身下了竹榻，搶到窗前，執着柳青的手臂，急聲道：「柳青，你怎樣了？」

柳青伏在窗台上的身形動了動，用左手撐起身子，但當他的目光觸及到趙紫玉那欺霜賽雪的胸脯時，就像觸了電般，全身一震，也像犯了罪般，急忙將頭扭到一邊。

趙紫玉却完全不理會那樣多，她的清白，可是柳青用性命挽救回來的，她這小小的一點犧牲，又算得了什麼？

忍着痛咧咀笑笑，柳青斷續地道：「小姐……我……不要緊……只要妳沒有……被那奸……賊汚辱，我……就算……死，也甘心。」

趙紫玉再也忍不住了，眼淚奪眶而出，扶着柳青道：「你站着別動，我這就拿傷藥來給你敷紮。」

說完返身朝樓梯奔去，而同時，一個決定也在她心中產生了。

× × ×

令到燕飛——燕子飛意外的是，那幾名黑龍門弟子竟然將她關在最後那進院落——第五進院落左手那個偏院中的那間石屋內，而且沒有將她綑綁起來。

這大槪是因為她已被點了穴道，一點勁道也提聚不起來，加上這間石屋密封堅牢，不怕她逃得了。

而這間石屋可能是用來關人的，最近才改作堆放那些由佘士英秘密運來的火藥兵器，所以，仍然將燕子飛關在這間石屋內。

燕子飛雖然渾身傷痛，但仍然強忍着，她要看清楚堆放在這間看守嚴密的石屋內，是不是眞的載着火藥兵器。

艱難地扶着叠起的木箱子站起來，長長吸了口氣，她才運足力氣，將一個長條形的箱蓋板撬開來，石屋內雖然黑暗一片，但從箱子內泛射起的鐵光，仍然令到她依稀看到箱子內載着的，原來是一把把沒有鞘的鋼刀！

他拿起一柄鋼刀來，再將一個長條形的木箱撬開，裝着的竟然是短矛，這時，她早已習慣了石屋內的黑暗，可以隱約看到石屋內的情形，原來石屋的另一角堆放了一堆方方正正的木箱子，她忙蹣跚着走過去，用鋼刀撬開一個箱子，箱子內黑黑的，不知盛的是什麼，但他的鼻子已隱隱嗅到一些火藥的硫磺味，忙伸手一摸，却摸到一層油紙，急急將油紙撕破，伸手一摸，已摸到一些粉狀的物體，抓了一把拿到鼻子下一嗅，一陣濃烈的硫磺味直衝鼻孔，令到她差點忍不住打了個噴嚏。

「果然是火藥，」燕子飛心頭震動不已。「這樣多的火藥，若一旦被用上，不知多少人要遭殃，多少房屋被毀，萬萬不能讓這些賊子使用！」

她焦急地在石屋內團團轉着，身上的火摺子被搜去了！石屋內連一盞燈火也沒有，否則，拚着一死，她也要將這批炸藥毀去。

「不知諸葛大哥接不接得到我送出的消息？能不能及時召集人手，趕來這裏呢？」燕子飛這時眞恨不得自己能够變成一隻燕子，從那高高的窗隙間飛出去，拿來一點火種，丟在那些火藥上，將之盡數毀去。

可惜，石屋內連油燈也沒有一盞，而且建造得堅牢無比，就算是她穴道未封，也不可能逃得了。

這大槪就是趙金吾沒有吩咐門下弟子將她綁起來的原因了。

無計可施之下，燕子飛盡管心中焦急異常，也只好頹然坐下來，如今，她唯一的希望就是——諸葛明威能够及時趕到來，制止這一次動亂，至於她自己的生死，倒是次要的問題。

身上的傷痛椎心刺骨的，她再也忍不住，發出呻吟聲來，而且閉上了雙眼。

「咔嚓」一下聲响忽然傳入她的耳中，令到她不由倏地將雙眼張開來，望着那道黑漆漆的鐵門。

這時，她的心境出奇地平靜，也了無所懼，因為她已不將生死放在心上，那「咔嚓」一聲，肯定是外面看守的人將鐵鎖打開，那麼，該不是進來放她走的，那就是來殺她的了。

她平靜地望着那扇發着難聽的磨擦聲的鐵門被推開來，連眼睫毛也沒有顫動一下，隨着那扇鐵門的推開，一道昏黃的亮光亦隨着展射入來，微眩她的雙目，令到她一時間看不清楚進來的是什麼人。

「燕飛！」一聲輕喚發自門口那團光亮。

燕子飛入耳之下，心頭劇震了一下，目中光芒大盛，喜極脫口道：「紫玉，是妳？」

「燕飛，是我！」門口那團光亮應聲中急移過來，並且將手上的那盞油燈移開一些，昏黃的燈光映照下，不是趙紫玉還有誰？

燕子飛一見之下，心中一陣激動，趙紫玉終於明白了他那樣做的原因而原諒了她，她急忙掙扎着站起來，激聲說道：「紫玉！」

趙紫玉的神態却顯得有點緊張，伸手一把執住燕子飛伸出來的一條手臂，急急道：「燕飛（她一直改不了口），妳快走吧！」

燕子飛這刹那感動得眼眶內一片迷濛

，亦緊緊地執住了她的手。「紫玉，妳爲何要這樣做？」

趙紫玉臉上的神態刹那倏變，痛苦地道：「因爲我爹不是人，他爲了升官發射，竟然連自己的親生女兒也出賣，十三年前，當他還是奸王宸濠的一名侍衛領班時，爲了升職，也喪心病狂地將我母親出賣給宸濠的心腹——侍衛統領郝伯夫，那時候我才七歲，我親眼看到那慘痛的一幕，翌日，我娘便在羞憤之下，懸樑自盡了，想不到，他在十三年前出賣了我娘，剛才又想出賣了我，他已不配作我的爹，我也沒有他那樣的父親！」

趙紫玉越說越激動，抽泣起來，淚水就像溶化的雪水般，不斷從臉頰上淌流下來。「我爹就是因爲犧牲出賣了我娘親，才能够被提升，派到這裏來主持一切，我却不想像我的娘親那樣，作爲他升官的階石……」

「紫玉，那妳……」燕子飛關切地急聲問。

趙紫玉慘然道：「我差一點被那禽獸糟蹋了，幸好柳青及時出現……」

「紫玉，原來柳青救了妳。」燕子飛不自禁吐了口氣，替紫玉慶幸不已。「紫玉，我可沒有說錯吧？柳青確是在暗戀着妳的……」

「我已知道了，」趙紫玉着急地道：「燕飛，你快走吧，若是被他們發覺，妳就走不成了。」

燕子飛却似乎不太着急。「紫玉，這樣做會不會累妳……妳是怎樣進來的？」

趙紫玉吸口氣道：「我已管不了那樣多，爹在前面正召集人手，這裏只剩下兩名看守的人，是柳青將他們擊昏了，取了他們身上的鎖匙，打開鐵門讓我進來，他則仍在外面暗中看着。燕飛，別說了，快走吧。」

燕子飛用力握着趙紫玉的手，感激地道：「紫玉，謝謝妳，只要我能够活着離開，我永遠也會記着妳的，記着妳這位好妹妹！」

說時眼中有淚光閃現。

趙紫玉亦悲戚地道：「燕……姐姐，妳會來看我麼？」

「會，一定會！」燕子飛眞誠肯定地說。

趙紫玉刹時展顏一笑。「燕姐姐，我等着妳。」

說着拉着燕子飛就向門外走去。

驀地門前火光大亮，一人當門而立，赫然正是趙金吾！

在他的身後，站着二十多名弟子，其中四人手上舉着熊熊的火把，火光映照下，趙金吾一張臉青藍紅變幻不定，有如地獄判官般嚇人。

「紫玉，妳幹得好事！」趙金吾怒視着趙紫玉。

趙紫玉竟然毫無畏懼的樣子，腰一挺，大聲道：「爹，你既然能够出賣女兒，女兒自然亦可以出賣你！」

「住口！」趙金吾一張臉氣惱得扭曲着，氣息咻咻，怒喝道：「還不出來！」

趙紫玉却站着不動，大聲道：「爹，你將柳青怎樣了？」

趙金吾獰獰一笑。「他好大的狗胆，爲父已將他點到，等舉事之後，再好好地處置他！哼，還不出來！」

說着一擺頭，在他身後的兩名弟子立時左右閃進石屋內，伸手就拉趙紫玉。

燕子飛在趙金吾乍然出現的刹那，已知道沒有生望了，一心只想着怎樣能够阻止趙金吾的這次行動。「火！」這個念頭在她腦際一閃，他立刻就有了主意。

她立時劈手一把奪過了趙紫玉手上的油燈，疾退一步，同時喝道：「紫玉，快走！」

紫玉被她這突然的舉動弄得一怔，而那兩名弟子更是驚呆了；趙金吾却是連眼色也變了。

因爲他已明白到燕子飛這樣做的意思了。

× × ×

「燕姐姐——」趙紫玉冰雪聰明，一怔之下，也明白了燕子飛的用意，不由傷心地哀叫一聲。

「紫玉，快出去，姐姐做鬼也會來看妳的。」燕子飛再退一步，已退到那堆疊起的火藥箱子前，有點悽然地朝趙紫玉笑笑，目光却是堅定無畏的。

也就在這刹那，站在左邊的弟子朝右邊的一使眼色，驀然欺身直上，將趙紫玉一推一拉。

右邊那名弟子會意地配合着亦閃撲上去，一刀搠向燕子飛的腰背！

這兩名弟子之所以敢貿然發動，乃是明白到，若不制住燕子飛，那肯定會被炸死，而日夜盼着的榮華富貴也隨之烟消雲散，偏偏這兩人皆是熱衷於功名利祿的傢伙，何況他們也欺燕子飛穴道被點，行動遲緩，憑他們的身手，在猝然之下，有把握阻止得了燕子飛點燃那些火藥。

更何況，他們還將趙紫玉作餌，燕子飛肯定會上當。

燕子飛一見左邊那個傢伙將趙紫玉一推，果然上當，以爲那傢伙要傷害她，忙伸手去執，那知那傢伙只是用趙紫玉來吸引她的注意力，一推後就拉，這一來就令到燕子飛抓了個空，身形也向前趔趄了一下。

這一下，就足够右邊那傢伙將長刀搠進她的腰背內！

「噗」一下响，燕子飛身形提搐了一下，張口發出一聲痛叫，血光立現，但她却在這刹那，手臂一甩，那盞油燈「呼」地一聲，飛落在那箱撬開的火藥箱內！

那名弟子早已算好了的，刀一搠進燕子飛的腰背上，左掌已電閃向那盞油燈，企圖以掌風搧滅燈火。

他這一着不可謂不聰明，無奈燕子飛的反應比他想像中還要快，他一掌劈出，燕子飛的油燈已甩出，這一來，不但劈不滅燈火，那股掌勁反而加速將油燈「送」向那撬開的火藥箱！

他立時嚇得亡魂皆冒，撤手轉身就向門外射去。

左邊那名傢伙亦是魂飛魄散，驚叫一聲，亦搶向門口。

這一來，兩個人就在門口撞在一起。

趙金吾在門口看得眞切，驚震之下，反應却不慢，一伸手，一把拉住被扯出來的趙紫玉，雙足猛蹬之下，整個人帶着趙

紫玉斜飛開去，口裏同時大喝一聲：「快退！」

在他身後的那些弟子由於被他的身形將視綫遮擋住，所以看不到石屋內發生了什麼事，聞喝之下，再目睹門主這樣倉惶狼狽，心知不妙，刹時間鷄飛狗走，亂成一團。

「轟隆」一聲震天動地的巨响，那間石屋在火光硝烟中四分五裂，崩塌下來！

這一下巨大的爆炸聲，不但震動了整個黑龍門，也震動了整個鎮！

× × ×

諸葛明威率領着一隊爲數不下五十人的隊伍，如飛般直奔向鎮北的黑龍門總壇，跟在他身後的，正是老孫！

那一下巨响聲傳來，連他們也感到地皮在顫動！

諸葛明威霎時神情大震，身形去勢更快，脫口一聲：「老孫，快！燕子飛可能出事了。」

此刻，老孫亦是心頭震動不已，脚下一快，連語聲也變了。「統領，但願燕子她……」

兩人就在這說話間，已盡展身形，將後面那隊人拋離得遠遠的，像電閃星飛般向前面那座黑沉沉，但此刻却烟火直冒的巨宅撲去。

× × ×

鎮上的人都被那聲巨大的爆炸聲從睡夢中驚醒過來，還以爲天降大禍，因爲地皮震動得很厲害，躺在床上也感到一陣突如其來的震蕩，不少人以爲是地震，倉惶走出來，但當發覺到黑龍門總壇內烟火衝天時，才知道是黑龍門內出了事，不禁舒了口氣，却懼於黑龍門的兇威，雖然好奇，却誰也不敢去看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一個個又縮回屋子內，上床睡覺了。

那一聲巨响幾乎將那座偏院炸塌，幸好趙金吾反應够快，身法又快，那一射之下，有如激矢般射出了偏院外面，倖免於難，但也被那聲巨响震得血氣浮動，耳鳴眼花，落地時差點站立不穩。

被他挾着的趙紫玉却已被震昏過去。

「賤人！」趙金吾吸口氣，氣恨恨地將女兒放在一座花架上，若不是想到佘士英還想「享受」一下，他眞想一掌就劈了女兒。

在舉事的前一刻，出了這樣大的紕漏，這可是不可饒恕的過失，說不定榮華富貴未到手，一條老命已掉了，爲了保命，也爲了將來的榮華富貴，更加要巴結佘士英了，眼前的趙紫玉，亦更加重要了。

趙金吾這種人，已簡直不算是個「人」了。

略一定神之下，他也顧不了救醒趙紫玉——反正死不了，身形一長，掠向前面第三進。

只可憐那近二十名弟子，由於走避不及，不是被炸死，就是被激飛的碎石擊死，僥倖的也被震暈過去。

第三進院子中，那些集中在練武廳內的數十名弟子，以及佘士英、鐵二兩人，亦被那一聲巨爆震得大驚失色，整座大廳劇烈地搖撼震動了一會，彷彿會塌下來般，嚇得各人慌不迭搶奔到外面。

「怎會這樣的？」佘士英一眼看到後院中那衝天四射的烟火，便知道是怎麼回事了，不覺呻吟出聲。

「一定是那臭丫頭弄出來的！」鐵二氣恨得直咬牙，「這一下可完了！」

佘士英那張原本死氣沉沉的臉，現在更加沒有表情了，那些黑龍門弟子慌亂地聚在一起，交頭接耳起來。

「佘特使，要不要去看看？」鐵二氣急敗壞地道。

「看也沒有用了。」佘士英語聲木然地道：「趙門主若是沒有被炸死，他總會趕來這裏的！」

話未說完，一條身形劃空急掠而至。瀉落在兩人面前，正是趙金吾！

「師兄，怎會弄成這樣的？」鐵二氣急地問。

趙金吾的臉色難看到極，吐口氣，切齒道：「燕子飛那賤人竟乘李虎不備，奪去他手上的火把，扔在火藥箱上，不惜同歸於盡，幸好本座驚覺得快，及時掠射出偏院外，否則，只怕見不到你們了。」

趙金吾居然將女兒的責任開脫了，謊說是那名門下弟子冷不防被燕子飛奪去火把，所謂虎毒不食兒，他雖然卑賤無恥到出賣女兒的清白，來換取佘士英對他的「好感」，畢竟，仍是不忍心置女兒於死地的。

而他所說的弟子李虎，正是那名一刀搠進燕子飛腰背上的傢伙。

所謂死無對證，他怎樣說也沒有人會懷疑他的話，別忘記，他是黑龍門的門主，主理這裏的一切，佘士英雖然身份特殊，也不敢對他怎樣，更別說懷疑他說的話了。

「該死！」鐵二頭上青筋暴現，扭頭問佘士英。「佘特使，現在怎辦？」

佘士英那雙短眉聳揚了一下，語聲深沉地道：「照計劃行事！」

接對趙金吾道：「趙門主，你的意思怎樣？」

趙金吾目光連閃數下，握拳擊掌道：「佘特使說得對，雖然發生了意外，但人手損失不大，還是照計劃舉事，沒有了火藥，可多帶火把等等，到處去放火，以壯大聲勢，亦擾亂人心，咱們一樣可以成事的！」

他說到這裏，四五進院中已有不少處地方着火燃燒起來，那是因爲爆炸中，濺射的火星射到四處，燃燒起來所致的。

但他們這時已顧不了救火了，鐵二大聲喝令那些弟子集合起來，同時對佘、趙兩人道：「快五更了，是否等到五更才出發？」

佘士英沒有出聲，望一眼趙金吾。

趙金吾決斷地揮手，喝道：「立刻出發！」

「別想走了！」一聲斷喝從牆頭上响起，恍如當空打了一記焦雷，震得佘、趙、鐵三人及那數十名門下弟子無不臉上變色，心頭驚震，不由自主將目光轉移到左邊牆頭上。

× × ×

這時候趙紫玉却從昏迷中醒轉過來，撐起身來，呆了一會，腦中閃過適才爆炸時的情形，心中又驚又痛，倏地，她又想起了柳青，忽然間她像瘋了般，亂跑亂叫

起來：「柳青——柳青——你在那裏？」

此刻，她的心中只有一個柳青。

燕子飛肯定巳經死了，父親也不可靠，只有一個柳青對她好，眞心愛她，這世上，就只剩下柳青一個人是可以倚靠的了，妳叫她怎不爲他而心焦？

× × ×

左邊牆頭上可說是聲隨人現，在佘、趙、鐵及門下弟子的驚視下，一個高大的人影從牆頭上冒起，接掠下來，接着，自兩邊的牆上紛紛躍掠下數十條人影來！

佘、趙、鐵三人及門下弟子一見之下，俱不由驚得臉色大變，不過，佘、趙、鐵三人却一直把目光投射在當先飛掠下來的那條高大人影身上！

在火把光照射之下，那人掠落在三人身前約二丈許的地上，三人皆可以清晰地看到那人的身形面貌！

三人的目光有如鋒刀尖針一樣在那人的臉上身上「釘刮」着，趙金吾忍不住喝道：「來者何人？」

那人楊樹般傲然挺立着，冷然道：「大內金牌密探統領諸葛明威！」

來人正是諸葛明威！

三人一聽，有如被大錘重重擊了一下般，驚震異常，臉色連變；那些門下弟子更是驚容滿臉，紛紛將腰間長刀拔出來，注意着從四面壓逼過來的金牌密探。

「原來是內閣大學士慕容策手下的狗爪子！」鐵二「呸」了一聲。

佘士英却一直沒有出聲。

「胡說！」老孫叱喝一聲：「你們這些亂臣賊子，一心只想着助奸王造反，以圖榮華富貴，簡直喪心病狂，正是殺之不枉。」

老孫這一番話義正詞嚴，說得趙、鐵兩人臉色變了一下。

「混帳！」佘士英終於開口了。「王爺應天順民，今上昏庸無道，王爺此舉乃是救天下百姓於水火中，振臂一呼，天下响應，你們若是識時務的，投效王爺，本特使担保你們皆可以得到王爺重用，富貴榮華，享之不盡。」

諸葛明威沉聲道：「咳！陰山客佘士英，你幾時投靠了奸王，當上了什麼特使的？」

佘士英得意地失笑一聲道：「諸葛明威，這叫賢臣擇主而事，你也不是笨人，憑你的一身本領，若是投靠王爺，王爺是個愛材之人，說不定你的職位還在本特使之上！」

「死到臨頭，還在大放厥詞！」老孫第一個忍不住，怒喝聲中，手中軟劍「嗡」然乍响中，閃刺向佘士英的咽喉！

佘士英尖笑一聲，身形一偏，長劍出鞘，反手掠向老孫的脅下。

老孫身形猝然橫旋出去，劍隨身轉，車輪一樣旋斬向佘士英的腰腹！

佘士英尖「嘿」一聲：「還算有兩下子！」身形倏退半步，但倏退乍進，長劍顫劃中，封開了老孫的軟劍，「嗤」地飛點老孫的心窩要害。

老孫見佘士英劍勢迅疾詭奇，不敢大意，心頭暗凜，疾「哼」一聲：「好劍法，也見識一下老孫的厲害！」說話間，身形接連兩個變化，劍勢也隨之速變，不但閃躲過佘士英那一劍，而且還將他逼退一步！

就這樣，兩人劇戰起來。

那些紫衣武士一見老孫與佘士英動上了手，他們乃是訓練有素的大內殺手，剎時間身形連閃，變作三人一組，形成十數個三角尖椎形，「刺殺」向那些黑龍門弟子。

黑龍門的弟子雖然在人數上幾乎比對方多上一倍，而且身手也不弱，但他們在對方那種三角尖椎形的配合無間的攻擊下，那就顯得攻擊力大不如對方了，此無他，原因在於他們就像一盤散沙一樣，不大熟悉合擊之術，就算三四個人聯手合擊一個「三角尖椎體」，却配合得不大緊密，呼應上也缺少默契，這就令到他們的攻擊力打了折扣，反觀對方那些「三角尖椎形」，由於配合緊密，呼應無間，令到他們每一個「三角尖椎形」就像一個銳角鋒利，無懈可擊的椎體，稍爲碰觸上，就會受傷，故此，黑龍門弟子雖在人數上佔了上風，但在交手搏殺之下，却落了下風。

× × ×

「燕飛可是落在你們的手上？」諸葛明威仍然沒有亮出兵刄，但目光却有如尖刀一樣盯在趙金吾、鐵二的臉上！

趙金吾吸口氣，陰沉地回答道：「廢話！」

諸葛明威一聽，心頭一沉，目光暴銳。「你們將她怎樣了？」

「不怎麼樣！」趙金吾陰森一笑道：「相信你應該聽到那一聲驚天動地的爆炸聲！」

諸葛明威一聽，一顆心倏地疾向下沉，只覺手脚也有點冰冷，目中的銳光變成了煞芒。「她到底怎樣了？」

「是她自己不想活，點燃了火藥，將自己炸成粉碎！」鐵二開了口。

諸葛明威只覺腦袋「嗡」地一响，眼前黑了一下。

鐵二一直注視着諸葛明威的神情變化，自然將他那剎那的變化看在眼內，這可是一個機會，身形驀地疾欺而上，猝然間身形半旋，一道刀光有如乍閃的駭電般閃刺而起，斜斬向諸葛明威的臉龐！

鐵二這一刀，乃是雙手執刀，刀勢之迅疾霸道，出人意表，走勢之駭人，更是令人魄散魂飛！

這正是黑龍門不傳之秘技——「迅雷駭電一刀斬」！

江湖上能夠擋得下這一刀的，鐵二還未曾遇見過。

他也相信諸葛明威擋不了他這猝然發出的一刀。

連趙金吾也這樣認爲。

那麼，諸葛明威豈不是死定了？

那知道，這一次他們估計錯了！

就在鐵二那一刀乍發的剎那，諸葛明威的身形忽然怪異地閃移旋掠開去，身形化作飛虹般繞着鐵二的身形旋掠了一圈，其間有如閃電般的晶光閃亮了兩下！

跟着，便响起鐵二撕心裂肺的慘嗥聲，待到諸葛明威的身形停下來時，鐵二一連斜蹌出兩三步，左脅右胸上各有一個血洞，正噴濺出血泉來，睜着一雙兇厲但厲芒巳然消散的眸子死死地盯着諸葛明威！

諸葛明威這時的手上巳握着形如龍舌般，長只尺半左右的短劍，劍上血漬殷然，但他的左肩及臂上，也斜斜裂開一道血口，鮮血沁湧而出，喘了口氣。

他雖閃避過鐵二那致命的一擊，但仍然受了傷，可見鐵二那一刀之凌厲兇霸迅疾！

只是，鐵二付出的代價更鉅！

鐵二死死地盯着諸葛明威，一張本巳冷漠的臉上，扭曲着，終於吐出一口血來。「你……」下面的話却說不出來了，上身一幌，「砰」然仰倒在地上，雙眼仍然大睜着，凝視望天。

他是死不瞑目！

這大概是因爲他至死，也不知道諸葛明威能够閃避開他那一刀的身法以及擊殺他的兩劍是何名稱之故吧。

趙金吾也不知道，因爲他還是第一次看到這麼怪異迅奇的身法，所以他只有眼睜睜看着鐵二死去！

因爲他根本來不及出手搶救。

他心頭驚懍之下，目光連閃，似乎在打什麼主意，可是，諸葛明威却霍然轉過來對着他，那種凜然威凌的氣勢，直逼過去，令到他不由倒吸了一口氣。

「趙金吾，動手吧！」諸葛明威獅虎吼嘯般低吼一聲。

趙金吾心頭劇震之下，不由微退半步，目中兇芒連閃，「嗆」然拔出長刀，却是一柄金刀，不過形式與鐵二那柄刀一式一樣，森厲地道：「諸葛明威，今晚管教你見識一下本門的絕學！」

喝聲中，身形斜搶撲出，長刀帶起一道裂空的閃芒，疾斬向諸葛明威的頭臉！

他這一刀的招式，與鐵二那一刀的招式一模一樣，但其聲勢與速度却比鐵二凌厲不知幾許！

乍然之下，他斬出的是一刀，實則，諸葛明威却看出，也那一刀之中，含有六個變化，而每個變化中，乂可衍變出五式，是以，他實際上是斬出了三十刀！

只看他這一刀，就看出他的身手功力比鐵二不知高明了多少，不愧一門之主，難怪黑龍門只不過崛起不到十年，却威震一方了！

× × ×

這時候黑龍門下巳被那些大內殺手組成的「三角尖椎」「刺殺」得七零八落，傷亡慘重，只剩下十數名弟子仍在負隅頑抗，但巳大勢巳去。

老孫與佘士英纏戰着，身上巳負了兩處傷，但仍然緊緊纏着對方，不讓他有脫身的機會。

佘士英確實想擺脫老孫的糾纏，溜之乎也，因爲他巳看出情形不對，若是再不謀脫身，那可能永遠也走不了。

所以他心急得很。

雖然他的身手略勝老孫一籌，但一時間却殺不了老孫，加上老孫那種不要命的死纏爛打，令到他有所顧忌，那就更加脫身不得了。

這霎眼間，他的軟劍乂在老孫的左肩頭上「叮」了一口，但老孫却全不理會，咬着牙，一副豁出去的樣子，毫不放鬆地緊纏着他，瘋了般狂攻十一二劍。

佘士英巳看出老孫這一輪狂攻中，起碼有三個破綻，只要有一個破綻，像他這種高手，就可以一劍擊殺對方，但自己勢必也被對方所重創，這可是划不來的買賣，所以，他只好放棄了那個機會，硬着頭皮與老孫纏戰下去。

諸葛明威居然以手上的一對龍舌劍，擋接下趙金吾的那凌厲不可擋拒的一刀。

趙金吾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以爲看到的不是眞的！

但這却是千眞萬確的事。

在趙金吾的心目中，這簡直是匪夷所思的事來。

只是，諸葛明威雖然擋接下趙金吾那一刀之變化，每個變化暗含五種變式實則是三十刀之後，身形也退了一步，而且雙臂上乂添了五道血痕，可知道趙金吾那一刀之威力是何等犀利！

「趙金吾，你也接我這一招看看。」諸葛明威喝聲中，身形微矮，「倏」地身形凌空疾翻，雙劍於翻滾間，手揮向趙金吾的左右乳突穴！

趙金吾立時怪叫一聲，身形微退，手中刀截斬而下！

可是，他的刀才斬下，便痛哼一聲，一個身形飛退開去！目中露出駭異之色！

那是因爲他居然截不下諸葛明威那飛揮的雙劍，若不是他反應够快，生死一髮間，上身倏仰猝偏，只是右胸肩上被刺中，只怕他巳是個死人。

憑他的身手刀法，居然截不下對方那一擊，諸葛明威那一刺的速度，巳到了駭人的地方。

這怎不叫趙金吾心胆俱寒？

趙金吾一退丈許，正欲振刀反撲而上，那知諸葛明威翻滾着身形巳凌空撲到，雙劍分取他的眉心咽喉！

趙金吾心頭大駭之下，猛地吐氣開聲，刀勢急展，刀芒電閃，飛斬諸葛明威身上五大要害！

諸葛明威若是仍然劍勢身形不變，不但傷不到對方，劍勢也會被截下，而且會挨上對方那詭變凌厲的一刀，非死不可。

只是，諸葛明威不是白痴，更不會蠢到不會變招換式，也就在那剎那，他的身形怪異地斜翻向左邊，雙劍勢沓接連變換了八個勢式。

但聽「叮叮鏘鏘」一陣激响，刀劍起碼巳擊了三數十下，倏地諸葛明威凌空的身形猝然倒翻出足有丈許過外，落地時幾乎站不穩，身上乂添了幾處劍傷。

趙金吾的身形却是飛摔出八九尺外，重重地摔跌在地上，咽喉上現出一個血洞來，兀自汩汩冒出鮮血來，這個樣子，他肯定是完了。

急喘兩口氣，諸葛明威目光一掃，倏地臉色一變，雙手急揚，先後將手上的一雙龍舌短劍脫手甩射出去！

原來他自光掃視之下，瞥到正與佘士英纏戰的老孫被對方一劍將長劍封在外門，對方的左掌同時猛擊向他的胸膛，而老孫顯然巳因爲身上傷痕累累，久戰之下，傷痛加上力疲，反應及動作皆沒有先前的靈捷，竟然來不及出掌封擋，若是被佘士英那一掌擊中，老孫只怕不死也重傷，故此他在情急之下，搶救不及，只好脫手射出雙劍！

（以下轉入第壹二一九頁）

湖海恩仇錄

文·朱家
圖·可飛

熱血殺手 下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劉子奇日夜趕路,要往陝西延安府給唐百川送藥,途中卻連遭九次狙擊,這回,又有一個黑衣蒙面人襲擊他,劉子奇正要追擊,白芳青突然出現,勸他窮寇莫追,白芳青指出黑衣蒙面人是冷無雙,丁大山把劉子奇誘至丁伯濤之處,丁大山還用弓弦勒住白芳青的頸項,劉子奇想解救她的斷頸之危,但卻徒勞無功,危急間,忽然砰地一聲,烟霧瀰漫,一個聲音適時發出,叫劉子奇立即離開險境,劉子奇正感奇怪,此人卻原來是冷無雙,這使到劉子奇十分不解,不知到底誰是好人誰是壞人……劉子奇繼續趕路,而冷無雙也跟他一起作短期的朋友……

昔日惡魔 果報不爽

劉子奇道:「你並非怕死之人。」

冷無雙道:「全身而退並非怕死,而是要活着去享用賺來的銀子。否則,拚死拚活就毫無意義了。」

這是另一種人生觀,劉子奇不禁啞然失笑。

冷無雙揮揮手,道:「走吧!此刻我倆還不能道別,因為還不能肯定咱們已經脫出了陷阱。」

「何時分手?」

「翻過前面那座山崗。」

「在咱們分手之前,在下想請教一個問題。」

「何事?」

「你為何不肯以眞面目示人?」

「因為我是殺手。」

「殺手難道見不得人?」

無冷雙氣呼呼地道:「我偷偷摸摸地殺人,卻喜歡大大方方地化銀子,我當然不希望在我歡樂時有人找上我來尋仇。再說,我總有一天要洗手收山,所以我不願讓任何人認識我的眞面目。」

劉子奇聳聳肩頭,道:「可惜!」

「可惜什麼?」

「你一定相貌堂堂,儀表非凡,不見一面,豈不可惜!」

「有一天你會見到。」

「何時?」

「當我的劍插在你的喉管裏,你要瞧的那一瞬間。別急!那一天會很快來到的。」冷無雙說完之後,回身向竹林子外走去。

劉子奇的劍還抓在手中,如果他猝然發動攻擊,冷無雙也許難逃一死。但是劉子奇連這種念頭都沒有,只是回劍入鞘,跟在他的身後。

冷無雙道:「我知道你絕不會在我背後動劍,因為你不是殺手,你要保持劍士的榮譽。」

劉子奇說道:「我突然發覺,作殺手的人都是求實際,爭取榮譽的劍士才是傻瓜。」

「我也覺得你是一個傻瓜。」

「哦!」

「你放棄了可以殺我的機會,日後卻要死在我的劍下。」

「我心甘情願。」

「嘿嘿!」冷無雙聳肩笑了起來。「這是每一個傻瓜都喜歡講的傻話。」

「你在黑池因何要救我?」

「因為我不願你落入丁伯濤的手中,你一旦落入他手,我就很難有機會殺死你了。」

「丁大山怎麼樣了?」

「我砍傷了他的右臂。」

「白姑娘呢?」

「自然脫險了。」

「丁大山並非泛泛者,我連攻三劍,無功而退,你卻一擊而中。在那陣烟霧中,如果你想暗算我,似乎是易如反掌的事。此刻你已經可以解下面巾,去享用你賺來的銀子,不必在這窮鄉僻壤中疲於奔命了。」

冷無雙楞了一楞,才聳聳肩頭,道:「這樣說來,我也是個傻瓜了,那時我怎會沒有想到哩!」

走出竹林,是一片草原,山崗已經橫在面前,突然在草叢中閃出來五個人。為首的是一個身着金袍的老者,後面跟着四個黑衣大漢。金袍老者手裏沒有兵器,那四個黑衣大漢卻共同抬着一柄大斧。粗略估計,那柄大斧最少也有三百斤重。

走在前面的冷無雙停了下來,退後一步和劉子奇併排站立,低聲道:「認不認識此人?」

劉子奇道:「想必是『賽魯班』戴魁了。」

冷無雙點點頭,道:「正是他。那把斧頭足有三百七十五斤重。但是動起來時,別將那把斧頭看在眼裏,那只是唬唬人的。倒該留意他袖管中暗藏的小型金斧,一把只重四兩卻最會要人的命。」

劉子奇咋舌道:「我還是頭一次聽說呢。」

「那是因為知道這個秘密的人都在金斧之下喪生了。這就是作殺手的好處,經常有潛伏在暗中窺探別人秘密的機會。」

吁了一口氣,冷無雙接着道:「那老傢伙雙手揮舞斧頭之際,你不妨全力猛攻,當他一手運斧,騰出一隻手出來時,你就要防着點了。」

「我會留意。」

這時,金袍老者已緩步走了過來,抬起手指着冷無雙道:「你是著名殺手冷無雙?」

冷無雙嘿嘿笑道:「想不到『賽魯班』戴老先生也認得出區區在下,眞是榮幸得很。」

戴魁道:「你在村子裏用計殺了老夫手下六名弓弩手,老夫不打算與你計較,你走吧!」

冷無雙轉面向劉子奇道:「聽見沒有?戴老先生放咱們一馬,咱們快走吧!」

戴魁突然沉叱道:「神劍飛腿劉子奇留下。」

劉子奇還來不及開口,冷無雙已搶着問道:「戴老先生!這是怎麼回事?」

戴魁沉聲道:「放你走,已經是對你客氣,還嚕嗦什麼?」

冷無雙道:「話可不是那麼說,有人化一萬兩銀子買這位劉兄的頭顱,我姓冷的已然收了五千兩,提着他的人頭去見,再拿另外的一半。光棍不擋財路,戴老先生如此作,可就不够光棍了。」

戴魁說道:「你只要打個轉身回來,姓劉的就會直挺挺地躺在地下讓你割下頭顱……。」

也許是一肚子不如意,使劉子奇勃然大怒,或是想在冷無雙面前表現一下他的神劍,劉子奇向前跨了三步,手搭劍把。沉聲道:「劉某人早就風聞西北武林道上有一把染滿血腥的大斧,劉某人正好趁此機會領敎!」

嗖地一聲拔出長劍,亮出了門戶。

冷無雙哈哈笑道:「戴老先生!這可是你自討沒趣,你們打吧,如果姓劉的有危,我可要拔劍相助,作殺手的不怕觸犯聯手攻一的江湖大忌,在出招的時候,也是不打招呼的。」

戴魁右手向後一伸,大吼道:「拿斧來!」

八隻手臂一齊向上高舉,沉甸甸的大斧立刻落到他的手上。

劉子奇所以博得神劍之譽,就是他善於乘虛蹈隙,當那柄大斧還在空中之際,他就飛身前撲,一劍直刺對方的心窩。

戴魁手中的斧頭雖很沉重,卻施展得非常靈巧,只聽嚾地一響,和劉子奇的長劍碰個正着,飛濺出萬點火星。劉子奇是傾全力一擊,不及撤招收式,只覺虎口一麻,人也不覺地退後了三步。

劍貴輕靈,如此硬打硬接,劉子奇自

然要吃虧。

因此，他心神一凝，身形閃躍在戴魁的右側，掌握了最佳的攻擊位置，唰唰唰，一連攻出三劍，挑喉、斬腰、削足，每一劍都是險招，而且氣勢磅礴，竟然將對方一連逼退了三步。

也正好將戴魁逼到了冷無雙的面前。

冷無雙一直冷冷地站在那兒，雙手環抱胸前，沒有一絲參戰的跡象。但是，當戴魁退到他的面前，脚步尚未站穩之際，他腰際的長劍猝然出鞘，以橫掃千軍之勢，向戴魁的腰部削去。

出招快，去勢猛，又是在戴魁的背後猝然發難，眼看戴魁那龐大的身軀，就要在冷無雙的利劍下中分爲兩段。

那四名黑衣大漢一直垂手站在旁邊觀戰，此刻却像飛龍般一躍而起，四個人一字排開，以血肉之軀聯成一道屏風，護住了戴魁的身體。

晶光與血光迸現，那四名大漢的腹間立刻出現了一道裂口，腸肚全流了出來。

即使作殺手生涯的冷無雙，目睹這種壯烈護主的犧牲，心神也不禁爲之一震。

戴魁一聲猛吼，身形倏轉，大斧劃一道半弧，向冷無雙的頭頂間砍去。

一種本能的反抗，使得冷無雙揮劍去格。

然而，此刻站在戴魁身後的劉子奇却看得非常清楚，原來戴魁是雙手緊握斧柄的，目下斧柄却巳交在左手，他的右手巳然騰了出來。

劉子奇心頭大驚，連忙傳警，高聲喊道：「冷兄小心……」

他一語未落，那戴魁的右臂業巳揮動了。劉子奇低吼一聲，長劍直穿戴魁的右脇。

戴魁右手中的金斧正好脫手飛出，大概是想避背後的利劍，飛出去的金斧方向略有偏差。

雖然如此，那把金光閃閃的斧頭仍然嵌進了冷無雙的左肩。

當冷無雙悶哼一聲，脚下踉蹌，身體向後連退時，戴魁的身子也向左邊幌顫了一下，原來他的右脇處挨了劉子奇一劍，那件金袍頓時成了半邊紅。

只不過在眨眼之間，戴魁巳接連幾個縱躍，遠去了二丈有餘，惡狠狠地吼道：「神劍飛腿！老夫會記着你的賞賜，咱們後會有期！」

劉子奇巳無暇去理他，躍到冷無雙面前，關切地問他道：「冷兄！你的傷勢如何？」

冷無雙疾聲道：「別管我，快去追那老傢伙。」

劉子奇搖搖頭，說道：「窮寇莫追算啦！」

冷無雙急得頓足，道：「那老傢伙不是好惹的人物，你若不趁他有傷在身，將他澈底解決，日後必定遺禍無窮。」

劉子奇仍是搖搖頭，道：「算了！他不仁，我却不能無義，沒有什麽深仇大恨，又何苦呢？」

冷無雙冷笑道：「眞是可敬！却也愚昧可笑。咱們就在這裏分手吧！」

「冷兄！你傷勢在身……」

「不勞費心！這點傷勢我還沒有放在心上。話說清楚，在黑池，我帮了你一點小忙，方才你也帮了我。咱們兩抵，誰也不欠誰。」冷無雙說完之後，頭也不回地向前行去。

劉子奇也沒有堅持去留住對方，他心頭有數，像冷無雙那種性格強烈的殺手，是不會輕易接受別人帮助的；尤其是，那個人正是他要殺害的對象。

按照算計，今日上午劉子奇應該在黑池休憩，午飯後上路，明晨趕到韓城。然而一切計算由於意外的情況起了變化，他決定趁那粒不虞饑渴的藥丸還有功效時繼續趕路，以便能在天黑時趕到韓城。

× × ×

天際墨黑，怕巳起更了。

那粒藥丸的功效巳開始減退、饑、渴、疲累又開始襲擊劉子奇，所幸韓城巳在眼前，只剩下幾百步的路程了。

飛腿變成了石腿，怕有千斤重，好不容易進了韓城，劉子奇全身力量也都用盡了。這個時候如有狙擊者出現，他必然是凶多吉少的。

韓城的市面比起黑池縣城可要熱鬧得多，一進南門，兩旁都是招商旅店，劉子奇也懶得去看招牌，選了一間燈光輝煌的跨了進去。

劉子奇很清楚自己的狼狽相，爲了不使店家瞧着吃驚，在跨進店門之前，他以袖管將滿面的汗污擦拭了一陣。不擦還好，一擦反而變成了一張花臉，只是他自己看不到吧了！

他一進門，店家就迎了過來，低聲問道：「這位客官是從洛陽來的劉大爺？」

店家的話大有刺激作用，使得劉子奇的精神一振，沉聲反問道：「你怎麽知道的？」

店家陪笑道：「是這麽的，酉正光景，來了一位標緻姑娘，自稱姓白，她在南門邊所有客棧中都交代過了。囑小的們轉告，請劉大爺安心歇息，有什麽事她自會打點……」

劉子奇截口道：「那位白姑娘呢？」

店家搖搖頭，道：「不知去了何處，她還說，劉大爺明朝上道之前候她一候，她要來和劉大爺商量一樁要緊的事兒。」

「她再沒有說別的了？」

「沒有。」店家擺擺手，哈着腰。「劉大爺請，白姑娘早巳算到劉大爺這會兒要來，所以小的巳將吃的、喝的、以及淨身的溫水都準備好啦！」

劉子奇沒有再說什麽，但他私心中却難免嘀咕了一句：白芳青到底是在弄什麽鬼？

洗臉淨身之後，劉子奇飽餐了一頓，雖然仍有困頓之意，精神却振作了許多。他盤膝坐在榻上，暗暗思索白芳青留下的話。

白芳青顯然知道他疲困巳極，需要安睡一宿，所以教他安心歇息，有事她會打點。劉子奇信得過她，問題是——若眞有事她能打點麽？

因此，劉子奇決定今晚絕不安枕，只是以打坐調息的方法來恢復體力。這樣可以使他的視覺和聽覺保持清醒，遇有情況隨時可以應變。

他走下床來，將門窻的樑門檢查一遍

，熄了燈，放下羅帳，然後盤膝坐在床榻最靠內的一個角落裏，開始運氣調息。

劉子奇是練劍的，自然有很深厚的內功底子，只不過有些疲累，元氣並未受損，若是半個時辰沒有人來打擾他，就可以將體力完全恢復了。

結果，經過了一個時辰，也沒有發生什麽情況。

此刻，他巳精力充沛，疲累盡失，爲了舒展四肢，他和衣躺了下來。

精力恢復，思潮也緊接着開始活動起來了。

冷無雙受人之託，要來殺他，這是一條綫路；白芳青一路跟踪，雖未表現敵意，顯然也有其目的；丁伯濤父子倆是另外一起，代表吳震宇傳話的顯然又是一路人馬，再加上「賽魯班」戴魁，巳經明顯的有五路人馬在跟踪他，攔截他。然而今夜因何如此安靜呢？

怪！劉子奇不禁皺起了眉頭。眞是白芳青那小妮子在暗中打點麽？她憑什麽？自然是憑藉白虎寨的威名和她的柳葉雙刀。若是以一對一，也許還罩得住，如今却是以一對四，而且都是頂尖的高手，她絕對「打點」不了的。

想到這裏，劉子奇有了決定：爲免是非，最好趁此天色未明之前走爲上策。此行目的是爲了去延安府給老友唐百川解毒治病，千萬躭擱不得。

他放了一塊碎銀在桌子上，充作房飯錢，然後輕輕打開了房門。

廊下靜靜的，八角燈也因油盡火熄。看天際的曉星此刻約莫巳是寅正，再過半個時辰，東方就要透露曙光了。

劉子奇將四週打量了一下，輕輕將房門帶上。正當他要彈身而起，打道越過屋脊離開這家旅店時，他突然停止了動作，摒息凝神地站在廊下，一動也沒有動。

原來他看見了一個人。

那個人坐在天井中一個石鼓上，不細看，誰也不會發覺那兒有一個人。那人的背部對着劉子奇，穿一件黑色大衫，看頭髮的形式，似乎是個男的。右手擱在石桌上，在黑衣袖的前端，露出了一隻白皙的手。

那人坐得筆直，紋風不動，也沒有回過頭來看，似乎不覺得廊下站了一個人。

這人是納涼的麽？不可能，納涼不會一夜到天亮。西北地帶，夜露甚重，那滋味可並不好受。

那麽，這傢伙坐在這兒幹什麽呢？

劉子奇故意放重了脚步，從廊下走向天井，還故意輕咳了一聲，無非是想引起那人的注意，但是那人依然沒有動。

在沒有弄清楚情況之前，劉子奇自然不敢放心大胆穿屋越戶，萬一這傢伙在身後打出暗青子，人在半空中，可不大好應付。因此，他保持着適當的距離，像踱方步似地繞到那人的面前。却想不到那人依然沒有動。

劉子奇定神一看，不禁吸了一口冷氣，原來這個是死人，一根細竹竿撐着死者的下頦，所以使屍身坐得筆直。

劉子奇走近細看，發現死者胸口左右各有一個刀口，血液早巳凝固。他心頭有數，這傢伙是死在白芳青的雙刀之下。

就在這個時候，屋頂上響起一聲輕微的哨音。抬頭看，只見屋脊處匍匐着一個白色的影子，正在向劉子奇招手。

那人正是白芳青。

劉子奇絲毫未作猶豫，立刻彈身躍上屋頂。他還沒有落脚，原先匍匐在屋脊處的白芳青却又縱了出去。

劉子奇緊緊地跟在她的身後，不管他如何快，都無法趕上她，兩人始終保持二十丈的距離。他不禁暗暗佩服這小妮子絕佳的輕功。直到出了南門，偏離官道，進入一座雜樹林中，走在前面的白芳青這才停了下來。

劉子奇在她身邊停下，疾聲問道：「白姑娘，天井中那具屍首是怎麽回事？」

白芳青輕笑道：「你還得感謝那個傢伙。」

「哦？爲什麽要感謝他？」

「沒有他，你不可能安安靜靜地打坐調息。」

「在下實在不明白……」

白芳青截口道：「當你一進房門，尚在洗臉淨身時，那傢伙就在廊下探頭探腦，顯然不懷好意，我在暗中觀察他許久，待確定他是放單，而沒有伙伴呼應時，我就放了他的血，然後將他安坐在石鼓上。你猜怎麽着？以後又來了好幾個神秘人物，但是一見天井中直挺挺坐了一個人，又都一個個地溜掉了。」

劉子奇道：「原來如此，那該感謝白姑娘才是。」

白芳青面色一正，緩緩說道：「小事一樁，不必言謝，我……我想請教幾件事情。」

「什麽事？」

「我可不是在你面前居功邀賞，只請你看在家父的薄面，無論如何要答應。」

劉子奇沉吟了一陣，道：「那要看是什麽事情。」

「首先我想了解你的好友唐百川中的是什麽毒？何人下的？中毒後是些什麽症狀？」

「其次呢？」

「其次我想知道解毒藥方是何人所開？你是否確信那帖藥能够祛除唐百川所中的毒性？」

劉子奇面色沉重地道：「白姑娘所問，在下本可以據實回答，只是在下不了解姑娘的動機何在，所以……」

白芳青顯得情急地截口道：「實不相瞞，家父目前也中毒在身。」

「哦？這是多久的事？」

「算起來巳有二十日了。」

「是何種症狀？」

「能吃、能喝、能起、能睡，甚至還可以照常練功，和常人無異，只是在夜間子時和日間午時腹痛如絞，渾身抽搐、遍體冷汗、痛苦不堪，約半個時辰後痛楚才逐漸消失，少睡片刻，又和常人無異。」

「這些症狀和唐百川完全一樣，只是不知道下毒之人是誰？也不知是何時中毒的？」

「你……你怎知家父的症狀和唐百川一樣？」

「唐百川以飛鴿傳書向在下求援，書上寫得明明白白。」頓了一頓，劉子奇又

接道：「據說他們中的是毒性緩慢的『子午穿腸砂』，要經過七七四十九日的痛苦煎熬，才穿腸裂肚而死。」

「哦——！」白芳青情不自禁地驚呼出聲。

「據在下所知，唐百川中毒後，曾接到一封未具名的函柬，對他有所要脅，不知令尊的遭遇是否相同？」

白芳青點點頭，道：「家父也接到那樣一封信。」

「信上說些什麼？」

「信上說，只要家父依照他的話去做，他就送上解藥，爲家父祛毒。」

「那人要令尊做什麼呢？」

白芳青意味深長地看了他一眼，吁了一口氣，道：「他要家父傾白虎寨全力阻截，在七七四十九日之內，不許你走出洛陽一步。」

劉子奇楞了許久，才喃喃道：「令尊因何未如此作呢？」

白芳青吁了一口氣，說道：「白虎寨在江湖上已薄有名聲，如此作，必然會引起江湖上的質問，不管是道出隱情，或是將家父中毒的秘密加以隱瞞，白虎寨的威名都毀於一旦。何況那人未必會守信送來解藥，因此家父將生死置之度外，相應不理。」

劉子奇肅然起敬，道：「令尊的作爲實在令人欽佩。只可惜……」

白芳青疾聲追問道：「可惜什麼？」

劉子奇長長地嘆了一口氣，道：「這話還得從頭說起……三年前，我去苗疆，無意間發現了一大塊萬年寒鐵，那是鑄劍的上好材料，於是我携同來交與鑄劍匠唐百川鑑定。他一見那塊寒鐵，大喜過望，決心爲我鑄造一把上追『干將』、『莫邪』的名劍。三年來、他苦守洪爐，潛心鍛冶，原定今年八月滿月之夜出爐，却想不到……」

「莫非他的中毒與那把劍有關係？」

「正是。那封神秘的信函上說，只要他在下個月十五取劍出爐時，將那柄劍送到指定的地方，他身上的毒性就可以祛除了。」

「唐百川沒有答應？」

劉子奇點點頭，道：「是的。一來那劍是我託他鑄造，他不能背信給予別人；再說，他是當代鑄劍宗匠，自然了解一件利器對後世的影響，下毒之人手段陰險毒辣，唐百川絕不肯將劍交給他。於是以飛鴿傳書，教我立刻前去，等到寶劍出爐之時，立刻將劍取走。」

「這位宗匠眞是可敬。」

「當年我在口外時，曾認識了一個奇人，這人不會武功，却不畏天下百毒，能解天下百毒，剛好他目下正在關洛一帶遊走。我找上他求賜解藥，他一口答應，但他却提出了一個苛刻的條件。」

「什麼條件？」

「他要我得劍後，隨侍他三年。在這三年中，我一切都要聽命於他。」

「他若要你殺人？」

「我就去殺人。」

「不分好人壞人？也不問該殺不該殺嗎？」

「當然。」

白芳青尖聲叫了起來：「那樣作，豈不是辜負了唐百川捨命護劍的苦心？」

「唉！」劉子奇長嘆一聲。「我何嘗沒有想到，只是我不忍讓唐百川因我而喪命。對了！那位奇人還交代了一件事。他說，目下江湖上，有好幾個人中了『子午穿腸砂』之毒，但是他交給我的藥方却只能給一個人使用。」

白芳青氣呼呼地道：「行醫濟世活人，救的人愈多，他的陰功愈大，這位奇人恐怕也是個歹毒之徒。」

劉子奇望着曙光漸露的天際，緩緩道：「我的原意，只想救治唐百川，其它一概不管了。當我聽到令尊的遭遇和他可敬的想法後，不禁暗暗生愧，因此我的決定也改變了。」

「怎樣改變？」

「藥方給姑娘速速帶囘白虎寨，早日祛除令尊體內之毒。」

白芳青疾聲說道：「唐百川豈不是要死？」

劉子奇語氣堅定地道：「讓他死！」

白芳青倒吸一口長氣，咬咬牙道：「唐百川早已視死如歸，可說死得其所。但是你却要履行諾言，隨侍那位怪人三年，萬一他要你作那傷天害理之事，唐百川九泉之下如何能安？」

劉子奇搖搖頭，道：「姑娘不必操心，我已有了兩全之策。」

「什麼兩全之策？」

「我要唐百川在劍未出爐之際，將劍燬去。待他死後，我就在墓側常伴他的英靈，既未得劍，也就不必履行諾言去隨侍那位奇人了。」

白芳青連連搖着頭，道：「不妥！不妥！」

「因何不妥？」

「如此作，絕非家父所願，此其一。其二，唐百川是一代鑄劍名匠，費盡三年心血，才鑄出一把名劍，爲這把劍他不惜犧牲性命，你若敎他將劍在爐上燬去，他絕對不會答應。」

劉子奇一雙濃眉緊緊皺起，連連地搓着手，道：「那該怎麼辦呢？姑娘妳冰雪聰明，是否能指點我一條迷津？」

白芳青壓低了聲音，道：「我這次尾隨你出洛陽，走西北，並不是想找解藥。說實話，家父連後事都已準備好了。」

劉子奇茫然問道：「那爲了什麼？」

白芳青咬牙切齒道：「我要找出下毒的人。」

劉子奇一連聲地道：「難！難！」

「的確很難，家父的飲食一向有專人料理，而且中毒時，他老人家是待在白虎寨內，根本就不知道何時中的毒。這可見下毒之人手法詭異行踪飄忽。」白芳青頓了一頓，復又接道：「不過，聽了你方才那番話，却使我靈機一動。請問，那位奇人的姓名如何稱謂？」

「他名叫姬殘。」

「以何維生？」

「賣藥看病。」

「這倒奇了，他爲什麼不爲你配好解藥，却要給你一張藥方？」

「據他說，途中風霜雨露，藥材難免受潮，可能失去功效，所以他要我到達延

安府後現買現煎，所謂藥方，並不是一張寫在紙上的方子，所需藥材，以及煎熬之法，都已記在我腦海中了。」

「原來如此！」沉吟一陣，白芳青又接着盤問：「姬殘多大年紀？」

「五十餘歲。」

「一向在口外？」

劉子奇沉吟了一陣，道：「據我所知，他還是第一次來關中。」

白芳青沉聲道：「他一來關中，就出現了家父和唐百川雙雙中毒的事，他既然能解毒，也就能下毒，我看他本身大有嫌疑。」

劉子奇訝然道：「姑娘懷疑是姬殘下的毒？」

白芳青點點頭，道：「大有可能。多年來，江湖上還沒有出現過擅長用毒的高手。」

「我認爲不是姬殘下的毒。」

「何以見得？」

劉子奇反問道：「令尊是那一天發覺中毒的？」

白芳青想了一想，道：「二十天前，那是六月二十八。」

「唐百川也是在六月二十八發覺中毒的，白虎寨位於邙山，唐百川遠在延安，兩地相隔將近二千里，那姬殘難道分身有術？」白芳青一時啞然，答不上話來。

但是，片刻之後，她又振振有辭地道：「也許姬殘還有門徒。」

劉子奇緩緩頷首，道：「如此說，未嘗沒有道理。但却不能以姬殘識毒就認定是他下毒。對唐百川下毒者，其目的是想得到那把劍，然而姬殘却不會武功。」

「焉知姬殘不是僞裝？高手每每深藏不露。」

「姑娘似乎已認定是他了。」

「有一點可以肯定的，唐百川和家父所中之毒是同一個人下的。」

「不錯。」

「在唐百川身上下毒，是想藉此要脅，得到那把劍，在家父身上下毒，是想要脅家父阻你去解救唐百川。那麽，下毒應該有先後。也就是說，當那下毒者知你得到解藥之方，才想到要脅家父出面阻你。但是他兩人却在同一天中毒，這顯然是預先的安排，對不對？」

劉子奇點點頭，默然無聲，一時還找不到適當的理由去駁倒她的推斷。

白芳青又說道：「若是怕你前去解救唐百川，那人儘可以直截了當地在你身上下毒，所以說，在家父身上下毒是另有陰謀。」

「白姑娘！不管你如何假設，指認姬殘是下毒的人，理由總是太薄弱。」

「我還有強而有力的依據。」

「哦？」

「你去向姬殘求援乞藥時，他滿口答應，而且告訴你，目下有好幾個人中了『子午穿腸砂』，並限定你只能救其中一人。家父中毒的事，除了貼身心腹之外，本寨大部份人都還不知道，何况外人？唐百川中毒的事，除你之外，恐怕也沒有別人知道。至於江湖上還有什麽人中了這種毒性，可說毫無所悉，那姬殘是如何知道的？他是醫者，不是卜者，即使是卜者，也未必眞能通曉過去未來呀！」白芳青一口氣說出一連串道理。

「是呀！」劉子奇也身不由主地加以附和了。

「我突然又要推翻我方才的假設，姬殘可能眞的不會武功，他也並不想得到那把劍。我猜想，他是作成圈套，要你被他奴役三年。」

「他怎知我會守信？」

「事實上你是一個守信不渝的人。」

劉子奇沉吟了一陣，道：「姑娘可有好主意？」

劉子奇的態度非常誠懇，完全是一副虛心求敎的口氣。

白芳青蹙眉想了一想，道：「你的才智高人一等，難道想不出一個甚麽好主意麽？」

劉子奇吁嘆了一聲，道：「所謂當局者迷，旁觀者清。尤其是，姑娘冰雪聰明，論事斷理，有條不紊，也許能爲在下想一良策。」

白芳青笑了笑，道：「太誇獎了！目前我也想不出什麼妙計來。還是早些趕到延安，見過唐百川，聽聽他的意見，再作定奪吧！」

「也好！」劉子奇只得同意了。向前走了兩步，又停了下來，側首問道：「白姑娘！你我結伴而行麽？」

白芳青笑瞇瞇地，反問道：「有何不可？」

劉子奇皺皺眉，道：「妳我孤男寡女，只怕招人非議。」

白芳青轉頭望向別處，冷冷道：「你既然有這種顧慮，那就分開來走好了。你明，我暗。」

「那麼，咱們在何處碰頭？」

「汾河渡頭。」

「好！不見不散。」

「但願那冷無雙別再找你的麻煩，好早些見到唐百川。」

劉子奇壓低了聲音道：「提起冷無雙，在下倒想冒昧地問姑娘一句話。」

白芳青轉過頭來，對他凝視良久，才緩緩地點點頭，道：「問吧！」

「冷無雙兩次現身，姑娘妳也是緊跟着露面，每當在下要去追趕他時，姑娘都道『窮寇莫追』，好像是存心在帮冷無雙的大忙。」劉子奇的目光一直盯在她的臉上，似在觀察她的反應。

白芳青那張粉臉上却是一點表情也沒有，冷冷道：「若是那個時候冷無雙被你追殺，昨天早晨在黑池縣城內，你我恐怕都要遭一大刼。」

「這樣說來，姑娘早已知道丁伯濤設好了陷阱？」

「我可沒有未卜先知的能耐。」白芳青將話頓住，目光在劉子奇臉上掃了一個圈，才又接着道：「我若直話直說，你可會着惱？」

劉子奇毫不猶豫地，搖了搖頭，道：「在下絕不見怪！」

白芳青一字一字緩慢而有力地說道：「你絕不是冷無雙的對手。」

「哦！」劉子奇不自禁地仰起了頭，面上浮現着驚訝、難以置信的神情。

「而且冷無雙也無要置你於死地的念

頭。」

「姑娘說在下不是冷無雙的對手，在下不敢強辯，至於說冷無雙無心置在下於死地，在下可不敢苟同。」

白芳青突然轉變話題問道：「你看丁大山的功力如何？」

劉子奇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深不可測。」

「的確是深不可測，你連攻三劍均未得逞，我和他胸背相接，柳葉雙刀却無法施展。」她的眼睛中閃亮着奇異的光輝，壓低了聲音接道：「然而冷無雙只在一招之下就砍傷了丁大山的右臂，而且還順勢削斷了弓弦，若他存心要你死，前天在那座樹林中你就躺下了。」

劉子奇沉默良久，才喃喃道：「他既然無心置我於死地，又何必一再在我背後偷襲呢？」

「只怕……」她沒有說下去，却伸手向前一指，「咱們要拐過前面那道山坳子才能分手，還是邊走邊談吧，免得躭擱時間。」

二人往北直奔，只一瞬間就消失了踪影。

這時，小徑旁的樹林中却走出了兩個人。一個是黑巾蒙面，只露出兩隻眼睛的冷無雙，另一個約莫五十餘歲，留着稀溜溜的山羊鬍子，身穿一件皂衣，肩膊上還揹着一個藥箱，箱子上有八個字，寫着：「姬家草藥，能治百病」。

姬家，敢情這老傢伙就是劉子奇所說的那姬殘？奇怪！他怎麽和殺手冷無雙結上伴了呢？

冷無雙目光望着劉子奇和白芳青的去處，沉聲道：「姬老頭！這樁買賣到此爲止，我不幹了，你去另請高明吧！」

姬殘手指拈着唇邊的山羊鬍子，陰陽怪氣地道：「老漢在口外就巳聽到了閣下的大名，所以才重金禮聘，半途撤手，可就不懂江湖規矩啦！」

冷無雙回轉身來，氣呼呼地道：「姬老頭！你得弄清楚，姓冷的是殺手。」

姬殘點頭幌腦地道：「正因爲閣下是殺手，老漢才禮聘閣下代老漢殺人呀！」

「殺誰？」

「這話問得稀罕，自然是殺那關洛大豪劉子奇。」

冷無雙冷笑一聲，道：「殺他，看起來我成了他的保鏢。」

姬殘兩道花白的眉毛倏地一挑，道：「這話從何說起？」

冷無雙沉聲道：「作殺手的講究一擊而中，如果對方武功高強，防範森嚴，我可以十年二十年地等下去，即使等到我老朽死去，也絕不會輕易出手，說句實話，劉子奇的劍法在關洛一帶雖然無出其右者，但是和姓冷的較量，還差了一大截。別說我在背後出手，就是面對面，他也難逃一死。而你却要我一路上盡量找機會伏擊，只能嚇他，不能殺他，何時，何地才能殺他，還得再聽你的吩咐。爲了確保他要死在我的劍下，還得千方百計，冒險犯難地保護他。我那裏是殺手？分明成了關洛大豪劉子奇的護衛保鏢了。」

姬殘哈哈大笑，道：「老漢記得閣下有個外號叫作『三千兩』。」

「不錯。」

「意思是，只要有三千兩，你就可以去殺任何一個人。」

「不錯。」

「咱們的買賣是一萬兩銀子成交的，價錢貴了好幾倍，閣下自然要多費點工夫。再說，老漢所提出的條件，閣下巳經答應了，如今怎可反悔？」

「姬老頭！這兩天我在殺手圈子裏聽到一點風聲，聽說這一路上先後狙擊劉子奇的那八個殺手，都是你化銀子僱的。」

「不錯。」

「爲什麽？」

「不關閣下的事，最好別問。」

冷無雙沉聲道：「姬老頭！姓冷的不妨說句實話，這樁買賣我不想再幹下去，並不是怕痲煩，而是我發覺你在暗中玩弄什麽詭計。」

姬殘好整以暇問道：「何以見得？」

「我也不想多說，只是提醒你一句，不工於心計的人絕不够資格作殺手，更不配作第一流的殺手，姓冷的不是儍瓜。」

「決心不幹了？」

「決心不幹。」

「那麽，閣下收的訂金呢？」

「原封退回。」

「這一路上所受的風霜雨雪且不必去說，單說『賽魯班』戴魁那一斧頭，豈不挨得寃枉？」

冷無雙楞了一楞，才咬咬牙，道：「沒關係！姓冷的每回作買賣都賺銀子，這回蝕點老本也是應該的。」

姬殘微笑道：「想不到閣下如此洒脫，說實話，目下敎老漢再找一個人接替，眞還不容易。這樣吧，閣下勉爲其難地幹下去，老漢再加五千兩銀子，算是額外酬勞吧！」

冷無雙一時默然了，那五千兩白花花銀子顯然打動了他的心。過了許久才緩緩道：「有銀子不賺，是天下第一號大儍瓜，這五千兩我收下了，不過有個條件。」

「什麽條件？」

「在你通知我何時何地要殺劉子奇之前，我絕對不再出手，如果再有人找他的碴兒，我也袖手不問，他若死在別人手裏，我收下的銀子絕不再退。」

姬殘嘿嘿笑道：「難怪閣下能成爲赫赫有名的一流殺手，原來如此精明，這敎強按牛頭喝水，老漢不答應也不行，只得認了。」

冷無雙伸出一隻手，道：「那額外的五千兩銀子，我要先收。」

姬殘從袖袋中取出一張銀票遞過去，道：「這是五千兩銀票，『大通錢莊』的，本莊在京城、太原、金陵、開封都有分號，兌銀子方便得很。」

冷無雙將銀票仔細看了看，然後收起。道：「姓冷的這一生中有兩件事最內行，殺人和察看銀票，假銀票騙不了我。」

「老漢可絕不會使用假票！」

「諒你也不敢，請了。」冷無雙拱了拱手。「我的行程都巳告訴過你，隨時聽候吩咐。」

轉身向正北方向走去，其脚程之快，並不下於劉子奇和白芳青。

待冷無雙的身影在小徑上消失後，姬

殘撮唇打了一聲呼哨，立刻有四個健壯的漢子，步履如飛地抬着一頂轎子向他奔了過來。

× × ×

薄暮。

夕陽將河面染得一遍金黃。

汾河的渡頭邊有一棵粗約一抱的老柳，倒懸的柳絮在寧靜的河水裏映出了倒影，微風將柳絮吹得搖來盪去，一個人影因而在河水中時隱時現。

他是劉子奇。

這時，兩艘渡船正在河中心相會，一艘駛往彼岸，另一艘從對岸駛來，劉子奇只是來晚了一步，沒有來得及搭上剛才離岸的渡船。

其實，就算他趕上那班渡船，他也決不會乘上去，因爲他還沒有見到白芳青，他倆約好在這渡頭見面的。

渡船靠岸，從對岸過來的客人也都下船走了，又有兩三個客人上了船，劉子奇神情微顯焦灼地回身望了望來路，依舊不見伊人踪跡。

渡船的梢公是個白髮老頭兒，揚聲道：「喂！這位爺們請上船吧，咱們要開船啦！」

劉子奇道：「咱還要等一個朋友，乘下一班吧！」

梢公道：「您也不瞧瞧天色，酉正啦！這是最後一班船渡啦！」

劉子奇道：「老人家，那是說過了酉正，就別想渡河了？」

梢公道：「當然能渡河，不過您得化三兩銀子去包船渡河，坐咱這條船，只要三個銅子兒。」

劉子奇道：「咱約好了朋友，不見不散的，你先請吧！」

梢公揮舞起長篙，向岸上一點，渡船一射逾丈，飛快地向河心駛去。

大概因爲劉子奇存有戒心，所以對每事、每人、每物都難免生疑，他覺得那撑船的梢公有些古怪，不像一個普通的船夫，更不像一個垂老體力衰退的老人，看起來是那樣強健而有力。

劉子奇雖然對那白髮梢公起疑，却沒有發生什麽異樣的情況，那艘船逐漸遠去，已將要駛達彼岸了。

在他出神地注視着那艘漸遠的渡船時，他的背後突然響起了輕緩的馬蹄聲。

回頭看，那是一輛雙轡套車。

車轅上的馬伕滿面汗漬，兩匹馬兒也是呼魯呼魯地喘着大氣，顯示這輛套車趕了一段長長的路。

車簾挑開，一個人走了下來。

劉子奇不禁目光一亮，原來那個人是「滄浪劍客」吳震宇。

吳震宇緩步行來，老遠就拱拱手，道「劉兄，你我果然後會有期。」

這是一句極爲平常的話，但是劉子奇聽出了絃外之音，因此站在柳樹邊紋風不動，拱手回禮，冷冷道：「嗯，果然是後會有期，江湖太窄了。」

吳震宇在距離劉子奇約莫十步之處站定，目注寧靜的河水，緩緩道：「聽說劉兄在韓陽前往黑池的途中，曾經遭遇過伏擊。」

劉子奇道：「遇上埋伏是實，却未受到攻擊。」

吳震宇道：「那夥人還給了劉兄一個口信。」

劉子奇面色一沉，道：「不錯！那夥人轉告了閣下的話，敎劉某人回到關洛地界上去。」

吳震宇道：「那夥人是『賽魯班』戴魁的手下，只是冒了吳某之名。」

劉子奇冷嘿一聲，道：「戴魁在江湖上的名聲不算小，却想不到還要冒用閣下之名！」

吳震宇道：「聽劉兄的口氣，似乎不信。」

劉子奇道：「並非不信，而是猜不透戴魁此擧是何居心。」

吳震宇道：「我想，也許是故弄虛玄，或者是亂人耳目。」

劉子奇不置可否地道：「是麽？」

吳震宇道：「有一點可以證明，那夥人不是吳某人派出來去的。」

劉子奇道：「願聞其詳。」

吳震宇道：「吳某人的話絕不輕易出口，一出口則必須作到，若是向劉兄提出警告，不得擅闖西北地界，劉兄此刻也不可能來到這汾河的渡口上了。」

這話雖然有些狂傲，說的倒是實情。憑「滄浪劍客」在西北武林中響叮噹的名號，絕不可能虎頭蛇尾。

劉子奇改變了話題問道：「閣下是要渡河麽？」

「要到延安府，就非得渡過汾河不可，不過……」吳震宇將話聲頓住，人向前跨了三步，才又接道：「在渡河之前，吳某人對劉兄還有個小小的要求，請劉兄務必賞一個面子。」

劉子奇不禁暗暗一驚，原來對方是有所圖謀而來的，只不過他表面上却裝得十分鎮靜，笑了笑，道：「閣下的話太客氣了。」

吳震宇也笑了笑，道：「吳某人要向劉兄討東西，自然該客氣一點。」

劉子奇面色一沉，疾聲問道：「討什麽東西？」

吳震宇直截了當地說道：「聽說劉兄身上帶了一張解毒的藥方，吳某人想照抄一份。」

劉子奇脫口問道：「莫非閣下也中毒了？」

吳震宇面色一變，只不過頃刻之間，他的神情又平靜下來，點點頭，道：「不錯，吳某人巳經身中劇毒。那種毒很慢，每日只在子、午二時發作，不發作時與常人無異，吳某人要敬告閣下一句話，此刻是酉時三刻，並非子時或午時。」

劉子奇嘿嘿連聲，笑道：「劉某人聽得懂，閣下的意思是——如果劉某人不願意出示藥方，閣下將不惜以武力奪取，是麽？」

吳震宇喟嘆一聲，道：「螻蟻尚且貪生，爲人豈不惜命？吳某人從未作過掠奪的事，今日爲了救命，只有甘冒不韙，請劉兄見諒。」

劉子奇道：「縱然閣下將劉某人一劍穿心，閣下也休想得到那張藥方。」

吳震宇訝然道：「那是何故？」

劉子奇道：「因爲那帖藥方並非寫在

紙上，而是藏在劉某人的心中。」

吳震宇道：「常言道：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那藥方能活吳某之命，對劉兄却絲毫無損，劉兄何樂而不爲？」

劉子奇道：「只因賜我藥方之人曾經吩咐，那藥方只能救一個人。」

吳震宇道：「劉兄打算拿去救誰？」

劉子奇道：「鑄劍名匠唐百川。」

吳震宇冷笑道：「原來劉兄是個守信不渝之人，可敬復可笑。」

劉子奇道：「有何可笑？」

吳震宇道：「行醫濟世，救人爲旨，那位賜藥方的醫者如此吩咐劉兄已然不近情理，而劉兄却又盲目遵從，豈不是迂腐可笑？」

劉子奇說道：「劉某人也覺得太過迂腐，不過這是東劉某人的秉性，却是難以更改。」

吳震宇沉聲道：「如吳某人說句放肆的話，在渡過汾河之前，將不惜使用任何手段來得到那帖藥方。」

劉子奇冷聲道：「閣下最好不要枉費心機，那是絕對辦不到的事。」

吳震宇冷笑一聲，回身向套車打了一個手勢。

車簾立刻撩起，車廂內坐着白芳青，她的兩臂被兩個健壯的大漢挾執着，一把明幌幌的短劍抵在她的咽喉之上。

白芳青的神情憔悴，雲鬢蓬亂，月白褂褲也滿是污泥，數日前那風采已蕩然無存了。

吳震宇道：「劉兄，以白姑娘的性命來換取那帖藥方如何？」

劉子奇是既驚且怒，驚的是，以白芳青的身手，竟然受制於吳震宇，可見吳震宇的劍術的確高明，怒的是，吳震宇名噪江湖，即使爲了保命，也不該用這種卑鄙的手段來要脅。

他楞了一楞，才冷冷地說道：「閣下這一着棋下得並不高明，白姑娘與劉某人無親無故，所以，劉某人絲毫並未感受威脅。」

吳震宇道：「劉兄既如此說，吳某人也就……」

話說到一半，他的左臂業已高高舉起，似要下達一項命令。

「且慢！」劉子奇不由自主地大喊一聲。「此刻劉某人可以故意妥協，答應閣下的勒索，却可以將藥方的藥材漏說一項。閣下因何相信劉某人會眞的將解毒之藥方及煎藥之法坦告？」

吳震宇道：「因爲劉兄是個守信不渝的人，除非不答應，若是應允，就絕對不會玩弄狡詐。」

劉子奇道：「閣下倒是深獲我心，白姑娘落在你手，要殺要剮，悉聽尊便，不干劉某人的事。」

車廂中的白芳青也緊接着揚聲道：「別聽姓吳的要脅，我這條命算不了什麽，你若是能將下毒之人查出來，爲武林除去一害，我在九泉之下都會感激你。」

劉子奇聞言不禁鼻酸。

那吳震宇也皺了皺眉頭。

劉子奇道：「閣下是那天中毒的？」

「上月二十八。」

「哦？和唐百川，白通是同一天。」

「原來白虎寨寨主也中毒了？」吳震宇似是非常意外。

「據說在江湖上中毒的還不止這三個人。」

「還有誰？」

「目下還不知道。」劉子奇搖搖頭，然後問道：「閣下可知所中何毒？」

「大概是『子午穿腸砂』。」

「原來閣下識毒。」

「中毒後，吳某接到一封函柬，函上寫明了毒性，及毒發身死的日期……」說到此處，吳震宇停口不言，似有顧忌地望着劉子奇。

劉子奇未見下文，不禁問道：「函柬上還說了些什麽？」

吳震宇猶豫了一陣，才道：「函柬上說，目下江湖中只有劉兄一人知道解毒之法。」

劉子奇道：「劉某人雖然求得了解毒藥方，是否有效，却還不知。在下認爲解鈴還須繫鈴人。」

吳震宇道：「那裏去找下毒之人？」

劉子奇說道：「如果閣下有意找出下毒之人，劉某人倒是掌握了一條有力的綫索。」

吳震宇似乎心動，目光一亮，道：「說說看！」

劉子奇道：「劉某人雖未中毒，却是如同身受。如果你我要合力找出下毒之人，最好是剖腹相見。首先，請閣下解除白姑娘的禁制。」

吳震宇略微思索，就點頭表示同意。

然而，在他回身將要向車廂內那兩個健壯漢子打出手勢時，突然間發生了意外的情況。

只聽嗖嗖兩聲，那兩名漢子頓時遭到一箭穿心的厄運。右邊那個漢子被箭鏃釘在車廂上，左邊那個向前仆倒，壓住了白芳青的雙腿。

白芳青正要彈身而起，頸子却被一個鈎子鈎住了。

那是一把金鈎，在夕陽餘暉的照射下閃閃發光。

在白芳青的背後，露出了一個皺紋交錯的面孔，那是「鐵傘金鈎」丁伯濤。左手盤弓，右手不停地撥弄着弓弦的丁大山，也在渡頭的左邊出現了。

這情況使得劉子奇大大一駭，吳震宇的神情也是大大一變。

丁伯濤嘿嘿笑道：「跑掉了和尚跑不掉廟，姓劉的，白家丫頭一路上够照顧你，你總不忍心看着她死在老夫的金鈎之下吧？」

劉子奇沉聲道：「尊駕要什麽？」

丁伯濤簡短地道：「藥方！」

劉子奇先是一楞，接着哈哈大笑，道：「想不到赫赫有名的『鐵傘金鈎』也會遭人暗算。」

丁伯濤既未承認他也中了「子午穿腸砂」的毒性，也未否認。只是沉叱道：「休說廢話，將那解毒藥方交出來。」

劉子奇道：「交出藥方，尊駕就放下白姑娘？」

丁伯濤點點頭，道：「一點不錯。老夫向來說一不二。」

劉子奇道：「劉某人却未必是說一不

二的人。」

丁伯濤冷聲道：「諒你不敢。」

劉子奇道：「好！咱們就作成這筆交易……」

吳震宇低聲截口道：「劉兄怎麽又妥協起來了？」

劉子奇向他使了個眼色，然後又向丁伯濤說道：「那帖解毒之藥是記在劉某人心中的。此刻就要一一說出，尊駕必須記清楚。」

丁伯濤道：「絕不勞你說第二遍。」

劉子奇以一根指頭敲着太陽穴，裝着沉思的樣子，同時用極輕微的聲音說道：「吳兄！咱們只得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劉某人說出藥名吸引丁伯濤貫神之際，吳兄設法將丁大山制住。」

吳震宇會意了，故意揚聲道：「姓吳的雖然也想得到這帖藥方，却希望憑一己之力去取得，故而不想站在這兒取巧偷聽，吳某人站遠一些。」

說罷，向遠遠一座土丘走去。

那座土丘約有四、五丈高，位於丁大山背後約莫三十步處，劉子奇是用劍之人，自然懂得吳震宇已經選擇了一個絕佳的攻擊位置。

劉子奇眼見吳震宇站妥了架勢，這才揚聲說道：「尊駕聽清楚，劉某人先要說出藥引子……」

「劉……」白芳青似要阻止他。頸子上的金鈎一緊，使她無法說出第二個字。

劉子奇緩慢地說道：「藥引子一共有五樣：蚊子胆，蒼蠅心，鷄牙齒，螞蝗骨頭……」

丁伯濤怒叱道：「胡說！蚊子那有胆？蒼蠅那來的有心？鷄也沒有牙齒，螞蝗更不會有骨頭……」

劉子奇搖搖手，道：「別急！別急！這四樣藥引子倒還好找，最後一樣藥引却有些費事，尊駕恐怕也捨不得。」

「說！」這個字從丁伯濤嘴裏說出來，宛如半空中打了一聲響雷。

劉子奇神色嚴厲，一字字如敲金擊玉般道：「令郎的腦髓……」

他的話剛一出口，站在土丘上的吳震宇業已如鷹隼攫食般一瀉而下，其速度之快，使劉子奇暗暗咋舌，私心讚佩。

在衝下之際，吳震宇還發出一聲吶喊，分明是故意示警，好教丁大山回身用彎弓去格。那正好中了他的圈套，他左手五指曲張如鈎，蓄勢等待。他有把握可以扣住丁大山的任何一隻手腕。

丁伯濤人在車廂中，自然沒有發現這一變化。但是丁大山却發覺了自己的危機，正如吳震宇所料，丁大山飛旋身形，雙手盤弓，去格吳震宇的長劍。

吳震宇仍是長驅直入，毫未收勢，因爲他的目的是要制住對方。

事關白芳青的性命，是以劉子奇也在全神貫注。

丁大山本是以弓背去格對方的長劍，就在堪堪接觸的那一瞬間，突見彎弓一翻變成了弓弦向前。

嗡地一聲，弓弦自劍刄上劃過，這時，吳震宇的左掌疾吐，向丁大山的右腕扣去。

想不到丁大山那把彎弓除了能射箭之外，還有無數詭招，劍刄在弓弦上滑過一半時，丁大山的雙手向內一翻，緊緊的弓弦竟然將吳震宇手裏的長劍纏繞了一圈，劍尖在距離丁大山胸膛五寸處停住不動。

這一變，却使吳震宇的左掌落空，嘶地一聲，只不過撕落了丁大山一幅衣襟。

又是嗡地一響，丁大山已然鬆了弓弦，飛身而退，吳震宇再不可能有機會制伏他了。

車廂中的丁伯濤已從後車簾中看到了這一切情況，他哇哇大叫道：「山兒！你先封住姓吳的，待老夫結果這女娃兒，再拿下姓劉的，三十六枚毒釘，釘上他三十六處大穴，看他說不說出解毒藥方……」

話還沒有說完，只聽他發出一聲厲呼。緊接着，一道人影自車廂中躍下，那正是他丁伯濤，但是他那隻掌握金鈎的右臂却已不知去向，再看看車廂中，金鈎還是鈎在白芳青的頸子上。

這變化太出人意外，在塲之人無不震駭萬分。

晚風蕭蕭，河水拍岸，再也聽不到別的聲息。

這時，一個黑色人影自車廂後緩步走了出去。

他是冷無雙，手中長劍斜斜下垂，在夕陽照射下，變成一把亮閃閃的金劍。

嘩地一聲，丁伯濤掣開了左手的鐵傘，面上流露出痛苦與憤怒混合的神情，丁大山也自箭壺中拔出羽箭，搭上了弓弦。

冷無雙冷聲道：「在下是殺手冷無雙，因爲是殺手，所以出招之前未打招呼，也因爲殺手從不平白殺人，所以沒有一劍削下你的腦袋。」

丁伯濤咬牙切齒地說道：「姓冷的，老夫雖然已斷了一臂，也照樣可以要你的命。」

冷無雙道：「你是成名多年的高手，也是久經陣仗的老將，該知道自己身上有多少血，目下已流了多少，每一用力運功，又要流多少，如果你够聰明，就該留下『青山』，早些去止血療傷爲妙。」

丁伯濤楞了一楞，突然收起了鐵傘，向丁大山一擺頭，說道：「山兒！咱們走吧。」

冷無雙躍上車廂，取下鈎在白芳青頸子上的金鈎，向丁伯濤父子扔過去，揚聲道：「帶走你的傢伙！」

夕陽已墜，夜色漸濃。丁伯濤父子的身影在蒼茫夜色中倉皇消失。

這時，白芳青也走下了車廂，正抬手整理散亂的頭髮。

吳震宇走到她面前，拱拱手，道：「請白姑娘恕在下唐突之罪。」

白芳青冷哼一聲，道：「只怪我藝不如人，談不上唐突二字。」

劉子奇也走到冷無雙面前，拱拱手，道：「多謝冷兄拔刀相助。」

冷無雙道：「不必言謝。更談不上拔刀相助，這一路上，白姑娘帮了冷某人不少忙，以此回報而已。」

劉子奇道：「有一事想請教冷兄。」

冷無雙道：「何事？」

劉子奇道：「究竟是何人化錢聘僱冷兄？」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冷無雙却已轉身

走去。走得又急又快，毫無挽轉的餘地。

劉子奇只得悵然地搖頭嘆息了一聲！

白芳青走到劉子奇身邊，低聲道：「到延安府還有一日之程，咱們還是快些過河趕路吧！」

劉子奇點點頭，轉身向吳震宇問道：「吳兄不要同行？」

吳震宇道：「劉兄說得不錯，設法找出下毒之人，才是根本之法。一來，吳某人愧對白姑娘，二來還怕前途有變，二位不妨先行，吳某人隨後跟來就是。」

劉子奇拱拱手，道：「就此別過。」

× × ×

延安府東門邊有一座宅子，不算太大，却很深邃。宅子門前掛着一塊橫匾，寫着「劍廬」二字，這就是唐百川的寓所。

劉子奇和白芳青是在擦黑時候從南門進入的。進城之後，劉子奇分別在好幾家藥舖子裏買妥了藥材。白芳青則暗暗察視，他們身後並無跟踪監視之人。

劉子奇不止一次作唐百川的座上客，角門上的老家人一見面，就忙不迭地說道：「劉大俠！您終於來了，我家主人好盼望啊！」

劉子奇道：「你家主人還好麽？」

「好得很！只聽說新近得了個腹痛的毛病。」這老家人顯然不知道唐百川中毒的事，回顧了白芳青一眼，遲疑地問道：「這位是……」

劉子奇截口道：「她是白虎寨的白姑娘。」

「請！請！」老家人連連讓客。

唐百川約莫有五十餘歲，鬢髮花白，兩眼炯炯有神，此刻正在旁廳和夫人下棋。劉子奇引見了白芳青，唐百川連忙命夫人帶白芳青到後堂去淨身換衣，他則和劉子奇進入了一間密室。

此刻正是七月，天氣燠熱難當，這間密室更是熱不可當。一進門，劉子奇就已汗流浹背，原來這間屋子裏有一個火舌熊熊的洪爐。

唐百川指着一張木櫈，示意劉子奇坐下，然後神色沉重地道：「鐵是一塊好鐵，我自信能鍛出一把削金切玉，萬古不朽的好劍，不要爲我的事情難過，從此刻起，你守在這兒，待劍出爐。」

劉子奇說道：「唐兄！我已求得了解藥。」

唐百川楞了一楞，才道：「你求到了解藥？」

劉子奇點點頭，道：「是的。只不過在用藥之前，我想和你談談。」

唐百川在他身邊坐下，拍拍他的肩頭，道：「你一向說話很直爽，怎麽賣起關子來了？」

劉子奇道：「並非賣關子，是內情太過複雜。據我所知，目下江湖中與你同時中毒的還有不少人，已知的有白虎寨寨主白通，『滄浪劍客』吳震宇，『鐵傘金鈎』丁伯濤，『賽魯班』戴魁可能也已中了毒……」

「所中的毒和我一樣麽？」

「完全一樣。據賜解藥的人說，這種毒叫『子午穿腸砂』，要待七七四十九日才會毒發身死。」

「那麽，你爲他們解了毒嗎？」

「沒有。」

「爲什麽？」

「因爲賜藥的人再三叮囑，這解藥只能給你一個人用，而且……」

唐百川截口道：「怎麽樣？」

劉子奇皺皺眉頭道：「那人提出一個交換條件，就是待這把劍出爐之後，要我佩劍隨侍他三年。」

「你答應了？」

「當然答應。爲了你……」

唐百川苦笑道：「眞虧你這一片心，但是你該想到後果，這三年中他可以任意敎你作任何事。三年之後，你也許已變成一個雙手血腥的惡魔了。想想看，這是我鑄劍的本意嗎？」

劉子奇道：「兩害相權取其輕，唐兄！你的性命要緊啊！」

唐百川搖搖頭，道：「你錯了！在我心目中，劍比生命還重要。生命只有短短幾十年，一把名劍却可以流傳千古。」

劉子奇問道：「唐兄！那該如何是好呢？」

唐百川突然轉變了語氣，道：「我問你，你是如何識得那人的？」

「那是好多年前的事了，當時我還在鏢局中討生活，走一趟口外，不期而遇。二人談得很投契，他不但識藥，識毒，也識劍，所以我對他的印象很深。這回我接到你的飛鴿傳書時，這位朋友剛好來到洛陽，所以我才去找他。」

「你說他剛好來到洛陽？」

「是的。十多年來他是首次入關。」

「到洛陽作甚麽？」

「行醫，聽說醫道很高明。」

「此人多大年紀？」

「五十餘歲。」

「可會武功？」

「據他說不會，也許是深藏不露。」

「他叫什麽名字？」

「姬殘。」

「那兩個字？」

劉子奇在手掌心裏劃出那兩個字。

唐百川站起來兜了一個圈子，沉聲道：「我想起了一個姓姬的人。」

「誰？」劉子奇也跟着站了起來。

「這個人名叫姬春風，是二十年前用劍高手，可惜他不走正途，劍法也屬於邪派，不但嗜殺，也好淫，被他沾汚的良家女子不知凡幾。後來引起江湖衆怒，廢了他的武功，將他逐出中原。」

「難道姬殘就是姬春風？」

「姬是冷僻之姓，名殘分明說他已經殘廢。若非用劍高手，絕不可能識劍。子奇！他可曾與你談論過劍道？」

劉子奇點點頭，道：「談過，而且極爲深覬，當時我似懂非懂，後來才逐漸參悟。我在用劍方面有如今的造詣，有多半是受他之敎。」

唐百川皺着眉，道：「如果這個姬殘果然是當年的姬春風，那就太可怕了。仇恨在心，却無力報償，於是想假你去血洗武林。」

劉子奇道：「唐兄！你還是先喝下解藥，袪除毒性再說。我雖會踐約隨侍他三年，却未必會聽從他的話去爲非作歹。」

「你會。」唐百川語氣肯定地道：「

我識你勝過識劍，這裏太熱，咱們走吧！白姑娘想必已淨好了身，你也該去洗洗身子，然後由愚兄爲你倆接風。」

× × ×

接風酒擺在花廳裏，雖是故友重逢，心情却不開朗，一個個都在喝悶酒。

劉子奇敬白芳青一杯，問道：「白姑娘！令尊平時可曾向妳述說江湖往事？」

白芳青點點頭道：「說的，他老人家三杯下肚就會滔滔不絕，我最愛聽了。」

劉子奇道：「聽過姬春風的事嗎？」

「姬春風？」她的兩眼突地一亮。「聽說過，爹說他是個邪惡人物，後來黑白兩道的人聯手起來，才廢去他的武功。」

劉子奇道：「那件事令尊參加嗎？」

白芳青點點頭道：「參加了，好像是我爹和一個名叫吳沛海的劍客帶頭的。」

唐百川道：「那位吳大俠已然物故了，聽說他的兒子目下已是西北武林中數一數二的劍客。」

劉子奇道：「可是『滄浪劍客』吳震宇？」

唐百川點點頭，道：「是他。」

劉子奇道：「這事有些眉目了。白姑娘！關於姬春風的事，令尊對妳說得詳細麽？」

白芳青道：「說得很詳細，姬春風嗜酒，好色，於是他們就投其所好，當姬春風正沉醉於溫柔鄉中之際，出其不備地制服了他。」

劉子奇道：「除了令尊及吳沛海之外，還有何人參與？」

白芳青想了一想，道：「還有當年在黑道中頗負盛名的秦中堂，這個人在五年前已經死了。還有……對了！還有丁伯濤，戴魁……」

「够了！」劉子奇突然喝阻她，轉頭向唐百川說道：「你推斷得不錯，姬殘就是姬春風。」

白芳青道：「姬殘定是姬春風！那麽，我也推斷得不錯，他就是下毒之人。」

唐百川喟然道：「這個人太過聰明，被廢去武功之後，在醫道上，又獲得了相當的成就，可惜還是心存邪念。」

劉子奇道：「我不該爲這樣一個邪惡之徒去守信，我寧可作背信的小人也不會作他的劊子手。」

唐百川道：「子奇！你眞的肯背信違約？」

劉子奇點點頭，道：「我肯。一把名劍，最好是永遠不沾血腥，永遠不出鞘，只靠它的威名去震懾惡徒。不管那把劍多利，只要曾殺過人，就不算是一把最好的劍了。」

唐百川連連點頭，道：「對！劍道即人道，你用劍十餘年，今天才悟出了這個道理，可喜可賀。」

劉子奇道：「那麽，你可以安心服下解藥了。」

唐百川道：「好！我可以先試試，說不定姬春風在解藥中還有花樣。」

× × ×

時光好像過得特別慢，好不容易才挨到亥、子相交光景。

唐百川靜靜的躺在床上，他已服下了解藥。唐夫人，劉子奇和白芳青都在注視着解藥的功效。

好不容易又挨過一個時辰，到了丑初。唐百川仍是靜靜地躺在那兒，每晚子時都要發作的腹痛竟然消失了。圍在床邊的三個人，這才吁了一口長氣。

正在這個時候，老家人氣喘吁吁地跑了進來，結結巴巴地道：「劉大俠，有個人要見你。」

劉子奇道：「什麽人？」

老家人道：「那人坐在轎子裏沒有露面，是由轎伕叩門的。」

劉子奇站起來，道：「好！我去看看。」他向外走，白芳青和唐百川也跟了出來。

轎簾低垂着，劉子奇站立在階前，問道：「是那一位？」

「是我。」一個低沉的聲音。

然而這個聲音對劉子奇却非常熟悉，他連忙說道：「原來是姬先生，快請裏面坐，您的藥方眞是神奇。」

姬殘道：「不必了！記住，八月三十正午，我在洛陽東興樓等你，別忘了帶着那把劍。」

唐百川冷不防地插口道：「姬春風！當年你只是被人廢了武功，並未毀去面容，因何怕見人？」

轎子中沉靜如死，過了許久，才聽姬殘道：「唐百川你很僥倖，希望你不要再惹麻煩。起轎！」

轎子立刻抬了起來。

突然，一個黑衣蒙面人在轎前出現。

他是殺手冷無雙。

冷無雙現身之後，冷聲喝道：「姬先生，請慢走一步。」

姬殘喝道：「停轎。」

轎子又放了下來。轎簾挑起，姬殘探頭而出，道：「何事？」

冷無雙道：「不要明知故問。」

姬殘冷笑道：「古人說：君子報仇，十年不晚，我却化了二十年的工夫。二十年前的六月二十八正是我受害之日，所以我要在那一天尋仇。我此生雖不能用劍，却能用毒。我不用急性的，用慢性的，要那些當年害我之人，受盡折磨而死。」

冷無雙道：「別說廢話，這些不干我的事。」

姬殘道：「凡事要細說從頭，我生平最欽敬守信不渝的人，所以我選中劉子奇，選中唐百川所鍛的劍，我要武林中出現第二個操生殺大權的姬春風。所以我故意招搖使他成爲衆所矚目的人物。但恐他難擋強敵，故而請你這樣的高手保護他。」

冷無雙道：「別忘了是你化了一萬五千兩銀子要我來殺他的。」

姬殘道：「你幹的是殺手，不是保鏢，所以只有從反面來請你。在我未敎你動手殺他之前，你絕不可能讓他死在別人手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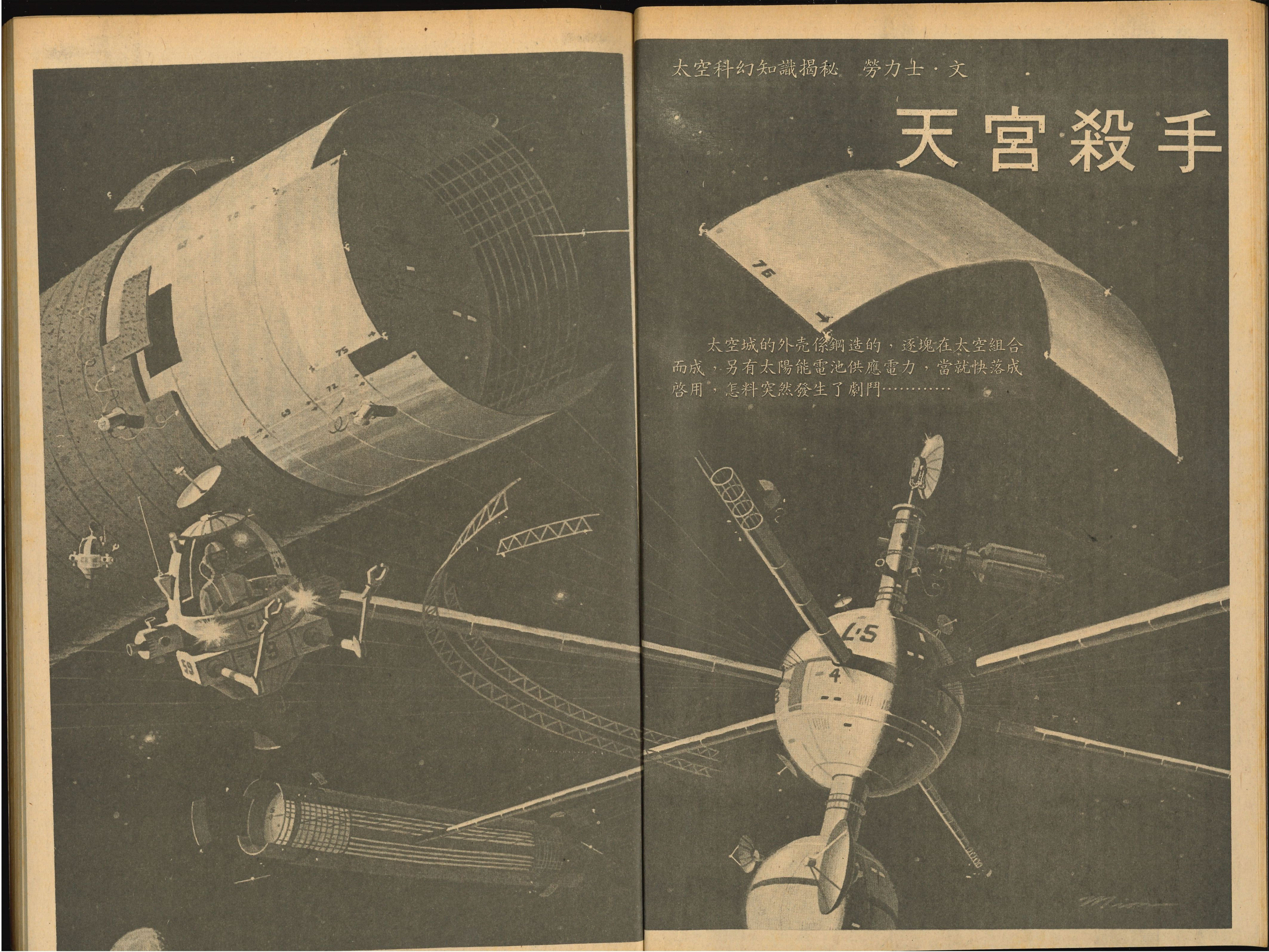
冷無雙道：「眞是高明。」

姬殘道：「話雖如此，還有五千兩銀子的餘欵，我仍然照付。」

他從袖筒中取出一張銀票，遞給冷無雙。

冷無雙向前走了兩步，但沒有去接銀票，却問道：「姬先生！你可知道我爲什麽要幹殺手？」

（以下轉入第66頁）



太空科幻知識揭秘　勞力士・文

天宮殺手

太空城的外殼係鋼造的，逐塊在太空組合而成，另有太陽能電池供應電力，當就快落成啓用，怎料突然發生了劇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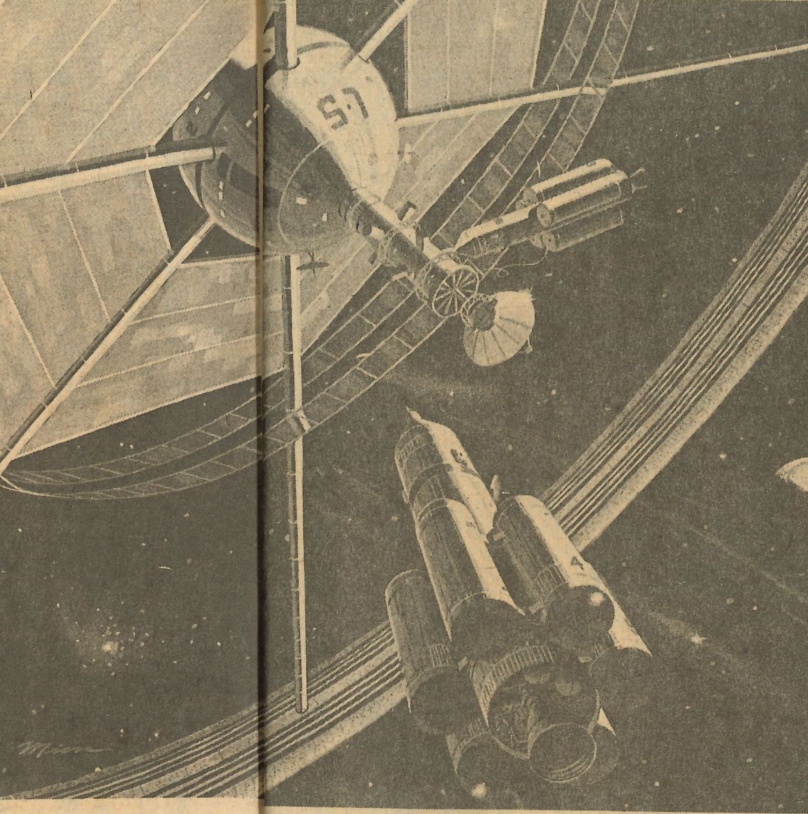
美國科學家在太空製造的一座「天宮」，企圖在第三次世界大戰變成核子武器發射的基地，不料蘇聯獲悉，派出殺手潛入出擊，美國保密局出動幾個精銳殺手在太空城截擊，又用激光箭巧破流星座，始終保不住天宮，發生大爆炸！

太空城係最大的核彈基地

在地球以及月球中間的一截太空，稱做「內太空」，從月亮伸展到更遙遠的太空，叫做「外太空」，許多人沒法分辨這兩種太空，科學家却認爲「大有分別」，原因是月亮擋住一切由外太空飛竄過來的隕石、黑氣、旋風以及能够殺人的「加瑪綫」，即是宇宙光，在月球跟地球中間的太空，就安全得多了，企圖在地球的大氣層之外，建造一座「天宮」，就要考慮到這一點，絕對不能够在月亮之外的太空建造。

不過，在「內太空」建造的太空城，新的名稱叫做天宮，如果它過份接近地球表面，萬一有人從中破壞，從地球表面任何一角發射升空火箭，向它襲擊，太過容易，防不勝防，故此那座天宮應該遠些，經過一番辯論之後，美國太空總署終於作出決定，認爲它的準確位置最理想的是距離地球以及距離月球相等，剛巧是地球與月亮之間距離的一半。

既然地球跟月亮距離二百四十八萬哩，一半就是距離地球一百二十四萬哩了，有了這個決定，便即秘密佈置一切，從特製的穿梭機把天宮須要的建造材料逐件送到太空的指定一處，任由它飄浮，再又利用電磁吸鐵的原理，使每一件鐵皮吸住，裝勘，逐漸形成了一個鋼管，然後在鋼管之內做出各種裝置。



這是輸送器材的火箭運輸機，中央的圓筒係噴射激光的機器，靠它克制蘇聯的秘密武器"流星塵"。

鋼管長達十萬呎，頂上永遠是晴朗的天空那種淺藍色，地面是棕黃色，也即是慣見的泥土。

初時準備在鋼管之內設置大量的水，看來像湖，後來，這個計劃打消了，原因是製造人工湖十分麻煩，每天失去的水份設法靠雨水補充，難以從地球上面把大量的水送上去，索性把原來想製造小湖的一處變成農場，大量繁殖蔬菜。

至於居民，居住的地方有如大酒店，還有自動滾上滾落的電梯。

那座天宮已經接近完成的階段了，突然接獲一個驚人的情報，莫斯科準備派人把它炸毀。

其實人類移居太空，乃是一項重大的成就，所有科學家都應該互相慶祝，再往下說，蘇聯認爲美國第一座天宮立即落成，可以入居，並無不妥，莫斯科的科學家也可以照樣製造的，何必把對方就快落成的天宮爆炸呢？這種心理，使美國科學家集中在一起，討論此事，主持人哥迪沙博士向座上的四十多個科學家很鄭重的說：

「今天這個集會是很重要的，可以說是具有歷史性的價值，開會的時間相當長，希望各位坐着隨意進食，喝酒，並且隨意發表意見，有一座濶十二呎的電視螢光幕屹立，現時各位都看得見在螢光幕上面出現的人是我，如果各位任何一個按掣，我的形象立刻消失，由他代替我，同時他講的話也可以透過傳聲器直達每一個座位，如果面對面的交談，除非有人問我，我必須答覆之外，否則，我不再露臉，現時希望有人按掣，由他在螢光幕上露臉，說幾句話。」

他剛剛閉嘴，雷克斯博士就開始提出問題互相研究了，他是戰略專家，那種戰略還是涉及太空的，他說道：「我很想知道這一座天宮最多可以容納若干人居住的呢？」

「一萬個。」哥迪沙博士說。

「那些人是否挑選到天宮去的？抑或是用金錢買來的？」

「暫時還沒有明確的規定，我們首先要確定人類眞的可以活在太空中，再說其他。」

「現時是否有了答案呢？」

「可以說是有了答案，人類或貓狗之類的小動物眞的可以在太空過活，比較在地球過活更加愉快，原因是光綫充足，室中有加倍的氧氣，如同早上行晨運到山上去所吸到的清新空氣一樣，此外，在空中浮動的病菌幾乎減少到等於一個零字，肯定說任何動物在太空過活比較在地球過活更好。」

「第二個原則呢？」

「第二個原則是這樣子確定的，沒有百份之百的安全感，仍是不能够讓人類大量湧入太空。」

「你所指的安全或是不安全，是否牽涉到地球上面可能發生的第三次世界大戰呢？」

「當然是有所牽涉的，這一座天宮根本上就是爲了逃避第三次世界大戰而設立的。」

「未必是如此簡單吧？」

「也許在這個角度你比我懂得更多，

你認爲它除了逃避第三次世界大戰之外，還有甚麼目的呢？」

「直接參與第三次世界大戰。」

「問題來了，天宮距離地球表面有一百二十多萬哩，假如想在天宮發炮，向地面任何的一個國家炮轟，何以距離那麼遠呢？」

「不，照我所知，天宮對第三次世界大戰的貢獻，並非直接進攻，而是協助進攻，換言之，它貯備多種戰爭器材，作爲添補之用，隨便說說吧，能够製造氫彈的鈾礦濃縮原料，就是準備放在天宮之內，簡單點說，它是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戰爭物資倉庫。」

「雷博士，你懂得眞多，佩服之至，如果你說的話屬實，莫斯科當局打算把它爆炸，那是很合理的一種措施了，我們應該想想辦法對付。」

「我很想知道你們沒動手建造天宮之前是準備如何保護它，你可以談談嗎？」

「關於這點，無可奉告，並非我奉命保守秘密，而是這件事情不在我的勢力範圍之內，也許太空總署事前有了整個計劃保護它。」

「那就奇了！照我所知，太空總署沒有打算保護你們的，事實上你們已經有了激光箭這種秘密武器，敵人應該是知難而退。」

「對，你說得對，問題在這裏，激光箭只是對付外來的擲擊，不能够由用它去抵禦內部的爆炸。」

「你是否担心有人拋擲手榴彈？」

「不，我並不担心炸彈或手榴彈，只是担心它自然而然的爆炸。」

「你說的是爆炸液嗎？」

「是的，這種液體混和於顏料之內，它逐漸變乾，到了適當的時機，它就自動爆炸，防不勝防。」

他說的東西好像現時在銀幕上面出現的「乾水炸彈」，不過，它的隱藏力量很大，炸力也是更加強大，如果它裝置在天宮之內正頂的一處天幕，使用爆炸液，那是極有可能到時爆炸的，隆然一聲，天宮以及在該處居住的人，化作飛灰，未免太過可怖！

他們一共有四十多個科學家，把注意力集中在「預防大爆炸」的焦點上面，各有各發揮自己的見解，眞的是反覆辯駁，那個會議經過十四個鐘頭，然後散會，出席的人都感到非常之累。

太空總署轄下的太空情報組，也有兩個人列席，他們在事後對哥迪沙博士說：

「照我們所知，使一個地方引起爆炸，並非使用手榴彈或者濕水炸彈片那麼簡單，還有更新的方法，你有沒有聽見過人形炸彈這個名稱呢？自告奮勇的人，可以事前吃了定時發作的爆炸藥物，然後走進人叢，到了指定的時間，他就爆炸。」

「那個人豈不是死定了？」

「他當然是死定的了，別忘記，有些人是視死如歸的。」

「好，就算他不怕死，吃了爆炸物，經過消化與吸收，三幾天就排洩出體外了，怎能拖幾十天之久然後爆炸呢？」

「聽說這種爆炸物吸收之內，貯在肝內，不會排泄出體外，換言之，他死於肝臟爆炸！」

「假如你說的確是事實，那要如何應付呢？」

「我也不知道如何應付，只是提醒你這一點，今時今日的特務異常犀利，有幾十種方法爆炸，除非你使用機械人，否則，所有技工都有可能是北極熊的爪牙，隨時爆炸，防不勝防。」

「我已經很愼重的考慮過，在月球上面掘取有價值的礦質，包括金和鑽石，的確可以使用機械人，可是，建造天宮就不同了，假如派機械人去做這種工作，建造成的天宮，就失去了藝術價值，看來有如孩子玩的積木遊戲。」

「我明白了，機械人缺少人類應有的感覺。」

「是的，正是如此！」

「照這樣看，唯一的方法就是以毒攻毒，我們也派機械人去做許多種粗重的工作，乘機刺探對方的秘密，假如自己人發覺技工當中有些對手，把他殺掉，那就不會發生爆炸，同歸於盡。」

「是的，必要時只好這樣安排。」最後，哥廸沙博士說。

佈局征服卡拿芬小姐

建造天宮需要一百多名技工，俱是在太空從事各種活動的，不過，工作方面究竟那些人比較重要呢？實在不容易分別，假如有些技工想破壞，防不勝防，因此之故，經過深長計議之後，哥廸沙博士逼於把撲滅對方潛入活動的對抗戰術，交到美國保密局的手上。

怎樣對付可能發生的災禍呢？一般人實在難以忖測，不過，保密局另有一套，因爲他們在世界上每一個角落都有活的棋子，隨時可以調動。

那天，他們在華盛頓最高的保密太本營之內，由哥頓上校主持，召開最機密的會議，認爲對付這件事情，應該雙管齊下，一方面盡可能的在天宮嵌裝的最後一個階段採取各種防衛工作，另一方面，動用早已潛入莫斯科的活動棋子，盡快查悉這一項爆破任務的主持人，又從這個人的身上查探破壞天宮的技巧。

這一招叫做「釜底抽薪」，比較防止敵人的特工潛入，更加重要，原因是蛇無頭而不行。

經過十分深入而又可靠的調查，終於獲悉「波地卡羅夫」係這一項任務的主持人，他是一個上了年紀的人，身份是少將，可以說是軍中的「戰鬥科學家」，因爲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曾經立了大功，

故此担任要職。

他巳經有六十五歲，不容易再用女色去迷他了，假如派人行刺，那是沒用的，因爲他死了必然有人頂替他的位置，一鷄死，一鷄鳴，美國保密局急於獲悉的只是他腦海中的秘密，並非他的性命。

再進一步，調查最爲接近他的人，認爲「卡拿芬小姐」最爲接近他，因爲她是他的姪女。

想派一個年少英俊的美國特務去迷住她，不易培養感情，二來她巳經情有獨鍾，那個男友叫做「莫洛巴爾札耶夫」，從小到大，跟她聚在一起，早巳心心相印，聽說年底就要結婚了，世界上沒有一個男人能够在她心中奪取他的地位。

美國海外情報局認爲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威脅她就範，換句話說，先行打擊她的芳心，令到「巴耶夫」受了重傷，整個莫斯科只是「巴扎克馬奔」這個腦科醫生能够救活他，到時她爲了愛情，可能屈服於「馬奔醫生」勢力控制之下。

說清楚點，「馬奔醫生」正是美國保密局預先放下的一個活動棋子。

他只有四十五歲，不算很老，還有多少力量使女人入迷，除了具有男性的儀表以及擁有最寶貴的知識與經驗之外，他還有很堅強的體魄，貼身打鬥特別出色，這樣厲害的一個男人，把全副精神放在一個人的身上，想辦法消滅他，甚至不惜運用迂廻曲折的戰術，假手於人，製造機會行兇，確是不容易應付的。

有一晚，馬奔醫生暗中走出莫斯科郊區醫院的後門，靜悄悄的走入大城之內，潛入一間酒店，跟一個巳經有七十歲的老嫗「歌羅絲」晤談。

他倆不是情侶，只是經常進行黑市交易的顧客，也可以說雙方都是顧客，原因是各有所求。

「馬醫生，你今晚是否想找一個未成年的少女玩玩？我有一個處女，只是十五歲，不過，她的身型巳經十分飽滿結實了，人也長得漂亮，相信她會令你滿意，一磅迷幻藥就可以換到她的初夜權，你的意思怎樣？」

「歌羅絲，你眞有我的心！如果一個人眞的可以死了投胎做另外一個人，我必然再生的時候娶你爲妻！閒話休提，今晚我巳經帶了兩磅迷幻藥到來，任由你使用，只要你沒有過度使用它以致弄出命案，那就算了，至於我的一方面，我需要的不是小羔羊或鮮花，我需要極有殺傷力的殺手，不過，我並非想奪取一個人的生命，只是想把他打暈而巳。」

「出事的地點在那一處？先决的原則是遠遠的離開沙皇酒店。」

「當然是遠遠離開你以及離開你工作的沙皇酒店，你放心好了，那個地點必須特別接近我工作的莫斯科郊區酒店，這樣做對你方便，對我也方便。」

「爲甚麽對你方便呢？你是否想他被人打暈之後，又再被人相救，把他抬進醫院裏，到時你就爲所欲爲呢？」

「是的，歌羅絲，你眞是聰明！」

「我的鼻子有如獵狗，可以嗅吸別人心裏所想的是甚麽，照情形看來，你一定是佈局想他吃一針，把你苦心泡製的液體注射到他的血液之內，那是怎樣子的針藥呢？」

「此事與你無關，正如我沒有向你查問殺手是誰，代價是兩磅迷幻藥，够你使二十個少女入迷了，你肯就答應，不肯就算數。」

「馬奔醫生」的態度漸趨強硬，歌羅絲不想失去這個顧客，一口答應。

分手之前，她仍要問清楚被視爲襲擊的對象是誰，如果那個人太兇，便要多找幾個殺手。

「他叫做巴耶夫，是軍隊裏面戰鬥力最強的狙擊手！」馬奔醫生逼不得巳的說出那個人的姓名。

這一宗生意成交了，他放下一個黑色的軟皮公事皮包，匆匆的走出沙皇酒店後門。

「巴耶夫」跟「卡拿芬」的戀情巳經達到白熱化的境界，任何一對戀人的愛情發展到這個階段，一定是希望去找一些機會留在黑暗的牆角，或者樹影縱橫，濃蔭如幕之處，偎倚在一起，既然他倆就快結婚，更加肆無忌憚，殊不料在初秋的晚上忽然發生不測之憂，他倆擁抱熱吻之際，突然有兩個黑影從樹後一躍而出，閃電般向這一對情侶襲擊。

當然是先行襲擊「巴耶夫」的，由於巴耶夫猝不及防，兼且以一敵二，很快他就捱了一拳，打暈在地，他剛剛覺醒，發覺她受制於兩個暴徒，上半身的衣裳撕開了一半，形如半裸。

看來這兩個暴徒必然是色魔。一個暴徒仍在動手撕她的衣裳，她拚命掙扎，尖聲喊叫。

另外一個暴徒，用尖刀威脅她。

那是一柄牛肉刀，刀鋒有六吋長，寒光閃閃。

沒有人理會他，也許他們以爲他巳經昏迷不醒。

巴耶夫係軍中的拳王，早巳習慣了受拳倒地，只是躺了躺，便即恢復知覺，一切反應正常。

她的尖聲叫喊使他驚醒，他當然是首先向持刀的傢伙襲擊，如同別人向他襲擊一樣。

照他想，制服了持刀的匪徒，再去對付另外一個兩手空空的色魔，那是很有把握取勝的，必要時儘可以利用對方的尖刀，宰了兩個人，然後抹去刀柄上面的指紋，趕快逃走，就會逃出魔掌之外。

主意打定了，他在地上飛躍而起，施展搏擊的擒拿手絕招，閃電般出擊，反手奪刀，跟着把刀鋒在這個傢伙腰間使勁一插。

得勢不饒人，他頻頻的手起刀落，連插五刀，料不到受擊的人若無其事。

他突然醒悟，那一把刀只是舞台上面使用的「魔術刀」，刀鋒看來光亮奪目，並非很尖的，受到壓力，便會縮入刀柄之內。

這一把魔術刀大槪只是那兩個色魔用來嚇嚇女人的，無怪他那麽容易拋開那把刀。

他想改用鐵拳對付那兩個色魔，可是，慢了半步，腦後突然被一件很沉重的物件打中，搖搖晃晃的倒下來。

這一次打擊比較上一次嚴重得多，他剛剛仆倒就俯伏在地，好像被擊身亡。

卡拿芬看在眼裏，大驚失色，尖叫了一聲，她就昏迷不醒。

到了她覺醒，巳經置身在莫斯科郊區醫院之內。

「我的男友巴耶夫怎樣？他是否巳經死去？」

她向一個女護士怱怱忙忙的問。

「小姐，他沒有死，只是昏迷不醒吧了，你能够覺醒，料想他也可以覺醒，不必担心！」

看護小姐嘉娜告訴她。

她深深的吸了一口氣，再又嘆息一聲，說：「但願如此！」

跟着她又說道：「我可以去看一看他嗎？」

「不，誰也不能够看他！假如你得到馬奔醫生的允許，那又不同。」

「馬奔醫生是誰？爲甚麽他有這種權力？」

「他並非院長，只是腦科醫生而巳，病人是否需要開刀，由他決定。」

「我很想見見他，看護小姐，請你做好事，帶我去見見他！」

「好的，他只是留在這一層最後的一個房內，那是他私人的休息室，我先用電話聯絡，如果他允許的話，我立刻帶你去見他。」

「好極了，多謝你的好意，我眞想見他！」

卡拿芬哀哀的懇求。

她果然有機會站在馬奔醫生的臉前。

馬奔醫生向她望了一眼，說：「巴耶夫的後腦受到過份的震盪，失去了正常的反應，也可以說他局部失憶，相信對方是用鐵管之類的武器襲擊他，他的頭骨特別硬，故此沒有破裂，不過……」

馬奔醫生沒有再說下去。

「醫生，他會死嗎？」

「他的狀況現時總算是穩定下來了，我可以保證他不會死，但却不能够保證他能够恢復記憶，特別是關於愛情方面的反應，必然是更差了，你如此痴情，使我受到很大感動，必然盡力而爲。」

「好極了，馬醫生，先行讓我向你道謝。」

她只是嘴上裝做很冷靜的說，其實她芳心欲碎。

她覺醒之後一切正常，下午出院。

在一個星期之內，她天天去看巴耶夫，可是，他的病况完全沒有進展，有一次，她俯伏在他的身上，幽幽的啜泣，巴耶夫竟然沒有伸手去撫摸她的秀髮，也沒有吻她的臉頰，她極端失望。

她把近乎絕望的目光投在馬奔醫生的臉上，說：「馬奔醫生，他眞的沒法施救嗎？」

「很難說，患了失憶症的病人，通常是這樣子的，時發時癒，想恢復本來面目，除非……」

他沒有再說下去。

卡拿芬急得要命，病房之內沒有別人，也沒有女看護，她太過焦躁了，不顧一切的跪下來，雙手抱住馬奔醫生的脚，顫聲說：「馬醫生，你一定有辦法使他復元的，求求你，替我救救他！我願意不顧一切的救他！」

馬奔醫生的計劃成功

馬奔醫生好像大受感動，扶她站起來，說：「卡拿芬，你眞的願意不顧一切救他嗎？」

「是的，我眞的做得到。」

「好的，我叫你先做一件比較容易做的事情，再做另外一件比較難的事情，如果你眞的做得到，我就冒險救他。」

「救他需要一個人冒險去做某一種工作嗎？」

「是的，確是如此！」

「爲甚麽你不叫我去做呢？」

「那是另外一個問題了，容後解釋，現時我想向你講述我需要你做的工作，那是毫無困難的，只是有些麻煩吧了，我可以運用權力，選擇你做隨身的女護士，同到南斯拉夫，兩天之內回來，這一次旅程只是渡假性質，你必須在你自己的工作單位說明此事，還說你一切出於自願！我有一個表格，你要把它塡寫得清清楚楚，跟着我們動身。」

「爲甚麽到南斯拉夫去？」

「此事與你無關，不必多問。」

聽了這句話，她果然沒有再問半句。

兩日後，她巳經完成了各種應該做的手續，跟他同到南斯拉夫。

馬奔醫生帶她抵達南斯拉夫境內最大的醫院，直入頭等病房，去看一個垂危的中年婦人，她並非很老，臉上仍有少許光彩，可是，整個人瘦得有如皮包骨，看來似乎患了重症。

馬奔醫生自己雖然是個名醫，愛莫能助，不過，他臉上那種痛苦的表情，却是可以想像得到的，卡拿芬看了也受到感動，默然的站着，願意分担他不幸的遭遇所引起的哀傷。

馬奔醫生跟那個叫做「施莎嘉露」的女人說過一些甚麽，她站的地方並非十分接近，聽不出來，照情形看，他倆似乎是準備作出最後一次見面，便是永遠分手。

她很寧靜的守候到他們二人分手，然後隨着馬奔醫生走出戶外。

兩人同到「格羅斯大酒店」，那是一個套房，只有一個客廳，却有兩間寢室，正合他們的需要。

吃晚餐的時候，馬奔醫生口中頻頻說：「完了……完了……」

她想起了心愛的「巴耶夫」，彷彿她是「完了」，因此她十分領悟這一份不尋常的感情。

她沉住氣說：「馬醫生，我替你難過，她患的是甚麽病？是否一種癌呢？」

「她並非患癌，癌是沒法醫治的，不過，那種病來勢洶洶，却跟癌相差不遠，她所患的病叫做肝萎縮症，好好的一個肝，却一天天的萎縮，那是很危險的，我懂得她可以治癒，故此帶你到來看看她。」

「我不是醫生，我會有甚麽本領救她呢？」

「不，你的確有本領使她恢復健康的，問題只是你肯不肯替我做一件事吧了，我們還是很率直的談談吧，如果你醫好了

我的太太嘉露，我不管怎樣冒險也完成你的心願，設法醫好你的巴耶夫！

「這是可以想像到的，如果你能夠跟巴耶夫擁吻，多麼的開心！」

她茫然不解，稍停，說：「馬醫生，你不要太過激動，先行把我如何能夠救你的太太的辦法說出來。」

「也許你不相信，它却是事實，因爲你可以替我幹一種很有意義的工作，不過舉手之勞，能夠賺一百萬美元，把那些錢送到一個專醫肝病的專家手上，她就可以活下去。

卡拿芬想了想，說：「只是舉手之勞就能夠賺一百萬美元，恐怕沒有那麼容易的事！倘有此事，早就有人做它了，怎會輪到我？」

「不，所有俄國人當中，只是你有資格接近波地卡羅夫上校，你明白嗎？」

「你想要他的命，是也不是呢？」

「不，我們只是想知道一種秘密而已，我還是向你解釋清楚吧，萬邦科學家同心合力，製造一個古怪的升空物體，能夠永遠留在太空，也許你聽見過太空城這個名稱吧？它就是許多種太空城當中的一種，不過，由科學家自行設計的太空城，跟任何一個國家自行製造的太空城不同，它沒有自衛的武器，亦非幾千人居住，只是研究太空上的各種變化而已，本來它對蘇聯是毫無傷害的，可是，蘇聯當局却對它發生懷疑，更進一步，發生憤恨，想把它消滅，由波地卡羅夫上校主持，運用特殊的技巧把它炸毀，我是萬邦科學家的一員，有這種義務，協助他們生存，跟我特別有交情的幾個人已經到了太空城，我當然不想他們喪生，假如我有辦法盜取上校心中的秘密，那就不必勞煩別人了，可惜我跟他一向沒有交情的，逼於找人帮忙，假如你肯帮忙，很容易辦得到，只要你跟他坐着吃喝的時候，外邊有一個電話找他，他去聽電話，你乘機把一粒好像白豆似的藥丸投入他的一杯酒內，或者投入咖啡之內，它很快溶化，上校喝了它，不過十五分鐘，藥力發作，有問必答，事後絕對不會記憶此事，對你來說，再好也沒有了，這樣做的時候你必須在手袋裏面放下一個粉盒形的錄音機，可以錄取他所說的每一句，其實你只是向他提出幾個問題而已，事後你把粉盒抛在酒店餐廳之內的廢物箱，自然有人到取，這樣做簡直是神不知，鬼不覺，我求求你負起這個任務，一來救活我的太太，二來也可以救活留在太空城的科學家，希望你答應，你辦妥了，我必然冒險走進莫斯科藥物庫裏面把最珍貴的醫腦聖藥盜取，那種工作相當危險，爲了你，我必然傾全力去做，言盡於此了，請你不要用愛國愛民的大義責備我，因爲救活太空城裏面的科學家，對蘇聯並沒有半點損害。」

他所講的話有如一篇講詞那麼美妙，卡拿芬果然被他說服了，毅然答應，但却聲明只幹一次，萬一那個粉盒形的錄音機發生了毛病，一句話也錄不出來，與她無關。」

「好的，我答應你，不過，你動手的一天，最好跟我打個招呼。」

「一言爲定，我們盡快回到莫斯科去吧。」

最後，她很沉着的說。

太空城屍橫遍地

向莫斯科一個重要人物施展招供丸套取口供這一種行徑，十分危險，原因是波地卡羅夫是個很重要的人，他在任何一間餐廳之內進食，都有人保護，他到電話間聽電話的時候，可能望見她每一個小動作，此外，她把藥丸投入對方的酒杯之內，或者投入一杯咖啡內，有可能被特務看見，故此她必須非常審愼去做，終於稍爲改變，她只是扭開打火機，就有一粒藥丸彈進對方的杯子裏面，根本上她的手遠遠的離開杯子，決不會被人發覺，爲了必須達成任務，她反反覆覆的在家裏練習多次，直到十分純熟爲止。

她把粉盒形的錄音機抛入酒店的廢紙箱之前，必須用手帕抹淨它，絕不留下指印，這種措施也是很重要的，亦要在家苦練。

五日後，她對自己的成績相當滿意，決心拚一拚，先向馬奔醫生報告，說清楚翌日中午之前的一段時間，走向「雄風餐廳」，到時她會坐在上校對面的座位，請他配備人馬。

馬奔醫生喜出望外，對她說：「明天我會走過，順便看看你，不過，你不必向我打眼色或者做出任何一種暗號，自管自的進行好了，我只是想證實你有機會達成任務。」

「好，我必然盡力而爲。」卡拿芬在電話的另外一邊說。

馬奔醫生果然依計行事，並且站在較遠之處，盯着她一舉一動。

她做得很順利，尤其是她利用打火機把藥丸抛入上校那杯咖啡之內的手法，更加輕鬆，不過，她最後的一個小動作就不妙了，她担心那個粉盒形的錄音機上面留下指紋，把它拭抹多次，然後抛入廢物箱，這樣做簡直是不合理的，既然決心抛掉，何必多次拭抹？這樣想想，馬奔醫生就覺得掌心裏面揑一把汗。

他們有人接應，可是，保護上校的特務也很精明，對方都是不約而同的奔向廢物箱。

本來馬奔醫生這邊的人慢了一步，可是，在兩人快要走近廢物箱的時候，忽然有一個醉漢模樣的人走出來，向對方的腰間使勁一撞，兩個人一齊滾倒，變成了滾地葫蘆，因此之故，馬奔醫生看見自己人把粉盒檢去，而且在對方截擊之前抛給另外一個人，極端快速，恍如打籃球的傳球手法，達成任務，接過了粉盒的人飛奔到一輛正在行駛的汽車那邊，車門已經打開，他一躍登車，一陣風似的疾駛而去，雖有追兵，已經遠遠的墮後。

在餐廳裏面的特務，沒有足够的證據指控她，不敢去拘捕她，卡拿芬給上校帶上了他的汽車，司機很恭敬的讓她入內，然後關上車門，他們更加不敢輕舉妄動了，其他的人只不過以爲在餐廳喝醉打架，沒有甚麼，被餐廳的侍役首領薄責幾句，便即放行。

那晚的深夜，馬奔醫生擺出夜間散步

的模樣，蹓蹓獨行，在那條街的中段找着一間花店，它已經關上了門，馬奔醫生入內跟賣花的歐先生交談幾句，在歐先生店內取得一把雨傘，然後走出來，粉盒就在雨傘之內。

原來那個粉盒白天在汽車疾馳之際，突然放慢，有人把粉盒抛向花店的篷帳，汽車急駛而去，那個粉盒就此落在歐先生之手，夜裏才轉到馬奔醫生的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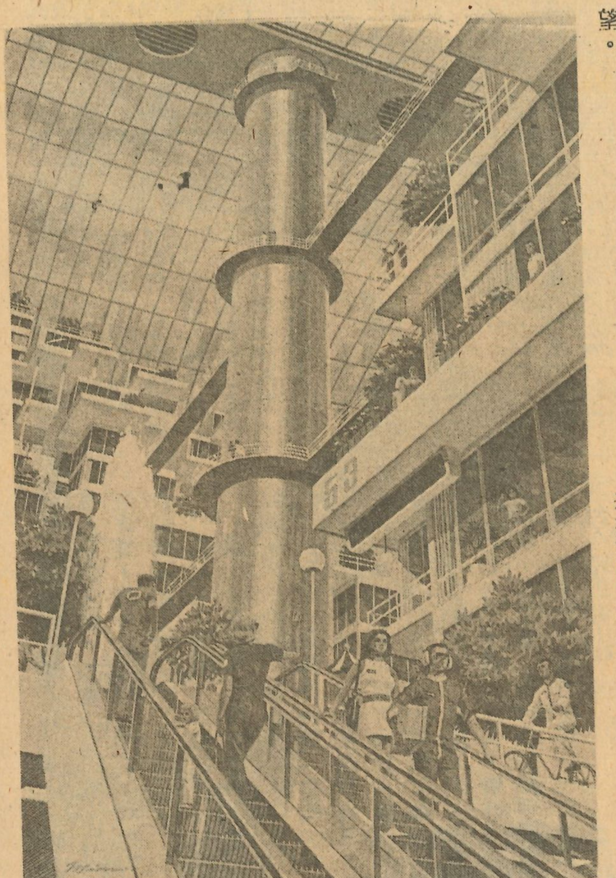
馬奔醫生把它試播一次，認爲滿意，立刻交到另外一個美國特務的掌心裏，盡快送交華盛頓。

至於他使「巴耶夫」甦醒，恢復記憶，殊不困難，用不着盜取甚麼聖藥，只要他不再替巴耶夫打針，控制大腦，整天迷迷惘惘，便即大功告成，完成卡拿芬的願望。

這一宗特任務活動已經完成，不單是卡拿芬置身事外，馬奔醫生也是置身事外了，這件事情所配備的人手，包括醉漢，花店老闆以及躺在南斯拉夫醫院病床的中年婦人，都是駁脚特務，事後各走各路，沒有任何蛛絲馬跡留下來。

至於華盛頓當局，哥頓上校取得這個有錄音帶在內的粉盒，喜出望外，立刻召開會議，當衆扭開它傾聽。

招供丸的確十分厲害，它把波地卡羅夫上校的計劃全部洩漏出來，哥頓上校對各人說：「你們都已聽到，波地上校的確是傾全力進行爆破工作的，外傳他打算在太空城沒有完成之前，進行爆破，似乎是言之過早了，不過，他的意思亦非在太空城有一萬幾千人居住，然後爆炸，因爲他不想死傷人數太多。



太空城落成之後，住客入屋，非常豪華及舒適，本圖係想像中的模型。

「大概他準備在那個太空城開始有人入居，約二三百人不等，便即動手，至於爆破的過程，分三組進行，第一組，安裝天面的網板時，使用慢性發作的塗料爆炸劑，它一定要吸收到足够的陽光然後爆炸，第二組，乃係利用流星塵引起爆炸，那種流星塵是從外邊發射的，反而比較容易防範，至於第三組的爆破專家，係由潛入的技工負責進行的，利用太空內部的化學品發生大火，有些地方不能够碰上火焰的，例如：電氣房或者是燃料室，見火就會爆炸，故此那些特務能够利用火焰引起爆炸。

「上述三組工作人員的人數未詳，姓名年歲以及國籍也沒有透露，想把他們撲滅，一網打盡，殊不容易，我認爲最好立刻派人到太空城，多方面刺探秘密，既然對方的特務係裝嵌太空城鋼殼以及修理天面，鋼板的技工，我們所派的特工，也是以這兩種技工的身份掩護，各位以爲這樣做是否可行呢？」

當晚他們只是作出初步的計議，一切順利，仍要透過保密局找尋最有份量的幾名特務，化身爲技工，混入正式的技工行列中，俟機出擊。

一共有三百多個技工，企圖在那麼多的人當中找尋三幾個心懷不軌的特務，實在不容易，如果太空城裏面有些地方聚賭或者很痛快的聚着喝酒，有機可乘，比較容易進行查探的工作，可是，那個地方的技工俱是受到嚴格管理的，碰頭的時間很少，入黑之後，就各自回到指定的床位睡覺，不能够睡得那麼早的人，只有兩種消遣，不是看電影就是看書，絕非三五成羣的聚在一起，因此之故，想刺探秘密有許多種阻碍，由地面保密局派出去的五個特務，雖然到了太空，仍然是沒有特殊的發展。

不知不覺，已經渡過兩個星期。

太空城並非「說去就去」的，必須乘搭穿梭機，那時候美國已經有巨型穿梭機製造出來，載運三幾個人升空，絕對不成問題，因此哥頓上校向五個人申斥，認爲他們工作的成績太差，幾個人聚在一起密的計議，有一個人叫做「山大艮」的，本來是日本人，入了美國籍，他十分兇殘，喘住各人，想出了一個鬼主意，單獨進行。

在一個十分陰暗的晚上，他悄然走到一個人的床位，把這傢伙扯下來，先行用手掩口，然後把這傢伙帶到洗漱間，鬆開了手，目露兇光，說：「奧得，你是波蘭人，加入美國籍，必然是站在蘇聯那邊，我要向你們查問一件事情，你一定認識俄國的上校波地卡羅夫，他企圖爆炸太空城，你係負責人之一，你的任務究竟是怎樣的？快點說出來，如果你否認，我一定把你殺掉！」

奧得確是波蘭人加入美國籍的，不過，他不是蘇聯特務，跟這一個秘密任務無關，因此他聽了大驚失色，說：「好漢饒命！此事跟我完全沒有牽涉！」

「你居然斗胆抵賴？非死不可！」山大艮只是說了這一句，就把斗大的拳頭向對方的太陽穴打下去，啪的一聲，奧得的頭骨最脆弱之處被打穿了，白色的腦漿跟

紅色的血混在一起流出來，煞是可怖！

他來不及喊救命就倒下來。

就在這時候，有一個高大的人出現，看來他是偶然走進洗漱間的，雖然他沒有親眼看見山大艮行兇，只是看見地上有一灘血，一個人倒地，血仍汩汩而流，另外一個人站在死者的身邊，已經心知肚明，大喝一聲，說道：「你必然是兇手了，休想走開！」

「這件事情跟你無關，別擋住我的去路！」

山大艮嘴上隨意說了一句，把心一橫，使勁直衝過去。

他以爲對方如果沒有讓路，只是衝到近處，飛出一條穿心腿，便可把對方殺死，怎料此人有備而戰，且又知道對方是日本人，擅長手刀以及穿心腿，剛剛交手，就用左手斬下，掌心暗藏薄鐵，鋒利如刀，往下一斬，就把山大艮的腰骨斬斷，流血倒地。

山大艮知道碰上勁敵，索性拋出飛刀，對方吃了一刀，仍然繼續奮勇作戰，雙手緊扼山大艮的頸子，活活的把山大艮扼死，由於山大艮的刀鋒有毒，他也中毒身亡。

霎時間，洗漱間發生命案，三個人喪生，很遲然後有人發覺，按動警鈴，飛報「管理員卡樂」。

卡樂接獲報告，帶了三名保鑣，走入洗漱間看看，只是看了一眼，他就下令把一百二十五個技工召集訓話，說：「洗漱間死了三個人，他們互不相識，且又不是爲了刦財，或爭風，顯然是特務之戰了，可說是有人企圖爆破這一座太空城，另外有人想阻止他，此案必有同黨，我一定要查清楚，從今白開始，各人不准交談，我會逐個隔離查問。」

他叫各人解散，眞的逐個查問。

跟山大艮同行的幾個美國特務，驚聞此事，解散之後，聚在一角密談。

其中有一個特務叫做「約翰加」，說：「山大艮一定知道誰是蘇聯特務，故此單獨行事，怎料跟對方同歸於盡，死在洗漱間的另外兩個人，一個係波蘭人，另外一個係南美洲的人，身型高大，極有可能是蘇聯訓練南美洲的土人，變成殺手，乘機搗亂，照我想，這一場美蘇爭霸戰已經爆發，如果我們沒有下手，一定被殺，倒不如今晚出動！」

「怎樣動手呢？」

「很簡單，南美洲土人的膚色有異，看來係棕黃色，我們在各人酣睡之後，帶刀而行，潛赴技工的床位，逐個看看，但見南美洲人的膚色，立刻出刀，毒藥不見血封喉，不怕他們叫喊，相信三小時之內就把他們殺個清光。」

另外的三個人認爲這樣做太過兇險，且又沒有結果，正想勸他，約翰加冷笑一聲，說：「即使不是爲了保護太空城，只是我一人，也要這樣做，替死去的山大艮報仇！」

既然他執意報仇，沒有商量的餘地了，果然當晚動手，在兩小之時內殺了三十五名褐色膚色的技工。

整個太空城，屍橫遍地，血似小河，十分恐怖！

最後的一條火焰毀滅天宮

當時太空城本身有磁力，在地面發射，故此在地上走動的人不會飛來飛去，至於時間上面的變化，也是利用科學設備使它有時光有時暗，自行分出晝夜，作爲黑夜的一段時間，特別陰暗，最後，一片黑沉沉，只有微光從壁燈射出，故此四個美國特務能够很順利的幹掉幾十人。

他們總算是成功了，可惜經過一個眞正是蘇聯特務的床位，突然受到猛烈的襲擊，這傢伙的武功異常出色，左右手分別緊握一條只有半呎長的短棍就可以揮刀搶攻，先行擋格對方刺來的尖刀，然後飛躍出擊，另外一隻手所握的短棍向對方咽喉或者心臟撞擊，立刻生效，把對方殺掉，憑着這一招，他把四個身上帶刀的美國特務殺了三個，剩下來的一個人竟然是約翰加。

約翰加自知不敵，索性大聲喊救命，衝到警鈴那邊，使勁按動它，然後轉身迎戰。

那一個正式蘇聯殺手，銳不可當，殺了那麼多的人，看見燈光大亮，警鈴响個不停，知道這一次無法逃生，索性把暗中收藏的一種火焰炸彈拿出來，向太空城的守衛噴射。

那時約翰加已經走開，他必須留下一個活口報告，故此他把作戰的力量放在衝出來的三個守衛身上，這一招來得正好，一條紅色的火焰從對方的口中噴出，三個守衛來不及逃避，身上起火，倒地亂滾，因此火勢蔓延各處，幸而太空城早有準備，每一個單位俱是互相隔離的，火光一旦升起，便有大量的滅火溶液，由高處噴射，決不會因此毀滅，所毀滅的只是技工宿舍而已。

死的人太多了，沒有受傷的人，担心抬屍的工作，把每一個屍體先行送入隔離室之內，扭開機器，底板打開，屍體就飄入太空，一去不返，這樣安排，比較火葬更加乾脆。

至於火燒水浸的技工宿舍，暫時封閉，所有人暫時睡在「太空農場」。

凌亂的秩序很快就復元，約翰加以「受害者」的身份出現，死裏逃生，還變成大英雄，且又沒有洩漏他的眞正身份，喜出望外，最可惜的是那個蘇聯殺手藏匿起來。

他已經看見過此人的形貌，有辦法逐個辨認，即可把這傢伙生擒。

管理員卡樂同意這一項建議，於是他展開工作，眞料不到，他竟然沒法把死剩的技工當中找出那一個人，非常焦燥，對卡樂說：「情形有些不妙，必然在太空城另有秘密的暗室，他可以躲起來，因爲這座城開始製造就靠那些技工，可能他們早已想到萬一有一天暴露身份，就要找個地方躲藏，故此有可能製造暗室，請你把太空城的建築藍圖拿出來，此外，特別要注意防火設備。」

「你是否確定有一個蘇聯特務，殺了許多人，還躲起來？」

「是的，那些活人當中，只有我看見過他，此外，我還知道他的烟斗暗藏一種奇異的烟絲，放在口中咬碎，即可噴火！坦白點說，此人如不除去，我和你都要在太空城同歸於盡。」

「你眞是厲害，約翰加先生，你隨意看藍圖好了，我急於用無綫電的遠距離電話跟地球上面的負責人交談。」

過了一會，他突然臉色變得蒼白，走回機密室，對約翰加說道：「看起來局勢越來越緊張了，蘇聯的特務不知道怎樣暗通消息的，太空城的殺手一旦出動，他們的另外一種秘密武器叫做流星塵，立刻出擊！」

約翰加冷然說：「我早已知道，我們使用激光箭佈陣迎擊，保護太空城，你不必担心！」

「原來你是自己人！」

卡樂驚呼了一聲，跟着說：「你是否已經發現了對方的躲藏地點？」

「暫時沒有發現，不過，我已經有了一些頭緒，這個傢伙必然是安排在農場的天面安裝人造太陽的，有一層鋁片隔離包裹太空城的鋼壳，他一定躲在那個地方，我單人匹馬走上去就可以把他殺掉，我所需要的只是一個用石棉製造的防火盾牌而已。」

「好，你試一試這個方法吧！」



卡樂把防火盾牌交給他。

根本上五個美國特務以技工身份混入太空城是不受檢查的，他們除了毒藥刀，還有一把鋒利無比的二呎長寶刀，它是「山大艮」的傳家之寶，山大艮死了，寶刀仍在，正好變成武器殺敵。

約翰加抓了寶刀，帶着防火盾，沿着長梯走到高處，揭開鋁片走進去。

論理他是很有機會把對方殺掉，可惜得很，他不知道鋁片上面的空位正是製造陽光的地方，亦即分出晝夜之處，扭開了電掣，一片晶亮無比的光爆發，沒有護眼的深褐色太陽鏡，寸步難移，他剛剛走進那個空洞地方，驟然覺得光華奪目，不由自主的閉上了眼睛。

對方躲在暗處，還有深色太陽眼鏡，毫不費力就可以走近，先用短棍打暈他，然後奪取寶刀，把他殺掉，約翰加有勇無謀，寃寃枉枉的送了一命。

就在那時，太空出現幾百點激光，它就是流星塵，向太空城飛過去，那種流星塵是從蘇聯的太空火箭發射的，沒有殺傷力，可是，它跟任何物體碰着，立刻火光熊熊！

幾百點流星塵銳利無比，向太空城撲攻，怎料到美國的太空總署早有防備，負責送貨的五筒飛行物體，其中有一個特別大的圓筒，正是激光箭的放射器，霎時之間，一片激光，向流星塵掃射，由於激光箭的數量多過流星塵，終於把它消滅，只是看見一陣陣的火光照耀着太空，旋又消失。

這種奇景極少人看見，不過，負責進行爆破任務的蘇聯殺手，也意識到最後出擊的時間已經到來，因此，他奮不顧身的離開鋁片隔離室，手持寶刀盾牌，口裏還有噴火烟絲，十分勇猛地，浩浩蕩蕩地殺奔石油倉庫。

他已經抱着必死的決心了，本來他已經是十分勇猛的了，那時他更加精銳，有如猛虎出柙一般，無人能够抵擋，對方用噴火槍也沒法透過他所握的防火盾，眼見他橫衝直撞，個個大驚失色，却又無可奈何。

初時卡樂以爲緊守大本營，把各處通道的鋼門關閉，就可以困住他，施放淚氣槍，把他制服，料不到寶刀落在他的手中，如虎添翼，到處砍劈，斬開鋼門，一直殺向石油貯藏倉庫，他們從閉路電視看見，這一驚非同小可，趕快施放淚氣槍，另派四個最有份量的守衛出擊，這是最後一招了，蘇聯殺手在包圍圈中傾全力衝刺，閉上了眼睛，撲攻石油倉庫，身上中了一槍，滾到那邊，雙目已盲，他仍可以用寶刀砍開倉庫的鋼壳，又從口中噴出一條火焰。

火焰剛剛離口，他就被人用機槍掃射，慘呼一聲，魂歸地府，不過，他噴出來的火焰燒着石油倉庫，隆然巨响，一聲爆炸，又再引起一連串的爆炸，活的人以及死的人連同太空城一起毀滅，所有留在天宮的人，同歸於盡。

美國特務找到蘇聯的殺手太遲了，對方死剩一個人，仍然可以完成任務，煞是可怖！

（全文完）



俠義中篇傳奇故事

雲飛揚外傳

百花節決鬥　兩派爭存亡

黃鷹·文
可飛·圖

前言

——大風起兮雪飛揚

這是漢高祖劉邦大風歌的第一句，也是雲飛揚這個名字的來源。不平凡的名字，不平凡的人，不平凡的遭遇。

這個人的傳奇故事先後我一共寫了三篇。

「天蠶變」是寫雲飛揚的出身、成長、三戰獨孤無敵而終於成爲一代高手。

「天蠶再變」是交代天蠶功的來源，雲飛揚一生中的一段小插曲，與「天蠶變」其實並無多大關係。

再還有，就是這篇「雲飛揚外傳」是寫雲飛揚的死，可以說是「天蠶變」的續篇，大結局。

這篇小說早就該寫的了，延遲到現在，時間、心情、對人性的失望，以致對文字的信心，多少都有些影响。

若非現在這種心情也根本不會執筆寫這篇小說。

現在我到底是怎樣的一種心情？

難以言喻，說不出的落寞、蒼涼、無奈。

這幾年來的見聞，遭遇，對一個我這樣的年青人來說，未免太多，有些也太殘酷，但無論如何我都已能够適應，也所以才沒有放棄寫作，終於執筆寫下雲飛揚的結局。

×　×　×

夜已深，雪仍然下過不休。

這場雪由黃昏開始，已經下了兩個時辰，傅香君跪在苦修庵的前院地上到現在却已經三天。積雪蓋過了她的膝蓋，她的面龐已因爲寒冷變成蒼白，可是神情仍然那麼堅決，眼珠彷彿已冰結，凝望着那緊閉的門戶。

冷風吹飄，簷下那兩盞燈籠在風中抖動，昏黃的燈光揮映下，簷前的冰柱閃亮奪目

，就像是一支支出鞘的利劍，是那麼無情，又是那麼肅殺。

門內仍然有燈光，梵音將絕未絕。

一聲青磬，梵音終於停下，一個聲音隨即响起來：「師傅——」

「香君還跪在門外？」一個蒼老的聲音接上。

「回稟師傅，已經三日三夜。」

「三日三夜又怎樣？」蒼老的聲音歎息。「未悟禪機，就是跪上三年也沒用。」

語音甫落，大門打開，苦師太在兩個中年女尼的陪伴下走了出來。

恒山派雖然弟子不多，但劍術另創一格，在武林中也有一定的地位，只是弟子大都是出家人，也大都不問世事，不大爲一般人認識。

苦師太剃度苦修庵，執掌恒山派以來，更就是足不出戶，但武林中人却大都知道恒山派除了絕師太之外，尙有一個苦師太。

絕師太縱橫江湖，據說未逢敵手，人前人後却不時表示非獨對佛法的鑽研修行不如其師姐苦師太，武功方面也一樣。

表面上看來，苦師太却完全不像一個會武功的人，給人的永遠是慈祥的感覺。

「夜課已畢，你們休息去——」她揮手打發了那兩個女尼，來到傅香君面前。

傅香君眼中立時露出了一絲喜悅之色，苦師太却搖頭一聲歎息：「痴兒——」

「師傅，你就成全弟子，替弟子剃度出家……」傅香君哀求。

「跪了三天三夜，可見你的決心，剃度却只是一種儀式，最重要的是你是否有佛緣，能否參悟禪機。」苦師太接問：「你的心現在怎樣了？」

傅香君抬頭望着漫天飛舞的雪花。「弟子已心如淨雪。」

「心如淨雪？」苦師太淡然一笑，抬手接下了一把雪，輕握又將手攤開：「此地又何來雪？」

雪已化成水從她的手滴下，滴在傅香君身前地上。

傅香君不由一怔。苦師太接道：「你入庵雖然已經三年，爲師看你仍然是塵緣未了，不宜出家。」

「弟子甘願長伴我佛，此生不再踏出庵門。」傅香君口裏這樣說，心頭一陣說不出的蒼涼。

她本性善良，善惡分明，雖然出身邪派逍遙谷，冰清玉潔，出汚泥而不染，也所以泰山玉皇頂雲飛揚決戰獨孤無敵，傅玉書——她的兄長要乘機暗算雲飛揚的時候，她還是出手阻止。

傅玉書因而身死，也當然難過，那到底已是她唯一的親人。

然後雲飛揚也不告而別，不知所踪，她不知道雲飛揚爲什麼要這樣做，也盡了她的所能，始終找不到雲飛揚的下落。

天下之大，要找一個人到底不是一件容易事。

她終於絕望，帶着創傷的心靈投入苦修庵苦師太門下，到現在已經三年，一顆心仍然未能够平靜下來。

所以她考慮到剃度出家，削髮爲尼。

「何苦？」苦師太顯然很明白傅香君的心情，伸手輕撫着她的頭。「佛門並不是一個逃情的地方。」

「弟子經已想清楚。」傅香君眼中閃現淚光。

苦師太還是搖頭。「爲師再等你三年，三年之後你仍要出家，一定成全你。」

「三年？」傅香君苦笑。

「這三年之內，你既已心如淨雪，也不必留在庵內。」苦師太抬手接一招。「你起來，爲師另外有一件事，要交給你去做。」

傅香君無奈站起來，但因爲跪地太久，一時間竟然不能够站穩，搖搖欲墮，幸得苦師太伸手扶着才沒有倒下。

積雪紛落，飄散地上，傅香君的心情亦有如這從她身上抖落的雪花一樣無奈。

× × ×

一封信，一個小小的錦盒，傅香君接過這兩樣東西，才發覺苦師太神態有異。

庵堂中烟飄繚繞，苦師太眼神彷彿因而凄迷，又彷彿有很多的心事。

她的語聲亦顯得很不穩定，道：「明年百花節，你替我將這封信送上嵩山少林寺，到時你會看見一個人與少林寺的心禪上人決鬥，勝的若是心禪上人也就罷了，否則，你就將這個錦盒交給那個人，你明白嗎？」

「弟子明白。」傅香君隨即問：「那個人到底是什麼……」

「到時你便會知道的了。」苦師太緩緩轉身，突然跪倒在壇前。「佛祖慈悲，請饒弟子凡心未凈——」

傅香君吃了一驚，上前去俯身正欲摻扶，苦師太已半轉過頭來，眉宇間無盡哀愁。「莫說你，爲師苦修三十年，到現在尙且——」

她搖頭歎息，沒有說下去，傅香君怔怔的看着，一時間亦不知道該說些什麼。

好一會，苦師太的心情才平淡，沉吟着接道：「我還有兩句話，要你跟那個人說。」

她隨即俯耳說出來，庵堂內只有她與傅香君二人，可是她仍然不放心。

傅香君聽着目光閃動，並沒有太大的反應，苦師太隨又謹愼的叮囑：「要是他勝了，跟他說第一句，否則，說二句，記好了。」

「師傅放心。」傅香君忽然歎了一口氣。

苦師太垂下了頭，口誦佛經，再無說話。

× × ×

二月春風輕柔如水，吹過小鎭長街。

這條長街原是這座小鎭最熱鬧的地方，現在却只得傅香君一個人走着。

兩旁的店舖全都門窗緊閉，一片死寂，傅香君看在眼內，當然奇怪。

莫非出了什麼事？動念未已，一陣小孩子的哭聲便傳來，傅香君循聲望去，只見數丈外的一條大木柱上赫然綑縛着一個五六歲的小女孩。

那個小女孩面青唇白，看見傅香君走近來神態顯得更驚懼，放聲大哭。

傅香君在柱下停下，方待躍上去將那個小女孩解開一問究竟，旁邊那間客棧的門戶便突然打開。

傅香君立即發覺，目光及處，只見一個錦衣人緩步從客棧內走出來。

錦衣人已入中年，唇上那兩撮鬍子令他顯得更成熟，神采飛揚，衣飾雖然普通，整個人看來不知怎的令人總有一種不尋常的感覺。

他舉止悠閒，陽光照耀下，微帶笑容的面龐更悅目，傅香君直覺這不是一個壞人，却奇怪他說出這樣的一句話：「這個小女孩動不得。」

「是你縛在柱上的？」傅香君不由這樣追問。

錦衣人搖頭，傅香君接問：「你到底是什麼人？」

「過路的。」

「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你這個過路的却非獨袖手旁觀，而且還阻止別人。」傅香君冷笑。

錦衣人笑笑。「我只是担心你惹不起要來的那些人。」

「不管怎樣，這個小女孩這麼辛苦，我非要將她救下來不可。」傅香君身形隨即拔起來。

錦衣人同時拔起身子，伸手正好截住傅香君的去勢，傅香君「手揮五絃」，五指立即劃向錦衣人手腕穴道，錦衣人的反應相當快，「分花拂柳」，連接傅香君三招。

兩人拔起的身形不由落下，傅香君又是一聲冷笑。「我看你一身武功，果然不錯。」

語聲一落，一掌又拍出，錦衣人倒踏七星步，連接了七掌，轉身躍入客棧內，傅香君去勢未盡，奪門搶進，又是三掌攻去。

錦衣人左閃右避，再一個「鷂子翻身」到了傅香君身後，順勢將門關上，接一聲：「他們來了。」

傅香君不由住手，錦衣人連隨竄到窗旁，順手點破了一格窗紙，從破洞往外望去。

傅香君看在眼內，傾耳細聽了一會，亦自將旁邊的一格窗紙點破，偷眼外望。

× × ×

雲街上靜寂無人，綑縛在木柱上那個小女孩給傅香君與錦衣人的飛來躍去一嚇，早已收住了哭聲。

又是一陣風吹過，衣袂聲突响，四個白衣人翻越瓦面躍下，跟着四個紅衣人，四個藍衣人，四個黃衣人，最後是四個青衣人。

這二十個分穿五種不同顏色衣服的人非獨有一身不錯的輕功，而且經過嚴格的訓練，迅速在長街上聚成一個鮮明奪目的圖案，才聚合便又散開。

長街的進口同時一股彩烟湧來，一羣百數十個分穿紅、青、黃、白、藍衣服的人擁着兩頂肩輿相繼從彩霧中穿出，來到了那條木柱前面。

肩輿上各坐一個一身銀衣，面容蒼白乾癟，身高且瘦，殭屍也似的中年人。

兩人相貌相似，神態也是，令人看來不寒而慄。

肩輿停下，他們的眼睛才張開，白多黑少，妖異之極的眼珠往木柱上一轉，眼蓋便又垂下，不約而同地一點頭。

兩個白衣人隨即拔起，一躍上了木柱，將綑縛在柱上那個小女孩解開，然後雙雙挾着那個小女孩躍下。

肩輿前面兩個青衣人已經將一個麻袋打開，迎向那兩個白衣人，正好將小女孩迎進麻袋內，接用繩子將袋口束上，丟進後面四個藍衣人抬着的木箱內。

木箱內已經放着一個同樣的麻袋。

將木箱蓋上，這羣人便又前行。

× × ×

傅香君看着，忍不住問：「他們是什麼人……」

「白蓮教徒。」錦衣人壓着嗓子。「肩輿上那兩個便是教主以下天地人三尊中的天地雙尊，苦海雙妖。」

「哦？」傅香君再問：「他們要那個小女孩幹什麼？」

沒有回答，傅香君側首望去，那邊窗戶打開，錦衣人已然不在，她一怔躍過去往外望，只見長街上彩烟未散，錦衣人仍然不見踪影。

她稍作考慮一下，身形一動，亦掠了出去。

× × ×

黃昏，傅香君走在山坡上。

晚霞雖然瑰麗，傅香君無心欣賞，一心監視那羣白蓮教徒。

居高臨下，她看得很清楚，那羣白蓮教徒仍然在趕路，她不知道那羣白蓮教徒要到什麼地方去，也猜不透他們抓去那個小孩有什麼目的。

還有那個行踪飄忽的錦衣人一樣令她深感迷惑，所以她只有追踪前去，希望能够有一個水落石出。

那個錦衣人固然不像一個壞人，白蓮教在她的印象中也一樣不太壞。

以她所知白蓮教是一個半公開的組織，有時候被稱爲明教，有時候被稱爲彌勒教，以燒香、點燈、吃素、做禮拜爲主，深信彌勒佛下凡轉世，作人間的明王。

其實，明教本身最初叫做摩尼教，是一個波斯人摩尼綜合波斯拜火教，印度佛教，猶太羅馬基督教創立的新宗教，主張點燈點到天亮，助光明戰勝黑暗，吃素不吃葷，所謂葷却並非牛羊肉，乃是大葱，每一個密日的夜間秘密聚會一次，唐朝時候便已傳入，到了宋朝勢力日大，徽宗年間曾經造反。

白蓮教則可以說是一個佛教支派，與崇拜阿彌陀佛的淨土宗不無淵源，却逐漸演變爲民間結社，據說每每在「民不聊生」的亂世揭竿而起。

彌勒教的歷史最神秘，沒有多少記載。彌勒佛面貌與身材一團和氣，俗稱笑佛，據說是釋迦牟尼成佛以後的次一佛陀，亦即最後降生人間的一個佛陀。

這三個不同來源的宗教在元朝末年却都反被元復宋的志士借用來掩護他們的行動，也由於志同道合，逐漸便混爲一體。

傅香君也所以才會有這種錯誤知識。

反元結果並沒有復宋，朱元璋一統天下，創出了一個明朝，據說他曾經被明教、白蓮教、彌勒教奉爲首領，登基後論功行賞，這三個宗教也因而從此沒有在民間出現。

傅香君行走江湖以來也是第一次遇上白蓮教徒，既奇怪他們的出現，也担心那個小女孩的安全。

× × ×

夜漸深，那羣白蓮教徒終於在荒野中一個草坪上停下來。

傅香君也就藏身草坪外的一株高樹上，繼續監視。

那個草坪看來並沒有什麼特別，那羣白蓮教徒也顯然沒有在草坪上駐紮的打算，却是一色一組，分開五組非常有規律的靜立在那兒，彷佛在等候什麼。

在他們到來之前，已經有一羣白蓮教徒聚集在那兒，數以百計，却絕無疑問都是以苦海雙妖天地雙尊輩份最高，看見雙尊到來，慌不迭迎上前去。

也只有雙尊盤膝坐下。

× × ×

夜更深。

一盞紅燈當先在黑暗的草坪中亮起來，跟着是一盞藍燈，然後黃燈、白燈、青燈。

五排不同顏色的燈籠緊接在那五盞燈籠後亮起來，五色分明，排列整齊，黑暗中蔚爲奇觀。

燈光照亮了那個草坪，傅香君也這才發現那羣白蓮教徒的前面停放着一盞奇大的金燈，金燈下一朶欲放未放的奇大白蓮花，也不知是什麼打做，燈光照耀下閃閃生輝。

白蓮花前面三個較小的白蓮花座，左右坐着天地雙尊，當中一個却空着。

那盞奇大的金燈終於亮起來，金光照耀中，白蓮教徒齊聲高呼：「蓮花淨土，光明極樂，彌勒降世，普渡衆生！」

也就在白蓮教徒高呼中金燈下一朶奇大的白蓮花盛開，當中赫然盤膝坐着一個鬚髮俱白，一身金衣的老人。

老人雙手按在膝上的一張古琴上，兩條長長的白眉陡揚，張開眼睛，眼神有如兩道電閃，不怒而威。

他的目光落在天地雙尊當中那個空着的蓮花座上，緩緩問：「人尊呢？」

語聲並不高，每一個人却都聽得清清楚楚。

「回禀教主，人尊已經失踪三年。」天尊連忙回答。

老人正就是江湖上傳說武功高深莫測，身份神秘莫測，有不老神仙之稱的白蓮教主。

「失踪？」他的面色沉下來。「二十年來本座第一次出關，他竟然不來朝見，是不將本座看在眼內了。」

天地雙尊不敢作聲，五燈使者與那羣白蓮教徒更就是噤若寒蟬，草坪上死寂一片。

不老神仙目光一掃，接道：「今夜本教大會，有兩件事要大家知道。」語聲重重一頓才接下去：「二十年前本座與少林心禪上人泰山論道，由於信仰有別，行事

作風不同，白蓮教竟然被視作邪魔外道，也因而相約二十年後百花節決戰嵩山，敗的一方要率領門下歸附，你們若是對本座有所懷疑，可以立即脫離，本座絕不留難追究。」

「教主神功蓋世，白蓮必勝，少林必敗！」白蓮教徒顯然早有默契，異口同聲，一齊高呼。

「好一句少林必敗。」不老神仙一笑。「削髮爲僧，青磬紅魚度日到底不是你們能夠適應，萬一本座戰敗，你們看見本座發出的信號，立即下山離開便是了。」

白蓮教徒面面相覷，沒有作聲，不老神仙向稱不敗，現在這樣說話，難道並沒有必勝的信心？

不老神仙目光轉向天地雙尊。「另外一件事就是白蓮教乃是一個有組織有信仰的聖教，所以被視爲邪魔外道，可以說咎由自取。本座雖然閉關練功，江湖上的事仍然瞭如指掌，據說本教當中有不少害羣之馬在江湖上爲非作歹，是否事實？」

天尊若無其事的回答：「本教弟子一向循規蹈矩，江湖上種種不利於本教的傳說，只怕別有用心。」

不老神仙緩緩從懷中取出一個碧玉金牌，向着各人，沉聲道：「碧玉令下，那一個隱瞞事實，教規處置。」

衆人誠惶誠恐的拜倒。

不老神仙接道：「本座巳知道近日有人危言恐嚇，强迫無知村民奉獻童男童女，藉以修練白骨魔功，本座最後警告，立即停止這種邪惡所爲，否則本座嵩山事了，必殺無赦！」

衆人不敢作聲，天地雙尊面無表情，彷彿非獨與己無關，而且一無所知。

「本座讓你們看些東西。」不老神仙接一拍手。

兩個白蓮教徒應聲在他身後的林子內抬着一個木箱走出來，一眼瞥見那個木箱，天地雙尊終於面色一變。

木箱在不老神仙蓮座前放下，那兩個白蓮教徒隨即退下。

「這是本教的東西，載的是什麼你們應該心知肚明。」不老神仙接喝一聲：「還不出來！」

四個白蓮教徒隨即從樹木中垂頭喪氣的走出，正是之前替天地雙尊扛木箱的那四個。

不老神仙待他們停下脚步才問：「人贓並獲，你們還有什麼話說？」

「教主寃枉——」那四個白蓮教徒一齊跪倒。

「大胆！」不老神仙雙眉一揚。「本座就讓你們嘗嘗冷焰搜魂的滋味！」

語聲一落，不老神仙中指連彈，急激的破空聲隨着响起來，那四個白蓮教徒應聲慘叫倒下，面色慘變，有如白堊，一個身子蜷曲，一陣抽搐便氣絕。

衆人只看得心驚胆戰，天地雙尊反而平靜下來，他們知道不老神仙一向護短，而且强敵當前，既然懲戒了這四個教徒，暫時就不會再追究。

不老神仙果然沒有再說什麼，回手拂袖，急風飛捲，那個木箱四面裂開，放在木箱當中那兩個痲袋却一些也不受影响。

「解開來——」不老神仙再吩咐。

旁邊兩個白蓮教徒忙上前將痲袋綁着的繩子解開，隨即怔在那兒。

痲袋裏載着的赫然是兩頭小豬。

天地雙尊與那羣白蓮教徒不用說，不老神仙也不由一怔。

傅香君立在高樹上看在眼內，立時想到是那個錦衣人做的手脚，再看兩頭小豬到處亂竄，那羣白蓮教徒的狼狽情形，不由得「噗哧」失笑。

不老神仙立即有反應，兩條白眉的眉毛箭豬也似一條條高豎，接一聲冷笑。「好一個偸天換日，閣下能够在本教雙尊之旁來此一招，實在高明，也可以警惕本座手下劣徒，讓他們知道天外有天，人上有人！」

天地雙尊面無表情，眼瞳中巳露出殺機。

傅香君看不到天地雙尊的反應，不老神仙的說話却一字字如雷貫耳，聽得清清楚楚，知道因爲方才一笑巳然被不老神仙發現藏身所在。

不老神仙接道：「兩位偸窺本教聚會巳經不少時間，也該走的了。」

傅香君正感奇怪，一個人巳然猿猴般從樹梢上倒懸下來，正是那個錦衣人。

「他是說我們。」錦衣人滿面笑容。

傅香君白了他一眼，沒有作聲，不老神仙的說話接傳來：「今夜本座有事在身，不便招呼，日後有機會定當向兩位請教，如今就以琴音送客！」

錦衣人笑容立歛。「姑娘快走，七煞琴音，不是你我所能應付。」一個身子隨即倒掠開去。

傅香君欲叫又止，一下琴聲巳劃空傳來，霹靂也似，她雖然內功也有相當造詣，仍然被這一下琴聲震得心神一陣恍惚，急從樹上躍下。

放目望去，那個錦衣人經巳不知所踪，傅香君不由搖頭苦笑。

「這個人——」

第二下琴聲緊接傳來，傅香君身形迅速開展，三個起落，消失在黑暗中。

不老神仙沒有再彈第三下，也果然是任由傅香君錦衣人離開，在他來說沒有其他事比與心禪在嵩山的一戰更重要的了。

× × ×

以馬代步再趕了三天，傅香君終於來到嵩山，循例在下馬碑下馬，步行到少林寺。

「今明兩天，本寺不接外賓，施主請回。」兩個知客僧將傅香君擋在寺門外。

「我是恆山苦修庵弟子，奉師傅之命，來見貴派掌門。」傅香君接將信拿出。

兩個知客僧接過一看，交換了一個眼神，一個拿信往內走，一個合什道：「請施主稍候片刻。」

傅香君方待回答，便發覺這個知客僧目光突然一遠，循目望去，果然有人向這邊走來，也竟然就是那個錦衣人。

錦衣人看見傅香君也顯得有些奇怪，來到了傅香君身旁，才微笑着道：「眞巧，眞巧。」

「我到那兒，你到那兒，實在巧得很。」傅香君淡淡的。「可惜少林寺今明兩天不接待外客。」

「是麼？」錦衣人轉向那個知客僧。

「痲煩大師通傳一聲，京師的人來了。」那個知客僧一怔，脫口一聲：「安樂侯——」一頓忙合什施禮。「侯爺大駕光臨，有失遠迎……」

錦衣人揮手。「不敢當——」

「內進請坐——」

「這裏也是一樣。」錦衣人笑接。「人在江湖，理當守江湖規矩。」

知客僧一聲佛號。「貧僧這就去稟告掌門。」隨即轉身奔出去。

傅香君這才問：「安樂侯徐廷封？」

「正是，」徐廷封有些意外，道：「姑娘——」

「安樂侯文武雙全，是崑崙派鍾大先生門下最得意的弟子，江湖上那一個不知道。」

「哦？」徐廷封一揖，道：「高姓大名。」

「傅香君，恆山派的。」傅香君淡應着。

徐廷封「啊」一聲，沒有說什麼，看他的神態，對恆山派與傅香君這個姓名多少都有些印象。

傅香君冷然接問：「你不在京師享福，跑來少林寺幹什麼？」

徐廷封只是笑笑，沒有回答，傅香君也沒有追問下去。

也沒有多久，一羣僧人便出現，傅香君雖然不認識，看眼色亦猜測得到當先第一個就是少林派的掌門無我大師。

「看，少林寺的掌門也親自出來迎接你了。」傅香君這句話語聲更冷淡。

徐廷封亦只是笑笑。

無我第一個却是向傅香君招呼，接問：「令師安好？」

傅香君雖然意外，並未失態，施禮道：「很好——」

「送傅姑娘到清心院休息。」無我接吩咐。

傅香君沒有多問，苦修庵三年，她巳變得更冷靜。

無我隨即向徐廷封。「侯爺請到大殿說話。」

× × ×

在大殿內說話的只有少林派掌門無我，戒持院無爲，徐廷封三人。

「皇上連番厚賜，侯爺現在更親臨本寺，未知有何指示？」無我不卑不亢，也不作廢話，單刀直入。

「少林非獨佛學正宗，而且是中原武學根源所在，皇上心儀巳久，想請掌門大師赴京一趟，宣揚佛學，還想拜掌門大師爲國師。」

「皇上好意，貧僧心領。」無我接一聲佛號。

「皇上乃出於一番誠意……」

「貧僧明白，只是貧僧出家人，早巳看破一切。」無我輕歎。「況且少林寺面臨一場浩刼，自顧不暇。」

「大師是指白蓮教不老神仙與心禪上人的一戰？」

「這一戰約在明天，關係少林派存亡，本寺上下，今夜將誦經不絕，恭迎長老出關。」

「心禪上人未入關前經巳名震武林，邪魔外道又何足爲懼，大師不必掛心。」

「希望如此。」無我垂下眼蓋。

「皇上……」

無我揮手截住，將話岔開。「鍾大先生安好？」

「在下每年都有上崙崑，師父他老人家一向都安康。」

「長老未閉關之時曾經三上崑崙與大先生講經論道，當時貧僧都有追隨左右，算算不覺二十有三年。」無我長長的吁了一口氣。

徐廷封那還聽不出無我心意巳決，沉吟轉問：「然則大師可否讓我一見聽濤軒那位客人？」

「哦？」無我一怔。

「這也是皇上意思。」

無我看看旁邊的無爲，無爲笑了笑。

「未嘗不是天意。」

「天意莫測。」無我一聲佛號。

× × ×

聽濤院聽的是竹濤，千萬修篁中一座小樓，急風吹過人坐在竹樓中就像是坐在驚濤駭浪上的輕舟內。

雲飛揚却早巳沒有這種感覺，也許他巳習慣，又或者他的感覺經巳痲木。

連他也這樣以爲，可是看見徐廷封，他還是不由自主迎上前去。

「侯爺，別來無恙。」他的語聲也仍然是那麼熱情。

「還好。」徐廷封抓着雲飛揚雙臂。

「老弟，沒事兒了。」

雲飛揚點頭道：「正要多謝侯爺的救命……」

「又來了。」徐廷封笑笑。「這其實與我無關。」

「三年前我在泰山玉皇頂硬接獨孤無敵滅絕魔功與天魔解體心法，雖然倖勝，經脈亦斷去大半，若非遇上侯爺，慨贈千年接續，再送我到來少林寺，懇得無我大師，金針度穴，再通經脈，我現在即使不死，相信亦巳是一個廢人。」

這也是他當年悄然離開傅香君的原因，他自知不治，唯恐傅香君難過，只有躲開去，不料竟遇上徐廷封，反而獲救。

「千年接續乃當地官員送給皇上的東西，我只是慷他人之慨，無我大師若非菩薩心腸，我就是舌綻蓮花也無用。」徐廷封笑笑。「都是過去事，不說了。」

「侯爺這一次到來？」

「其實是奉皇上之命。」徐廷封欲言又止。

「侯爺有話無妨直說。」

「皇上想見你一面。」

雲飛揚當然意外，沉吟了一會才道：「山野之夫，不懂禮節，不見爲妙。」

「實不相瞞——」徐廷封一正面色。「朝中大權，今日盡入劉瑾手中，劉瑾此人，野心極大，朝中排除異己，野外吸納邪魔外道，皇上希望你能够進宮助一臂之力。」

「江湖中人不……」

徐廷封截問：「難道你忍見大好江山落在奸臣手上，生民塗炭？」

「侯爺言重了。」雲飛揚一笑。「侯爺乃鍾大先生得意弟子，武功才智過人，有侯爺在，什麼人敢對皇上不利？」

「獨力難支——」

「明天少林白蓮一戰，侯爺想必已知道。」雲飛揚岔開話題。

徐廷封淡然一笑。「明天一戰，以你看如何？」

「勝負已分。」

「哦？」徐廷封想不透。

「我只是堅信一點，邪不能勝正。」雲飛揚笑笑。「再說上人金剛心法外另創鶴舞九天，閉關二十年，相信已到了移形換影的境界，少林數百年基業，長老又焉會輕易斷送？」

「這樣說，明天一戰，白蓮必敗無疑。」徐廷封接問：「一切有待明天了？」

雲飛揚不答，忽然道：「聽——」

一陣嚴肅雄壯的誦經聲隨風吹來，雲飛揚微笑接道：「少林不愧是少林，難得萬衆一心，我焉能不深信邪不能勝正，少林不滅，心禪必勝？」

「兩虎相爭，必有一傷。」徐廷封歎息。「方今天下，權臣當道，武林中人若是能夠摒除門戶之見，齊心協力，效忠朝廷……」

「侯爺又來了。」雲飛揚笑截。

徐廷封笑接：「聽到這誦經聲，我便不由想到京城內的文武百官，他們若是像少林弟子這樣團結，大明江山一定固若老湯，國泰民安，何致於今日這般地步？」

他面上雖然有笑容，眼瞳中仍盡是憂慮之色。

× × ×

旭日已高升，誦經聲未絕。

烟霞洞前無我與少林羣僧了無倦容，神態既安詳排列得仍然是那麼有規律。

封着烟霞洞的石門終於在內緩緩移開，陽光直入，照亮了當門而立，鬚髮銀白，長披及地的心禪上人。

兩隻白鶴棲止在他雙肩上，他面帶笑容，簡直就像是來自九天仙界。

誦經聲悠然停下，衆僧齊呼：「弟子恭迎長老出關。」

心禪無言揮手，白鶴振翼而起，飛入青天外，白雲裏。

無我隨即雙手捧着一襲金紅色的袈裟走前去。

× × ×

披上金紅色袈裟，心禪更顯得寶相莊嚴，他在大殿前空地的高台上盤膝坐下，接受所有少林弟子禮拜後才道：「二十年前老衲與白蓮教教主不老神仙相遇於泰山，老衲講經三晝夜，不老神仙不爲所動，約在二十年後今天一較高下，敗者率領所有門人歸降，老衲堅信佛法無邊，正道永存，毅然答允，本派弟子若是担心勝負，不願向外道低頭，可以自行離開，無須免強。」

衆人一齊拜倒，沒有一個離開，傅香君徐廷封雖然在意料之中，仍然感覺他們有別於白蓮教徒，是出於眞心誠意。

「好——」心禪笑了笑。「只是白蓮教七煞琴音摧人心魄，以你們的修爲未必禁受得住，到時必須退出本寺，以免無謂傷亡。」

「弟子遵命——」衆人齊應。

心禪目光轉落在傅香君面上。「令師與白蓮教主的事老衲亦略知一二，對於令師所請，老衲並無異議。」

傅香君雖然不知道苦師太信中寫的是什麼，聽心禪這樣說，亦只有點頭稱謝。

心禪目光最後落在徐廷封面上。「大先生還是四海逍遙啊？」

「二十年如一日。」徐廷封恭恭敬敬的回答，他雖然是中山王之後，貴爲侯爺，人在江湖，仍然遵守江湖上的規矩。

「太好了。」心禪欣然。

也就在此際，一陣奇怪的樂聲遙遙傳來。

「不老神仙果然是信人。」心禪接一聲。「迎客去——」

無我一聲佛號，率先出迎。

× × ×

聽濤院內雲飛揚亦聽到了那種奇怪的樂聲，反而盤膝坐下來，行氣運功。

與之同時他的神情越來越安詳。

× × ×

進入大殿前空地的只是白蓮教主不老神仙一個人，手抱古琴，悠然步上心禪對面的另一個高台上，盤膝坐下。

心禪隨即一聲：「阿彌陀佛——」

不老神仙從容將古琴放下，一笑。「心禪，別來無恙？」

「還好。」

「嵩山少林，不愧名山古刹，氣勢非凡。」

「少林寺普渡衆生，氣勢如何，又何足教主掛齒？」

「本座只是可惜明日此時，嵩山少林將會面目全非。」

「未必。」

「心禪，二十年前此約，你是否有悔意？」

「阿彌陀佛。」心禪淡然一笑。「出家人戒絕誑言，出口無悔，未知教主又如何……」

「本座一言九鼎，今日之戰，若是不將你震成粉碎，也算輸了。」不老神仙兩條白眉飛揚起來。

心禪淡然一笑。「我佛慈悲，七煞琴音縱然厲害，只怕亦難如教主所願。」

「好，心禪，本座先接你鶴舞九天，再破你金剛禪定！」不老神仙大笑而起。

「敢不從命？」心禪原勢不變。

不老神仙一聲暴喝，有如青天陡裂，疾走雷霆，身形暴喝聲中離開高台，凌空飛越，直取心禪，身形過處，疾風呼嘯，走石飛砂，站立高台兩旁少林弟子的衣衫亦飛舞起來。

心禪同時離開高台，仍然是盤膝打坐的姿勢。

不老神仙先出手，拳掌脚齊施，肘膝頭也成爲攻擊的武器，一個身子簡直就像是沒有骨頭的，任何一個部份彷彿能夠隨意轉動，從不同的方向攻擊敵人。

有人以刺蝟來形容一個高手的反應敏銳，身手迅捷，但一瞥之下，也令人眞的有刺蝟的感覺的，相信也就只有這個不老神仙。

無我徐廷封傅香君全都瞧出心禪整個身子任何一個部位盡成爲不老神仙攻擊的目標，也實在懷疑心禪的動作是否同樣迅速。

心禪沒有接，也根本不用接，那剎那他的身形已不在原位，已脫出不老神仙攻擊的範圍。

以他的坐姿，應該不可能有多大的變化，即使有也不可能快得過不老神仙的動作，但他還是做到了。

只有不老神仙才知道眞正的原因，在他的眼中，心禪並不是一個，已化身數十，他根本不能夠確定心禪的位置，攻擊有偏差，不能夠正中心禪，是意料中的事。

高手過招原就不容有偏差，只是不老神仙反應敏銳，出手迅速，心禪亦未能從偏差中搶進還擊。

他的動作還比不老神仙緩慢，却恰到好處，繞着不老神仙旋轉起來。

不老神仙身形千變，大笑。「好一個移形換影——」

笑話聲並未影响他的身形變化，他的目光也隨即落在地面上，心禪雖然在化身數十，移形空中，陽光照射下，留在地上的影子只有一個。

那個影子隨即縮小，心禪雙臂一振，「一鶴冲天」，身形冲天飛起，他看見不老神仙目光落向地面便知道無所遁形，當機立斷，立即高飛。

移形換影原就是身形變化配合精神力的影响，所謂精神力與魔教移魂大法，南宮世家攝心術，密宗催眠功異途同歸，不老神仙的眼睛不與他的眼睛接觸，已無所施其技，再抓住陽光下他留在地上的影子，連先機也失去了。

不老神仙沒有追上去，大笑接道：「心禪，你坐關二十年，反而淪於魔道。」

「是佛非魔，是魔非佛，是魔是佛，非魔非佛。」心神應在空中，環飛一匝。

「胡說八道！」不老神仙大笑聲中，身形飛旋直上。

心禪垂手鶴翔，展袖鶴舞，逍遙九天。不老神仙身形飛旋，左三匝，右三匝，仍然追不上心禪的身形。

心禪半空再鶴舞，又到了不老神仙頭上，雙手化鶴嘴，連變爲鶴爪，連啄帶抓，迅速將不老神仙迫降地面。

不老神仙身形着地斜刺裏倒掠回高台上，雙手虛空一抓，那張古琴便到了他膝上。

心禪同時掠回那邊的高台。

「鶴舞九天，果然高明，本座雖然先破你移形換影，還是不免在鶴舞九天之下落下風。」不老神仙面上仍然有笑容。

無我徐廷封傅香君與一衆少林弟子雖然看在眼內，聽不老神仙這樣說，才不禁露出喜悅之色，心禪的身手無疑比他們意料中高明，他們却也實在太緊張，到現在才能鬆一口氣。

不老神仙接道：「倒不知金剛禪定又如何？」

心禪悠然道：「二十年禪定，正是爲了領教教主的七煞琴音。」

「知音難遇，這一曲本座非用心彈奏不可。」不老神仙輕理古琴。

心禪目光一掃，揮手。「寺外去。」

無我一聲佛號，領着各人往外走，傅香君徐廷封無可奈何，亦只有隨着離開。

心禪隨即取下頸掛佛珠，眼蓋亦隨着垂下，一面手數佛珠，一面默誦經文。

不老神仙亦好整以暇，細整衣衫，輕分鬢髮。

（未完‧一）

熱血殺手

・本文承自48頁・

姬殘說道：「這是你的事，我不想過問。」

冷無雙道：「與你有關。」

姬殘道：「這倒是稀罕的事，怎會與我有關？」

冷無雙突然拔劍出手，晶光一閃，跟着迸出一股鮮血，他手中的長劍業已穿透了姬殘的心胸。

唐百川、劉子奇、白芳青等三人不禁大感意外。

那四個轎伕不約而同地亮出七首，向冷無雙撲去。

冷無雙飛身一旋，那四名轎伕一齊向後倒下，他們的身體還沒有接觸地面，冷無雙的長劍已回入鞘中，劍法犀利動作乾淨俐落，令人嘆爲觀止。

姬殘手撫胸膛，上氣不接下氣地道：「冷……無雙，聽說你是個漢子，你……你……說出殺我的……道理來。」

冷無雙道：「二十二年前，有一個名叫馮玉樓的女子受過你的汚辱，後來那女子羞忿自盡，她就是我的母親。若不是他們叫你姬春風，我還不知道你就是我的深仇大敵，算你倒楣，也算我倒楣。這是我生平第一次殺人拿不到錢。」

說完之後，掉頭走了。他的身軀筆直，使人肅然起敬。

正要嚥氣的姬殘手指着劉子奇，道：「你……你要守信……」

劉子奇截口道：「放心！我會守信隨侍三年。」

姬殘頭一歪，結束了罪惡的殘生。

唐百川道：「子奇！你眞要守信？」

劉子奇點點頭，道：「是的，我實在不願作一個背信小人。當那把劍出爐後，我要佩劍在他墓旁陪侍他三年，他的靈魂是無法再驅策我去爲他殺人了。」

白芳青道：「劉大俠我有個請求。」

劉子奇道：「白姑娘不必客氣。」

白芳青道：「請你跑一趟，將藥方送給家父。」

劉子奇道：「我買藥，煎藥，都是當着姑娘的面，姑娘冰雪聰明，早就記下了，何須我跑一趟。我要爲吳震宇送藥，還有丁伯濤和戴魁，雖是黑道人物，我却不能見死不救，妳說是不是？」

白芳青道：「不過家父的藥却想請你勞駕親自送去，務必答應我。」

劉子奇不解地問道：「白姑娘別有要事？」

白芳青道：「我要去追趕冷無雙。」

劉子奇和唐百川不約而同地道：「追他作甚？」

白芳青道：「他是一個鐵錚錚的漢子，有理性，也有血性，只可惜也是中了毒，我要爲他送解藥去。」

說完之後，飛身向長街奔去。

唐百川道：「子奇！明白嗎？白姑娘的人就是一帖解藥。」

劉子奇嘿了一聲，道：「白姑娘眞有眼光。」

（全文完）

鷹飛江南

故事續篇「鷹飛江南」

文·高皐
圖·可飛

參加青城會

世事如局棋，不着才是高手。有些人是這般說法。

也有人說人生下來就是一顆棋子，在物競天演的大洪流之下，你不走必然就會流失。

既然有大洪流在你身後冲激，你想不走行嗎？

郭子羽就是這樣，他旣不爭強好勝，也不患得患失，名利、聞達都不放在心上，惟一的要求，只是生存而已，然而他還得像棋子一樣的被人播弄着。

莫非有人不願讓他活下去？

的確，先是丐帮攔截，再是殺手狙擊，他已成爲某些人的眼中之釘，是必欲除去的目標之一。

遇敵急折回

但人算不如天算，時至今日還沒有人能够將他怎樣，不過他的心情却十分沉重，他想不出跟誰結下如此深的仇恨，除了要他的命，連跟他比較要好一點的女孩子也不放過。

× × ×

這是一個十分美麗的夜晚，明月在天，清風徐拂，枝葉空隙洒下的月光，像無數美麗的金錢一般。

郭子羽睡不着，方玫不願意讓他一個人孤孤獨獨的胡思亂想，他踏月，她輕哼着小調，兩人依偎着月下漫步，爲彈鋏谷寫下一段綺麗的風光。

這時光本是無限美好的，却被一陣急驟的蹄聲破壞得點滴不存。

郭子羽停下脚步，劍眉一挑道：「莫非又……」

方玫微微一笑道：「不要瞎猜，來人已經進去了，咱們也去瞧瞧。」

他們還沒有進入大廳，白衣衞四衞之一的衞饒正匆匆奔去，見到郭方二人立即雙手一垂道：「二谷主三谷主，大谷主有請。」

郭子羽道：「大谷主在那兒。」

衞饒道：「在大廳。」

郭子羽點點頭，當即與方玫奔進大廳，廳上燈火輝煌，氣氛頗爲嚴肅，在座的人數不多，除了大谷主武孟嘗馮追，總管張春才，及白衣四衞之外，就只有一個滿身風塵的黑衣人了。

待郭方二人就座之後，馮追對那名黑衣人道：「厚三，你再向二谷主三谷主報告一遍。」

朱厚三是簫隊的副隊長，也是彈鋏谷對江湖動態的耳目，此次他奔馳數百里親來稟報，事態的嚴重可想而知。

「稟二谷主三谷主，當今武林六大門派，在青城山召開『幻滅禪妙』大會，以及十大高手的排名，此事較三空藏劍經的出現還要轟動，黑白兩道的朋友，巳經紛紛向青城山趕去。」

這是朱厚三的報告，郭子羽却有些不太瞭解，因而詢問道：「發起的是那六大門派。」

朱厚三道：「是夜雨山莊，令狐世家、冷泉莊、少林、武當、丐帮。」

方玫道：「什麽是『幻滅禪妙』？」

朱厚三道：「聽說幻是輕功，滅是兵刄拳脚，禪是內功，妙是暗器，幻滅禪妙大會八成就是一個武會，至於詳細內容，屬下也不明白。」

武孟嘗馮追道：「青城之會訂於九月九日，距離現在還有一個半月的時間，蜀道遙遠，如果要去，現在就應該動身了，二弟以爲如何？」

郭子羽道：「小弟想去開開眼界，大哥呢？」

馮追道：「六大門派之間，一向都是勾心鬥角，各自爲政，尤以夜雨山莊狂妄自大，目無餘子，很少跟江湖各派交往，現在忽然聯合起來擧辦武會，其中只怕別有蹊蹺，咱們孤軍遠征，必須做好萬全的準備。」

郭子羽道：「大哥說的是，不過小弟是想獨自前往，一個人的行動比較方便一點。」

方玫道：「不，我要跟你去。」

馮追哈哈一笑道：「對，你想一個人自由自在的玩，只怕沒有那麽便宜！」

語音一頓，面色一整道：「江湖上詭詐百出，青城武會說不定是一個可怕的陷阱，你要一個人去，沒有人放心得下。」

方玫道：「聽到了麽？想甩掉我那可不成。」

馮追道：「你們兩位可以一道走，但要跟咱們保持連繫。」

方玫道：「如何才能保持連繫。」

馮追道：「三妹放心，我會派笛隊負責的。」接着他將進軍青城的腹案作了一番說明。

簫隊化整爲零，分別滲入江湖各派，

首先前往青城，他們負責蒐集各方面的情報，並於必要時支援本谷作戰。

彈鋏谷的主力分爲三起，第一起是郭子羽方玫，第二起是郭氏家族，第三起是馮追及琴隊，三起之間以三到五里爲準，以便隨時得以互相支援。

笛隊以三至五人爲一組，分佈於上列三起的主力之間，他們除了負責連繫及傳遞消息，並偵察沿途各方面的動態，以防患於未然。

這是一個嚴整的組合，也是一個完美的計劃，應該是無懈可擊的，但天下事往往會發生一些意想不到之事，這就是所謂人算不如天算了，彈鋏谷進軍青城，是否能够一路平安，只怕誰也不敢保證。

× × ×

舊靈寶緊靠黃河南岸，由於縣治南移，這兒現在只是一個鎭集而巳，不過它的繁榮並不差於縣治，因爲它靠着關洛大道，每天會爲它帶來不少旅客。

今天時方晌午，鎭上的飲食店巳經閙閧閧的坐上了八成座，這般人有一個相同的特色，全部跨刀佩劍，幾乎淸一色是江湖豪客。

江湖豪客的另一特點就是無事生非，這間明月樓裝了這麽多横眉豎眼的人物，還能不閙作一團？

如果你這麽想，那你就錯了，別看他們動作粗豪，却找不出一個敢於惹事的。

而且他們的神色之上，還有一份拘束，有些人會偷偷的向左上角瞧着一眼，眉宇之間會顯出一些怯懼。

這是爲了甚麽？莫非左上角坐了一位特殊人物。

不錯，那兒坐着一位矮胖黑衣老者，瞧他那冷電一般的眼神，以及沉穩如山的氣度，就知道他必然不是一個等閒人物。

此人高踞上座，兩側是令狐三老中的老三令狐長青，及冷泉莊的東院院主左彌，他的身後一排立着四名抱刀大漢，板平的面頰顯得十分冷肅。

與黑衣老者相隔兩張食桌，坐着一對青年俠侶，男的一領青衫，容貌俊秀，有如風光霽月一般，女的一身紫衣，神如秋水，當得是風華絕代，他們像鷄羣中的兩隻仙鶴，不得不令人刮目相看。

黑衣老者對這雙青年俠侶頗爲注意，他暗中打量良久，終於對左彌道：「是不是他們兩個？」

左彌道：「不會錯，咱們巳經派人跟踪他們幾天了。」

黑衣老者道「那還等甚麽？」

左彌道：「別忙，這兒會驚動官府，有些不便，出鎭五里是廻龍嶺，那兒地勢險要，是一個動手的好地方。」

黑衣老者道：「好，長青老弟去告訴他，咱們走。」

黑衣老者起身出店，食堂裏面的食客紛紛跟出，刹那之間，原本閙閧閧的地方陡然淸靜了下來。

另一桌的紫衣少女長長一吁道：「我以爲會出點事，想不到竟然雨過天青。」

青衫少年道：「那有甚麽用，雨過天青並不能趕走地上的惡狼。」

紫衣少女向迎面走來的令狐長青瞥了一眼道：「你說錯了，來的分明是一隻妖

狐。」

他們可沒有顧忌什麼，在嘻笑怒罵之際，嗓門還大得嚇人。

令狐長青不是天聾地啞，他當然聽得一字不漏，這就怪了，憑令狐三老的字號，居然有人敢在他的面前指桑罵槐。

他氣得臉色發青，雙目兇焰暴露，顯然，現在只要讓他出手，必然是雷霆萬鈞的一擊。

在他的想法，這一對青年俠侶，只是兩個後生晚輩，黑衣老者如此興師動衆，豈不是小題大作。

令狐三老名滿江湖，他原本沒有將這雙青年俠侶放在心上，如今他們這一指桑罵槐，還能不逗起他的殺機！

「小賊！老夫斃了你——」

彈身出掌，聲如雷鳴，令狐三老果然名非倖致。

但他絕未想到這雷霆萬鈞的一掌痛擊，並未將別人怎樣，青衫少年只是輕描淡寫的向他揮了揮手，他擊出的強勁掌力便被原封送回，如非他見機得早，及時倒竄，怕不當場掛彩。

就這樣他的老臉已經掛不住了，但別人的玩藝太高，掛不住又能如何？

「姓郭的，咱們總護法在鎮外廻龍嶺等你，有種的你就跟老夫走。」

姓郭的？莫非這雙青年俠侶就是郭子羽及方玫？

不錯，正是他們，郭子羽早已獲得笛隊暗中通知，知道這一伙勢難避免，因而淡淡道：「好，閣下請帶路。」

郭子羽與方玫剛剛踏出店門，一名身材魁梧灰衣大漢立即趨前一揖道：「稟二谷主，賊人人數衆多，以婁仁奎爲首共有四十七名，屬下已集中笛隊在廻龍嶺待命，並已通知老爺子及大谷主趕來支援。」

郭子羽道：「有笛隊已經夠了，告訴老爺子及大谷主不必插手，以免暴露本谷的實力。」

灰衣大漢就是笛隊隊長追命笛章彰，他應了一聲是，轉身急馳而去。

郭子羽向令狐長青的背影瞥了一眼，回顧並肩急馳的方玫道：「妹子，婁仁奎是誰？」

方玫道：「中原武術評鑑會的會長，人稱破鍋煮英雄的就是他。」

郭子羽道：「是適才那個矮胖黑衣漢子？」

方玫道：「正是此人，他與禿筆判生死劉炎昌狼狽爲奸，還可能是殺手集團的眞正主人。」

郭子羽道：「這麼說他是替劉炎昌找場來的了？」

方玫道：「我看不只是這麼簡單，因爲來人之中包括了三大門派——」

爲甚麼包括三大門派就不只這麼簡單，由於到了地頭，方玫不便再作解說。

× × ×

廻龍嶺地勢險惡，原是一個人跡罕至的荒涼所在，今天却大異往常，靈寶鎮上的居民幾乎是空羣而出，全都到這兒來瞧熱鬧了。

江湖仇殺，兵凶戰危，擋不住人們的好奇之心，在那起伏不一的山坡之上，圍着一圈厚厚的人牆。

郭子羽與方玫進入場中，兩人併肩而立，面對敵人強大的陣容，神色上依然一片安詳。

婁仁奎向他們打量一陣，忽然嘆口氣道：「可惜呀，可惜！」

令狐長青道：「總護法是說……」

婁仁奎道：「我說他們是一雙璧人，是天地靈氣所鍾，毀了豈不可惜！」

令狐長青道：「總護法放過他們？」

婁仁奎道：「誰說我要放過他們了？不過？嘿嘿，如果將他們收歸老夫的門下，未來武林必然會大放異彩。」

冷泉莊東院院長左彌道：「屬下有點不解，門主夫人爲甚麼要他們的人頭。」

婁仁奎面色一沉道：「住口，冷泉莊先上。」

左彌道了一聲「遵命」，同時舉手一揮，二十名青衣武士便瘋狂般衝了過去。

郭方二人早已掣出兵刃，但仍然靜如山嶽般的併立着，直待青衣武士迫近五尺之內，他們才身形一旋，掌中的兵刃也揮了出去。

這一揮之勢有如雷電交擊，刀劍鋒芒所及，斷肢與血雨齊飛，第一撥進攻的八名青衣武士，就沒有一個留得命在。

這般青衣武士是冷泉莊的主力，深得莊主曲日華的倚重，估不到這回竟栽了一個大觔斗，一上來就躺下了八個。

左彌面色倏變，口中大喝一聲，掌中李公拐一掄，以疾雷撼山之勢，猛向郭方二人攔腰掃去。

左彌是成名已久的前輩高人，在冷泉莊坐第二把交椅，此時一拐痛擊，威力何等驚人。

噹的一聲脆响，他這威力無比的一拐，擊在郭子羽的劍身之上，按說長劍必然敵不過鋼拐，這硬碰硬的一擊，長劍縱使不被震斷，也會被鋼拐震飛，那麼這一招互接郭子羽就落入下風了。

不錯，是有人落入下風，但不是郭子羽。

因爲李公拐並未震斷長劍，也未能將它震飛，這位冷泉莊的高人反而被長劍上湧來的一股強大力道震得倒翻而回。

冷泉莊的第二高手，竟然敗在一個初出道的少年手裏，他不只是萬分震駭，而且心有不甘，何況他還有仗持，東院的十二名高手，正配合他展開猛攻。

於是他一退再進，李公拐橫掃直擊，形如雪花亂舞，不過他雖是招招不離郭子羽的要害重穴，出招却十分謹慎絕不拚鬥內力。

顯然，他是要憑藉長兵刃的優勢，並以招式取勝。

他這一招使對了，郭子羽功力雖高，畢竟臨敵的經驗不足，因而鬥了個半斤八兩，一時很難分出勝負。

此種情形，對郭子羽是不利的，因爲左彌還有十二名高手在跟他聯手合擊，可惜這般青衣武士無法突破方玫的防綫，但見刀光繞體，勁氣迫人，他們竟然近身不得。

最後這位姑奶奶發了狠，口中一聲嬌叱，刷刷刷連續揮出三刀。

這三刀稱爲「决命三式」，是蕹山雙奇的不傳之秘，一旦使出這三式，當眞是

刀刀奪命，威力絕倫，這般青衣武士還能不開腸破肚，斷頭折臂！

沒有人再敢接近方玫，郭子羽身後的壓力自然也告消失，如此一來左彌可就吃足苦頭了。

郭子羽心無旁鶩，以全力迎戰當面的敵人，每次一劍推出，必然會帶起强悍的罡炁，左彌被震得兩臂發麻，要傷人那裏能夠？

這是一場並不公平的搏鬥，想不到以寡敵衆者反而佔盡了上風，如果再鬥下去，冷泉莊只怕沒有人能夠生還。

當然，他們還有發援，婁仁奎，令狐長青，以及令狐門下二十幾名武士，是一股不可輕侮的實力。

「但……」

「住手。」

這是婁仁奎呼叫的，聲音不大，但如雷貫耳，此人內力之強，連郭子羽也自愧不如。

搏鬥停止了，婁仁奎的話也傳遞了過來：「姓郭的，今天老夫還有要事待辦，便宜了你，咱們走。」

郭子羽一怔之間，這般人已連死帶傷撤得一個不剩。

方玫一跺脚道：「你怎麼啦？人家無故找碴，你却就這麼放他們離去！」

郭子羽微微一笑道：「妳沒有聽他說麼？他今天還有要事待辦，咱們怎麼好意思留他。」

方玫呆了一呆道：「這倒也是，咱們走吧。」

他們洒脫的走了，瞧熱鬧的却還有一些在那兒出神，因爲這般人猜不透郭方二人是甚麼用意，對方分明是想要他們的命，他們竟然不好意思留下人家。

當然，他們是奇人，奇人的行爲是很難評估的。

× × ×

由靈寶出發，彈鋏谷的人馬還是保持原來的次序，只有一點不同，他們多了許多跟班的，前前後後時常會有一些不明身份的人物出現。

這就像一張控弦待發的弓，由於形勢需要，不得不繃得緊緊的，只是如此一來，他們不僅體力上大受影响，精神上也將不勝負荷。

不過這是無可奈何的事，如是別人找碴，他們倒可以放手一搏，否則大路人人能走，雖然明知那些跟班的心存鬼蜮，也只有乾瞪眼的份兒。

這天他們住在驢馬店，是太白山東北的一個鎮集。

此地屬於秦嶺，山高林密，峯巒無盡，氣温也比一般地區寒冷幾分。

在夜間，解决寒冷的最好辦法，是鑽進被窩裏，因此，初更才起，郭子羽就在準備進被窩了。

但……

「姓郭的，有種的就跟我走！」

好像伙，這豈不是公然找碴？

當然，來者不善，善者不來，此人既敢出面挑戰，必然有什麼仗持。

但聲音剛剛入耳，郭子羽却爲之一呆，因爲那是一股嬌嫩動人的語音，有如珠走玉盤，實在悅耳以極。

不過郭子羽並不是爲了它好聽而發呆，他是想不出平白無故的怎麼又生出這麼一個陌生的仇家。

不管怎麼說，別人既然叫陣，姓郭的决不能畏縮，於是彈身而起，向後窗穿了出去。

此時冷月懸空，颯颯夜風，帶來一片凌厲的寒氣，寒山松林之間，顯得頗爲蕭瑟。

郭子羽抬頭一瞥，只見一條纖細的人影，正在十丈之外奔走，速度並不太快，好像是在故意等他。

他緩緩吸進一口眞氣，足尖輕輕一彈，放步追了過去。

前行的纖細人影似乎知道他追上來了，身形忽然加快，宛如一抹輕烟。

郭子羽哼了一聲，猛然一提眞氣，像脫弦之箭一般的跟踪急追，接連翻越兩座山頭，他們之間的距離竟然越拉越遠，他已經盡了全力，就是始終無法縮短雙方的差距。

郭子羽身負數家之長，在年輕一代之中，堪稱箇中的翹楚，如今他居然比不過一個姑娘，在一陣急劇的奔馳之後，他終於落了下風。

當然，尺有所短，寸有所長，輕功比不上人家，不能說武功也不如別人，再說郭子羽並不喜歡爭強好勝，乾脆放緩了脚步，從容不迫的向前面走去。

待他到達山巔，只見一株巨樹之下，立着一位身着寶藍衣褲的姑娘，她那滿頭秀髮包在一張寶藍頭巾之下，連一雙鳳頭鞋也是寶藍的，看來這位姑娘似乎特別喜愛藍色。

她是背對來路，瞧不到她的長像，但那一握柳腰，修長的雙腿，以及圓渾突出的臂部，全是上蒼的傑作，不必瞧看她的面貌，就可以斷定她必然是一位國色天香的絕代佳人。

郭子羽在丈外之處立定脚步，雙拳一抱道：「在下郭子羽見過姑娘。」

藍衣姑娘沒有轉身，只是輕輕一哼道：「不必客氣，出招吧。」

郭子羽道：「爲甚麼？姑娘，咱們有仇？」

藍衣姑娘道：「沒有。」

郭子羽說道：「那麼姑娘是受人之託了？」

藍衣姑娘道：「不是。」

郭子羽道：「這就怪了，姑娘找上在下，總得有一點理由。」

藍衣姑娘說道：「有，只是瞧你不順眼。」

郭子羽先是一怔，然後哈哈一陣大笑道：「好理由，咱們在那兒見過？」

藍衣姑娘道：「沒有。」

郭子羽面色一沉道：「姑娘既然沒有見過在下，瞧不順眼如何解說？」

藍衣姑娘說道：「這個……咳，你這個人當眞是笨得可以，儘說這些廢話做甚麼？」

郭子羽道：「在下的確不算聰明，不過在下不想打糊塗架，所以必須問一個明白。」

藍衣姑娘猛一旋身，道：「這可由你不得，接招。」

他們相隔一丈以外，如若是一個常人，至少要走五至六步才能到達。

藍衣姑娘不是常人，但她跨出的脚步却與常人沒有什麽兩樣，玉腿輕抬，纖足前跨，神態上顯得從容無比。

但這從容無比的神態，却創出令人難以置信的奇蹟，一丈以外的距離，輕輕一跨就到，她那嫩葱一般的纖纖玉手，也巳遞到郭子羽的雙目之間。

郭子羽大吃一驚，心知遇到一位前所未見的絕世高人，急身形後仰，右掌橫切，猛向藍衣姑娘的玉腕劈去。

他身負數家之長，一身功力何等驚人，這劈向藍衣姑娘的一記手法，不只是急如閃電，而且掌帶勁風，要是被他一掌劈中，藍衣姑娘那嫩藕一般的玉手就不用想要了。

然而他這一記快攻並沒有收到預期的效果，藍衣姑娘制敵先機，食中二指一挺，迎上了他的掌心。

這一招互換，郭子羽就落了下風，他心頭一懍，自然更爲提高了警覺。

此後他們奇招百出，互逞機鋒，惡鬪兩百餘招，還沒有分出勝負。

其實應該說早就分出勝負了，從第一招開始，郭子羽就處處受制，令人不解的是藍衣姑娘每一招都是意有未竟，招到中途就收它回來。

如果她不中途收招，甚至加快幾分出招的速度，郭子羽可能早就敗了，說得具體一點，只怕三招他都接不下來。

但，藍衣姑娘爲甚麽要中途收招?是後力難繼，還是要郭子羽知難而退?

郭子羽明白，這些都不是。

那麽她是在要人了，士可殺不可辱，這就是郭子羽奮戰不退的原因。

又是十幾個回合，郭子羽的處境並未改善，藍衣姑娘忽然單掌一翻，一股強悍絕倫，有如實質的暗勁向他肩頭撞來。

郭子羽大吃一驚，急點足彈身，向一側斜縱，待他雙足立穩，一股朗朗嬌音，巳由十丈以外飄進他的耳鼓。

「南聖及浮萍子的傳人不過如此，嘿嘿……」

月掛樹梢，夜風盈耳，但那語帶輕視的嬌音却如在眼前，這位姑娘內力之強，郭子羽不由不大爲欽服。

「你怎麽啦?大哥，這般時辰你跑到山裏來作甚麽?」

郭子羽想得出神，身旁多了一個人還不知道，及聞聲回顧，原來是方玫。

「啊，妹子，原來是妳?」

「哦，聽口吻必然是佳人有約了!那我走……」

「不要誤會，妹子，我是被人約來的，但絕對不是一位佳人。」

「是有人跟你約鬪?」

「不錯。」

「那人是誰?」

「不知，她蒙着面巾，瞧不出她的長像。」

「那你爲甚麽不留他下來?」

「惡鬪兩百餘招，人家是予取予求，妳叫我怎麽留她?」

「會有這種事?如非你親口說出，實在叫人不敢相信。」

「唉，天下儘多奇才異能之士，咱們只不過井底之蛙罷了。」

方玫道：「不要灰心，大哥，咱們還年輕……」

「是的，咱們還年輕，但人家也不是老大。」

「甚麽?你不是說，瞧不出他的長像麽?」

「我的確瞧不出她的長像，只是由身材及語音也可以猜出幾分。」

「什麽，她是女人?」

「這個……咳，我想是的。」

方玫面色一變，二話不說，扭頭就向山下奔去。

郭子羽似乎想不到方玫會生氣，在原地發了一陣子的呆，才飛身向山下急追。

他一路陪着小心，方玫就是不理，直待到達客棧，他才停止了央告。

此時迎面遇到白衣四衞中的顧仿，瞧到郭子羽他忍不住歡呼道：「二谷主，你可回來了，大家都急得什麽似的。」

郭子羽見顧仿神色凝重，不由一怔道：「出了甚麽事?快說。」

顧仿道：「聽說彈鋏谷出了事，詳細情形屬下也不太清楚。」

郭子羽與方玫全都心頭一懍，兩人加快脚步，逕往馮追的上房奔去。

房裏人數不多，除了武孟嘗馮追，總管張春才，另外就只有郭氏二老。

瞧到郭子羽方玫進入房間，馮追大喜道：「二弟三妹來得正好，咱們有重要之事等你們商量。」

郭子羽方玫先向郭氏二老行過禮，然後對馮追抱拳一拱道：「大哥，聽說彈鋏谷出了事，詳情究竟如何?」

馮追道：「有人想搗咱們的窩，你看該怎麽辦?」

郭子羽道：「來人是那條道上的?人數有多少?」

馮追道：「都是陌生面孔，人數有百人之多，其中還有些功力不凡的高手，咱們留守的均非其敵。」

郭子羽道：「如此說來，彈鋏谷雖有天險可守，咱們如不馳援，遲早會落入敵人手中的，大哥準備何時返谷?」

馮追長長一吁道：「武林動亂，四海鼎沸，如若天下全都落入魔掌，一個彈鋏谷又何足憑恃……」

方玫道：「那……大哥之意呢?」

馮追道：「小兄之意是最好能兩全其美，既能保全彈鋏谷，又無碍於咱們進軍江湖。」

方玫道：「此事恐怕很難兩全，我看大哥只好先回彈鋏谷，待擊破敵人之後，再到青城來跟咱們會合。」

馮追道：「不，天下名山大川多的是，丢了一個彈鋏谷，咱們還可以在別處建立基地，如果放棄了青城之會，豈不要遺憾終身!」

郭鐵鷹道：「彈鋏谷經營不易，放棄了十分可惜，目前江湖動亂，烽烟四起，縱使錯過了青城之會，這種機會隨時都有，所以彈鋏谷決不能輕言放棄。」

馮追略作沉吟道：「好吧，小侄立即率領琴隊馳近彈鋏谷，一待事了當立即趕往青城。」

郭鐵鷹道：「來者不善，善者不來，谷主不能掉以輕心，簫笛二隊也一併帶回谷吧。」

馮追吶吶道：「伯父，這樣你們的實力……」

郭鐵鷹道：「谷主不必担心，咱們足可自保。」

馮追道：「伯父既如此吩咐，小侄遵命就是。」

爲了解除彈鋏谷的危機，及早趕上青城之會，馮追率了屬下連夜起程，於是這兩帮人馬分道揚鑣，各向自己的目的地奔去。

現在郭氏一門單獨上路，不得不將力量集中起來，其實他們的實力不弱，除了郭氏家族原班人馬，還增加了一個陰風神魔歐陽胆，及江南玉女方玫。當今之世，能够奈何他們的必然不多。

但人要是走了下風，不如意的事就會接踵而來，郭氏家族正是這樣，彈鋏谷的人馬剛剛走，烈山山主褚風的獨子褚茂又找來了。

此時他們正在前往佛坪縣城的途中，一騎怒馬忽然像風一般由後面捲了過來，震耳的蹄聲使郭氏一門提高了警覺，他們沒有一個回顧瞧看，却全都在心理上作好了應變的準備。

但……

「郭伯伯……」

這一聲呼喚，使郭氏緊張的心情鬆弛了，但却陷入另一種疑慮。

來人是烈山的少山主褚茂，瞧他那風塵滿身，愁鎖眉梢的神情，莫非烈山發生了什麽變故?

「伯伯，小侄日夜趕路，終於……追上伯伯了……」

郭鐵鷹道：「不要着急，賢侄，有話慢慢說。」

褚茂吸了一口長氣，道：「伯伯，賊人犯山，咱們……咳，傷亡頗重。」

郭鐵鷹啊了一聲道：「烈山不入江湖，賢父子與道上朋友素無恩怨，是什麽人會與這無名之師?」

褚茂道：「這個……」

郭鐵鷹面色一整道：「莫非爲了咱們郭家?賢侄，對伯伯不必客套，有話快些說。」

褚茂咳了一聲道：「目前來了一批陌生人闖入烈山，攔阻他們的巡山弟子遭到慘重的傷亡，及家父率領小侄等出堡詢問，他們竟然……」

郭鐵鷹道：「不必顧慮，說下去。」

褚茂道：「他們要家父交出伯伯，否則殺進烈山，鷄犬不留!」

郭鐵鷹哼了一聲道：「好大的口氣，賢侄可知道他們是什麽來路?」

褚茂道：「家父問過，但他們不肯說，不過這批人的衣着頗爲別緻，好像不是中原的門派。」

郭鐵鷹面色一變道：「男黑女白，每人的衣襟上綉着一隻金色的蠍子?」

褚茂道：「正是。」

郭鐵鷹道：「烈山距此千里迢迢，咱們回去來得及麽?」

褚茂道：「他們給了三個月的時間，只要趕緊一點，小侄想是來得及的。」

夫人陳琪道：「堡主，褚山主義薄雲天，咱們不能讓他們無辜受害。」

郭鐵鷹點點頭道：「夫人說的是，羽兒，你跟方姑娘去青城山吧，咱們旨在瞭解此次武會的內幕，不必計較甚麽得失，一旦事了，立刻趕來羽山。」

郭子羽道：「是。」

陰金神魔歐陽胆以傳音對郭子羽道：「小兄弟：老哥哥想跟你去湊湊熱鬧。」

郭子羽說道：「不，老哥哥，金蠍門是一個十分可怕的門派，寒家兄弟們多半沒有跟他們交手的經驗，所以小弟十分担心……」

陰風神魔道：「既是這樣，老哥哥留下就是。」

郭子羽剛剛說服了歐陽胆，郭子鉉郭子琴兄妹又向郭鐵鷹提出了要求。

「爹，咱們想跟五弟去……」

「不行，老二，咱們走。」

郭鐵鷹治家極嚴，沒有人敢違抗他的命令，他說走，片刻之間就只剩下郭子羽及方玫兩個人了。

闖江湖，郭子羽不能算是雛兒，跟家人分離也不是第一次，此時他却呆呆的瞧着他爹一行的背影，神色上一片茫然。

方玫咳了一聲道：「大哥……」

郭子羽嗯了一聲。

「你在担心?」

「是的，金蠍飛行絕跡，又是奇毒無比，唉，這般人不知跟咱們有什麽深仇大恨——」

「那……咱們也去烈山。」

「不，爹要咱們去青城山，如果不去，他老人家會生氣的。」

「既是這樣，咱們就早去早回。」

「好，咱們走。」

「別忙，還早得很呢，咱們何不聊一聊。」

要聊聊的可不是方玫，因爲聲音來的右側的密林之內，郭方二人擰身一瞥，原來是一位面蒙輕紗的藍衣姑娘。

郭子羽面色一沉道：「又是妳?」

藍衣姑娘微微一笑道：「聽口吻，我是不受歡迎的人物，其實我並無惡意。」

郭子羽冷冷道：「那妳是好意了?可惜咱們還有要事待辦，妳的好意只能心領了。」

藍衣姑娘撇撇嘴道：「有人說好人難做，果然有點道理，這樣吧，聽說你們兩位是陰陽道的傳人，陰陽和合，天地一混，縱然是南北武聖聯手，也奈何你們不得，這等曠代絕學，當得是天下罕見……」

郭子羽道：「這只是道聽途說之言，姑娘怎能相信?」

藍衣姑娘道：「我的確有點疑惑，所以要找你們試試。」

藍衣姑娘的武功極高，郭子羽曾經是她的手下敗將，現在雖然多了一個方玫，兩人聯手，或許尚可一戰，不過據他的估計，這位藍衣姑娘的武功深不可測，縱使以二對一，不見得就能佔到上風。

兵凶戰危，生死一綫，如果沒有幾分把握，這一仗如何能打!

那麽要有幾分把握，就只有使用陰陽道了，武孟嘗馮追的五弦雷琴曾經爲陰陽道所敗，這是一項值得驕傲的輝煌紀錄。

不過陰陽道應戰的形象畢竟有點不雅，所以除了在彈鋏谷一戰之外，他們從未用過，如今藍衣姑娘指名要試，郭子羽不知道該如何才好。

他偷眼瞧着方玫，這一眼瞧去，心頭竟然猛的一震。

敢情方玫螓首低垂，一張俏臉，一直紅到耳根，那副嬌羞之狀，當眞是我見猶憐。

及回頭向藍衣姑娘一瞥，一股怒火陡的昇了起來，因爲那不只是幸災樂禍，而且是一副鄙視的神色。

嗆的一聲，他拔出了長劍，脚下跨前數步，傲然橫劍而立。

「姑娘，請賜招。」

「啊，就是你一個？」

「不錯，就是我一個。」

「好吧，接招。」

她摘下近旁的一截樹枝，粉臂一圈一吐，樹枝响起一股銳嘯，挾着獵獵勁風，罩向郭子羽的前胸，來勢之猛，宛如疾雷撼山一般。

郭子羽大吃一驚，他感這截樹枝絕不亞於無堅不摧的神兵利器，只要被它碰上一下，是銅筋鐵骨也承受不住。

那麽除了用劍招架，就只有撤身避讓了，但一招之下就曳兵而逃，他實在沒有那麽厚的臉皮。

於是他提足全身功力，揮劍迎了上去，只是枝影千重，似乎無所不在，他幾乎不知道應該迎向何處。

力旣不逮，技又不如人，這一仗他自然佔到一個輸字，好在藍衣姑娘跟以前一樣，在緊要關頭突然將樹枝收了回去。

「聽我的勸告，你們還是兩個人一起上吧。」

她的語音清脆嬌甜，世間任何一組音符，都不會比她的語音更好聽。

她立在幾棵巨樹之前，目光像萬縷晶虹，由枝葉的空隙洒向她的全身，再加上山風吹動她的衣袂，但見嬌艷華貴，飄飄欲仙，令人有一種自慚形穢的感覺。

藍衣姑娘見他們在呆呆的出神，不由微微一笑道：「怎麽啦？不屑倚多爲勝？不要緊，咱們點到爲止就是。」

方玫踏前幾步，道：「大哥，咱們難得遇到高人，我看就恭敬不如從命吧。」

郭子羽道：「好吧。」

方玫拔出長刀，正待出招攻擊，藍衣姑娘道：「慢點……」

方玫道：「姑娘還有什麽指教？」

藍衣姑娘道：「請恕我說句狂話，你們最好使用陰陽道，否則縱使兩人聯手，依然勝我不得。」

郭子羽面色一變：「好狂的丫頭，接招。」

長劍急吐，勢如江河倒瀉，這招九劍歸一，兇猛得好似石破天驚，他那攻勢的狂野，當得是江湖罕見。

方玫更不怠慢，郭子羽的長劍才吐，她的長刀也全力揮出，這兩大年輕高手的聯手一擊，勁氣所及，隣近樹木的枝葉也紛紛飛了起來。

然而，他們這全力一擊，並不能將藍衣姑娘怎樣，儘管隣近枝葉橫飛，她却像山嶽般的兀立着，接着粉臂倏伸，立見杖影千重，跟着噗噗兩聲，郭方二人便一起摔了出去。

這種結果，實在太過意外了，郭方二人身負數家之長，但在藍衣姑娘的手下，竟是如此的不堪。

微微一笑，藍衣姑娘說道：「我說過，兩位除了使用陰陽道，必然不是我的對手。」

一頓接道：「甚麽陰陽道勿須投懷送抱，一樣可以陰生陽長，氣機相接，只要兩位勤加練習，牽着手就能够達到陰陽合一的境地。」

方玫是陰陽道的惟一傳人，她自然知道經過若干時日的苦練，牽着手也能陰陽合一，不過這是該門的不傳之秘，藍衣姑娘是如何知道的？

她心內有所疑，忍不住問道：「妳是誰？」

藍衣姑娘道：「我是誰妳以後會知道的，這裏有幾招刀法，對妳也許有一點帮助。」

語音一落，素手輕揮，一本薄薄的絹冊，平平穩穩的向方玫飛來，及接下一瞧，原來是一本武功秘笈。

封面是幾個篆字，寫着「左手七殺」，署名是「無名氏」。

這是七招左手刀法，方玫是使刀的大行家，略一翻閱，就知道是一種武林的絕藝。

「她爲甚麽送我武功秘笈？」

本來嘛，武林絕學，萬金難求，他們旣是素昧平生，而且還動手相搏，藍衣姑娘如此大方，豈不是有點不近人情！

腦中電光石火般的一轉，她用充滿疑惑的目光，抬頭向藍衣姑娘瞧去。

「啊，大哥，她……」

「她走了。」

「你爲甚麽不留住她？」

「有這個必要？」

「當然有，還她這個。」

郭子羽接過「左手七殺」瞧着，良久，他忽然眉峯一皺，說道：「好霸道的刀法，如果讓它流入江湖，必將造成一場刦難。」

方玫道：「咱們快追。」

郭子羽道：「追藍衣姑娘？」

方玫道：「不錯。」

郭子羽搖搖頭道：「此人輕功極高，咱們這一耽擱就追不上了。」

方玫道：「那……咱們燒掉它。」

郭子羽道：「不，前人費了無數心血，才創出這七招刀法，咱們一把火燒掉，豈不可惜！再說，這秘笈並不是咱們的，妳就先留着它，待以後有機會，再物歸原主吧。」

方玫沉吟半晌，忽然哼了一聲道：「要留你留着，我爲什麽替她保管？」

郭子羽微微一笑道：「別忘了她是送給妳的啊？」

方玫撇撇嘴道：「稀罕，你以爲我是傻瓜？」

郭子羽道：「這話怎麽說？」

方玫哼了一聲道：「她是送給你的，你眞的不懂？」

郭子羽道：「妳瞎說，我用劍，妳用刀，她如果當眞送我武功秘笈，應該是劍

譜才對。」

方玫道：「不管你怎麽說，我不負責保管這本刀笈，更不學習這項武功。」

郭子羽道：「妳也不想咱們以陰陽道聯手對敵？」

方玫道：「你胡說，我幾時說過這樣的話了？」

郭子羽道：「那妳就得研習這七招刀法。」

方玫道：「爲甚麽？」

郭子羽道：「妳想想，當咱們一路苦練，功力增進之時，如果遇到敵人，應該怎麽應付？」

方玫道：「這個……」

郭子羽道：「咱們必須手牽着手，才能發揮陰陽道的妙用，是麽？」

方玫螓首微頷道：「是的。」

郭子羽道：「那麽這左手七殺刀法，豈不就派上用塲了？」

方玫遲疑半晌，終於不情不願的道：「好嘛，反正我說不過你。」

郭子羽輕輕吁出一口長氣，那本絹冊自然交還給方玫了。

此後他們繼續南下，但行程十分緩慢，半個月過去了，他們才到達寧強縣以北的「五丁關」。

這兒距離川陝邊境不遠，是一個要隘重地，雖是羣山四合，綿延無盡，這五丁關裏的商業倒還說得過去。

他們到得太晚，關裏雖然擁有五家客棧，可就找不到容身之地了。

「五丁閣」是關裏最大的仕宦行台，要是在這裏還找不到棲身之處，郭方二人就只有露宿街頭了，因此，郭子羽不得不耐着性子跟店小二商量。

「小二哥，請帮帮忙……」

「對不起，客官，敝店實在沒有空下的房間了。」

方玫掏出一錠約莫五錢重的銀兩遞給店小二道：「小二哥，勞你的駕，這點銀子拿去買酒喝吧。」

店小二搓搓手道：「這個……咳，小的只能透露一點消息，客官不妨去碰碰運氣。」

方玫道：「哦，請說。」

店小二道：「敝店後院有三間上房，被一位姑娘帶着兩名丫環包下了……」

方玫道：「我明白了，你去替咱們準備一點吃的。」

店小二道：「是。」

打發了店小二，方玫嘆口氣道：「大哥，咱們去求求……」

郭子羽道：「這個……咳，還是由妳代勞吧。」

方玫道：「怎麽，求人就要我去？」

郭子羽道：「不是這個意思，因爲她們都是女人，妳去方便一點。」

方玫道：「咱們一道去，也許她們會同情你這位英俊的公子。」

郭子羽道：「別瞎說，妹子，叫人聽到了多不好意思！」

方玫道：「不要生氣，大哥，我是說着玩的。」

郭子羽道：「誰生氣了，走吧。」

他們相偕進入後院，只見一排橫列着三間客房，中間的客房已經點上了燈，房門開着，有人影在裏面來回的走動。

郭方二人直趨點着燈的房間，在門前停下脚步，然後咳了一聲道：「不速之客求見主人。」

方玫語音甫落，一名全身嬌紅，霧鬢雲鬢的麗人已在門口出現，方玫神色一呆，不由對此行生出悔意。

因爲這名女人年方少艾，嬌艷絕俗，那張迷人的桃腮，似乎可以掐出水來。

方玫也是一位絕色佳人，論美麗絕對不會差到那裏，只不過紅衣麗人那眉挑目語，全身都會講話的媚態，方姑娘就只有甘拜下風了。

儘管後悔此行，來了總得試試，因而抱拳一禮道：「小妹方玫，咱們貪趕路程，到得晚了一點，不知姊姊能不能行個方便？」

紅衣姑娘目光一掃郭子羽，同時嫣然一笑道：「我明白姑娘的意思，不過我作不了主，兩位請稍待。」身形一轉，香風飄拂，踏着細碎的蓮花步，向裏面走了進去。

方玫心頭一動，暗忖：「她作不了主，必然是兩名丫環之一了，僕人尚且如此，主人豈不美似天仙？」

她正在思緒不寧，進退兩難之際，紅衣姑娘已再度現身，道：「兩位請進，我家小姐有請。」

在如此情形之下，不能說了不算，只向紅衣姑娘道了一聲多謝，便雙雙舉步跨進了房門。

房裏的陳設很平常，但中間擺着一桌酒食則頗爲岔眼，她們不是主婢三個麽？這一桌山珍海味足供八個人飲食，莫非她們還有客人？

她思忖之際，目光已然接觸到一對主婢，由於紅衣丫環正在向那位主人禀報，他們只好暫作緘默。

主人是一個年約雙十，一身素裝的姑娘，別看她的衣着是如此樸素，却令人感到她風華高潔，清麗若仙，相形之下，那兩名濃裝艷抹的婢女，就有點俗氣了。

此時素衣小姐盈盈起立，由紅綠兩婢簇擁着踏前幾步，道：「兩位在此時趕來，可能咱們有緣，蔬菜淡酒不成敬意，快請坐。」

郭方二人同時一呆，他們絕未想到素衣小姐會邀請他們入席。走江湖，固然不必拘泥於小節，但彼此素昧平生，對方又是幾位千嬌百媚的姑娘，這畢竟是有些不妥。

郭子羽正待推辭，紅衣婢女的話已然接了上來，道：「今天是咱們小姐的生日，原該好好熱鬧一下的，祇因身在旅途，不得不一切從簡，兩位旣然湊巧遇上，就算是咱們小姐的貴賓，不必客套，兩位請坐。」

現在郭方二人總算明白了，今天原來是素衣小姐的生日，不過，參加別人的生日宴會，總得送點什麽，可是事前毫無準備，這個禮如何送法？

素衣小姐似已猜中他們的心事，微微一笑道：「兩位如果認爲小妹可交，就請入席，咱們不是俗人，就不必講那些俗套了。」

（未完・一）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齊雲飛被徐立洲花言巧語騙去鄭州大戶梅宜孝家裏偷取珠寶，他心意以爲刧富濟災民，憑自己的功力，無往而不利，原來內裏有機關，失手被擒，他去偷的是鄭州有「小孟嘗」之稱的梅宜㵟兄弟的家，他也是武林人物，認爲齊雲飛做出那小偷小摸之事，原來身負盛名的大俠，只是徒負虛名，與刧財刧色的小偷爲伴，作惡多端，便將他們二人多方凌辱，幸司空業從遠處趕來，將他救出，齊雲飛認爲他別有用意，經過司空業耐心解釋之後，才知道職業殺手的人是「湖中蛟」其人，二人冰釋前嫌，齊雲飛感謝他搭救之恩，更爲他帶信去相國寺……

蒙寃查兇案　疑寶難說清

齊雲飛傳奇故事

西門丁・文
可　飛・圖

鐘聲魅影

齊雲飛反應甚快，立時把身伏下，只聽「巴巴」兩聲，兩塊瓦片在他頭上飛過，擊在假山上，摔個粉碎！

齊雲飛在地上斜跳三尺，長身擰腰，手臂向後探去！風聲一响，面前巳立着一個黃衣人！

齊雲飛雙掌護胸，定睛一望，却是個黃衣老僧！他忙道：「大師，那人巳自假山後竄去，快追！」

黃衣老僧怒哼一聲，一招「金龍探爪」帶着一股罡風，直抓齊雲飛的胸膛！

齊雲飛一怔，左臂探前一橫，錯步滑開兩尺，道：「大師你作甚？」

黃衣僧人武功甚是厲害，不待齊雲飛手臂格到，立即化招，改抓齊雲飛左手腕脈！

齊雲飛退後兩步，怒道：「你到底是不是相國寺的和尚？」

黃衣僧人不答，攻勢更急，齊雲飛退無可退，只得還擊，反抓對方手腕！黃衣僧人見他如此大胆，怪叱一聲，略退一步，雙掌翻起，穿袖而出，兩股凌厲的掌風，隨即湧出！

齊雲飛橫飛五尺，脚未立定，耳際巳聽到「轟」的一聲巨响，那座假山在黃衣僧人掌風中倒塌，碎石四濺！

齊雲飛吃了一驚，料不到這老僧內功如此深厚，邊退邊道：「老和尚，有話好說！」

話音一落，外面傳來一陣「咚咚咚」的鐘聲，這鐘聲沉實嘹亮，聽得人家心頭砰砰而跳，心煩意躁！

烟塵迷漫中，只見黃衣一閃，那老僧穿了過來，再發出兩掌！

齊雲飛自知內力不如對方，不與對方硬碰，斜飛而起，脚尖在一棵花樹橫枝上一點，躍上迴廊之頂，再飛上那座小樓而去！

樓高兩層，上面那層還有一道走廊，齊雲飛剛落足走廊，只見樓內湧出四個灰衣僧人，手執方便鏟，不發一言，便向齊雲飛打去！

齊雲飛叫道：「出家人爲何如此不講理？」他來不及抽劍，一掌擊在柱子上，身子凌空倒飛，那四柄方便鏟，全部落空，可是那黃衣僧人就在此刻自下飛上來，他不願被人譏笑偷襲，大喝一聲，左掌右爪，擊向齊雲飛的後背！

好個齊雲飛，退飛時巳料到黃衣僧人有此一着，是以身子剛露出樓外，右脚尖便在左脚面上一點，硬生生的向上斜飛八尺！

黃衣僧人在下面見到，巳經叫了一聲，右爪一縮，手臂一掄，衣袖如毒蛇出洞般，向齊雲飛捲去！

齊雲飛剛想換氣使出「凌空步虛」橫空躍上小樓屋頂，不料黃衣僧人袖管捲至，他十分鎭定，左掌虛拍，發出一股掌風，擅在黃衣僧人袖管上，立即借力換氣，飛上小樓屋頂！

黃衣僧人也不是省油燈，只見他身子剛沉下五尺，左袖又飛出，在走廊的欄桿上一拂，身子不降反升，右袖再擊下，上升之勢更急，急竄上屋頂。

齊雲飛躍下樓上，低頭望下，只見相國寺裏人影幢幢，寺內的僧人提火把燈籠，執兵器紛紛向這邊奔來，「咚咚咚」的鐘聲响個不停，齊雲飛心頭慌亂，不知發生了甚麽事！

他只稍一猶疑，黃衣僧人巳至他背後，齊雲飛立即抽出長劍，轉身道：「和尚，你蠻不講理，有負出家人的身份！」

黃衣僧人喉管胡胡作响，作勢撲來，齊雲飛怒哼一聲，長劍蓄勢刺出！

黃衣僧人顯然甚是焦急，強攻不巳，但齊雲飛一劍在手，信心大增，盡管對方攻勢兇狠，他仍不時找到機會反攻！

激戰中，只見黃衣僧人左掌右爪齊出，掌擊胸膛，爪取喉管！齊雲飛怒道：「出家人爲何這般狠毒！」他身子急蹲，長劍突由直刺改爲橫刺！

這一劍使得十分巧妙，更加出人意料，黃衣僧人虞不及此，刹那間覺陰森森的劍芒迫人而來，忙不迭後退！

劍光過處，「嗤」的一聲，黃衣僧人的一對袖袍都被割裂！

齊雲飛輕吸了一口氣，長劍如風，連刺七劍，招招不離黃衣僧人前身要害！

黃衣僧人內功雖然深厚，但招式及輕功却稍遜齊雲飛半籌，此刻在齊雲飛急攻之下，應付頗爲狼狽！

齊雲飛雖然把敵我雙方的實力估計清楚，用以改變打法，以速度取勝，使對方無法發揮所長！

眨眼間巳過七十招，齊雲飛長劍舞至急處，只聽「嗤」的又一聲响，黃衣僧人的左袖巳被截斷，劍芒過處，還在其前臂添了一道血槽。

黃衣僧人忽然長嘯一聲，幾可穿雲裂石，齊雲飛被嚇了一跳，攻勢稍滯，黃衣僧人即把握機會猛拍一掌！

凜烈的掌風撞在齊雲飛劍上，登時把劍勢拍散，劍芒一歛，黃衣僧人左掌電擊而出！

這一掌他用了九成眞力，狂飈突生，連脚下的瓦片也格格亂响！

齊雲飛斜閃一步，左掌翻起，也拍出一掌，側擊黃衣僧人，黃衣僧人雙脚微微一旋，掌風迎了上去，齊雲飛不與對方硬碰，撒掌抽身！

黃衣僧人暴喝一聲，提氣急追，齊雲飛來至簷邊，忽然躍起凌空向後打了一個沒頭觔斗！黃衣僧人微微一呆，轉身過去，齊雲飛長劍巳刺至！

黃衣僧人來不及反擊，只得閃身讓開，齊雲飛雙脚落在屋頂，緊瞪着對方，冷冷地道：「老和尚，你到底爲了甚麽苦苦相迫？」

黃衣僧人依依呀呀地叫了一陣，齊雲飛恍然道：「原來你是啞巴！嗯，你好没道理，你亂叫一通，小可如何明白？」

黃衣僧人顯然十分惱火，怪叫一聲，右手單掌拍出！

齊雲飛忽然把劍抛下，也提氣拍出一掌迎上！

「蓬」的一聲巨响，兩股掌風接實，齊雲飛退了兩步，黃衣僧人身後只剩下尺餘便至簷邊，是以他退了一步之後，便極力拿穩樁子，上身幌了幾幌！

齊雲飛見機不可失，立即再發出一掌，黃衣僧人不敢迎接，忙不迭橫飛，齊雲飛冷笑一聲，又迫了過去，正要發出第三掌，忽聞背後風聲颯然，他知道有人上來，只得放棄追擊黃衣僧人，橫飛至原地，彎腰拾起長劍。

「阿彌陀佛，想不到施主金玉其外，敗絮其中！」

齊雲飛轉身過去，眼一抬，只見弘海大師雙手合什，臉有怒容。齊雲飛道：「大師來得正好，這老和尚不知爲何要難爲晚輩！」

黃衣僧人依依呀呀地叫了一遍，弘海

彎腰行禮道：「請十七師叔寬懷，小侄自不會放過他！」

齊雲飛臉色一變，道：「大師此話何意？」

弘海沉聲道：「施主何必在老衲面前裝羊，請把經書交給老衲，也許主持師兄會念在你有悔改之意而從輕發落！」

齊雲飛恍然大悟，道：「原來你們以爲晚輩偷了你們的經書！你們錯了！」

「家師叔親眼所見，而且你還殺死了本寺一個弟子，還狡辯！」

弘海說畢，黃衣僧人又依依呀呀地亂叫，齊雲飛怒道：「你這啞和尚，胡亂誣衊好人，還在發什麽脾氣！」

弘海喝道：「齊施主休得再無禮，否則勿怪本寺不客氣！」

齊雲飛抱拳說道：「大師，晚輩對你及貴寺，絕無歹意，剛才晚輩因睡不着覺，所以在房外散步，忽聞一道淒厲的叫聲，不知發生了什麽事情，是以趕過來查看，剛到這小樓下面，便見到一個穿白袍的人……」

黃衣僧人又叫了起來，弘海大師恭聲道：「請師叔聽他先解釋！」

齊雲飛續道：「當時晚輩問他是誰，他不答話，却向晚輩發了一掌，便閃到假山後面，晚輩追前，令師叔便來了，不由分說攔住晚輩，打了好一陣啞戰！」

黃衣僧人又叫了一陣，弘海道：「家師叔謂他見你自樓上跳下去！」

「見他的大頭鬼！他既然見到爲何不立即追下去？」

黃衣僧人又叫又打手勢，弘海道：「他說他要檢視弟子的傷勢！」

齊雲飛道：「大師，你們不必多說，晚輩跟你去見你們主持就是！」

弘海喧了一聲佛號：「阿彌陀佛，如此最好！齊施主請下去！」

齊雲飛低頭一望，只見下面人影幢幢，火把如星，不由有點驚慌，但同心一想，自己清清白白，又何懼之哉，是故從容跳下！

弘海與黃衣僧人跟着跳下，到了地上，弘海走前，黃衣僧人故意落後，把齊雲飛夾在中間，防他逃跑。

弘海叫弟子提燈帶路，到另一棟僧舍前，高聲道：「大師兄，小弟抓到一個疑犯！」

齊雲飛心中有氣，但終還是忍住。只聽裏面有個平和的聲音道：「師弟辛苦了，請帶他進來！」

弘海推開殿門，帶着齊雲飛與黃衣僧人進去。入門是座靜室，只有幾張蒲團，靜室正中有一走廊，通向後面廂房。

弘海推開左面那扇門，面向裏行了一禮，然後轉頭道：「請齊施主進來！」

齊雲飛毫不猶疑地走了進去，只見裏面一個臉目枯瘦，但雙頰微紅的白眉老和尚盤膝坐在地上，此僧寶相莊嚴，一望而知是得道高僧，齊雲飛不敢怠慢，行禮道：「晚輩齊雲飛參見主持人！」

那老和尚上下端詳了齊雲飛幾眼，道：「齊施主請坐下！」

齊雲飛欣然坐下，黃衣僧人依依呀呀地說了幾句話，便爲白眉和尚舉袖阻止。

「齊施主何事來敝寺？」

齊雲飛簡單把來意說了一遍，白眉和尚道：「既然已見到敝師弟，又把信交了給他，爲何又跑到後殿來？」

齊雲飛又把事後經過說了一遍，弘海則代黃衣僧人說了他的看法，白眉沉吟了好一陣才喃喃地道：「齊施主是聰明人，爲何到今尚無表示？」

齊雲飛一怔，但他生性聰明，一想便知道白眉和尚的意思，當下當着他們把外衣解下，道：「請弘海大師搜査一下！」

弘海抬頭望向主持人，白眉和尚弘達輕聲道：「此舉雖然無禮，但失經之事更大，只好得罪了！」

齊雲飛也道：「大師但搜不妨，晚輩還會感激您，因爲如此才可以洗脫晚輩的嫌疑！」

弘海大師喧了一聲佛號才走前，伸手在齊雲飛身上摸了一陣，轉頭道：「師兄，齊施主身上連紙也沒一張！」

弘達閉上雙眼，只唔了一聲，便不再言語，弘海與黃衣和尚退後幾步，也是一言不發。齊雲飛十分納悶，忍不住道：「請問主持大師一句，未審大師是否相信晚輩之言？」

弘達過了半晌，才說道：「齊施主既然還不疲倦，何不坐下來，老衲想跟你說一說！」

齊雲飛立即一屁股坐下，此際他心中頗爲氣惱，自己出道以來，一切順利得很，但近來倒作了一百八十度轉變，倒霉之事，接二連三接踵而至，先是在梅府失手被捕受辱，如今又無端端被人寃枉！

弘達向弘海打了個眼色，弘海與他心意相通，立即告退，黃衣僧人跟在他後面出去。

弘達待他們走了才問道：「齊施主之武功能贏得了家師叔，定有過人之能，未知令師是那位高人？」

「大師如何知道晚輩贏了令師叔？」

「師叔雖然是啞巴，但最重衣履整齊，他如今雙袖齊斷，必是施主所爲！」

齊雲飛暗讚他細心，當下道：「請主持原諒，家師不准晚輩把本門來源告訴外人……不過主持對晚輩來歷有疑的，可去函問少林寺主持慧空禪師，彼對本門一切十分熟識！」

弘達哦了一聲道：「施主與少林寺稔熟？」

「月餘之前剛走過少林一趟！」齊雲飛道：「主持，在下的確沒有偷走貴寺的任何東西！而且在下對佛學一無研究，偷佛經作甚？」

弘達深沉不語，半晌弘海走了進來，道：「師兄，小弟已査明，假山附近有幾個凌亂的脚印，其一是師叔的，另外還有兩個不同的……」

齊雲飛截口道：「一個是晚輩的，另一個便是那個來偷經的！」

弘達望着弘海：「師弟對此事有何看法？」

「看來齊施主仍有嫌疑，因爲度光被人一劍刺死，當時度千在遠處也看見，說那一劍急如星火，令度光完全沒法閃避，而且偷經者一身白衣，這些都與齊施主頗爲脗合！」

齊雲飛不由怒道：「相國寺天下聞名

，料不到這裏的和尚，都是如此不講理由的！」

弘海合什說道：「阿彌陀佛，施主言重！」

晚輩絕非言重，你們有沒有證據？假如經書是我偷的，我爲何身上連一片紙也沒有？」

「剛才你在假山下交給你同伴，然後由你同伴攜經自寺後逃離！」

齊雲飛忍不住罵道：「簡直豈有此理，一切都是想當然，假如由你做官，只怕好人都要給你寃枉了！」

弘海連喧佛號，弘達道：「齊施主請息怒，老衲並無說你是偷經者，不過藏經樓是本寺的禁地，而事先敝師弟也曾警告你，你仍在那裏出現，即使是巧合，也難怪咱們懷疑！」

齊雲飛冷笑一聲，道：「晚輩只想知道，你打算如何處理我？」

「施主言重，老衲沒有證據，怎敢處治施主？」弘達不慍不火地道：「老衲是想請施主留下來，協助敝寺調査此事，料施主亦願意爲自己洗脫嫌疑！」

齊雲飛嘿嘿冷笑一陣，道：「假如你們找不到眞兇呢？」

弘達沉吟了一陣才道：「相信此事都有水落石出之日！」

「不錯，但可能要在十年之後，難道晚輩也要在此十年？我不如也剃光頭顱出家去了！」

弘海道：「敝寺歡迎，施主若有心出家，老衲願爲你主持剃度！」

齊雲飛爲之氣結，半晌才道：「好了，晚輩不跟你們作無謂之爭，我被人寃枉偷經書，最倒霉的是連經書之名是什麽也不知道！」

弘海望向弘達，弘達眼皮垂下，臉無表情地道：「易筋經！」

齊雲飛一怔，隨即笑道：「主持人大概以爲晚輩是三歲小孩，誰不知易筋經是少林之寶？」

弘達不以爲忤地道：「本寺的是抄本，一百年前在少林抄了由他們的主持人，親自送給敝寺！」

弘海接道：「齊施主雖然對佛經不感興趣，但對這本經料不會不感興趣！」

齊雲飛冷笑一聲：「大師莫以爲不出家的人便都是這般貪心和不擇手段的！晚輩便親眼看見不少出家人都動貪、嗔二念的！」

弘海老臉一熱，連喧佛號，弘達道：「請施主跟舍師弟去吧！」

齊雲飛臉色一變，道：「你們要囚禁我？」

弘達沉吟道：「施主肯留下來麽？」

「晚輩肯留下來和不肯留下來，有何分別？」

弘達道：「假如施主肯留下來的，老衲便不想用囚禁的方法，只是規限施主自由行動的範圍！」

「你相信得過晚輩？」

弘達合什道：「阿彌陀佛，人之一切行爲，都存在乎一念之間，只要施主誠心留下來，協助本寺調査此事，老衲爲何信不過你？」

齊雲飛怒氣消了不少，道：「有大師此言，晚輩願意留下來！」

「阿彌陀佛，善哉善哉！」弘達道：「施主在本寺之內，除了禁地之外，任你自由行動！」

「不可出寺？」

「有此必要也須得到本寺的同意才可離開，施主能否辦到？」

「晚輩答應你！」

弘達道：「這只是暫時之策，也許以後施主的行爲令本寺放心，規限會撤消，師弟，請你帶他先去休息！」

弘海應了一聲，便帶齊雲飛到原本那個僧房休息。齊雲飛見他對自己誤會頗深，也懶得跟他交談，一進房便和衣躺在床上，此刻天已將亮，但齊雲飛一夜目不交睫，又跟黃衣僧人惡鬥一場，加上抱住既來之則安之的心情，不久便酣然入睡！

他一直睡至中午才醒來，剛下床穿好靴，便聽門板格格地響起來，乃道：「進來！」

一個小沙彌捧着飯菜進來，放在桌上，大概他對齊雲飛亦有成見，認出他是殺人兇手，因此神色之間甚是厭惡，放下飯菜便轉身欲去，齊雲飛說道：「小師父，那裏有水。在下尚未盥洗！」

「你自己去找，師父只囑小僧送飯！」小沙彌言畢出房，用力關上房門！

齊雲飛一呆，只得自己出房找水，他問了好幾個和尚，才找到水井，打了一桶水，又找了一個木盆盛了，拿進房去。

午後，相國寺內殿十分謐寧，大多數的僧人都在午睡。這種清靜的生活，自然有人追求，但齊雲飛却覺得度日如年，尤其要他日日吃素，短時間尚可，長此下去，可要淡出鳥來！」

齊雲飛在房內坐了一陣，實在坐不下去，忍不住走了出去，到院子中，見在樹後有人影閃動，他初以爲又有敵人至，及後才發覺是些僧人，心中不由暗暗冷笑，知是弘海派他們監視自己。他心念一動，轉身向內走去。

他這一動，暗中監視他的人果然緊張起來，齊雲飛只當作不知道，仍然內進，直到藏經樓前，仔細觀看起來。

昨夜雖有星月，但在黃衣僧人糾纏之下，根本無暇細觀，此刻才知道這藏經樓不但規模頗大，而且樓外飛簷雕樑，十分精緻。

那藏經樓上下二層的門窗全部關上，樓前尚有一道石欄杆，欄杆前立一木牌，寫明此乃禁地！齊雲飛轉身走到弘達的居所，柱後忽有個僧人現身，攔在齊雲飛身前。

齊雲飛抱拳道：「這位師請了，在下有事求見主持！」

「主持在午睡，施主有事請半個時辰後再來！」

齊雲飛拂袖而去，直走至大雄寶殿，走到殿內仔細觀賞五百銅羅漢的各種姿態。壁上尚有前朝名家繪下的壁畫，神生態似，無一不栩栩如生。

齊雲飛在大雄寶殿，八角琉璃殿，消磨了半個時辰，然後再去找弘達，這次他一開腔，老和尚便應道：「施主請進！」

齊雲飛推門進去，只見弘達席地品茗。「大師，晚輩有一事與你商量！」

弘達道：「施主且住下，無塵，拿一隻杯來！」

一個小沙彌立即自紗櫥中取出一隻白磁茶盞，精細油亮，傾下茶汁，深淺對比，紅花綠葉，應使人喜愛，齊雲飛啜了一口，茶湯滾熱中又帶着一股清涼之意，由喉頭冲下直達丹田，散發到四肢去，如吃人參果，令人渾身上下三萬六千個毛孔，無一不舒暢，心中的煩燥，亦被滌盡！

「好茶！」齊雲飛忍不住盛讚起來，一口把餘汁飲盡。

弘達微笑道：「無塵，再給齊施主斟一杯！」

齊雲飛問道：「這是甚麽茶，為何這般好喝？」

弘達微微一笑，道：「茶之一道，絕非三言兩語可以說清楚，這茶葉是黃山之雲霧茶！」

「大師對茶道甚有研究乎？」

弘達笑笑。「出家人只講一個緣字，不講強求，研究兩字談不上，不過此乃家學！」

「大師是半途出家？」

「十二歲犯了一場大病，算命的說若不出家，便過不了十三歲，是故家父乃送老衲入空門！」

齊雲飛見他健談和藹，便把自己的要求提出。「大師，小可有二事相求，亟盼大師答允！」

「施主請先把話說了，老衲再研究，研究！」

「小可很想到藏經樓一行！」

弘達面色微微一變。「施主巳知藏經樓乃本寺禁地！」

「小可想到裏面觀察一下，昨夜那個偷經的人是如何進去的！」齊雲飛見弘達沉吟不決，忙道：「相信此舉對找拿兇手有莫大的裨益！」

弘達道：「外人絕對不能進入藏經樓，此乃歷代傳下的規矩！」

「規矩習慣乃可改變，須知如今是非常時期，行非常之事乃理所當然之事！」

齊雲飛鼓其如簧之舌。「大師陪小可去，下面的人便不會有異議，再說小可出入之時，甘願接受貴寺搜身，如此大師該沒顧慮矣！」

弘達又沉吟了一下才道：「此事非同小可，本寺須商量過後才能答覆你，請施主先回去！」

齊雲飛作揖道：「多謝大師慈悲，晚輩回去靜候佳音！」

× × ×

黃昏，房門又被敲響，齊雲飛只道小和尚送晚飯來，便道：「請進！」門推開，却是服伺弘達的小沙彌無塵。「齊施主，主持請你過去！」

齊雲飛大喜，行走時邊問：「大師是否巳答應在下之求？」

無塵道：「小僧不知，施主等下自己問之。」

到了弘達的居所，齊雲飛立即詢問結果，弘達說道：「施主須答應本寺二個條件！」

「大師請說！」

「第一，不可擅走擅動！」

齊雲飛道：「這個完全沒問題！」

「第二，樓內的情況，施主事後不得向外人透露一絲一毫！」

「此亦無問題！」

弘達起身，道：「如此請施主跟老衲來！」

兩人來到藏經樓外，無塵上前敲門，殿門打開，裏面列着兩行大和尚，都是眼神充足，太陽穴高高鼓起之輩。

和尚們一見到弘達都行禮唱喏，弘達一一回禮，然後進殿，入殿便是一尊佛祖神像，望之使人心生祥和之氣。

齊雲飛跟着走了進去，忽然有個和尚道：「請施主把劍解下！」

齊雲飛把佩劍解下交給他們保管，再主動請他們搜身。他見弘達在神像之前輕聲禱告，便站在他背後，鞠了三個躬。

藏經樓的一層除了前殿供奉釋迦牟尼外，尚有一座靜室，乃給寺內的大和尚進來閱讀經書的，另有三間寢室，一間擺放經書的。

黃衣僧人自樓上下來，弘達道：「敝師叔在本寺輩份最高，負責看管此樓！」

齊雲飛對這老和尚的功力頗為欽佩，道：「大師之武功巳臻化境，小可佩服之至！」

料不到黃衣僧人昨夜跟他雖有如仇人一般，但聽了此話後，面上竟露出尷尬的笑容，同時豎起拇指，呀呀地叫了一番。

弘達道：「家師叔謂施主武功之高，彼平生僅見！」

齊雲飛一怔，道：「令師叔不曾到江湖走動？」

黃衣僧人呀呀地道，弘達解釋道：「家師叔在二十七歲時到江湖上行走了一年，以後便只在開封府附近走動過幾次，四十歲之後，便足不出本寺一步！」

齊雲飛暗道：「難怪他如此推崇我的武功，也難怪他如此死心眼，只憑白衣便認出我是兇手！」

當下弘達把度千叫來，道：「將昨夜的情況告知齊施主！」

度千道：「請主持和齊施主跟貧僧到樓上！」

度千在前弘達次之，齊雲飛再次之，黃衣僧人押後，四人上得樓，只見梯口的是一座小小的廳堂，壁上掛着幾幅書畫，四周放着好幾張蒲團，當中還放有幾張竹椅！

這廳是長方形的，直貫藏經樓的東西兩端，而南北方向仍有兩條走廊，形狀就像個沒有下面那兩撇的未字。而在樓上有八間房間，每房都藏滿經書，要借經書的人，到房中拿了經書，便要到廳裏看，不能在房內久躭。

看守藏經樓的和尚，除了黃衣僧人之外，尚有十六個，他們除了武功出色，而且忠心耿耿，一切以相國寺為依歸！

由于樓高，一般沒法躍上，是故黃衣僧人把大部份人手安排在樓下，樓上東南西北各有一個負責，他們吃飯和休息也輪流進行，保證任何時候都有人在看守。

齊雲飛在弘達的陪同下，在樓上的幾條通道走了一遍，見所有的窗櫺都自內用鐵條門上，就連昨夜被偷經者撞破的那一扇窗櫺，在趕工之下，也是換上新的，仍然緊緊地門着。

齊雲飛忍不住道：「這些窗子全都門上，為何當時不索性把它建成密不透風的堵狀，豈不省却不少痳煩？」

弘達笑道：「施主這可就不知道了，如果密不通風，經書易生蛀虫，因此每隔一段時間，便要分批晒經書，屆時便要打開一些窗子，讓經書風吹日晒了！」

「原來如此！」齊雲飛再問：「不知昨夜誰守在樓上的？」

度千道：「就是貧僧與度虛！」

「只兩個人麽？度虛是誰？」

「度虛師弟昨夜巳遭難……」度千語氣有點傷感。「貧僧與虛度負責上半夜，下半夜則由度淨師兄他們負責！」

齊雲飛道：「當時你在那裏？」

度千指一指第一道走廊，道：「度虛師弟發出慘叫聲時，貧僧在那裏！」

齊雲飛道：「度虛死在何處？」

度千走至第二道走廊，指向北端的一間經房，說道：「度虛就在這經房門內遭難！」

「兇手的面貌你可曾見到？」

度千道：「師弟呼叫時，太師叔剛好上樓，貧僧奔出去，只見一團白影在長廳上掠過，接着他便撞破窗櫺跳下去，貧僧只見到他的背影……只知他身裁略為高瘦，全身皆白！」

「接着如何？」

「太師叔比貧僧早一步去看度虛師弟，然後他追了出去，貧僧連忙叫樓下的師兄弟上來。」

齊雲飛道：「事後你們可曾檢查過，樓上的門窗是否全都關上？」

「查過了，全部如常關閉。」

齊雲飛一愕，詫聲問道：「如此兇手如何進來？」

度千道：「估計是由藏經樓屋頂下來的。」

齊雲飛轉頭望向弘達，弘達道：「度千，打開北三經房！」原來他們把八間經房，分成南北各四間。

度千道：「請主持師伯稍候，待弟子去找度淨師兄取鑰匙！」他在梯口向下叫了一聲，度淨便走上來。「師兄，師伯叫你打開北三房！」

度淨開鎖，齊雲飛乘機詢問度千：「所有的鑰匙都由度淨負責保管？」

「非也，樓上四人，分成兩組，每組兩人，一個負責南一南二和北一北二的鑰匙，另一個則負責南三南四和北三北四，換班時把鑰匙如數交給下一組。」

北三房打開，齊雲飛亮起火熠子，只見地上紅磚有一團深褐之色，料度虛是死在該處。

度千拿來油燈，把之點亮，齊雲飛抬頭望上去，原來為了方便尋找經書，屋頂有天窗，約有兩三尺大，下面有一塊厚木包鐵皮的板子把天窗遮住，兩端各有一條細繩子，木板之下有兩邊木框用以固定，若要打開天窗，拉開右端那條繩子，木板拉開，光綫透入，若要關閉，則拉動左端那一條繩子。

經房之內，放着不少書架，上面排滿經書，一眼望去，估計起碼有數千册之多，有紙的，有布的，還有竹簡的，形形式式均有。

齊雲飛心頭疑雲密佈，沉吟了一下，問道：「度千，你進來時，這天窗是否關上的？」

度千道：「關了一半。」

「平日你們都開着天窗？」

「不，都關着，下雨時還得到屋頂加遮油布，以防有水滴下！」

「什麽時候開着？」

「一般在找經書時才打開，事後多數即關上！」

「為何不點燈？」

「因為不管是油燈、枯枝或蠟燭，在燃燒時都會冒烟，會把書薰黃，對一些年月長久的書籍破壞更大，所以咱們禁止弟子在晚上來看書，便是這個原因。」

齊雲飛此刻才知道要保護書籍，原來是這般的複雜瑣碎！他沉吟了一下，問道：「度虛當時開門進來，是貴寺規定的保安措施之一？」

度千囁嚅地說不出話來，却拿眼去看弘達，弘達嘆息道：「施主問得好，這根本不是保安措施，甚至本寺都不希望有人在夜間進經樓，理由剛才度千巳解清楚釋了！」

「怕燈光影响書籍的保存？」

「還怕黑暗之中，容易被人乘機偷經書！」

齊雲飛一怔，問道：「難道你們寺裏的弟子出入不受檢查？」

「不，他們一定要檢查，與施主一般！」弘達道：「但只怕有人會偷偷撕下一角藏了，又恐日久負責檢查的弟子會因痳痹而疏忽，讓這些人混出去，須知本寺弟子共有四五百個，而且還有些是掛單的，品流複雜！」

齊雲飛再問道：「這樣說來，度虛在那個時候打開經房之門，是犯了貴寺的寺規？」

「寺規並無此條，因為萬一持鑰匙的弟子發現有人潛了進去，難道他不打開查看？」弘達道：「因此咱們午後商量過此問題，認為度虛必是聽到有什麽聲音才會打開房門！」

齊雲飛道：「如果聽到異聲，他理該通知其他師兄弟，甚至示警！」

弘達笑笑。「也許他只是聽見風聲而巳，因為天窗被拉開一半，自然有聲。」

度千接道：「而且度虛辦事素來穩重，沒有把握的事，他素來不開腔，所以他可能是想在查清楚之後才告警！」

齊雲飛覺得有些話不能在度千面前說的，想了一下，便問：「度千，你來時，度虛是否巳斷氣？」

度千道：「還沒咽氣，但任誰都知道他一定不行！」

「所以你便不理他，任由他躺在這裏？」齊雲飛指一指門後那團血漬，雙眼却緊瞪着度千的面上。

度千緊張地道：「不是，貧僧立即蹲下抱起他，但他搖頭表示不必抱他……」

齊雲飛截口問：「他還能搖頭？」

「非常輕微！」度千臉上又泛上悲傷，料他跟度虛的感情頗佳，「當時貧僧便問佛：『師弟，是誰殺死你的？』可惜師弟巳不能開腔……」

齊雲飛再次截口問：「佛有沒有什麽

表示？」

度千臉上換上一個詫異難明的神情，回憶地道：「貧僧問了他之後，他臉上的表情十分奇怪，張張嘴却說不出話來，接着他便咽氣了……」

齊雲飛頗爲失望，低下頭沉思，目光無意中在地上的那團血漬上掠過，忽然發現有條奇怪的血漬，他心頭一動，接過度千手上的油燈蹲了下去。

弘達與度千見他神態擧止有異，忍不住也蹲下去，却沒有發現，齊雲飛問道：「度千，你問度虛是誰殺死他時，他是被你抱着，還是躺在地上？」

度千毫不思索地道：「躺在地上！因爲貧僧剛把他抱上手，他便搖頭，所以貧僧將他放回地上。」

齊雲飛指地上道：「這是誰畫的？」

弘達與度千目光立注其所指之處，只見那團血漬附近尚有不少血點，竟有兩條長約五六寸的曲綫，好像蛇兒一般，那兩條「血蛇」一上一下地排列着。

弘達與度千都看得一怔，齊雲飛用手指在「血蛇」上畫動。「這是用手指醮血畫下的，若不是事後有人故意弄下玄虛，那麽此血漬無疑是度虛畫的。」

弘達合什道：「阿彌陀佛，度虛臨死還畫這蛇兒作甚？」

齊雲飛道：「這種曲綫在佛學上是否有所代表？」

弘達與度千雙雙思索了一下，然後搖頭，齊雲飛眉頭深鎖，道：「度千，你是否可依當時度虛的姿態，躺在地上讓在下研究一下？」

弘達以目光示意度千照做，度千略爲想了一下，立即躺下，他身子微曲，右手掩胸，左手放在身旁，齊雲飛目光一亮，道：「大師，你看！」

弘達望向度千的左手，只見地上那兩條「血蛇」與他的手指十分接近！

「現在已可證明這是度虛畫的，度千你可以起來了！」

弘達臉現異采，問道：「請問齊施主，度虛畫這條『血蛇』的用意何在？」

齊雲飛經過這兩次挫折，辦事沉穩了許多，沉吟了一下道：「這個晚輩還不知道，請問度虛屍體何在？」

弘達道：「尚未火化，料在靈堂！」

「晚輩想檢視其屍體傷口，不知方便否？」

弘達略一沉吟，道：「老衲派人帶你去。」

兩人聯袂下樓，齊雲飛至梯間，忽然回首道：「度千，這些事不要對人隨便透露。」

度千道：「貧僧省得！」

弘達與齊雲飛出了藏經樓，天色已晚，只見弘海及另一個老和尚弘德立在石欄杆外，神色緊張，弘海一見弘達出來，立即問道：「主持師兄，請問找不找到一些綫索？」

弘達道：「尚未有頭緒，兩位師弟在此等候，是否有事？」

「沒有，小弟關心此事而已！」弘德道：「師兄，這小子嫌疑甚大，小弟建議將他囚在地牢！」

弘達輕哼了一聲：「出家人怎會這般說話！齊施主雖有嫌疑，但咱們並無證據證明他是兇手，而且他現在正在協助咱們調查。」

弘德臉上雖有不豫之色，但仍應了一聲是，弘達道：「嗯，弘海師弟你來得正好，齊施主想去看看度虛的屍體，請你帶他去。」

弘海道：「大師兄，怎能……」

「不必多說，愚兄已答應齊施主，請你帶他去！」

弘海只得帶齊雲飛到永別亭去，亭內有二十多個和尚，在唸大悲咒和往生咒，度虛躺在蓆上，齊雲飛見他雙眼圓睜，眉宇間似有驚訝及憤恨之色，料是不甘心被殺，「請大師叫人解開他僧袍，讓晚輩看一看！」

弘海說道：「他的傷口與施主有何關係？」

「當然有關係，你不是懷疑晚輩下手的麽？」

弘海冷冷地道：「只怕你看後心頭更加難過，度寧，把僧袍解開！」

一個中年和尚走過來，解開度虛的上衣，只見胸膛上一道裂口，正在心房之上，傷口整齊，但裏面的肌肉却反了出來，一望便知是死在劍下！

弘海淡淡地說道：「請齊施主看個仔細！」

齊雲飛抓起度虛的左手，可惜他全身的血漬已洗得乾乾淨淨，無法自此看出什麽端倪！

齊雲飛又問道：「不知是誰替他洗澡的！」

度寧道：「正是貧僧！」

「請問師傅替他洗澡時，是否有留意他左手指頭有沒有血漬？」

度寧臉色一變，隨即搖頭道：「貧僧沒有留意！」

弘海問道：「齊施主問這一個有何用意？」

「晚輩只是隨口問問而已，並無任何用意。」

弘海冷哼一聲：「老衲今年已六十三歲，不是三歲孩童！」

「就算晚輩有用意，但在未有結果時，也可以不說，何況晚輩只須告訴令師兄便可！」齊雲飛見他對自己有偏見甚是氣惱。

弘海合什道：「阿彌陀佛，施主，你聰慧過人，也極希望你不是兇手！」

齊雲飛不理會他，摸出火熠子把其點亮，火光一起，齊雲飛才發覺原來傷口附近是有幾個指痕，而反出來的肌肉也有被壓的痕跡，估計度虛臨死時必甚是痛苦，或十分驚慌，用手力按傷口，以圖減少流血！

弘海道：「施主看清楚了沒有？」

齊雲飛向度虛的遺體鞠了三個躬，然後弘海離開靈堂。剛走了十來丈，便見無塵走了過來，向弘海行禮道：「總管，主持請齊施主到他那裏用膳！」

弘海道：「他可有叫老衲去？」

無塵低頭道：「主持只吩咐齊施主一個去！」

弘海輕哼一聲，大步走了，齊雲飛甚感痛快，拉着無塵的手而行。

弘達果然在等齊雲飛吃飯，他把飯菜放在一張長几上，席地而坐，齊雲飛便坐在他對面，兩人寒暄了一陣便擧箸吃之。至今日齊雲飛才知道原來齋菜也可以泡製出這許多式樣以及香美令人食指大動。

飯後，無塵把碗箸收拾了，又送上一壺茶兩隻杯，弘達啜了一口茶，問道：「齊施主經過剛才的實地勘察以及觀看過度虛的屍體後，有何發現？」

「晚輩尚有幾個難明的問題要請教主持！」

「施主但說無妨！」

「那本易筋經抄本放在北三經房？」

弘達沉吟了一下點點頭，齊雲飛再問：「是不是任何人都可到北三房看經？」

弘達道：「南三南四和北三北四這四室的藏經要度字輩以上的才可以進去！」

「換言之，度字輩的人都可以到北三室去看易筋經抄本？」

弘達沉吟了好一陣才道：「亦可如此說！」

「請大師說詳細點爲何要個亦字？」

「因爲原則上任何人要去看經先得到敝師叔同意！」

齊雲飛見他說話有點巴結，似乎有所隱瞞，心中不大痛快，乃道：「大師不相信晚輩？」

「非也，有些事是敝寺的秘密，即使是度字輩的弟子也不知道，何況施主是外人乎！」

「這個晚輩不敢怪大師！」齊雲飛旁推側敲：「如此說來，弘字輩以上的人便無秘密可言了？」

弘達嘴唇一動，頓了一頓才道：「不錯，本寺一切，他們都知道！」

「弘字輩的還有多少個？」

「除了老衲外，本寺尚有弘海、弘德、弘正、弘慈和弘航五位師弟！」

齊雲飛聽出話因，再問：「貴寺有六位弘字輩的弟子，是否尚有一些不在貴寺，而到別寺去？」

弘達雙眼閃過一絲佩服的目光，道：「不錯，在其他寺院的，若無意外的，應該尚有九個！」

「爲何說無意外？」

弘達笑道：「出家人未成正果之前，也離不了生、老、病、死！」

「他們很久沒有回來？爲什麽不在貴寺？」

弘達笑笑道：「他們有的雲遊四海，有的改爲頭陀，行脚天下，有的則是別的小寺請去作主持，還有的是……四處去講學！」

「原來如此！」齊雲飛續問：「既然貴寺有易筋經，而且任由度字輩的弟子去閱讀，他們自然可以照經上所載練習，那麽貴寺僧人的武功都能驚世駭俗，但以晚輩觀之，除了貴師叔與大師之外，其他的都似乎未臻化境！」

弘達笑道：「學文習武都講究天賦和緣字，他們沒有天賦，是以學了進展不大，而且像施主這等身手的江湖上料亦鳳毛麟角！」他言下之意是說其實他們寺內弟子的武功已很高，不過齊雲飛更高而已！

齊雲飛不放鬆任何一個疑點。「晚輩只知對一個出家人來說，除了苦修之外，要成正果，尚要講究一個緣字，但未聞習武也需要緣！」

「凡事皆有緣，習武豈有例外？施主如今坐在老衲對面，也是緣！」

「但那本易筋經明擺在那裏，每個度字輩的弟子都可去習之，若說緣，則他們全都有緣……」

弘達嘆了一口氣道：「施主何須苦苦在這個問題上糾纏？你還有什麽疑問？」

齊雲飛毫不思索便問：「貴寺有易筋經抄本，有多少人知道？貴寺僧侶全部知悉？外人除了少林寺外又有何人知悉？」

「百年前，敝寺的一個弟子以身殉道，消弭了少林寺的一場刦難，事後少林寺方丈和他們長老們商量過後，抄了一份易筋經，贈與敝寺，這件事如今恐怕只有少林寺的方丈才知道，他們代代掌門口頭傳下，其他人不知，否則這百年來，本寺又豈有平靜之日子？」

齊雲飛暗暗點頭，弘達啜了一口茶，續道：「本寺的弟子所知亦極爲有限？」

齊雲飛問道：「度字輩以上的弟子料必知道？」

弘達不答，只點點頭。齊雲飛輕輕一笑。「既然如此主持爲何還會懷疑是晚輩所偷？晚輩自何知道貴寺有此易筋經？」

弘達道：「天下間豈有絕對秘密？」

「然則主持爲何沒懷疑是貴寺弟子所爲？」

「那人武功如斯高強，敝寺無此種人值得懷疑！」

「主持不曾見過那人之身手，怎知其武功之高低？」

弘達道：「度虛的武功不低，能一劍制其死命的，本寺內除了敝師叔與老衲之外絕無此功力，甚至老衲也要出其不意才有把握一劍畢其命！」

「主持武功與貴師叔相較如何？」

弘達沉吟了半晌才道：「老衲稍勝半籌！」

「是以主持堅認兇手是外人？」

「也許其人在寺中，但絕非本寺嫡系弟子，來掛單的就不太清楚，但原則這些人都不算是敝寺的弟子！」

「但他們亦不可能知道貴寺會有此寶物？」

「這正是咱們要調查的！」

齊雲飛冷笑一聲：「晚輩管見認爲此必是貴寺度字輩弟子跟外人勾結的！」

弘達笑笑。「施主亦犯了沒有證據便胡亂猜測的毛病，所以莫怪敝寺的人會懷疑你！」

齊雲飛臉上一熱，弘達道：「老衲直言直說，施主勿怪！嗯，言歸正傳，你剛才在藏經樓提到地上那兩條『血蛇』，欲言又止，不知有何高見？」

「不敢，晚輩認爲必與兇手有關！」

弘達臉上雷打不動，令人難以知悉他心中的感覺。「請施主解釋一下！」

「根據度千的轉述，他一見到度虛危殆，便蹲下身去抱度虛，度虛暗示他不必浪費精力，度千放下度虛，並問是誰殺死他的，當時度虛欲告訴度千，便已說不出話來，所以他用手指寫下兇手的名字……」

弘達道：「那兩條蛇兒似的綫條，不可能是名字！」

「你且聽晚輩解釋，度虛用右手壓住胸膛，而且度千在他右首，所以他只能用左手寫之，他本來必是要寫出兇手的名字的，只是力不從心，所以只能以兩條綫來表示之！」

弘達沉思了一會，抬頭道：「施主所推測的，頗合情理，老衲完全贊成，不過，如今老衲聽了施主的推測之後，又有了一個發現……」

齊雲飛精神一振，截口道：「請主持說清楚，晚輩洗耳恭聽！」

「度虛很有可能只想畫一條橫綫，本要畫直的，不過因爲力不從心，所以直綫變成曲綫，因而再畫了一條，但依然是彎曲的！」弘達侃侃而談。「甚至很可能是他要畫的根本不止兩條，只不過畫了兩條之後，他已咽氣了！」

齊雲飛一呆，半晌才喟然道：「如眞如大師所說的這樣，那麼一條直綫是代表什麼？一個一字？它是什麼意思？兩條橫向直綫，便是個二字，這又是什麼意思？如果還有第三條……」

弘達道：「此只是老衲心中想的，也許與事實完全不符合！」

「但這總是多了一個可能性！唉！如此這綫索便變得複雜起來了！」

弘達道：「施主不必要焦急，慢慢推敲，終會水落石出！」

「但願如此，否則晚輩在此長住，就算不剃度，也變成和尚了！」

弘達道：「如今夜已深，施主還是回去休息吧，有事明天再商量！」

齊雲飛本還想再作逗留，但回心一想便打消此意，長身告辭，弘達呼無塵送齊雲飛回房，臨行時，齊雲飛忽想起一事，道：「晚輩還有個不情之請！」

弘達一怔，道：「施主請說！」

「今夜所見和你我所談的，希望主持暫時保密，不要告訴任何人！」

弘達眉頭一掀，道：「若敝師叔和舍弟問起，老衲甚難推辭不答！」

齊雲飛道：「那麼晚輩只要求三天，這三日之內，這些事只有你我才知道！」

弘達點點頭，道：「老衲答應你！」

齊雲飛謝了一番才跟無塵出去，無塵年約十四，方臉大耳，一望便知是個篤誠又沉實的人，他只提燈在前照路，一語不問。到了東閣，齊雲飛回房，臨關門時轉頭一望，弘海的房門關得緊緊的，料已入睡，他關上門，脫了靴，躺在床上，腦海中不斷轉動着藏經樓內所見的一切，了無睡意！

齊雲飛心中的疑問實在太多，他在心中琢磨一下，歸納起來，有以下的幾點：

一、偷經之人爲何知道相國寺有易筋經抄本？而且還知道該經藏在北三房？

二、度虛爲何會死在房內，他是在什麼情況下，才甘冒受責開門進去？

三、那兩條「血蛇」似的綫，本是直的，還是曲的？度虛本來要畫多少條？它又代表什麼？

四、弘海說話爲何似未能盡意？他隱瞞了什麼？爲什麼要這樣做？

五、弘海態度轉變極快，是不是單只因爲自己有殺人嫌疑還是另有其他原因？

想到此，他覺得相國寺似有不少的秘密，令人沮喪的是自己不知冲着什麼煞星，竟然無端端被捲入這件無頭案子裏！

他忽然又想起另一個人來：司空業！

六、司空業與自己本無交情，嚴格言之，尚有磨擦，他不辭勞苦去梅家莊救自己，是眞的如他所說，惺惺相惜，還是另有目的？

司空業在事後立即請自己替他來此送信，這是不是一個陰謀？

一想到此，齊雲飛立即機伶伶地打了一個寒噤，若果如他所料，則後果實在太可怕了！他立即又泛上一個問題：那個白衣人極可能便是司空業！

司空業也是使劍的！度虛死在劍下！

齊雲飛再也忍不住，從床上跳了下來，把脚塞入靴筒中，一陣風似的衝前把房門拉開，走至弘海房外，伸手敲起門來。

敲了一陣，房內並無回音，齊雲飛把耳朵貼在門板上凝神靜聽，裏面沒有呼吸聲，除非弘海已死，否則他應不在房中。

齊雲飛有點失望，剛才那股衝勁，迅速退却，他慢慢轉身欲回房，但就在此刻，他心底又浮上另一個念頭，度虛是唯一被殺的人，雖然已經死了，但正因爲他已經死了，才有可能留下不能抹掉的綫索！

齊雲飛不管三七二十一，悄悄走出東閣，藉着山石樹木的掩護，向靈堂進發，所幸一路上竟沒被人發覺！到了永別亭，齊雲飛一閃而入，靈堂上的白蠟尚餘一點丁，發出最後的光輝！

齊雲飛轉頭望去，不見度虛之屍體，心頭剛自一怔，燭光突然熄滅！

（未完·三）

本人現付上　　銀行支票壹張HK$　　訂閱武俠世界

年共　　期，請由第　　期起按下列地址郵付是盼。

姓名

地址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09.00
一年港幣$21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28.00
一年港幣$25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182.00
一年港幣$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千門奇俠故事

大財團

馬雲·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張雪兒目的來隣埠查案，却被賭場老闆黃益派人暗中監視，拖住她們三人在賭場內和房間裏，不讓她插手調查洪六姑、宗龍、賀英之事，游天虹雖然暗中協助，也難於進展，而且她的男助手小丁也遭到生命的威脅，被人灌食興奮劑，是另一方面的人對黃益施加警告，黃益非常生氣，無法找到拂給小丁食興奮劑的應召女郎，她早已搭劉勝的偷渡船回大城去，只有懷疑是繆氏父子的安排，而游天虹又因爲找幾人追查此事，從旁又發生賭場老千騙財的事，暗中拔刀相助，引起黃益追查注意，只好和張雪兒等人搭劉勝的偷渡船回大城去……

公私心事　佯作不知

「沒有，我已向劉勝查問過了。」游天虹又說：「但是，這並不等於就是否定了洪六姑偷渡到大城去的可能性，因爲做偷渡生意的，並不限於劉勝一家，洪六姑有可能光顧了另一家。」

張雪兒已經非常疲倦，她伸了一下懶腰，打了一個呵欠，就在船艙內躺了下去。

游天虹看看旁邊的小丁和美美均已呼呼入睡，情不自禁地擁吻着張雪兒。

張雪兒過了片刻之後，輕輕推開他，又問道：「你還沒有告訴我，招平到底又是何方神聖？」

「他是跨國財團的首腦之一，所以對這一百幾十萬元根本不看在眼內。」

「既然如此，你又何必枉作小人？」

「是的，你倒問得好好，人家既然不看這一百幾十萬元在眼內，我又何必枉作小人呢？」游天虹躺在張雪兒的身邊說道：「這次我揷手這件事，完全是由於招平這一間跨國財團與興隆集團有金錢上的往來，爲了進一步了解繆隆父子，我才會主動地與招平結交，但是，我眞不明白，爲什麼他要匆匆離去？」

張雪兒道：「你如何肯定招平已離開隣埠呢？」

「他本來住在一間別墅式的公寓之內，後來那兒的一名侍役對我說：招平似有急事離去，所以他花了二千元按金租來的出租汽車，也來不及還車取回按金，於是益了那名侍役。」

「這麼說來，招平可能循正途返回大城去了。」

「那又未必，他既然懂得門路租住別墅式公寓，更懂得門路摸到那些私家俱樂部去玩，又識得租車自行駕駛，可見此人絕不簡單。」

「嗯——看來好戲還在後頭呢？」

「是的，」游天虹又側過身子去，熱烈地擁抱着張雪兒，吻着她低聲說：「趁着天色未亮，趁着我們還未開始忙，還是一齊先尋好夢去吧！」

於是他們相擁入睡。事實上大家都疲倦得死去活來。

× × ×

大城的報紙之多，世界知名。但是這幾天以來，報攤上面彷彿擺賣着同一份報紙似的；原來所有報紙的首頁封面，都以全頁篇幅，刋

登着同一廣告，所以令人一眼看上去，好容易以爲是同一份報紙。其實只要仔細看清楚，右上角的報紙名稱是絕不相同的。

這是一個高度商業化的社會，廣告業務蓬勃也是理所當然的事。但是要佔用全市大小各報首頁的封面全頁廣告位，即使肯付出很高的代價，亦未必能够做到。因爲各報作風、交情等等，未必相同。而廣告是必須預先訂位的，尤其是「封面全頁」，許多大報未必肯爲了賺取廣告費，而放棄在首頁刋登重要新聞。即使有些報紙「看在錢的份上」，他們也有自己相熟的朋友或廣告公司，這份交情未必肯賣給同一機構。

但是，眼前報紙上「千篇一律」式的巨幅廣告，却同樣是屬於「興隆集團」的。

今天出現在大城大小各報封面的「全頁巨幅廣告」，同樣印上了一棵大樹，意思是「根基穩固」；上面畫了不少「分枝」，分別寫上了「地產業、酒店業、飲食業、運輸業、旅遊業、金融業……」等等。

能够同時令全市大小各報在封面以全版篇幅刋登同一模一樣的廣告，當然需要大量的金錢付廣告費，但最重要的還是體面；這一次「興隆集團」的確可以稱得上是面子十足！

剛好連日以來，市民們正因爲興隆集團與利氏企業合作發展酒店業務而議論紛紛之際，所以上述廣告就更加惹人注目。

爲什麼興隆集團參加發展「新大利酒店」計劃又會惹人注目？原因大概亦不外乎兩點：一是市面上不久之前出現過不少不利「興隆」的謠言，例如有人傳「興隆」已悄悄將他們的總部大厦出讓給另一個大財團。又例如不久前「興隆」這種上市股票不斷下跌……等等。二是「利氏企業」乃「財雄勢大」的象徵，當地人都知道「利氏企業」的董事長利格時，綽號「利現金」，他名下擁有的物業資產總值，已列入「世界當今十大首富」之內。因此當地市民早已有了一種心理，就是「有利氏插手的生意，已是信心的保證」。

因此也難怪當「利氏」與「興隆」兩大集團宣佈合作大計之後，有如江河下瀉的「興隆股票」，在市場上立即節節上升；目前每一股的「興隆股票」，已炒到十六、七元之間。

既然市民對「興隆」已逐漸恢復信心，爲什麼他們仍要花費這麼一大筆的廣告費？

「主要還是爲了顯示我們的實力！」繆仁傑對一名記者說：「也算是間接掌摑那些造謠中傷我們的人，等於狠狠地賞給他們的一記耳光！」

繆仁傑這天很有閒心地，與利家大小姐利可卿，雙雙對對地出現在大利酒店的咖啡座內，立即成爲衆所注目的對象。也引來了這位記者訪問繆仁傑。

繆仁傑又很客氣地對那位記者說道：「再遲一些，我們興隆集團還有好消息要向外界公佈，但目前我不想太早洩露風聲。」

他又回頭望住身邊的利可卿，微笑着說：「另一個更大的原因，就是我不希望此刻有第三者騷擾，因爲這不是辦公時間；而是我的私人時間。」

說完，他故作親熱地，拖住利可卿上閣樓去了。

豈料如此一來，更加引起了那名記者的興趣。他除了有聞必錄之外，更將目睹二人的「親熱情狀」加鹽加醋地在報紙上刋登出來。

這天忽然有個電話撥到繆仁傑的辦公室去。女秘書本來想擋駕，結果還是要將電話接入內。

那是一個男子的聲音：「我也知道閣下很忙，所以，眼前閣下辦公桌上可能放了一大叠信件，閣下可能仍未有空將它們一一拆開，對不？」

「嗯——你是誰？」繆仁傑暗地裏吃了一驚！

事實上較早時他的女秘書才對他說，有一封信的封面上特別寫明：「此信請勿亂拆，私人函件，絕對保密！」

也正是由於這些字跡，所以連女秘書也不敢亂拆，原封交給繆仁傑處理。

繆仁傑本來很忙，也懷着好奇心將信件先拆閱。豈料一看之下，他却呆了半响！

原來信內是一疊複印的陳舊照片，只附了一紙字條。字條上寫着：「此照並無底片，照片亦已發黃，但價值奇高，目前已有一間專爆內幕的雜誌社，願意出價一百萬元，未知閣下亦有興趣競投否？」

上無稱呼，下無署名，到底這是甚麼意思？然而繆仁傑却心中明白，照片中人是母子關係。其中之一正是他自己。

繆仁傑當然也最清楚，只有他的親生媽媽才擁有這一類舊照片，但現在怎麼又會落入外人之手？

假如在以前，繆仁傑極可能弄得一頭霧水，因爲在此之前，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身世；然而現在，他總算已經明白了。

繆仁傑本來不肯原諒他父親繆隆，但繆隆已向他解釋清楚，他與他母親洪秀娟只是意見不合而分手，並非他存心要拋棄她。此事所以一直隱瞞，完全是爲了維護繆仁傑的自尊心。現在繆隆已處於半退休狀態，大權反而交給繆仁傑，證明他們父子之間的感情很好。

繆仁傑雖然接受了繆隆的解釋，但對母親仍然念念不忘。豈料就當他悄悄到隣埠探望過他的生母之後，洪六姑即告神秘失踪。而洪六姑正是繆仁傑的生母洪秀娟，亦即是繆隆之前妻。

在二十世紀的今天，此時此地正受到西方開放思想之影响，許多人對於離婚已不看得太過重要，所以繆隆的往事，根本不算得怎麼一回事。尤其是繆仁傑既然已經原諒了他父親，外人又怎麼管得着呢？

但是擺在眼前的這些照片複印本和勒索性質的字條，究竟是甚麼意思？繆仁傑正感到十分迷惑之際，如今更收到了這個男子的電話，更令他無法壓抑內心的衝動。

因此，繆仁傑剛問過了對方是誰之後，就忍不住的又咆哮着質問道：「你到底想怎麼樣呢？」

電話中對方那男子「格格」地冷笑兩聲：「繆公子，你問得好，我費了這麼多時間，査到了這許多有關閣下的身世資料，正所謂圖文並茂，你以爲我打算怎麼樣呢？當然不是爲了寫小說，而只不過想發財而已！」

「你想發財，就憑這張舊照片？」繆仁傑反問道。

「不！照片中人相信閣下自己也未必認得出是你自己吧？因此，我手上的全套資料之中，還包括了一些閣下本人的身世。」

「嘿！我勸你最好還是早些收手，否則，我報了警之後，只怕你後悔時已經太遲了。」

「你錯了，假如你眞的要去報警，後悔的一定不會是我，而是你！」電話中那男子很冷靜地說：「因爲只要警方插手，我與閣下的連絡立即中斷，而我們當然也不可能再有任何交易。」

「我根本就是不想與你交易。」繆仁傑生氣地說：「你應該慶幸現在你沒有站在我面前，否則我一定會打落你幾隻門牙！」

「哈哈哈！」那男子笑道：「你應該慶幸你沒有做出這種傻事，否則，保證不出三日之內，全市報章雜誌都會以最顯著的篇幅刋出以下一段秘聞：『本市名人繆仁傑身世大白，竟然有兩個父親』，哈哈……」

「你說什麼？」繆仁傑氣得發抖。

「怎麼？」那男子又說：「你是否要取得這些證據的副本？還是留待回去問問你現在的父親繆隆呢？」

「你這渾蛋，簡直就是胡說八道。」繆仁傑仍然無法壓抑得住他的衝動：「你敢生安白造，我即使不報警也不會放過你！」

「繆公子，我有種打電話給你，又有辦法找到這許多資料，自然是證據十足，是否交易你有選擇的自由，但時間只限四十八小時之內，超過了這限期，只怕你出資千萬元，也無法令我收回成命！」

「嗯——」繆仁傑又想發作。

但對方又說下去：「明天，我會再給你電話，然後又會再在最後限期之前，給你另一次機會。因此你有足够的時間考慮淸楚。過了這期限，就應該讓市民們多了一項茶餘飯後的資料。」

那男子說話完畢後，就在「哈哈」笑聲之中，把電話掛斷。繆仁傑則有如木人一般，呆在一旁！

繆仁傑雖則年少氣盛，但也總有冷靜下來的時候；於是他心裏想：對方究竟又是什麼人？他如何能够獲得這些照片？難道洪六姑也一併被他擄去麼？

另一方面繆仁傑也在想：那神秘男子嘲諷他有兩個父親，這件事可是眞的？然則，他本人的身世實在也很值得研究。當初他只以爲另外還有一個生母，雖則繆隆一直不肯承認，但總算給他設法查出了一點點眉目，所以他才會借渡假爲名，跑到隣埠去見洪六姑。

洪六姑在醫院中留醫時，繆仁傑曾經去探望過她，他也覺得那個被丈夫遺棄的女人十分可憐。同時他也旁敲側擊地問過她許多關於繆隆的往事，當時洪六姑吞吞吐吐，眼眶中則儲滿了淚水，分明是有難言之隱。

爲了讓洪六姑能够好好地在醫院中養病，繆仁傑後來還捐出了一百萬元給那間醫院作爲經費。本來他以爲這些事情神不知鬼不覺，想不到却因此而引發了一連串的事件。其中還涉及了一些命案，這的確令他意想不到。

繆仁傑再將視綫放在那張影印的舊照片之上，發覺年青時代的洪秀娟（洪六姑）的確很漂亮，也難怪繆隆當年爲她陶醉。

繆仁傑正在胡思亂想之際，女秘書突然由內綫的通話機傳話入來說：「波士，利小姐來了！」

繆仁傑事前絕對不知道利可卿會突如其來的，他立刻匆匆忙忙地將辦公桌上的影印圖片和字條收藏好。

果然，利可卿眨眼之間就出現在他的辦公室之內。

「怎麼啦？」利可卿還未坐下來就問：「可以走了嗎？」

「嗯——」繆仁傑故意裝成很忙的樣子，以掩飾他的窘態。「我們到那兒去？」他抬頭瞪住利可卿問道。

「嘿！瞧你吧！」利可卿嬌嗔道：「整天就只懂得躲在這裏忙得七顛八倒的，難道你肚子不餓，根本就無須吃飯麼？」她一屁股坐在辦公桌前面的一張椅子說道：「其實這間公司既然有股票上市，你又何必太緊張？就算賺了更多，到頭來還不是一樣要分紅利給那些股票持有人麼？」

利可卿這一番說話有如一枝利針，狠狠地刺進了繆仁傑的腦子裏。他心裏想：假如那神秘勒索者的暗示是眞的，那麼，繆隆根本不是他生父，只不過利用他來主持這間公司而已。如果繆隆又曾經對不起他的生母洪六姑，他這麼爲他賣命，似乎就更加不値了。

但從另一方面看，假如他不是繆隆的親生子，繆隆爲什麼又會這麼信任他？爲什麼會對他這麼好？

繆仁傑眞的想不通，而且眼前他也沒有時間再去想了，因爲他必須好好地去應付眼前的利可卿，不管他們之間是否眞有愛情存在，利可卿對興隆集團都十分重要，甚至可以稱得上是救星。外間的謠傳雖然不是一百份之一百準確，但興隆集團危機四伏却是眞的，這次要不是利可卿促成他們與利氏企業合作發展大酒店商場的計劃，後果實在很難想像，然而現在，危機總算暫時過去了。

利可卿對生意似乎沒有多大的興趣，她只是因爲太過喜歡繆仁傑，所以才會說服她父親與興隆集團合作，但當她發覺繆仁傑的事業心太重時，她又顯得有些不高興。

繆仁傑稍後陪她出外吃飯，利可卿看見他心事重重，以爲他又是爲了業務上的事而頭痛，因此對他說道：「看來你父親的年紀還不算太大，爲什麼他要這麼早退休？」

其實繆仁傑也有這種想法，繆隆要不是退居幕後，他就不必這麼辛苦了。繆仁傑不但身負重任，工作得非常辛苦，同時，也感到心理壓力十分之大，尤其是前一些時，危機重重之時，他甚至沒有一覺好睡。

不管他有什麼心事，眼前繆仁傑也得裝出一副笑臉，因爲他不希望令利可卿反感。

利可卿忽然又說道：「我實在很悶，想到外地去玩幾天，你肯陪我麼？」

「嗯——」繆仁傑苦笑道：「不是不肯，只是無法放得下身邊的工作。」

「你何必把自己壓得喘不過氣來？我勸你還是設法把責任分散，能勸你爸爸出來重掌大權固然好，否則，你也要設法找來一個助手，」利可卿又說：「我覺得人生不過匆匆數十年，營營役役，到底所爲何事？所以我認爲一個人最好還是趁住有生之年，對住一個自己喜歡的人，多看看這個美麗的世界，即使再短了幾年命，我也願意。」

繆仁傑從利可卿的說話之中，總也可以體會得到：她已愛上了自己。

他說：「我會盡可能抽空陪你，但這一陣子，事情委實太多，也太煩了，遲些再說，好嗎？」

繆仁傑很聰明，剛才他那番說話，分明是間接解釋他爲什麼會愁眉苦面，原來正是因爲「公事」太忙，太煩了！

如此一來，總算掩飾了內心的眞正煩惱。

利可卿表面上也好像很體諒他，並沒有勉强他一定要陪她去渡假。其實以目前的形勢，利可卿絕對可以令繆仁傑放下一切公事，陪她到外地去旅行。但是暫時她並沒有這樣做。

繆仁傑悄悄鬆了一口氣！

回到家裏，繆仁傑發覺他父親繆隆仍未休息，而時間已是深夜時份。

他跑到書房去，繆隆不等他開腔就說道：「利可卿一直纏住你，是不？」

「是的。」繆仁傑一邊嘆氣，一邊在沙發上坐了下來：「我剛才送她返家。」

「對我你不必隱瞞了，到底你是否喜歡她？」繆隆問。

「嗯——我也不淸楚。」

「我知道這些日子以來，眞的是難爲了你，公司的事務差不多全靠你一個人作主；我因爲心臟有毛病，必須聽醫生的吩咐在家休息。正因爲你太辛苦，我才感到十分矛盾。」

「我的事，你不必担心；我自己會處理的

。」繆仁傑又說：「公司的事，我也有分寸，你也不用担心什麼。不過，我有些私事，一直想問你。」

繆隆感到有點意外，問：「是一些什麼私事？」

「其實所謂私事，有些已經是老話題，這就是我的身世。」

「嗯——你的身世，我不是早已講清楚了麼？你的確另外有個生母。當年你未懂人性，我們便分開了。」繆隆很難過地，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其實你也不應該再對我有什麼懷疑，我只得你一個兒子；即使我有一千一萬個老婆，也不打算再養第二個兒子。何況目前我們不是擺得很明白麼？公司的一切行政大權，我完全交託給你。這等於說：我不但愛你、信你，也希望你好好地繼續我的事業。」

「是的，本來我不但應該深信你，還十分感激你。但是，你不要忘記，與隆集團在危機重重時，你才退下，讓我登場的；還好有個利現金出現，救了我們，否則，我可能變了你的替死鬼！」

「你怎麼可以這樣說？爛船也有三斤釘，即使目前的難關不可以解決，讓政府將與隆集團清盤，我們也不致一無所有的。」

「無論如何，我對於我本身的一切，實在知得太少；你想我好好地替你工作，最好你原原本本地把我的身世徹徹底底的告訴我！」

「仁傑，到底你還想知道一些什麼？」繆隆在燈光之下，顯得很激動，所以他的眼眶之中也飽含着淚水。「難道你還以爲你不是我的骨肉麼？」

「不管是與否，我只想弄得一清二楚。」

繆仁傑又說道：「正如我的生母，要不是我主動提出，恐怕你這一輩子也不會自動對我講出來。」

「唉！我眞不知道應該怎麼講才好，其實一個人不過借這個世界生存數十年而已。我沒有主動對你講及你另有生母的事，只不過認爲沒有這種必要，並非有心要隱瞞什麼。也許你還年靑，對男女間的感情，知得太少。我和你生母當年是因爲意見不合而分手；她另有男友，我看不過眼，所以才協議分開的。」

「我當時還未懂人性，爲什麼我會跟你？」

「你問得好，照一般情況，她有了你之後，如果她有母愛的，一定不會留下你給我。事情本來已經過去了，我也無意講她壞話。但事實却擺在眼前，我把你一直看成我的命根；也可以說，爲了把你撫育成人，我才把你現在這位媽媽娶回來。更加爲了不讓別人分薄了我對你這份愛，所以我才不養第二個孩子。」說到這裏，繆隆已哽咽說不下去！

繆仁傑很感動！他看見繆隆這麼傷心，也不忍再問下去了。何況事實已經明明白白地擺在眼前，他是繆隆唯一的兒子；萬一繆隆有什麼不測死了，他便是唯一的繼承人。

想到了這裏，繆仁傑心底裏縱然有一千一萬個問號，也暫時擱起，不再提了。

繆隆强忍住眼淚，受盡了委屈似的，故意把話題轉向公事方面。

繆隆問道：「菲國財團是否派人到本市查賬？」

繆仁傑道：「是的，我們那五十億元的貸欵，可能會因此而出事。」

「那傢伙又是什麼來頭？」

「聽說是菲國財團的副總裁。」

「柯吉有沒有找過你？」

「沒有。」繆仁傑道，「但在電話中與我談及此事。」

「他怎麼說呢？」

「他說，招平是以欽差大臣的姿態而臨！不過最令人担心的就是他抵埗後一直行踪詭秘，拒絕柯吉等人的招待。所以柯吉担心他正在明查暗訪。」

「嗯——這傢伙的確大有來頭！」繆隆也顯得有些担心起來了！

繆仁傑也知道他父親繆隆經手向菲國財團借貸了五十億元，該跨國財團派駐本市的首腦柯吉，與繆隆私交甚篤！因此貸欵是不依循一般正常手續的。如今菲國首都的財團總部突如其來地派來一名副總裁招平，這分明是爲了查數。

毫無疑問，繆隆與菲國財團這一筆，乃糊塗賬，萬一被招平查出，後果是不難想像的。

繆隆沉思了片刻之後，又對繆仁傑說：「明天你替我把大隻廣召來，我有事吩咐他去做。」繆仁傑沒有追問下去，只答應了一聲，就回房休息。

事實上繆仁傑本身也是心事重重，自從他知道自己另有一名生母洪六姑之後，便一直希望能夠跟她生活在一起，却想不到不知怎的，洪六姑突然之間不知去向。這件事繆仁傑一直耿耿於懷。

除此之外，單是與隆集團這個大機構每日的業務，也夠他忙了。所以繆仁傑每晚回到家裏，都疲倦得難以形容。也難怪他父親繆隆要提前退休，把一切重任都交託給他。幸而他還年靑；年靑人總是幹勁冲天的，何況他目前還是一間大機構的總經理，正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每想到這裏，心裏又是一陣飄飄然的。

繆隆則在他的書房裏，不斷吸啜着他的烟斗，苦苦沉思一番之後，又接連撥了幾個電話。他關上了書房的門，不准任何人入內，包括了他的妻子在內。家裏的人都知道繆隆的心情不好，所以都不敢惹他；他彷彿生活在另外一個世界。

書房裏有一具直綫電話，這是不用接駁的直通電話，但知道的人不多。一般親友要找繆隆，只可以致電繆家，由下人們接聽，問清楚了對方的來龍去脈之後才接駁給繆隆；假如對方來歷不明，又或者對方不是繆隆準備接聽的，下人們會推說繆隆不在家裏。至於那具直綫接聽的電話，自然又不是每一位親友都知道它的號碼。只有與繆隆十分親密的人才知道。

書房裏面的直綫電話又响了！

繆隆雖則明知對方必然是他信任的親友，仍故意壓低了他的聲音：「誰？」

他這樣裝腔的目的，是爲了預防萬一；萬一對方是個不受他歡迎的人物，他大可以裝扮成一名下人，說：「繆先生不在！」

然而，現在對方却說道：「我是柯吉。繆隆，你還未睡麼？」

「嗯——是你，老柯。」繆隆的聲音輕易就被對方認出了，這點確令他有點意想不到。

「老柯，這麼深夜了，有些甚麼事嗎？」繆隆故意這麼問，其實他心裏已經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

柯吉很緊張地在電話中說：「我想見一見你！」

「好的，甚麼時候？」

「越快越好，最好是現在。」

「嗯——我已經上床了。」繆隆故意爲難地說：「好吧！那麼，現在就請你說個地點，最好不要選擇公共塲所。」

「不！我到你府上來吧。」

「不！這樣不大好。」繆隆又說：「我不想吵醒我的家人；不如你依我辦法去做，開着車子經我門口附近，那車子最好不要用你的一輛，越平凡，越不惹人注意越好。」

「嗯！好吧！」柯吉無可柰何地說：「我大約半小時左右，親自開一輛日本小房車經你門口，到時你上車，我們見面再詳談。」

「那麼，半小時之後見面再談吧。」

× × ×

翌日，繆仁傑回到他的辦公室時，急急召見一名心腹助手柯松柏。但是不知怎的，柯松柏仍未上班。

時間已經是上午差不多九點了，距離正常的上班時間還有數分鐘而已，不過由於繆仁傑一向勤奮，通常他會在上午八時半至八時四十五分之間到達辦公室，所以他的心腹手下也會在這段時間之內上班，聽候他的吩咐。

在衆多助手之中，柯松柏這個中年人算是最得繆仁傑信任的一個。就以過往的習慣，往往也是柯柏松比繆仁傑早了幾分鐘回來，爲什麼今天會例外？」

與隆集團已發展成爲一個多元化的企業，所以每日繆仁傑要處理的事務也多，然而連日以來，他內心只急於要知道一件事的結果，偏偏這件事只有柯松柏一個人最了解。

辦公室桌上的電話响了，由於女秘書仍未上班，所以繆仁傑只好親自接聽，想不到對方正是柯松柏。

「柯伯，你怎麼啦？」繆仁傑也感到可能有事發生。

柯松柏果然說道：「波士，對不起，我今天有點事情恐怕要遲些才可以回來！」

「發生了什麼事？」

「嗯——柯吉不知發生了什麼事，昨天晚上深夜外出之後，一直未返家。剛才我爲了陪侄媳婦到警局去投案，所以今天要遲返了。你有什麼吩咐嗎？」

繆仁傑一怔：「柯吉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呢？」他問。

柯吉就是柯松柏的侄兒，亦即菲國財團的本市負責人。

柯松柏在電話中很担心地說：「我也不知他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據我侄媳婦說過他昨晚深夜獨自外出之後，至今仍未返。」

「那又何必報警，說不定他只是在朋友家打通宵牌呢。」

「不，不可能的，他從來沒有這習慣，何況我們已分別致電各親友查問過了，沒有人知道他的消息。」

「嗯——」繆仁傑靈機一觸，說道：「聽說他的總公司有個巨頭來了本市，他們會不會爲了業務問題，要開會開到通宵？」

「不會的，那位招先生其實也一直在急於要找他。」

「柯伯，你冷靜點吧，不會有事的，」繆仁傑又說：「我叫你去做的事，已過了好幾天了，等會兒回來這裏之前，請你順道去私家偵探社查問一下，看看有沒有結果吧。」

「我明白了。」

柯松柏答應了一句之後，就匆匆將電話掛斷了。

繆仁傑呆在一旁，不知所措！

繆仁傑不知道柯吉究竟發生了甚麼事，只覺得事出意外，而且來得突然。他更加担心因此而牽涉到「與隆集團」這方面來。

雖然菲國財團與與隆集團之間的糊塗賬，大部份是由他的父親繆隆與柯吉交手的，但目前到底他也是與隆集團的實際最高負責人啊！萬一事情鬧大了，警方極有可能會追查到這裏來。

因此，繆仁傑越想就是越感到不安，立即致電返家找他父親。

繆隆因爲不用上班，這時候還沒有醒來。他發覺繆仁傑在電話中的聲音發抖，大感驚奇地問：「到底發生了甚麼事？你最好冷靜點，慢慢說。」

繆仁傑在電話中說：「剛才我接到柯伯的電話，知道他侄兒柯吉昨夜突然失了踪！」

「嗯——」繆隆怔了一怔，又鎭定地說：「這與我們何關？聽說他的總公司有人來查數，說不定他無法交代，所以逃到外地暫避亦未可料。」

「但是，我們與他之間——」

繆仁傑正想說下去，却被繆隆在電話中制止：「有事留待今晚回家與我面談，暫時一切你可以佯作不知。萬一警探查到來，你也可以推說是我經手的。明白嗎？」

「嗯——好吧！」繆仁傑想了想之後又問：「你是不是要我找大隻廣？你要他甚麼時候來見你？」

「不！」繆隆說道：「暫時不必了。現在既然有這許多意料不到的事情發生，我們也不能有任何行動，一切必須靜觀其變。電話中不要說得太多，留待今晚下班回來，見面時再說吧。」

「好吧！」繆仁傑只好把電話掛斷了。

豈料繆仁傑這邊才放下了電話筒，那邊另一具電話又在這時候响了起來。

繆仁傑拿起電話筒就問道：「誰？」

「繆總經理，你好？」對方又是那討厭的男子聲音。

繆仁傑當然不會不認得他，只是想不到對方會這麼早又撥電話來。

時間才只不過是上午剛剛過了九時正；許多經理級的商行中人，最快也要九時半至十時以後才回到辦公室來。對方能夠知道繆仁傑這麼早就在他的辦公室裏面，肯定是經過一番徹底了解才可以辦得到。

繆仁傑忍不住問：「你想怎麼樣？」

「我說過今天與你連絡的。」那男子在電話中說：「現在趁你的職員還未上班，我們正好討價還價啊！哈哈……」

「你眞有種，竟然明目張胆地向我勒索。」繆仁傑又沉住氣問：「你要多少錢？」

「一百萬元！」那男子說。

「你瘋了！」繆仁傑又忍不住破口大罵！「他媽的！」

「好吧！你就當我瘋了！」那男子道：「我可以立刻將電話掛斷，只怕後悔的會是你。而且，你想找我可不容易呢。」

「我可以給你一筆錢，但數目絕對不是一百萬元。」

「我剛才不是說過了嗎？我們可以討價還價的。」

「我可以一次過給十萬元。」

「十萬元？」

「是的，這已是最多的數目。」

「那麼算我多謝了，你還是省回它吧！我不稀罕。」

「其實這十萬元我也可以省回，因爲我看不出你會對我不利。」繆仁傑故意說道。

「那你等着瞧好了。」那男子道：「我如果把一切事實公開，不但不會對你不利，說不定還會對你大大有利呢。因爲你將會因此而揚名！」

「這兒也有法律的，報紙雜誌刋登個人的私事，隨時會引起一塲官司，我看你們未必敢與法律開玩笑。」

「你講得對，正常情況底下，一般報紙不會刋登這一類新聞，以免惹來官非。」那男子冷然一笑：「但是，當他們認定我要爆的內幕，百份之一百與公衆利益直接有關時，他們一定見義勇爲，提醒那些股票持有人；不管是直接抑或間接。」

「你似乎越講越遠，公私也混在一起了！

」繆仁傑想起最近發生的事，不禁有些軟化下來，「我們不如見面談談好嗎？」

「嗯——你的想法，已在我的意料之中。」那男子笑道：「大概你想我出現，讓你帶來的人殺死我，是不？如果你有此勇氣，的確最好不過。但是有件事我不妨提醒你，我有胆找你，一切我已準備得十分周到了。」

「你何必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只是志在解決問題而已。」繆仁傑又問道：「告訴我，你如何安排我們見面呢？」

「還未講妥價錢，如何安排見面？」

「一百萬元是個大數目，我根本拿不出來的。」

「那麼，打個九折吧！」

「三十萬元如何？」

「一人行一步，八折是最低要求了。」

繆仁傑在電話中支吾着。

那勒索者心裏生疑：「你可不是利用另一電話報警吧！」

「不！我只是希望與你會面，在電話中討價還價不大方便。何況我對你的身份實在很感興趣。」繆仁傑道：「你千萬不要誤會我另有企圖，我只不過希望從你的口中知得更多的，只要你講的是眞話，我會給你一定的代價。」

「好吧，先讓我考慮一下，希望可以如你所願。」那男子說完，隨即將電話掛斷了。

繆仁傑覺得他的語氣變得溫和了許多，因此對方雖則匆匆將電話掛斷，繆仁傑也不會像上次那麼惶恐。

× × ×

將近中午時份，繆仁傑才見到大隻廣懶洋洋地回來。假如這是一般職員，繆仁傑一定罵得他狗血淋頭；但是大隻廣並非興隆集團的職員。他是一名打手，而且與當地的黑人物混得很熟。所以大隻廣名義上是這裏的一名職員，實際上只是一名近身保鏢而已。

繆仁傑仍然忍不住問他爲甚麼這樣遲才上班，大隻廣支吾着說：「跟朋友應酬，睡得晚了一點，所以不知醒。有甚麼吩咐嗎？」

繆仁傑仍不滿意大隻廣的解釋。

大隻廣雖則不是這兒的工作人員，也沒有固定的正式工作，但他每個月由繆仁傑手上拿到的津貼，數目却十分可觀。所以儘管他明知回到這兒來可能也只是呆坐，但是他仍然每日一早就回來等候繆仁傑的吩咐。從來就不會遲到十時以後才回來的。

繆仁傑本來還要質問他，但想想仍有事求他，只好忍住氣問道：「黃益是否由隣埠派人過來？」

「嗯——我暫時沒有這方面的消息。」大隻廣道：「不過，我知道游天虹這傢伙曾一度偷偷到隣埠去，最近已經返到本市來了。」

「游天虹到隣埠去，又是爲了甚麼事？」繆仁傑問。

「大概是爲了幫他的女朋友張雪兒。但據隣埠的友人說，游天虹神出鬼沒，沒有人正式見過他；相信他可能化裝出現。總之，行踪詭秘！」

繆仁傑彷彿想起了一件事，從案頭日曆上左翻右看一會兒，又問及游天虹到隣埠去的時間。大隻廣說了。

繆仁傑面色一沉，非常担心地說：「游天虹爲甚麼要這麼樣鬼鬼祟祟？他會不會爲了約見招平？」

「招平？」大隻廣也怔了一怔：「你是指那名跨國大財團的欽差大臣麼？」

「是的——就是他。」繆仁傑欲言又止，似乎有所顧忌地望望辦公室門口那邊，然後又低聲說：「這傢伙可能是派來查賬的，爸爸本來想叫你去對付他，但是現在菲國財團那方面出了事，所以他迫住改變主意。」

「嗯——」大隻廣眨眨雙眼，說道：「招平是來自菲國的人，萬一他出了事，一定會惹起有關當局的注意。現在既然柯吉出了事，我們根本無須去理會招平。」

「你怎麼知道柯吉出了事呢？」繆仁傑大表驚奇！「剛才我只對你說菲國財團那方面出了事，並沒有提到柯吉。」

「嗯——我，我只是猜測而已！」

「你最好不要再隱瞞住我，其實一開始我已經覺得有些奇怪，因爲平時你很少這麼遲才回來的；今天看你這神態，顯然睡眠不足。」繆仁傑像獵鷹似的，盯實大隻廣：「坦白告訴我，昨天晚上，到底你去了那裏？」

「我，我只是與朋友賭錢——」

「不！你不要再騙我，我知道你一定奉了爸爸之命，去對付柯吉，是嗎？」

「嗯——」

大隻廣正在吞吞吐吐之際，桌上的通話機傳來女秘書的聲音：「總經理，柯伯回來了，他想見你。」

繆仁傑按着掣，傳話出去：「請他等我片刻！」

回頭他又瞪住大隻廣低聲問道：「你也明知柯吉是柯伯的侄兒，一切事情你也瞞不了我。現在就請你坦白告訴我，你將柯吉怎麼樣處置？」

大隻廣明知瞞不住繆仁傑，尤其是他那銳利的目光，更加令到大隻廣感到不安。

大隻廣訥訥地說：「大老闆本來不准我對任何人提及此事，包括了你在內。你們雖然是父子，我實在不知道他老人家的眞正意圖；所以如果我對你講得坦白些，只怕他知道了，一定怪責我。」

「現在柯伯正在外面等我，我不可以令他等得太耐。你爽爽快快，先告訴我：柯吉是否已被你處死？」

大隻廣不作聲，也沒有望繆仁傑一眼，雙眼下望，輕輕地點了點頭。

這刹那間，繆仁傑的神經也感到一陣陣麻木。

最後他只對大隻廣說：「你暫時就當我不知道這件事；但最重要還是千萬不要讓柯伯知道。明白嗎？」

「明白了，總經理。」大隻廣乘機站立起來，因爲他知道柯松柏正等着要見繆仁傑。

大隻廣走出了繆仁傑的辦公室之後，柯松柏就跟住入來。

柯松柏的神色十分凝重，繆仁傑非常關心地問他：「柯伯，你怎麼啦？柯吉先生他—」

柯松柏輕輕嘆了一口氣：「至今仍然沒有他的消息，看來都是凶多吉少。」

「別太悲觀。」繆仁傑一邊親切地招呼他坐下來，一邊說道：「報了警之後，警方有甚麼意見？」

「他們只是循例備案，但我的侄媳婦却認爲事有蹺蹊，因爲根據以往柯吉的生活習慣，他很少在深夜外出。」柯松柏道。

「他到底約會了甚麼人？」繆仁傑故意這麼樣問道。

「天曉得！連我的侄媳婦也不清楚。」柯松柏又說：「據她憶述，昨晚半夜裏，柯吉輾轉反側，無法入睡，後來跑到客廳裏去抽烟、喝酒。當我侄媳婦出去時，發覺他剛剛講完電話，正將電話筒擱上。她想追問下去，但柯吉却匆匆更衣外出。當時他只說睡不着，想出外散步，片刻即返。但直至到今天天光之後，柯吉仍未見回來。後來我侄媳婦跑到樓下車房去，發覺一輛日產小房車不在車房之內，她相信一定是柯吉昨夜外出時用以代步的。」

「那麼，司機呢？」

「下人們都睡在夢中，他根本沒有驚動到司機。」

「他外出時，大概是甚麼時候？」

「凌晨一點多鐘。」柯松柏道。

「嗯——」繆仁傑表面上深眉沉思，像個有經驗的偵探；實則他心底裏正在想着另一件事。

繆仁傑回憶着昨夜家中的情形，就是他與他父親繆隆交談過之後，他返回自己臥室休息時，當時大概正是午夜過後。他洗澡後即就寢。因此，外面發生過一些甚麼事，包括他父親繆隆是否外出，他根本不知道。

爲甚麼他會這麼想？

主要還是大隻廣的行動可疑；事實上大隻廣亦已承認接受過他父親一項命令。

不過無論如何，他也不可以把這件事扯到他父親的身上去，甚至提也不敢提，以免引起柯松柏的懷疑。

最後繆仁傑只好安慰了柯松柏幾句，然後才問他：「私家偵探社方面有那件事的消息嗎？」柯松柏是繆仁傑的一名心腹手下，早已明白到「那件事」純屬繆仁傑的私事，就是連他父親繆隆也被隱瞞着。「那件事」就是要委託一間私家偵探社，到隣埠去追尋一個姓洪的婦人的下落。

那婦人正是洪秀娟，又稱「洪六姑」的女人。至於由柯松柏以神秘委託人身份去聘請的私家偵探，當然就是女私家偵探張雪兒了。

柯松柏也明知這是繆仁傑最隱蔽的私事，所以他回答繆仁傑時，也萬二分小心謹慎地，將身子俯向前，令到他與繆仁傑之間的距離縮短，減少彼此交談時聲浪外傳的可能性。

「我剛去過我們委託的私家偵探社，他們派到隣埠去的人也回來了。」柯松柏道，「根據他們說，洪六姑的住所曾被人徹底搜查過，裏面顯得非常凌亂。他們忖測洪六姑已偷渡來了本市。」

「洪六姑來了本市？」繆仁傑身不由己地怔了一怔！

好一會兒繆仁傑才訥訥地說：「他們到底憑甚麼綫索作出這種忖測？」

柯松柏道：「總經理，你當然相信我，然後才讓我去負責辦這件事。據我所知，這間私家偵探社不但辦事認眞，對黑白兩道的人也非常熟悉。他們這樣忖測，大概也是根據當地黑道中人，例如專幹偷渡人口生意的水上人家的提供。」

「那麼，他們知道你的身份嗎？」

「不會的，我佯稱是個剛由外地回來的華僑。」

繆仁傑又問：「他們是否仍在調查中？」

柯松柏道：「是的，因爲他們深信洪六姑來了本市。」

「你要繼續用電話與他們連絡，只要有任何消息，立刻以第一時間通知我。同時你要注意兩件事，第一，切勿讓私家偵探知道你是我的人。第二，不要讓我父親知道。」

「我都明白了，總經理。」

「關於令侄柯吉失踪的事，你不必太過緊張。」繆仁傑很關心地說：「這件事既然已經報警，相信警方一定會很快就查個水落石出。這裏的工作要是可以交託別人去做的，你可以去處理令侄的事。有任何進一步消息，也請通知我，因爲我們之間不但認識，業務上亦有連絡。」

「謝謝你的關心，我一定照你的意思去做，總經理。」

柯松柏由辦公室退了出去。

繆仁傑爲了柯吉突然失踪的事，他恨不得立刻返家去見他父親繆隆。事實上大隻廣已在他的面前承認：在繆隆的主謀下，柯吉已於昨夜被殺！

繆隆爲什麼要大隻廣去將柯吉殺死？毫無疑問，一定是爲了那一筆數以億元計的貸欵。

繆仁傑本來想立即離開他的辦公室，返回家裏去見繆隆，把這件事先弄清楚。

但是，他又怕因此而引起別人的懷疑，甚至說不定警方也會開始派人監視他的行動。

繆仁傑有點心煩意亂。

電話又在這時候响了起來。女秘書接過電話後，首先對繆仁傑說：「是一位財經記者陳先生來的電話，他說老早與你約好，要做一次簡短的電話訪問；但我查過預約時間的程序表，根本就沒有這回事。要是有的話，我一定會提早通知你的，總經理。」

繆仁傑心情不好，所以有些火氣地說：「既然沒有約好，何必理會他？」

「但是，總經理，你不是吩附過我，對任何記者先生、小姐也不可以令他們反感麼？」女秘書說。

「嗯——」繆仁傑也不是一個蠻不講理的人；他的確這樣吩咐過他的女秘書，絕不可以開罪任何記者，尤其是一些財經記者。

主要原因當然是由於記者們可以利用報紙作種種報導，說好說歹，所得的效果往往相反。就拿最近以來所發生的一些事實爲例，「與隆」這種股票的一起一跌，完全受到報紙上的報導所影响。

因此，繆仁傑立刻又變得冷靜下來；他在內綫電話中對他的女秘書說：「可能是我大意，忘記了將這件事告訴你，請將那電話接入來吧！」

那位自稱財經記者陳先生的電話終於接進總經理的辦公室來。

繆仁傑明知這不是「預約」的，也得敷衍他。

那自稱記者的男子說：「繆先生，我們剛從警方那裏獲得一項消息，聽說一位跨國大財團派駐本市的負責人突告神秘失踪。請問閣下可知道這件事？」

「對不起，暫時我仍未接到有關消息，不知道閣下爲什麼要追查到我們這裏來呢？」繆仁傑反問道。

「本來與貴公司並無直接關係，但根據我們的資料，知道興隆集團曾向這間大財務公司貸過一大筆欵項。所以實際上也不可以說全無關係。」

「做生意的人，肯定要向各大銀行，財務機構貸欵的；能夠貸欵的數目越大，證明本公司的信用就越好。但是，說了大半天，閣下仍未說出那一間跨國大財團，到底是那一間公司呢？」

「就是菲國財務公司。」

「嗯——」

「請問貴公司是否曾向他們貸過巨欵？」對方問。

「對不起，這一些都是本公司的業務上秘密。」繆仁傑抱歉地說：「我絕不可以向你透露更多有關這方面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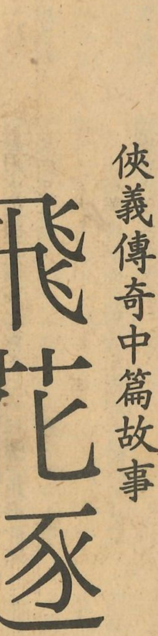
對方又在電話中問道：「請問貴集團與利氏企業合作計劃是否有變？」

繆仁傑有些生氣地反問：「這是什麼意思？我不明白！」

「對不起！」對方抱歉地說：「較早時，我們曾聽到一項傳言，說是貴集團周轉有困難，所以曾將若干物業拋售，後獲菲國財團大力支持，如今該大財團首腦出了事，不知對貴集團有沒有影响呢？」

（未完・六）

侠義傳奇中篇故事



臥龍生・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蕭寒月、常九等人所乘的帆船被敵人在船底鑿了兩個洞，江水進入艙中，幸好常九一棒結果了船底下的敵人，急急用棉被堵塞漏洞，這才平安登岸，接着常九爲蕭寒月、盈盈等人易容，並應用了也鼠門的隱形潛踪之術，一路避過敵人的追踪，一日經過一座茶棚，兩名老者在內，常九一眼看出有個是施毒能手，遂報告蕭寒月，蕭寒月認爲對付施毒高手防不勝防，決定要先除掉他，常九也同意，蕭寒月出手制住他們的穴道，這兩人原來是郭天威、萬長青，郭天威說是二爺來請蕭寒月加入他們的組合，但二爺是誰，郭天威却不願說出來……

喬裝賊黨探隱秘

蕭寒月心中一動，道：「你常隨二爺身側，也住在金陵城中了？」

郭天威道：「不！我住在鍾山總寨。」

蕭寒月道：「你認識白玉仙了？」

「見過，不過，並非很熟，她是二爺的貴賓……」

「很好……」蕭寒月說：「就這樣盡你所能回答我的問話，你先休息一下。」

目光轉注郭天威的身上，道：「你殺了很多的人，而且用毒取命，不分善惡首從，應該是死有餘辜了。」

郭天威心中吃了一驚，一般江湖人物，都是希望逼問出他用毒手法，配毒的藥方，希望能學到他的用毒本領，但這蕭寒月却是光數說他的罪狀，似是並無學習他用毒的手法之心。

這就使郭天威感覺到了危險，原本十分倔强的本性，也突然間軟化了，輕輕咳了一聲，

刁蠻郡主扮小廝

道：「在下殺人雖多，但却並未濫殺無辜。」

常九突然出手如風，點了郭天威和萬長青的暈穴，道：「蕭兄弟，你準備怎麼打算？」

蕭寒月道：「用毒的郭天威是絕對不能留下，至於這隻九頭鳥，在下倒不知是該殺，該放？」

常九低聲說道：「我倒想了一個辦法，不知道可否適用？」

蕭寒月說道：「請你說出來，大家研商一下。」

常九說道：「萬長青貪生怕死，不難盡吐隱密，如果咱們喬裝扮成了他們兩人，混入鍾山……」

蕭寒月接道：「辦法是不錯……」

目光打量了兩人一陣，道：「萬長青這一臉麻子，郭天威的用毒之技，外形、內在，都不易模仿的像，只怕會露出破綻。」

常九道：「外形上不用担心，我相信可以改扮得維妙維肖……」

陳抱山接道：「只要郭天威和萬長靑肯說實話，咱們盡知隱密，一時之間，尚可應付過去。」

常九苦笑一下，道：「這件事，要你陳兄和蕭公子合作了，常九的易容手法雖然高明，但我沒有辦法把身材升高。」

陳抱山道：「在下也樂得効命。」

朱盈盈道：「那我呢？應該扮什麼？」

常九道：「最好也扮成他們的人，我相信這件事不太困難，他們訓練了很多的殺手，咱們很快會找到機會。」

「可是，我要和蕭大哥在一起。」

「不會離開他們很遠，事在人爲……」

朱盈盈望着蕭寒月，似是要他決定。

蕭寒月點點頭。

× × ×

常九的易容手法果然高明，陳抱山一臉麻子，耗費了常九大半天的時間，但瞧上去，果然是找不出一點破綻，難的是萬長靑具有的習慣，和滔滔不絕的口才，陳抱山就有點難以適應。

蕭寒月裝作郭天威。郭天威冷漠、孤傲，很少說話，這一點很容易，但困難處是他用毒的本領。

常九在萬長靑和郭天威的身上，搜出了兩面顏色不同的腰牌，另外在郭天威身上還搜出了一本毒經。

經上文字深博，不易看懂，但這難不到蕭寒月，他讀了兩篇之後，已經通曉了用毒的大概情形。

常九和朱盈盈走在一起，立刻嘗試到這位郡主的難侍候了，她和蕭寒月在一起時，百依百順，但現在却是刁蠻異常，如只是發發脾氣，常九還可以應付，但，她現在不是發脾氣，而是賭氣，一下子不吃飯，一下子不肯走，折騰的常九如坐針氈，苦不堪言。

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個機會，四野無人，常九突然加快脚步，追上了蕭寒月，道：「蕭兄弟！老哥哥罩不住了。」

蕭寒月呆了一呆，道：「什麼意思？」

「朱姑娘發起了千金小姐脾氣，老哥哥我被她折磨的哭笑不得，這樣子下去，不到金陵，我就要丢了這條老命。」

陳抱山笑一笑，道：「你們相距不遠，我怎麼沒有聽朱小姐發脾氣的聲音？」

「她要是肯發脾氣，倒是好應付了，困難的是，她不肯發作……」

陳抱山接道：「這我就想不通了，她怎麼折磨你？」

常九說道：「她不吃飯、不說話，我只要催促她一下，或是說她幾句，她就流下了眼淚，好像是受到天下所有的委屈，我用盡辦法，說破了咀皮，她不睬不理，好像是沒有聽到一樣……」

蕭寒月歎口氣，接道：「那麼，常兄可以不理她呀？」

常九苦笑一下，道：「不理她是可以的，但我總不能丢下她不管吧！」

蕭寒月皺皺眉頭，道：「她怎麼如此的無理取鬧。」

常九道：「其實，這件事很好解決。」

陳抱山道：「常兄既是早有辦法，何以遲遲不行呢？」

常九道：「這得兩位同意呀？」

蕭寒月道：「常兄請說？」

「只要讓她在你的身側，她就會很溫馴聽話……」

「這個……」蕭寒月有些爲難的說：「和

咱們的決定，不是有所衝突麼？」

「這方面我已經想過了……」常九低聲說：「朱姑娘索性改扮成一位小廝，跟在兩位身側，少了這個丫頭的絆羈，我也可以行動方便一些，走在前面。」

陳抱山說道：「看起來，眼前也只有如此了。」

蕭寒月還在猶疑，常九又接了口，道：「咱們這一路行來，未再遇什麼阻碍，大約咱們突然消失不見，已使得他們也亂了章法，但朱姑娘如果不肯合作，只怕很難保住隱密，用不着別人揭底，咱們自己就會暴出內情。」

陳抱山道：「看來也只有這個辦法了。」

蕭寒月道：「奇怪的是，這一路行來，怎的未見有人和咱們通達信息？」

常九道：「本來，我也覺着奇怪，但仔細的一想，郭天威和萬長青的截殺，可能是一個單獨行動……」

蕭寒月點點頭，道：「對！那個組合，一直保持着神秘，而且，能够保持很多年不讓秘密洩露，我想，他們可能有一套與衆不同的統馭方法，組織雖然龐大，隨時可以大批的人力應變，但他們之間的關係，却很單純，一種直接的連繫方法，接受單一的指揮，彼此間並沒



橫綫連繫，所以，他們的力量遍佈，但却十分隱密……」

常九接道：「我也想到這一點，只不過，沒有你蕭老弟想的這麼透徹，一語提醒夢中人，你這一提，倒讓我想起了一些事情，他們能在金陵城中，把人手隱藏在綢緞莊內，如在金陵城外安排這些人手，自然是更爲容易了。」

蕭寒月道：「不錯，他們把人手配置在一般的農莊、商店之中，平日裏參與耕作，經營商業，一旦奉到命令，能迅速集結行動，來如蟻聚，去如星散，那就很難查出他們的底細來了。」

陳抱山道：「厲害呀！我在京口長大，自信很留心江湖上的動態，但兩代老僕變成了潛伏的奸細，我竟然毫無所覺，如非蕭大俠看出破綻，我陳某人被人出賣，死也不知道是如何死的了。」

「其實，咱們早應該想到這一點……」蕭寒月說：「他們採用的是江湖上從未用過的寄生法，借用尚書府第，用作發號施令之所，其胆大妄爲，心思縝密，已是昭然若揭了。」

常九道：「這就是如此一個龐大的組合存在江湖之上，竟未被人發覺的原因了。」

蕭寒月道：「咱們雖和他交手多次，仍未



能找出他們首腦、巢穴，那麼衆多的人力，竟然能在金陵城中來去自如，聚散無常。」

常九歎息一聲，道：「如非墨非子老前輩及時發覺鍾山幽谷之秘，那麼，恐怕江湖上現在還不知道有這麼一個組合？」

哈哈一笑，接道：「不過，這也給了咱們一個方便，既然是郭天威和萬長青的單獨行動，多帶一個從人，也不會引起注意。」

蕭寒月心中明白，朱盈盈如若不是給了常九太多的刁難，常九絕不會甘冒暴露身份之險，把朱姑娘放在自己身邊，想到她的郡主身份，眞要放刁，實在很難以應付，只好說道：「好好！既是沒有什麼碍難，常兄就請單獨行動吧！」

說也奇怪，朱姑娘跟着蕭寒月之後，又變得百依百順，現在，朱姑娘改扮成一個年輕的小斷，也許是常九心裏還有點生氣，把一個千嬌百媚的朱姑娘，打扮的十分怪異，嬌嫩嫣紅的膚色，變的又黑又粗，彎月似的眉兒，也變的看上去十分粗疏，像是一個山村中的放牛孩子。

但如仔細的端詳，仍然發覺了朱姑娘可愛的一面，圓亮的眼睛，潔白整齊的牙齒，和秀緻纖巧的雙手，只可惜那窈窕的身材，却被一





件又寬又大的衣服所掩遮。

常九把朱姑娘交給了蕭寒月之後，人像突然間失踪了一般，兩天兩夜間，竟然沒有和蕭寒月等見過面，蕭寒月不由担起心來，但却未說出來。

這天晚上，到了百家集，蕭寒月等投宿在一家太平客棧內。

百家集距金陵不過百里左右，地方不大，但因地處要區，剛好距金陵一天的行程，這就成了一個發展很快的小鎮，人口也越集越多，由百戶人家聚集到千戶人家，緊臨官道的店面，一連開了十幾家客棧。太平客棧是這百家集最好一座客棧，也兼營着酒飯生意。

蕭寒月等要了一座跨院，把酒飯開在跨院的小廳中。

陳抱山這一路上盡量在摸仿萬長青的口氣說話，住店、吃飯甚至叫酒呼菜，都由陳抱山開口招呼。

酒菜上齊，陳抱山揮揮手對店小二道：「沒有招呼，別來打擾。」

店小二應了一聲，躬身退下。

三人圍桌而坐，陳抱山忍不住開口說道：「蕭公子，兩天沒有見到常兄了？」

「是啊！我也有些担心。」

陳抱山輕輕嘆息一聲，道：「這裏距離金陵，只不過百里路途，常兄應該和咱們商量一下了……」

蕭寒月苦笑一下，接道：「地鼠門隱形潛踪之術，天下無出其右，他的安全，應該可以自保了……」

忽然站起來，目注窗外，冷冷的喝道：「誰？」

但聞波的一聲，似是有物躍下，緊接的「苗」的一聲貓叫。

蕭寒月吁一口氣，緩緩坐下。

陳抱山低聲道：「好靈敏的耳目。」

原來，他亦在全神貫注，靜聽四週變化，竟未聞得一點聲息，蕭寒月起身呼喝，心中還不太服氣，但聽一聲貓叫傳來，才知自己不但在武功上和蕭寒月有着很大的距離，即使在內功修養方面，也有着很大的差異。

蕭寒月歎道：「今夜常兄如是再不出現，恐怕是眞有麻煩了。」

只聽一聲輕笑，道：「不錯，我是遇上了一塲很大的麻煩，不過，也總算險中有吉，及時趕回來了。」

窗門輕啓，常九飛身而入。

蕭寒月起身笑道：「剛才可是常兄？」

常九道：「是！蕭兄弟果然耳目靈敏，老哥哥我已極盡小心，但仍被你聽出聲音，只可惜江湖的經驗差了一點，竟連我那一聲貓叫給騙過。」

蕭寒月一抱拳，道：「慚愧，慚愧！多承指教。」

陳抱山拉過了一張椅子，說道：「常兄請坐。」

常九坐下之後，自斟自飲，一連喝了六杯，才長長吁一口氣，道：「我已經兩天兩夜沒有喝過一口酒了……」





朱盈盈低聲道：「那你一定很餓了，快吃點東西。」

常九雙目盯注朱姑娘看，看得朱姑娘不自主低下了頭，才吁一口氣，道：「聲音太嬌脆，一聽就是女子的口音，以後，盡量少說話，一定要說話，定要仿照男子的口音才行。」

朱盈盈點頭不語。

常九道：「我身上帶的牛肉乾餅，飢餓倒是不會，但酒癮却是叫我難過的很！」

又乾了兩個滿杯，接道：「我碰上了白玉仙……」

蕭寒月道：「她走在我們前面？」

常九搖頭笑道：「不！走在諸位之後，但她追過了諸位。」

蕭寒月呆了一呆，道：「在下亦很注意過遭的人物，並未發現白玉仙，難道由京口北上金陵，還有兩條官道不成？」

「蕭兄弟只注意到人，却未注意到物，白玉仙乘一輛馬車北上。」

蕭寒月道：「一輛馬車，一輛馬車……那是一輛已有破損的布篷馬車，趕車的是一個年輕後生。」

常九點頭一笑，道：「你注意及此，倒也難能可貴了，那輛破損的馬車中，坐着白玉仙



，那位趕車的年輕後生，更是你的舊相識。」

「她是文雀姑娘？」

「對！正是文雀姑娘改扮……」常九說：「奇怪的是，以郭天威的身份，應該受到神秘組合首腦相當的器重才對，白玉仙應該認識，她何以不向兩位招呼一聲？」

蕭寒月道：「也許，他們互不相識。」

常九道：「他們認識。」

蕭寒月道：「常兄……」

「我這兩天來一直跟着他們，追逐兩日夜，工夫並未白費，聽到了他們不少談話內容。」

陳抱山道：「常兄，以那白玉仙身手之高，常兄能追隨她兩日夜未被發覺，不知用的什麼辦法？」

常九微微一笑，道：「兩天來，我身歷七次改變，行人、店家、老嫗等外，最使我難以忍受的，是在車箱底下，藏了四個時辰之久，如若時間再多一些，我忍受不住，事必被他們發覺不可。」

蕭寒月道：「常兄能在車下隱伏了四個時辰，而不被白玉仙所發覺，單是這份能耐，就非在下能及。」

常九笑一笑，道：「有一件事，我到現在，還是想不明白……」

這句話突如其來，聽得蕭寒月、陳抱山等爲之一呆，道：「什麼事情？」

常九道：「白玉仙的車廂裏，藏着了一個人……」

蕭寒月道：「是男人，還是女人？」

「男人……」常九茫然的說道：「白玉仙爲什麼不能堂堂正正的和男人交往，竟然把一個人藏在車廂裏，食宿都在車中……」

蕭寒月道：「常兄見過那人形貌麼？」

「見過，爲了看他，我在車外藏了一夜之久，終於見他在深夜中下車……」

朱盈盈接道：「他晚上爲什麼不住在客棧中，躲在車廂裏幹什麼，又爲什麼要在半夜裏下車？」

常九微微一笑，道：「他如能住客棧，可以和白玉仙出雙入對，自然就不用日夜躲在車廂中，至於深夜下車，可能是爲了方便……」

「對呀……」蕭寒月沉思不解的說：「孤男寡女，擠在一個車廂裏，自然是情愛深篤，但他們在逃避什麼？畏懼什麼？……」

常九借工夫，不停的自斟自飲，一壺酒已被喝的點滴不剩，才笑一笑，接道：「深夜一瞥，那男的一襲長衫，是文士模樣，只可惜，却斷了一條右腿，必須借一根拐杖行動……」

他看着蕭寒月，但蕭寒月却沒開口追問。

原來蕭寒月發覺了常九對這件事早已知道的很多，不用問他，他也會有系統的說出來。

果然，常九吁口氣，接道：「我隱身車廂底下，聽到他們談話，那位斷去一腿的男子，似乎是一位飽學的儒士，好像在勸告白玉仙，不要被名利所累，但兩人似是有很多的顧忌，言語隱晦，有些重要的談話，聲音低微的，很難聽聞……」

蕭寒月接道：「常兄的意思，可是說那位文士不是白玉仙的同路人？」（未完・卅六）

新派脫俗奇情故事

文·東方玉
圖·可飛

崑崙三劍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神秘組織總護法祝天俊見禿頂神鵰拖延時間，便叫百步神拳袁廣傑，五乂眞人聞天風攻洞，飛虹羽士、甘玄通等人迎戰，久攻不下，祝天俊接着，無住大師應敵，用「般若禪掌」向他猛擊，無法將祝天俊擊倒，般若禪掌是佛門三大神功之一，傳說普天之下，只有雪山「天衣手法」對任何拳掌刀刄，都能化解無遺，莫非他是雪山老人的天衣手法，看他出手並不使勁，並無招法，會不會是雪山傳人，正在疑懼，此時宋鎮山巳醒來，經過和岳少俊比試去年的劍招路數，證實他眞是宋老爺子，衆人簇擁他離開石洞，祝天俊也守諾言，讓衆俠離去……

擄人質勒贖　索名劍換人

禿頂神鵰聳聳肩道：「沒有，裏洞岩壁甚多凹凸不平之處，看去絲毫未經人工修鑿，只是一個極普通的石窟，並無可異之處。」

飛虹羽士道：「那麼姓祝的何以對這座洞窟，如此重視呢？」

禿頂神鵰道：「兄弟也覺得這座洞窟之中，似乎另有隱秘，但時間太匆促了，實在瞧不出來。」

這時兩名莊丁送來一鍋稀飯，四色小菜，和兩籠小籠包，一籠素菜包子，在花廳中間擺好。宋鎮山就請大家入席。

宋鎮山折騰了一晚，確實覺得腹中飢餓，也就各自入席。用過早點，無住大師，甘玄通、禿頂神鵰，飛虹羽士和史傳鼎等人，因臘八擲鉢禪院之會，爲期不遠。

尤其對方這總護法祝天俊武功驚人，江湖上巳呈現出山雨欲來之勢，大家急於回山覆命，紛紛起身告辭。

宋鎮山起身相送，並由宋文俊代爲送客，一直送出天華山莊，才始回轉。

岳少俊等衆人走後，站起身，朝宋鎮山作了個長揖，說道：「宋老爺子，晚輩有一件事，想請老爺子成全……」

宋鎮山捋鬚笑道：「岳老弟不用客氣，有話請坐下好說。」

岳少俊道：「多謝老爺子，晚輩之意，是想再接老爺子一劍。」

宋鎮山含笑點頭道：「爲了令師的一椿心願？」

岳少俊垂首道：「是的。」

宋鎮山藹然道：「照說，岳老弟爲老夫誤中劇毒，奔走求取解藥，和營救老夫，老夫內心至表感激，但令師這椿心願，老夫昔年曾立下誓言，除非令師接下我二十劍……」

他不待岳少俊開口，輕輕嘆息一聲道：「其實這也是當年盛氣之言，因此老弟第一次來天華山莊之時，老夫因你是令師的門下，故而已由二十招改爲一招，岳老弟縱然有恩於老夫，老夫也實在不能例外。」

岳少俊道：「晚輩知道，所以晚輩懇求老爺子再賜一招。」

宋文俊道：「爹，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宋鎮山微笑道：「文兒，爲父知道你想替岳老弟說情，是不是？爲父又不是不通人情的人，只是此事若非岳老弟眞正能接得下爲父一招，爲父縱然答應了，只怕也未必有用，日後你自會知道。」

接着又朝岳少俊道：「岳老弟，老夫這話你聽懂了麼？你老弟如不能眞正接下老夫一記劍招，老夫縱然答應也於事無補，所以老夫希望你不妨稍假時日，等你功力稍有進展再和老夫比試，方有勝算。」

岳少俊道：「宋老爺子明鑒，晚輩上次在老爺子手下，折斷了一截劍尖，晚輩最狂，也不敢在短短時日之間，劍術未有寸進，再來煩瀆你老爺子……」

宋鎮山目中閃出奇采，問道：「岳老弟可是在劍術上巳有很大的進步麼？」

「不是。」岳少俊道：「晚輩不敢隱瞞，實因晚輩學了一招可以接下老爺子一劍的劍法。」

宋鎮山奇道：「你學了可以接下老夫一劍的劍法，那是從那裏學來的？」

岳少俊道：「是一位替人看相測字的先生，叫做賽管輅金鐵口，代他師父傳給晚輩的。」

宋鎮山愈聽愈奇，說道：「賽管輅金鐵口？他代師傳藝，教了你一招劍法？」

「是的。」

岳少俊毫不隱瞞就把金鐵口如何傳自己一招劍法，詳細說了一遍。

宋鎮山似是聽得十分仔細，只是一手拈鬚，沉吟不語，過了半晌，才微微點頭道：「岳老弟既然有此奇遇，老夫不妨答應你一試。」

岳少俊喜道：「多謝老爺子成全。」

宋鎮山朝宋文俊道：「文俊，你去取一支牙箸來。」

宋文俊答應一聲，取來一支牙箸，雙手呈上。

宋鎮山伸手接過，抬目道：「岳老弟，你也取出劍來，可以發招了。」

岳少俊依言取出劍丸，緩緩抽軟劍，拱手道：「晚輩只學了一招劍法，還是老爺子先賜招，看看晚輩是否接得下來？」

宋鎮山依然坐在椅上，頷首道：「也好，岳老弟那就準備了。」

岳少俊後退一步，長劍當胸直豎，他因這招劍法，還是初學乍練，不敢絲毫分心，一面默誦金鐵口傳他的口訣。

這一來，頓使心神專注在劍上，現出一片誠敬之色。

宋鎮山看了他一眼，不覺呵呵一笑道：「岳老弟在短短時日之內，果然巳領悟了劍術的訣要，實在難得之至，現在你小心了！」說罷，三個手指撮着牙箸，緩緩朝前點去。

站在一旁的宋文俊、竺秋蘭、和總管霍萬清三人，眼看宋老爺子緩緩遞出牙箸，早就屏息凝神，全神貫注，六隻眼睛一霎不霎的看着那支牙箸。

岳少俊站在宋老爺子面前，兩人足有六七尺距離，照說宋老爺子手上拿着的一支牙箸，遽不到一尺，就算手臂全伸出來

，也夠不到岳少俊的身前。

但他牙箸才一緩緩點出，岳少俊就感覺到宋老爺子手上，已經不是一支牙箸，而變成一支森寒鋒利的長劍。

一時那還顧慮，軟劍劍尖隨着緩緩下落，直指宋老爺子的箸頭。

宋鎮山點出的牙箸，勢道十分緩慢，岳少俊指着前方的劍尖，（其實他軟劍劍尖已被宋老爺子削斷過二次，早已沒有劍尖了，所謂劍尖，只是指劍的最前端而已）忽然一斜。

這一斜，正好和宋鎮山點來的箸頭錯開。

宋鎮山立即隨着更動了點出的位置。（其實在外人看來，他只是輕微動了一下而已。）

但就在宋老爺子筷頭一動之際，岳少俊的軟劍忽然作了曲折之狀，緩緩朝前刺去。

宋鎮山臉上忽然有了驚奇之容，點出的牙箸，突然加快，急速的向右劃出。

這一劃劍風颯然，岳少俊耳中聽到「嗒」的一聲，只覺從劍上傳來了一股極大力道，由劍身緣臂直上，直震得左臂隱隱發痲，一個人也身不由己的向左衝出去兩步。低頭看去，軟劍劍尖，又被宋老爺的牙箸，削去了寸許長一截！

這已是第三次折劍了。

岳少俊急忙收起了手中的軟劍，朝宋鎮山作了個長揖，道：「老爺子劍術如神，晚輩依然沒有接得下來，還望老爺子恕罪。」

這一瞬，宋鎮山似是正在出神，聞言不覺歉然道：「岳老弟對這招劍法，只是初學乍練，尚未純熟，只需稍假時日，即可接下老夫這一招了，老夫一時收箸不及，以致又把岳老弟寶劍削斷了一截，實在遺憾得很。」

他說這幾句話的時候，老臉上果然流露出了極深的歉疚之容。

原來岳少俊使出這招劍法，雖是初學乍練，但他劍招這一曲折，就把宋老爺子點出的一招劍法，化解開了。

最後劍勢緩緩刺出，已使宋老爺子有變招不及之感，只好仗着深厚功力，把岳少俊的劍尖削斷了。

試想像宋老爺子這樣一位劍中高手，練劍數十年，一劍在手，收發由心，那會「一時收箸不及」？只因他被武林中尊為大老，盛名久著，怎肯說出自己已經輸了的話來？

但他為人一向正直，雖然隱忍下來，但內心愧疚，也自然流露出來了。

岳少俊躬身道：「老爺子太客氣了，其實晚輩這招劍法，只是剛剛學會，尚未純熟，晚輩因遠來不易，既在貴莊，故而懇求老爺子一試，心存僥倖，老爺子不加責備，已是萬幸了。」

宋鎮山忽然輕喟一聲道：「老夫方才說過，岳老弟對老夫有恩，老夫實在應該答應為令師化解昔年誤會，只是……唉，你如無法接得下老夫一招的話，就會無法勝任……」

岳少俊聽出似乎另有內情，不覺望着宋鎮山，以央求的口氣道：「宋老爺子可否說得明白一點？」

宋鎮山為難的道：「老夫不是不肯說，只是……唉，岳老弟到時自會明白。」

岳少俊心中雖然感到有些失望，但看宋老爺子似有為難之處，也就不好再問，這就拱手道：「宋老爺子，晚輩也想告辭了。」

宋鎮山忽然站了起來，搖搖手，含笑道：「不忙，此時已經快近晌午，二位且在寒莊用過中飯再走不遲，而且老夫還有一事奉託，來，岳老弟，你隨老夫到書房中去。」

說罷，當先舉步走出花廳。

他既然有事奉託，而且又要岳少俊到書房裏去，宋文俊，竺秋蘭自然不好跟着同去。

岳少俊隨着他身後，走出花廳，穿行長廊，折入一道月洞門，那是一個自成院落的花圃。

迎面一排三間敞軒，敢情就是宋老爺子的書房了。

宋鎮山推門而入，把岳少俊讓進書房，含笑道：「岳老弟隨便坐。」

岳少俊略一打量，這三間書房，果然滿壁圖書，玉軸牙籤，琳瑯滿目，收拾得更是窗明几淨，十分精緻。

宋鎮山走近右首一排書櫥前面，打開櫥門，取出一疊古書，然後輕輕按了一下，那書櫥忽然緩緩自動打開，露出一個暗櫥。

岳少俊不知他忽然打開暗櫥，要做什麼，但這是宋老爺子的隱秘，自己自然不好多看，這就要裝作參觀壁間懸掛的書畫，別過身去。

宋鎮山從暗櫥中取出一柄綠鯊皮劍鞘的長劍，然後又推上書櫥，恢復原狀，把一疊古書放置回原處，轉身叫道：「岳老弟。」

岳少俊也轉過身來，說道：「宋老爺子有何吩咐？」

宋鎮山把手中那柄綠鯊皮長劍，往几上一擱，說道：「岳老弟，這柄長劍，就是老夫甥女惲慧君在眞州無意中得來的貞姑劍，也叫做吸金劍。自從老弟替賊黨誤揹毒函，老夫就已警覺到江湖上覬覦此劍的人，不在少數，慧君雖已盡得乃父傳授，只怕未必保得住它。故而她動身回去之時，老夫要她把此劍留下，並經老夫改裝，如今已不虞被人發現，老夫意欲奉託岳老弟去一趟揚州……」

岳少俊道：「宋老爺子可是要晚輩把此劍送去嗎？」

宋鎮山一手摸着花白長髯，含笑道：「不錯，以岳老弟的身手，自是不虞被人所刦，而且此劍經老夫一番改裝之後，只是一柄較佳的百練精鋼松紋長劍，即使老江湖也不易看得出來，因此岳老弟儘可放心，不致為人覬覦……」

岳少俊道：「宋老爺子委辦之事，晚輩豈敢推辭？」

宋鎮山微微一笑，又從懷中取出一塊玉珮，十分鄭重的遞到岳少俊手中，又道：「岳老弟大概已經知道，慧君的娘，乃是老夫胞妹，老夫同胞兄妹，共有三人，老夫居長，她是老夫的三妹，老夫二妹，現居九華。你見到三妹之時，務必把這方玉珮，親手交給她，如三妹有什麼差遣，

你務必要答應下來。」

岳少俊點頭道：「晚輩記下了。」

宋鎮山道：「好，你現在可把此劍佩好，就說老夫因三次削斷了你的劍尖，故以此劍相贈，任何人面前，都不可提起老夫和你所談之事。」

岳少俊把玉珮貼身藏好，然後又把長劍佩好，說道：「晚輩省得。」

宋鎮山又道：「還有一件事，你必須緊記，那金鐵口傳你的一招劍法，老弟最好在此去揚州的一路上，早晚勤加練習，不可稍懈，此行方可勝任愉快。」

岳少俊道：「多謝宋老爺子關愛，晚輩自當謹記。」

宋鎮山含笑點頭道：「好，咱們可以回到花廳去了。」

兩人回轉花廳，果見一張方桌上，已經擺好酒菜。

宋文俊，竺秋蘭眼看岳少俊隨着宋老爺子走入來，他身上多了一柄綠鯊皮的長劍。

宋鎮山沒待他們開口，呵呵一笑道：「你們不妨猜猜看，老夫要岳老弟到書房去做什麼？」

宋文俊道：「爹大概是送了岳兄一柄名劍。」

宋鎮山拂髯笑道：「為父三次折斷了岳老弟的劍尖，要他隨為父到書房裏自己去挑一柄，岳老弟再三謙讓，才挑了這一柄。此劍雖非名劍，却是昔年玉貞道長送給為父的松紋劍，是武當派所鑄的，剛中有柔，頗為適用。」

岳少俊道：「這是多蒙老爺子愛護，晚輩感激不盡。」

宋鎮山又是呵呵一笑道：「岳老弟不用說客氣話了！咱們隨便坐，酒菜快涼了呢！」

× × ×

午後，岳少俊，竺秋蘭別過宋老爺子，出了天華山莊，宋文俊一直送到渡頭，才珍重道別。

趕到武進，已是上燈的時候，兩人就在大街上找了一家酒館，吃過晚餐，到高陞老店落脚，要了兩間上房。

各自盥洗完畢，竺秋蘭悄悄推門走入，低聲說道：「岳大哥，好像有人盯上我們了呢！」

岳少俊道：「妳發現了什麼人？」

竺秋蘭道：「我只是有這樣的感覺，好像有一雙眼睛，從渡頭起，一直盯着我們，方才在麵館裏，也有人在我後面，一直盯着我……」

岳少俊道：「這是妳疑心生暗鬼，茶樓，酒店，原是公共場所，走進一個年輕姑娘，食客們自然會多看上一眼。我們最近遇上了一連串的事故，才使妳心理上產生了杯弓蛇影，好像有人在暗暗跟踪着我們了。」

他看竺秋蘭依然有些懷疑神色，不覺笑了笑，寬慰着道：「其實我們大陣仗都見識過了，就算暗中有人跟踪着，又有何懼？」

竺秋蘭掠掠鬢髮，嫣然笑道：「是啊，咱們又怕過誰來了？」

她這一笑，一天雲霧，就全開朗了，接着輕哦一聲問道：「岳大哥，現在我們要上那裏去呢？」

岳少俊道：「揚州。」

竺秋蘭眨着一雙清澈的眼睛，問道：「到揚州去做什麼呢？」

岳少俊道：「是宋老爺子要送一件東西給惲夫人。」

竺秋蘭道：「一定是一件很重要的東西，我想起來了，宋老爺子說過，有事相託，後來你跟他到書房裏去，就是為了這件事吧？」

岳少俊點點頭，從懷中取出玉珮，把當時情形，大概說了一遍，但沒提到「貞姑劍」。

竺秋蘭道：「聽起來，好像很神秘，一方玉珮要你必須親自送交惲夫人……」

忽然「咭」的輕笑一聲，抿抿嘴道：「我知道了！」

岳少俊道：「你知道什麼？」

竺秋蘭說道：「宋老爺子因你有恩於他，他三次削斷了你的軟劍，心裏過意不去……」

岳少俊道：「這和送一方玉珮，有什麼關係？」

竺秋蘭說道：「自然有關係了，宋老爺子看你人品武功，都很不錯，所以，所以……」

她故意說了兩個「所以」，就沒有往下說。

岳少俊道：「所以什麼呢？」

竺秋蘭粉臉一紅，抿嘴笑道：「所以他要你送一方玉珮給惲夫人，也許這是他們兄妹早就約好了的暗記……」

岳少俊道：「這會是什麼暗記？」

竺秋蘭道：「你再仔細想想，就會想得出來。」

岳少俊聽得一怔，搖頭道：「我想不出來。」

竺秋蘭輕嗔道：「你呀，還和我裝糊塗！」

岳少俊一頭霧水，怔怔的道：「我眞的想不出來。」

竺秋蘭望着他，目含幽怨，說道：「好，我告訴你吧，宋老爺子看上了你，才要你去見見惲夫人的。」

岳少俊這回聽出來了，俊臉不禁一熱，說道：「蘭妹，妳想到那裏去了。」

竺秋蘭抿抿嘴，笑道：「難道我說的不對麼？只要惲夫人也看中了，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

岳少俊沒待她說下去，急道：「蘭妹，妳……」

伸手才抓住了她的纖手，把她拉了過來。

竺秋蘭心頭一慌，嬌聲道：「岳大哥，你……」

岳少俊拉着她一雙纖手，輕聲道：「蘭妹，我心裏只有妳一個……」

竺秋蘭輕喂一聲，緩緩偎入他懷裏，低垂粉頸，幽幽的道：「其實惲姐姐人很不錯，她對你更是一片情深，我看得出來的……」

她還要說下去，但兩片櫻唇，被另外兩片灼熱的嘴唇，給堵住了。

她只輕嗯了一聲，就沒再作聲。

房中忽然間沉默下來，也不知過了多少時間，她才輕輕把他推開，說道：「時

間不早啦，你該休息了！」一溜烟的逃了出去。

翌日一早，他們雙雙上路，從鎭江渡江，就是瓜州。

這是他們第一次相逢的地方，舊地重遊，自然值得一對戀人的留戀！

瓜州小街上，依然行人來往十分熱鬧，，那家小酒館却易了主人。

岳少俊、竺秋蘭兩人跨入酒館，裏首牆壁上貼着的「黑虎玄壇」財神爺的神像，也已不見，換了張大紅紙寫的價目單。

兩人找了一張空桌坐下，叫了兩碗麵，看看其他食客，差不多全是過路的商客，也就沒有多說，吃完麵，付帳出門。

剛走到街梢，竺秋蘭口中忽然「咦」了一聲，不覺停下步來。

岳少俊急忙回頭問道：「蘭妹，妳怎麼啦？」

竺秋蘭壓低聲音說道：「這裏有娘留下的記號。」

岳少俊道：「令堂留下的記號？怎麼說？」

竺秋蘭道：「這是找我的暗記，要我速去相見！」

岳少俊道：「令堂現在什麼地方？」

竺秋蘭說道：「暗記只是一種指示方向的記號，又不是文字，那會說得很詳細的？」

岳少俊道：「那麼暗記指示妳朝什麼方向去呢？」

竺秋蘭道：「這暗記指示的方向，只是要我往前趕去。」

岳少俊道：「那我們快走。」

兩人出了瓜州，竺秋蘭一路留神着路旁的大樹，和草叢間的石頭，果然又發現了兩處暗記，依然指示她循着大路前行。

竺秋蘭輕咦一聲道：「看娘一路留下的記號，她老人家好像也在揚州了，岳大哥，不用看了，快些走吧！」

× × ×

提起揚州，就會使人不期而然的想起：「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的名句來了。

自從隋煬帝建立行都，揚州就一直是繁華名邑。

尤其因爲地當南北交通要道，兩淮鹽運的中心，不少富商大賈，都住在這裏，富麗繁華，在當時可說是首屈一指。

岳少俊、竺秋蘭趕到揚州，還沒有入城。

岳少俊、竺秋蘭就在城脚下發現了娘的記號，脚下一停，低低的道：「岳大哥，娘留的記號是指向仙女廟去的，你先進城去，我到仙女廟找娘去，城裏東橫街有一家叫小江南的客店，你在那裏落脚，我會找你去的。」

岳少俊道：「妳不和我一起到惲府去麼？」

竺秋蘭道：「你也不想想，宋老爺子把你叫到書房裏去，才交給你這方玉珮，還要你務必親自送交惲夫人，其中必有緣故……」

岳少俊臉上一紅，說道：「蘭妹，妳又想到那裏去了。」

竺秋蘭正容道：「岳大哥，我昨天原只是和你說着玩的，你想宋老爺子鄭重其事，在書房裏交給你這方玉珮，絕非尋常。我和你一起去，也許會使惲夫人有什麼忌諱之處，所以還是你一個人去的好，我正好趁這段時間，找我娘去，不論誰先回來，在小江南客店裏等好了。」

岳少俊想想她說的也是有理，這就點頭道：「那就這樣辦吧，我會在客店裏等妳的。」

竺秋蘭嫣然一笑道：「我如果回來得早，我也會在那裏等你。」

說罷，轉身朝東行去。

岳少俊入城之後，先找到東橫街，老遠就看到小江南招商客店，這時還不到午牌時光，客店前面進出的人不多，伙計們也沒在門前招呼。

岳少俊踏進門，一名伙計就迎了過來，含笑問道：「公子爺，是找人還是住店呢？」

岳少俊道：「住店，你們可有清靜上房？」

伙計道：「有，有，公子爺請隨小的來。」

說罷，引着岳少俊直入後進，經過一座小天井，一排七間樓房，曲檻相通，果然十分清靜。

岳少俊要了東首兩間廂房，並說還有女眷隨後要來。

伙計唯唯應「是」，送茶送水，十分殷勤。

岳少俊洗了把臉，就交代伙計，自己要出去一趟，待回妹子來了，就要她在房中等候。

伙計連聲應是，陪笑道：「公子爺放心，小姐來了，小的自會招呼。」

岳少俊又道：「伙計，我們要向你打聽一個人，不知你知不知道！」

伙計說道：「公子爺要打聽的是什麼人？」

岳少俊道：「人稱淮揚大俠的……」

他話還沒說完，伙計連忙陪笑道：「公子爺說的是惲老爺子，我們揚州數一數二的大人物，揚州城裏，那個不知，那個不曉，公子爺是惲老爺子的……」

岳少俊道：「我有事要去惲府，不知如何走法？」

伙計道：「惲老爺子的府第，在南城吉祥坊，公子爺只要到了吉祥坊，，就可看到兩扇黑漆銅釘的大門，門樓上寫着『歸雲莊』的就是，問都不用問。」

岳少俊說了聲：「多謝。」

就出了店門，一路往南城行去。

一路上但見商肆櫛比，門面寬敞，街道上行人車馬，往來絡繹，揚州城果然景象繁華，商業鼎盛，一片昇平！

找到吉祥坊，這裏已是一片住宅區了，走沒多遠，果見一座高大的門樓，門前還蹲着一對石獅子。

石階上兩扇黑漆大門釘着金光閃閃的銅釘，門額上是用清水方磚鐫刻的「歸雲莊」三個大字。

岳少俊略爲整了整衣衫，就走上前去，輕輕扣了兩下門環。

過沒多久，兩扇大門啓處，走出一個老蒼頭來，朝岳少俊打量了一眼，問道：相公找誰。」

岳少俊抱了抱拳，說道：「在下岳少

俊，是求見惲老爺子來的。」

那老蒼頭道：「岳相公來的不巧，我老爺出門去了，還沒回來。」

岳少俊道：「既然惲老爺子子還沒回來，在下想見見你家小姐，煩請老管家代我通報一聲。」

那老蒼頭聽岳少俊說要見小姐，不覺多看了他一眼，說道：「我家小姐上武進去了，還沒回來。」

這下，岳少俊不覺有氣，冷笑一聲道：「老管家這是不肯給我進去通報了。」

老蒼頭道：「相公要見我家小姐，但我家小姐不在家，你要我如何給你進去通報。」

岳少俊道：「在下就是從武進來的，你家小姐五日前已經回來，老管家怎說她尚未回家呢？」

老蒼頭驚奇的道：「岳相公是說我家小姐五日前已經回來了。」

岳少俊道：「不錯。」

老蒼頭道：「這就奇了，我家小姐眞的還不回來！」

岳少俊道：「老管家，那就麻煩你稟報老夫人一聲，就說岳某求見。」

老蒼頭道：「岳相公，你剛才說是從武進來的。」

岳少俊道：「不錯，在下是從天華山莊來的。」

老蒼頭聽說從天華山莊來，不覺改容道：「岳相公原來是天華山莊來的，快請裏面坐。」

說罷，連連肅容。

岳少俊跨入大門，老蒼頭闔上大門，在前引路，折入二門右廊，把岳少俊延入右廂客室，說道：「岳相公請稍待，容小老兒稟過老夫人，再來相請。」

岳少俊道：「老管家請便。」

老蒼頭隨即退去，過了約莫一刻功夫，老蒼頭去而復返，拱拱手道：「老夫人請岳相公至後堂相見，岳相公請隨小老兒來。」

岳少俊站起身，隨着老蒼頭穿行長廊，進入後堂。

老蒼頭在階下站定，躬身說道：「回老夫人，岳相公來了。」

只見一名青衣少女站在階上，嬌聲道：「老夫人有請岳相公。」

岳少俊舉步跨上三級石階，青衣少女早已掀起湘簾，輕啓櫻唇，說道：「岳相公請。」

岳少俊舉步走入，只見堂上左首一張雕花椅子上，坐着一個藍布衫裙的老婦人，看去年約五旬開外，臉色白淨，貌相極爲慈祥，雙目神光湛然，頗有幾分和惲慧君相似之處，心知即是惲夫人了。

在她身後，垂手侍立一名青衣使女。

岳少俊急忙趨上兩步，作了個長揖，說道：「在下岳少俊，見過夫人。」

惲夫人打從岳少俊進入後堂，就已上下打量着他，這時略一欠身，抬手道：「岳相公請坐。」

她抬手之間，自有一種雍容氣度，有其母，必有其女，無怪惲慧君舉止端嫺，也有乃母的氣質。

岳少俊退後一步，拱手道：「在下謝坐。」然後在下首一張椅子上坐下。

惲夫人看他人品俊逸，彬彬有禮，心中也暗暗讚許。

這時那掀簾的青衣少女一手托着漆盤，送上一盞香茗，放到几上，輕聲道：「岳相公請用茶。」

岳少俊連忙含笑說道：「多謝姑娘，有勞。」

那青衣使女粉臉微紅，說道：「不用謝。」

匆匆退去。

惲夫人問道：「岳相公是從天華山莊來的？」

岳少俊道：「是的。」

惲夫人道：「那是我大哥要你來找拙夫的了？」

岳少俊道：「是的，在下受宋老爺子之託，求見夫人而來！」

惲夫人說道：「老身方才聽惲義老蒼頭說，小女五日前已從武進回來，此話當眞？」

她不問岳少俊到揚州來作甚？先問女兒之事，這也是人之常情，做娘的誰不牽掛自己女兒？

岳少俊道：「是的，惲小姐返回揚州，如今算來已有五日了。」

惲夫人聽得心頭大急，雙眉微蹙，望着岳少俊，問道：「岳相公和小女是相識的麼？」

岳少俊給她問得臉一紅，微顯侷促，應了聲：「是的。」

惲夫人看在眼裏，心中暗道：「這孩子倒挺老實的。」

惲夫人一面問道：「岳相公，你可否說得清楚一點，小女是幾時動身回揚州來的！」

岳少俊想了一想，才說道：「那是六天之前，在下和宋文俊兄，惲小姐等人，在戚墅堰一所巨宅中，一同探尋賊人的下落，分手之時，在下曾聽霍總管說：揚州有人來了，要文俊兄和惲小姐速即回去，第二天，也就是五天之前，在下趕去天華山莊，就沒見到惲小姐，想必已經回揚州來了。」

惲夫人道：「岳相公既和小女相識，第二天到天華山莊去，沒見到小女，沒有問他們麼？」

岳少俊一張俊臉，又爲之一紅，囁嚅說道：「在下當時……沒有問……後來發生了事故，就無暇再問了。」

惲夫人從岳少俊說話的神情，自然看得出來，這年輕人沒敢多問，是爲了害臊，敢情他暗戀着自己女兒，只不知他出身如何？

武功如何？

心中想着，忽然輕吼一聲，問道：「後來發生了事故？天華山莊發生了什麼事故？」

天華山莊發生的事故，她自然還不知道了。

岳少俊道：「因爲是有人假扮宋老爺子……」

「什麼？」

惲夫人幾乎還當自己耳朵聽錯了，急急問道：「你說有人假冒我大哥？」

岳少俊道：「是的，但後來很快就揭

穿了。」

「老身一點也不知道。」惲夫人望着他，問道：「岳相公，此事經過如何，可否爲老身說詳細一點。」

岳少俊道：「此事說來話長，要說詳細一點，就只從宋老爺子誤中散功奇毒說起……」

惲夫人聽得身軀一顫，吃驚道：「什麼，我大哥中了散功奇毒？」

「是的。」

岳少俊應了一聲，就從自己替人捎信說起，一直說到自己得到解藥，趕去天華山莊，揭穿狠山一狽索毅夫假冒宋鎮山。後來如何在秦履峯一處石窟中救出宋老爺子，簡單扼要的說了一遍，只是沒說出自己求見宋鎮山之事。

惲夫人聽得神色屢變，直等岳少俊把話說完，才吁了口氣，說道：「這帮賊人，究竟是何來歷，胆敢如此胡作非為，竟然找到我大哥頭上去了……」

她從大哥被賊人假冒，突然聯想到自己女兒離開天華山莊已有五日，那時正是天華山莊出事的那一天。

心念這一動，不由神色大變，急急說道：「小女至今未回，不要也出了事……唉，拙夫也眞是的，出門多日，怎麼還不回來……」

她這是自己在說，岳少俊不好回答。

惲夫人心頭好像有了什麼預兆，攢攢眉，接着道：「我大哥奉託岳相公來，不知有什麼事麼？」

岳少俊道：「在下奉宋老爺子之命，是替令媛送一柄劍來的！」

惲夫人奇道：「是替小女送一柄劍來的？」

「是的。」

岳少俊身邊解下「吸金劍」，雙手奉上，說道：「這柄劍，是惲小姐在眞州無意中得來的，據說此劍是南宋晏孝廣的女兒晏貞姑之物，能够吸取對方兵刄，所以又叫吸金劍，晏氏父女抵抗金兵，壯烈成仁，此劍沉入揚子橋下，直到最近才被人無意中撈起，消息很快就傳遍江湖，目前正有不少人在找尋此劍，宋老爺子怕惲小姐返回揚州，途中會引起歹人覬覦，故而要小姐把此劍留在天華山莊，經宋老爺子略予改裝，特地要在下送來。」

惲夫人越聽越急，女兒五天尙未返家，準是消息外洩，和這柄劍有關了。

一念及此，不覺「哦」了一聲，好似想起了什麼，急急問道：「岳相公方才你說六天前你們搜索一處巨宅，聽霍總管說揚州有人趕去天華山莊，第三天你上天華山莊去，就沒見到小女，她回揚州來了，這是說，咱們這裏有人去接小女的了？」

岳少俊道：「是的，在下確曾聽霍總管這麼說，但是不是有人去接惲小姐，在下就不知道了。」

惲夫人道：「咱但這裏根本沒派人去呀！」

說到這裏，急忙叫道：「小燕，快去叫惲義進來。」

簾外一名青衣使女「唷」了一聲，蓮步細碎往外行去。

不多一回，只聽簾外响起小燕的聲音說道：「回老夫人，惲義來了。」

惲夫人道：「快叫他進來。」

湘簾掀處，老蒼頭急步走入躬身道：「老夫人呼喚老奴，不知有何使喚？」

惲夫人問道：「咱們莊上，這幾天可有人到武進去麼？」

惲義道：「沒有，老夫人沒派誰到武進，誰會上武進去？」

惲夫人道：「但六天前，明明有人上天華山莊去了，霍總管總不會認錯咱們莊上的人吧。」

「六天前……」

惲義想了想，才道：「咱們莊上的人都在，一個也不少，只有修剪後園花草的王四，八天前請了假，是他娘病了，還跟帳房支了一個月薪，至今沒有回來。」

惲夫人臉色微變，問道：「霍總管認識他麼？」

惲義道：「老夫人忘了，去年霍總管到咱們這裏來，見過王四，還誇獎他手藝不錯，結果帶了幾盆蟹爪蘭回去呢！」

惲夫人唔了一聲，問道：「你記不記得王四是誰介紹來的？」

惲義道：「好像是老爺子在仙女廟帶回來的。」

惲夫人問道：「他到咱們這裏有幾年了？」

惲義道：「快兩年了，是去年春季來的！」

惲夫人哼道：「一定是他。」

惲義道：「老夫人！」

惲夫人一揮手道：「你先出去，這裏沒你的事了。」

惲義躬身道：「老奴告退。」

轉身退了出去。

惲夫人雙眉不展，看了岳少俊一眼，說道：「這麼說，果然有人覬覦小女的吸金劍，可能是路上出了岔子……」

岳少俊突然問道：「請問夫人，不知惲老爺子出去有幾天了？」

惲夫人聽他問得有些突兀，微微一怔道：「拙夫出門也快有一個半月了，唉，這些年來，他平時很少出門，就是出去，也沒有躭擱得這麼久的，哦，岳相公問起拙夫，不知有什麼事嗎？」

岳少俊道：「一個月前，在下曾在瓜州見過惲老爺子，那就一直沒有回來過了，難道……」

惲夫人聽出他話中好像有事，不覺目光一注，問道：「岳相公有什麼話，但說無妨。」

岳少俊想了想，才道：「夫人方才不是聽在下說過，在下受歹人利用，捎了一封毒函給宋老爺子麼？」

惲夫人似是急於聽他說出下文，故而只「唔」了一聲。

岳少俊續道：「那封毒函上，寫的就是要惲小姐以吸金劍去換惲老爺子。」

「什麼？」惲夫人身軀猛然一震，失聲道：「那毒函上要小女以吸金劍去換她的爹，這麼說來，拙夫已經落到歹徒手中了？」

岳少俊道：「當時宋老爺子的解釋，以爲歹徒要對宋老爺子下毒，信上總得誇張其詞，使宋老爺子大吃一驚，藉以分散他的注意，故而並不深信……」

惲夫人道：「賊黨連大哥都能神不知

，鬼不覺的刦持出天華山莊，以假易眞，拙夫自然也會中他們的圈套了。」

他心頭雖亂，但分析事理，依然有條不紊。

岳少俊道：「夫人說得是，當時誰也不會相信以惲老爺子的威名，自然不可能會發生事故，但惲老爺子一直沒有回府，而且貴府並沒派人上天華山莊，但霍總管明明說揚州有人急促趕來，如今惲小姐又沒有回來，凡此種種，細想起來，就不無可疑。」

惲夫人平日是沉着的人，但丈夫、女兒都沒回來，證明天華山莊都有人臥底，就會出事，一時之間，急得幾乎迸出淚來，說道：「他們父女一定出了漏子，這叫老身如何是好！」

突然「哦」了一聲問道：「岳相公，你說在瓜州見到拙夫，他和誰在一起。」

岳少俊道：「沒和人在一起，惲老爺子好像也是爲了吸金劍趕到瓜州去的。」

惲夫人奇道：「這就奇了，他臨走之時，怎麼沒和老身提起過此事呢？哦，岳相公看到拙夫之時，他有何行動？」

岳少俊道：「惲老爺子是爲了吸金劍是神物利器，不容落入黑道妖邪之手，才出面的……」

當下就把自己在瓜州麵館所遇見之事，大略說了一遍。惲夫人道：「黑虎神趙光斗，還不是拙夫的對手，但他們人多手衆，拙夫雙拳難敵四手……」

話聲未落，只聽簾外响起小燕的聲音說道：「稟老夫人，小翠回來了。」

小翠，正是惲慧君的貼身使女！

惲慧君失踪，她當然也跟着失踪，如今她回來了？這豈不是好消息？

惲夫人急忙地說道：「快叫她進來，快……」

湘簾一動，小翠一條嬌小的人影，一下閃了進來，奔到惲夫人面前，撲的跪到地上，嗚咽的道：「老夫人不好了，小姐她……」

惲夫人心驚肉跳的急着問道：「小翠，快說，小姐怎麼了？」

小翠道：「小姐和小婢都被賊人刦持，賊强盜今天把小婢送回來，是要小婢送信來的！」

惲夫人心頭總算放下一塊石頭，賊人把小翠放回來送信，那是擄人勒索，慧君當然不會有危險了。

這就和聲道：「小翠，妳站起來，慢慢的說。」

小翠應了一聲「是」，站起身，這才發現下首椅上坐着岳少俊，臉上不禁閃過一絲喜色，急忙躬身道：「岳相公幾時來的？」

岳少俊還禮道：「小翠姑娘，妳家小姐，是被什麼人刦持去的，現在那裏？」

小翠道：「不知道，小婢一點也不知道。」

惲夫人眼看小翠和岳少俊似乎極熟，尤其岳少俊對慧君被賊所擄，也似乎頗爲關心，心中暗暗點着頭，一面說道：「小翠，妳不是和小姐在一起麼？怎會一點也不知道？」

小翠道：「小姐和小婢一起被關在一處黝黑沒有天光的地窖裏，今天他們是蒙着我的眼睛，用車子把我載出來的，一直到達城門外，才揭去黑布，要我自己一個回來。」

惲夫人聽她沒頭沒腦的說着，不覺微微攏着兩道修長的眉毛，問道：「妳們有沒有遇上老爺。」

小翠說道：「沒有，老爺救我們去了麼？」

惲夫人道：「妳先把你們如何被賊黨刦持的經過，說給我聽聽，要說得詳細一些。」

小翠答應一聲，說道：「那天王四急促趕到天華山莊，說是奉老爺子之命，去接小姐的……」

惲夫人怒哼一聲道：「果然是他。」

小翠道：「我們在鎭江下了渡頭，不久就什麼都不知道了……」

惲夫人道：「那一定是賊人在妳們茶水裏做了手脚，這該死的東西！」

小翠道：「等我們醒來，就被他們關在一處不見天日的地窟裏，直到今天，賊强盜說，可以先放小婢回來，他們就用黑布蒙着小婢眼睛，上了車，足足馳行了大半天，才把小婢放下車，小婢揭開蒙眼黑布，已經到了東門外，才趕回來的。」

惲夫人道：「妳說他們放妳回來，是要妳捎信回來的？」

小翠道：「那是王四說的，要小婢回來，稟告老夫人，他們要的是吸金劍，絕不會爲難小姐，請老夫人只管放心，但要我們拿劍去換人。」

惲夫人道：「拿劍去換人，他們有沒有說如何換法？到那裏去換？」

小翠道：「王四說了，明晚初更，要小婢帶了劍去，到雷塘舊院，等他們看過寶劍，就可釋放小姐。」

惲夫人氣憤的道：「他們胆子不小，居然敢擄人勒索，我倒要去看看，他們究竟是些什麼東西。」

小翠吃驚的道：「老夫人，妳可不能去。」

惲夫人道：「爲什麼？」

小翠道：「小姐在他們手裏，投鼠忌器，萬一……萬一……」

岳少俊道：「夫人如果信得過在下，明晚由在下陪同小翠姑娘同去，不知夫人意下如何？」

惲夫人看了她一眼，說道：「岳相公遠來，此事怎好相煩？」

岳少俊道：「夫人言重，匪徒胆大妄爲，竟敢刦持惲小姐，勒索名劍，在下即使和夫人小姐素未謀面，遇上了也不能袖手，何況在下受宋老爺子重託，替惲小姐送劍來的。吸金劍神物利器豈能讓它落入此輩黑道賊徒之手，而且在下和惲小姐還有數面之緣，自然更無坐視不救之理？」

惲夫人看他說得慷慨激昂，英氣勃發，心中暗道：「這年輕人，一身所學，看來不弱，不然，大哥也不會託他護送吸金劍到揚州來了。」

小翠道：「是啊，老夫人，岳相公是小姐的朋友，小姐本來就約他到咱們揚州來玩的呢！」

她這一說，惲夫人有點明白了，大哥要他送劍來，莫非是有意安排的了。

（未完・十九）

奇俠司馬洛故事

驚天毒連環

馮嘉·文　可飛·圖



探查洞山　巧遇土人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司馬洛認識了關莉，她是一名女間諜，派出小芬去做餌，利用她的美色引誘職業恐怖份子「刀魔」林傑上鈎，他派二名手下將小芬擄走，關莉和司馬洛，還有她的助手靈猴跟踪他們來到住處，三人先將屋外的敵人消滅掉？再入屋內時，見林傑持刀將小芬殺害，司馬洛雖然開槍將他持刀的手轟傷，但來不及救小芬，只把他捉住，關莉追查他的師父「飛彈」史比高的下落，知道他的師父匿藏在哥馬拉山，擄刦激光專家利炳炎博士。司馬洛才知道關莉的目的是拯救利博士，而不是尋仇報復，關莉也利用這一點將林傑等人全部殺死，使對方認爲是仇殺……

司馬洛不由得笑起來：「好吧，早餐！」靈猴講話有時也很技巧，他這樣一講，就使司馬洛覺得由他做早餐也不算太委屈了，反正是做過廚師。

．早餐十分鐘就來了，第十二分鐘，司馬洛就皺起眉頭：「靈猴，你有沒有在藥房做過？」

「有什麼不對呢？」靈猴問。

「這樣你也許可以弄點胃藥來，」司馬洛說：「這叫做早餐嗎？你是怎樣做廚師的？」

靈猴格格地笑起來：「這就是爲什麼我做得不長久，許多顧客都是這樣說。」

司馬洛苦笑着把那些早餐吃完了，靈猴替他把餐具都收去了，然後說：「在這裏等是很悶的，什麼都沒有，連風景也不好。」

「你明白就好了，」司馬洛說：「希望你不會提議我們到外面跑步作消遣。」

「跑步是有益健康的，」靈猴說：「不過並不是！」他的手在後袋裏一摸，就摸出來了一副紙牌，熟練而迅速地洗了兩遍，洗時的花樣很好看。他說：「我們來賭一下如何？」

「你也在賭場裏做過事？」司馬洛問道。

「這一點！」靈猴說：「即使是眞的，我亦不會承認的，我們來賭對手撲克如何？」

「這也無所謂，」司馬洛說：「玩多大呢？」

「你有多少錢呢？」靈猴問。

「我有支票簿！」司馬洛說。

「那就行了，」靈猴一面說着，從一隻櫃子裏找出一盒籌碼，「沒有所謂賭多大，撲克這玩意，是越賭越大的，難道你不知道嗎？」

司馬洛是知道的。

他這個人，賭亦是他最擅長的玩意之一，而他知道，一個好的賭徒，應該做到的第一個秘訣就是不露鋒芒，不自誇自己的本領如何了得，不會在未清楚對方的實力之前就先去教對方什麼。

靈猴似乎在未開始之前就已經犯了很多錯誤，譬如他那幾下洗牌的動作，雖然好看，却不算實用，祇是會使人對他提高戒心而已。

司馬洛說：「撲克這個玩意，我是喜歡賭，但是賭而不精，不過，用來打發時間，倒也是不錯的！」

「哈哈！」靈猴吃吃笑着？「你這一下打發時間，是會很貴的！」

「他分發了籌碼，對賭起來。其實，賭撲克，兩個人單對單是最難的，眞要靠技術，運氣佔的成份不太大，不是你贏就是我贏，不能拉其他的人去陪葬。

運氣稍爲欠佳的時候，你可以避風頭而不跟，對方即使拿到了很好的牌也沒有用，贏不到你的錢的。

司馬洛一直就如此。靈猴的運氣似乎特別好，但每當他拿到好牌時司馬洛都看穿了，就輕輕避過。司馬洛偶然拿到好牌

的時候就盡量打大，也有時根本沒有好的底牌而打大，偷鷄。

總之，當靈猴能夠看準形勢，和有把握掌握着的時候，司馬洛就避開了，到了他看不準時，司馬洛就打大，或者偷鷄，靈猴去冲了幾次咖啡來，但喝得最多的則還是他自己。

後來，在三個鐘頭之後，靈猴的籌碼已輸光了。

靈猴既然輸光了，心情當然就不大好，他負氣地把牌一攤，說道：「唉，我不賭了！」

司馬洛微笑：「你的技術實在太差了，靈猴！」

「運氣不好罷了。」靈猴說。

「不是運氣不好，而是技術不好，」司馬洛說：「而且不是正當的技術不好，而且做手脚方面的技術不好。你會在發牌的時候做手脚，然而又不是全部時間都做得到，你做了手脚的時候，知道我手上有什麼牌，你就出大錢，我不跟，你得不到什麼，但是你做不到手脚的一次，不知道我手上有什麼牌時，就由我主動，而由於你不知道我有什麼牌，你就祇用正當的技術來打。但你的正當技術太差，一打起正路時，你就一定輸給我，我偷鷄時你不敢跟，然而我眞正有牌的時候，你却又跟進來了！」

「謝謝你，爲我上了一課！」靈猴苦笑着說。

「正如你所講差不多，」司馬洛說着，「這一課是很貴的，要一萬元。」

他把贏回來的籌碼向靈猴一推。

「我欠你一萬元。」靈猴說。

「什麼欠我一萬元？」司馬洛說。

「我沒有錢，也沒有支票，」靈猴說：「拿什麼來兌這籌碼呢？」

「你沒有錢，」司馬洛氣結地說：「你却還要賭，而且還要賭得大？」

靈猴格格地笑起來：「你看，這就是我一個佔優的地方，而你沒有看出來的，我沒有錢，所以我是必贏的，輸了，我用不着拿錢出來，你又不能把我殺掉，贏了，我就拿之可也，我贏了，你當然不能夠問我有沒有錢！」

「呃！」司馬洛把籌碼一推，「算了，我上了你的當！」

靈猴哈哈笑起來，收拾那些紙牌和那些籌碼，又問道：「你要不要吃晚飯？」

「現在我不餓，」司馬洛說：「還是等晚一點再決定吧，你的早餐已經是有這樣的水準了，晚餐我實在不敢想像！等關莉回來再說吧！」

「好吧，」靈猴說：「我們現在休息一下！」

司馬洛站起來，走到窗前向外望，靈猴則是在那裏吹着口哨，不慌不忙地收拾着東西。

後來，司馬洛轉過來對他說：「怎麼，你們這裏，連電話都沒有的嗎？」

「你需要用電話嗎？」靈猴問。

「又不是特別需要，」司馬洛說道：「否則我就不會到現在才醒起有這件事情了。」

「你要打電話給誰呢？」靈猴問。

「那是我的——」司馬洛正待發作。

這個時候，電話却響起來了，司馬洛發覺電話鈴聲原來是來自酒櫃裏。靈猴走過去打開酒櫃的其中一格的門，便從那裏面把電話取了出來。

他聽了一聽，說：「很好，等一等！」便遞給司馬洛。

司馬洛接過聽筒，他知道這當然是關莉打來的電話了，因爲除了關莉之外是沒有人會打電話到這裏來找他的。

果然那正是關莉的聲音。

關莉說：「你準備吧，天黑之前，我們就要走了！」

「但是我的行李——」司馬洛說。

「放在酒店裏那些嗎？」關莉說：「你用不着担心的，我會替你把行李拿來的，你沒有什麼特別收藏起來的東西吧？」

「沒有，」司馬洛說道：「都是放在行李的裏面，你祇要替我把行李拿來就行了！」

「好的，」關莉說：「你就先準備着吧。」

「你在開玩笑，」司馬洛說：「我有什麼可以準備的呢？連行李都沒有。假如有行李的話，還可以說叫我先收拾一下行李！」

「我祇是通知你一聲罷了，」關莉嬌嗔地說：「你發什麼脾氣呢？」

「好吧，」司馬洛說：「我們到什麼地方去呢？」

「當然是哥馬拉山的方向了。」關莉說。

她收了綫，司馬洛也放下電話，轉向靈猴，靈猴正在對他微笑，說道：「很不習慣，是嗎？」

「什麼不習慣？」司馬洛問。

「不是嗎？」靈猴說：「你是習慣了做主，發號施令的人，但是現在呢，你却變成是完全被動了！」

司馬洛嘆一口氣：「也許你是說得對的，不過有什麼辦法呢？這件事情，本來就是關莉做主的，因爲生意是她接回來的，我祇是客卿身份，我沒有理由也沒有資格替他做主，不過，不合理的地方，我則還是會提出反對的！」

「我去給你弄點咖啡吧。」靈猴說。

「謝謝你！」司馬洛說。弄咖啡，他倒是可以信任靈猴的，因爲這不需要什麼技術，即是將冲的咖啡用沸水加進去就是了，加糖加奶多少，都是由司馬洛自己決定，靈猴是不可能弄不好的。

他們呷着咖啡，司馬洛多數時間都是望着公路所在的方向，等着關莉的車子出現，沿草地馳來。

然而司馬洛却是估計錯誤了，當關莉回來的時候，她不是開車回來，而是乘飛機回來的。

首先，司馬洛聽到飛機的聲音自遠而來，吵鬧地在屋頂上掠過。

司馬洛吃了一驚，靈猴說：「那就是她了，我們走吧！」

他們走出屋前，看見那是一架紅白二色，雙引擎的小型飛機，已經遠去了，正在開始繞一個圈子，那是準備降落的。

司馬洛說：「究竟還有多少事情是我不知道的？」

「什麼不知道？」靈猴問。

「你並沒有告訴我們是要坐飛機走呀！」司馬洛說。

「我以爲關莉已經對你講過了，」靈猴說：「是你跟她講電話的，我怎麽知道你們講些什麽呢？」

司馬洛聳聳肩，也沒有什麽話好講的，似乎講什麽都講不過他們。

靈猴跑回屋中，把燈熄了，提着一隻箱子出來，又把門鎖上，此時，飛機已在暮色之中降到地面上來了。司馬洛與靈猴一起向飛機走過去。

他還以爲駕駛飛機的會是另一個人，但原來祇是關莉，似乎他們從頭到尾都是三個人合作而已，也許，假如小芬不是死去了的話，他們就會有四個人。

司馬洛與靈猴一起登上了那架飛機，靈猴坐在後面，而司馬洛則坐在關莉旁邊的位子上。

「我們馬上就走！」關莉說。

「我們要到什麽地方去呢？」司馬洛問。

「當然是哥馬拉山的方向，」關莉說：「飛機是最快速的走法！」

「唔，」司馬洛說：「你這個人做事，倒是眞快捷的，效率也很高！」

「謝謝你！」關莉說，她又把飛機開動了。

飛機在那平坦的草地調了頭，開始滑行，漸漸加速，一段路之後便升了起來，盤旋着增加高度，再繞回屋子上空時，低頭望下去，屋子已經是小如玩具了。

「這屋子，」關莉說：「當我們回來的時候，就是一個可以鬆弛和棲身的地方了！」

「假如我們可以回來的話！」靈猴格格地笑着。

「你看他這個人！」關莉沒好氣地說：「神經兮兮的，老是愛說不祥的話！」

「不要緊，」司馬洛說：「這些事情，主要還是靠我們自己的努力，亂講是影響不了什麽的！」

「你的行李，」關莉說：「我已經替你拿了，就在外面，你自己點一點看！」

司馬洛點點頭，離開座位，爬到飛機的後面去，而靈猴則爬到飛機的前面來，與他交換了位置。

司馬洛打開他的兩隻行李箱看看，他的東西是全部在裏面了。

他祇是到這裏來渡假旅遊而已，所帶的武器不多，而進行這一件任務，他認爲他是還需要多用一些武器的。

不過也算了，也許，他們實在是已經不夠時間了，而且他需要什麽，相信關莉大致也可以供應，關莉做這件重要的事情，在武器方面，一定不會沒有充份的準備的。

關莉遞給他一張地圖：「這裏是我們降落的地方！」

司馬洛接過來，打開了，看見地上有一個用筆畫上去的紅色交叉，那裏就是他們要降落的地方了。是在哥馬拉河的上游，哥馬拉河流下去才到達哥馬拉山。

「這要步行好遠一段路了。」司馬洛比較過這個交叉與哥馬拉山的距離之後說道。

「我們主要不是步行，」關莉說：「而是走水路，我們祇要在哥馬拉河上乘船沿河而下，應該沒有什麽困難，就可以到達哥馬拉山下，然後就設法混入山中！」

司馬洛研究着那張地圖，點着頭說：「唔，這也是一個不錯的主意，不過這山上的形勢——」

「還有一隻鷄皮紙袋，」關莉說：「那裏面的照片，你先研究清楚吧！」

司馬洛還以爲那鷄皮紙袋裏的厚厚一叠乃是有關史比高的資料之類，所以並沒有急於拆閱，由於在記憶中，他對史比高這個人也已經知道得不少的了，現在聽關莉這樣一講，他才把鷄皮紙袋打開來，發現裏面裝滿了的全是照片，而且，這是哥馬拉山的形勢的照片。

全是從空中拍攝的，有放大了的，也有縮小了的，有人物屋宇的部份，也有放大了的。

司馬洛在飛機艙內的燈光之下小心地翻看着那些照片。

「還是剛剛拿到的，」關莉說：「這是從高空中用望遠鏡頭拍的照片，飛機飛得高到地上的人用肉眼根本看不見，所以山上的人是不知道有這件事情的。」

「你是怎麽找到這樣一架飛機的呢？」司馬洛問。

關莉回頭瞥了他一眼，說：「你似乎忘記了，我們的莫先生是一位神通廣大的領導人，他什麽拿不到呢？這件事，我雖然說不想勞師動衆，但也還是要看情形而異的，譬如，找飛機拍照片這種事情，就非他叫人去做不行了！」

「唔，」司馬洛檢視着那些照片，沉吟着說：「拍得很不錯……照眼前所見……已經有十個武裝的守衛在山中的各處守着了。」

「是呀，」關莉說：「我早已經對你講過，這一次，史比高的身邊，可以說是好手雲集的！」

「但是沒有看到利炳炎博士。」司馬洛說。

「利炳炎是被囚的人，」關莉說：「他當然不會出現在外面，即使讓他出來散步一下，也是每天幾分鐘的事情罷了，沒有那麽湊巧，可以剛剛拍到他的。」

「假如拍得到他就——」靈猴說。

「那又如何呢？」司馬洛問，他是一個很機靈的人，靈猴這樣講了半句話就不講下去，他便立即醒覺到，他們是可能又有着一些秘密是不願意告訴他的。

「沒有什麽。」靈猴說。

「你們聽着，」司馬洛沒好氣地說：「我們現在已經到此地步，殺了許多個人，亦飛在空中了，假如你們還有些事情沒有告訴我的，我怎麽和你們合作呢？不如乾脆讓我退出好了！」

關莉怪責地瞥了靈猴一眼，靈猴則聳聳肩，似乎表示一點歉意。

關莉說：「靈猴的意思就是，假如從照片中看到利炳炎博士，那麽我們就可以肯定他確是在哥馬拉山上了！」

「你的意思是，」司馬洛難以置信地道：「你們是還沒有肯定利炳炎博士是在哥馬拉山上的？」

關莉聳聳肩：「這些事情，沒有親眼看見，誰能絕對肯定呢？我的情報來源告

訴我利炳炎博士是落在史比高的手中，但是不知道史比高帶着利炳炎博士躲在何處，我的情報來源告訴我，那個刀魔也不知道利炳炎博士的事情，但是他會知道史比高是在什麽地方，刀魔告訴了我們史比高是在哥馬拉山上，而我們現在可以從照片中看到，山上的守衛如此森嚴，他們一定是收藏着一些很重要的東西在那裏了，假如這些重要東西並不是利炳炎博士，那也無話可說。」

司馬洛沒有做聲。

關莉又說：「假如你認爲不想白走一遭的話，你是仍然可以退出的！」

「不，我不要退出，」司馬洛說：「即使利炳炎不在那裏，找到了史比高，亦是一件好事。」

「你與史比高是好朋友？」靈猴問。

「是好朋友的相反，」司馬洛說：「有一些人，我是可以像關莉殺死刀魔那樣，毫不留情地殺掉的，史比高就是其中之一。還有這些——」

司馬洛唸出那些照片附同的一張名單，這名單就是山上那些守衛的名單，凡是可以從照片中看清楚面貌的，就附有可以查到的資料。

「——這些人之中有一半，我都是可以這樣殺掉的，即使利炳炎博士不在那上面，把這些人中的渣滓來一個大掃除，亦是一件快事。」

靈猴微笑：「既然是這樣，那就沒有問題了！」

「你呢？」司馬洛問。

「我當然不會有問題。」靈猴說。

「但你是爲了錢工作的。」司馬洛說道。

「人是要有原則的，」靈猴說：「我認爲，有些事情，假如不是爲錢的話，就沒有理由會去做，我的性命總值一點錢吧？沒有錢，何必拿性命去玩呢？」

「這樣，」司馬洛說：「當你感覺到危險性太大時，你就會考慮退縮了！」

「我以後還要吃飯的，」靈猴說：「因此聲譽與性命同樣重要，假如我做了影響自己的聲譽的事情，以後沒有人聘用我，我就沒有飯吃了！」

「你相信我好不好，司馬洛？」關莉沒好氣地說：「我祇揀一兩個人帮我做事，我一定不會是揀錯人的，這些事情，你留給我來担心好了！」

司馬洛聳聳肩，說：「很好！」看看腕錶：「我們還要飛行大約兩個鐘頭，是嗎？」

「是的。」關莉說。

司馬洛在後面靜下來了，靈猴還以爲他是睡着了，但是後來回頭望望，却發現了他祇是正在凝視在研究着那些照片和資料。

司馬洛倒是很用功的，在做一件事情之前，他一定要先做足功課。

後來，靈猴又回頭去看看，仍然看見司馬洛是正在研究着那些資料，他說：「對不起，得把燈熄掉了，我們要降落！」

「很好。」司馬洛把資料放下來：「下面有人接應嗎？」

「沒有！」關莉說。

「那怎麽降落呢？」司馬洛問：「黑漆漆的，連月光都沒有！」

「需要用的東西，我們都已經帶來了！」關莉說。

靈猴此時則是再爬到後面來，打開了一隻箱子，司馬洛見那似乎是一隻電子儀器之類，他看不出這是什麽東西，亦沒有問，而此時，司馬洛就忽然有了一種輕微的後悔感，後悔他參加了這件事情。

一切都不是由他作主和控制，他很不習慣，而他又不能對關莉提出一定要由他來做主，因爲關莉也是一個相當能幹的人，一件事情由關莉做主的話，亦不見得就會做壞了的。

靈猴已經扭開了那隻儀器的掣，那隻儀器就開始發出「嘟嘟」的響聲，而在黑暗之中，那儀器中發出來的綠色燈光，也把靈猴的臉微微照亮了。

司馬洛說：「而且，照我所知，這個地方的山勢很崎嶇，相信不容易找得到一片可以讓飛機降落的平地！」

「我們是要在水上降落去！」關莉說道：「那個交叉所指的地方，乃是一座小湖。」

「哦，原來如此！」司馬洛無可不可地聳聳肩。

「看！」靈猴已經移身到窗子旁邊去，這時向下面指一指。

司馬洛也移過去，看着下面的黑暗之中有幾條燈光在閃爍着，這些燈光每一點之間相隔得很遠，不過看來又是有一個一定的安排的。

「那是替我們拍這些照片的飛機丟下去的燈，」關莉說：「這湖是飛機師替我們選定的，他們選好了之後就把燈放下去，我們這儀器一開，就會使燈亮起來，而這些燈就可以爲我們指示降落的方向！」

「呀？」司馬洛說：「現在我明白了，這果然是一個好的主意！」

「我們都是高手呀，」靈猴說：「我們的主意，當然是好主意了！」

雖然他的語意，高手是包括司馬洛在內的，然而事實擺在眼前，現在這個好主意是司馬洛沒有功勞的，司馬洛的心未免又一陣不舒服。

我們的飛機飛得相當高，雖然看不見亦是不會撞山的，但是企圖降落時，一低飛的話：就很難講了，不過現在，有了這些燈光的指引，情形就有所不同，飛機可以順着燈光所指的方向低飛，然後降落，那些燈光所指的路綫是不會有障碍物的。而他們的飛機亦是水陸兩用的，於是他們的飛機並無困難，就在那座湖面上降落了下來。

飛機停定了之後，靈猴就找出一艘橡皮艇來，丟下水中，說道：「你們留在這裏等着就行了，我到岸上去找尋紮營的地方！」

靈猴爬了出去，那艘橡皮艇是自動充氣的，祇要把掣拔去了，一隻壓縮氣筒內的空氣自動灌入艇中，氣筒內的空氣用完之後，橡皮艇亦灌好了。

靈猴就划着這橡皮艇，向湖的岸邊進發。

關莉從駕駛位爬到後面這個空位較多的部份來，挨在司馬洛的身上，說：「你看，靈猴這個人還好用吧？很聽話，又落

力！」

「他是妳的親信！」司馬洛說。

「我的親信，不也等於就是你的親信嗎？」關莉輕咬着司馬洛的耳朵說。

「他不肯服從我的命令！」司馬洛說道。

關莉一隻手伸進司馬洛的襯衣內，輕撫他的臉膛，幽幽地說：「別那麽小器吧，我們總之把事情辦好就是了，大家都是同樣的目的，想把事情辦好！」

「我不明白！」司馬洛說：「爲什麽要到岸上去找尋紮營的地方呢？反正天一亮就要起程了，這飛機上也可以讓我們過夜！」

關莉的牙齒輕咬着司馬洛的耳朵，陣陣香水留下的幽香襲入司馬洛的鼻端。她說：「祇是靈猴到岸上過夜罷了，我們兩個人睡在飛機上。」

「爲什麽？」司馬洛問。

「因爲這是我們的最後一夜，」關莉說：「我不想虛渡。」

「這不是我們的最後一夜，」司馬洛說：「我們以後是還可以見面的。」

「假如我多不能活着完成這個任務呢？」關莉說：「史比高不是一個容易對付的人，跟着他的那一羣人亦不是容易對付的，我們固然想把他們殺死，而他們亦是絕不會遲延而把我們殺掉的，這種事情，很難肯定誰輸誰贏？」

「唔，」司馬洛說：「我這個人却沒有妳那麽多愁善感，我通常祇是想着自己會贏，而很少想到自己會輸的。」

「無論如何，」關莉說：「我們得珍惜這一夜，我得到了你，但祇是一次，我希望起碼可以有兩次！」

司馬洛輕撫着她的頭髮，女人到底就是女人，不論外表怎樣硬，但是有些時候，她們總是會情不自禁，軟的一面就顯露出來了。

關莉的嘴唇在他的嘴唇上觸了一下，然後離開他的懷中，動手解開衣鈕，說：「我得洗一個澡，忙了一整天，我都還未曾有機會洗過一個澡！」

「洗一個澡？」司馬洛說：「到什麽地方去洗？」

關莉「唔」一聲笑起來：「你怎麽了？老是心不在焉的，我們的下面，不就是一座大浴缸了嗎？」

司馬洛也不由得微笑，不錯，這旣是一座淡水湖，祇要下去游一個泳，就是等於洗一個澡了。

「你來嗎？」她問着，開始把衣服褪下來。

「很好，」司馬洛說：「我們一起來吧！」

他們一起跳進了水中，他們帶來的用品之中雖然也有泳衣，但是在此時此地，却是並不需要的。

那湖水在夜間是清涼而接近冰冷的，這很好，因爲天氣是很熱的，他們都很需要洗這樣一個澡，浸進水中的確是心神一爽。

在岸上，靈猴巳經到達了，在黑暗之中，他看不見湖心的情形，而他亦並沒有去看，他只是把橡皮艇拖到了岸上，然後他也脫下衣服，亦在湖中洗一個澡，浸了一陣之後他便回到岸上去，從帶來的行囊中取出一些乾糧，吃下去了，就以那橡皮艇作床，睡下來了。

這裏是沒有人的地方，沒有人沒有野獸對他們襲擊，可以很放心。

司馬洛與關莉是在湖中逗留了相當長的時間，就像他們是正在比賽着忍受寒冷的能力似的。

後來，終於還是關莉首先忍不住，說：「好冷，我要上去了！」

「妳先上去吧！」司馬洛吃吃笑着。

「你也來嘛！」關莉嬌嗔地說。

「這當然了，」司馬洛說：「我會跟着妳來的！」

關莉向飛機游回去，司馬洛也跟着她，雖然她是領先的，他却很快追上了，而且還比她先到，就把她扶了上去。

在飛機上，她發抖着用毛巾抹着身子，說：「唉，好冷！好冷！」

司馬洛的身體好得很，未至於會發抖，他笑道：「覺得冷就不要硬着頭皮撐下去，應該回到水面上來呀，要是病倒了，怎麽辦好了！」

「我倒不會病倒！」關莉說：「不過我却需要一些溫暖，你給我的溫暖。」

她向司馬洛貼過來，司馬洛把她抱住，她便像一個孩子似的挨在他的懷中，司馬洛說：「怎麽了，惡狠狠，硬繃繃的態度都沒有了？」

因爲她一向是一個剛強的女人，不肯低頭，司馬洛一向就覺她一個最大的缺點就是缺乏溫柔。昨夜，還是認識她以來第一次她有純女性化的表現，現在就是第二次。

「因爲，我是一個女人，」關莉嬌婉地說：「而且，我們不是巳經講過了，我們應該好好享受這一夜嗎？」

司馬洛輕吻她的頸子：「就可惜這裏不太舒服！」

「但這裏的環境特殊，」關莉說：「這個地方，不是更値得紀念嗎？」

她倒是講得對的。

而她的熱情使司馬洛簡直難以置信，就像沒有明天，就像隨時要把他熔化似的。結果在最後，他也還是熔化在她的身上去。

事後，關莉就睡着了。

不過那祇是小睡，過了一會，她又從小睡中醒過來了，一隻手爬到他的臉上，輕撫他的眼皮。「怎麽，你不睡？」

「我正在想着我們這件事情。」司馬洛說。

「担心？」關莉說：「沒有什麽好担心的，到了現在這個地方，我們也不能回頭了呀！」

「我不是指這個，」司馬洛說：「我祇是在想着史比高的身邊的人，我們的名單上，有的祇是一半罷了，巳經是容易對付了，還有另一半是未知的。」

「你不是在後悔吧？」關莉問。

「我是在慶幸我參加了，」司馬洛說：「因爲，你雖然知道我所不知道的事情，知道史比高有這個叫刀魔的徒弟，但是關於史比高的其他事情，我相信我所知的遠比妳爲多。我們的名單，大概有他們的殺手的名字的一半吧，但是另一半的名單

，我可以憑這一半而唸出來，這一批人，並不是妳和靈猴兩個人有把握對付的，即使再加上一個小芬，亦是不够。」

「再加上了你呢？」關莉問。

「算是剛剛好吧。」司馬洛說。

「那麽，」關莉說：「我的碰見你，也可以算是天作之合了！」

「可以這樣講，」司馬洛說道：「憑機智，再加上運氣，也許我們是可以成功的。」

「那麽你認爲是不是應該多召援兵來呢？」關莉問。

「不必了，」司馬洛說：「正如妳所說，人太多了，就會打草驚蛇，不過，我倒想跟莫先生講兩句話！」

「你想跟他講些甚麽呢？」關莉問。

「妳不要太固執，」司馬洛嘆一口氣道：「到了這個時候，我認爲讓莫先生知道有我參加也是沒有關係的了！」

「我不是固執，」關莉說：「我們是沒有辦法與他聯絡，在這樣的荒山野嶺中，怎麽找個電話呢？」

「你是說妳沒有帶來一副可以與他聯絡的無綫電？」司馬洛問。

「沒有。」關莉說：「現在，我們與他是巳經失去了聯絡了！」

「妳瘋了，」司馬洛說：「怎麽可以這樣？」

「這樣又有甚麽不好呢？」關莉說：「我跟他講好的本來就是如此的，我替他進行這件任務，但並不是代表他，我成功了，我就把利炳炎博士帶出來交給他，我失敗了，我就死定了，不能請救兵，救兵一來，他們會先把利炳炎博士殺掉！」

「老天！」司馬洛說：「妳的性格還是這樣的！」

「拿得起放得下呀！」關莉說：「我一向都是如此的！」她又把頭枕在他的胸膛上，溫柔地輕輕吻着，「所以我會讓你得到我，因爲我担心可能不再有這個機會了！」

「這樣，」司馬洛說：「我們就更必須好好地備戰了，史比高和他的手下們，我得每一個都對你講清楚，因爲假如不清楚他的作風，就很容易碰釘！」

「唔，」關莉說：「找到你來參加這件事情，的確是幸運的事情了，這些人，我可是不很有把握對付的，很好，你講講呀！」

「這些都是身手不凡的人，」司馬洛說：「與他們硬碰，那就是很不智的事情了，所以我們就應該從他們的性格方面去着手，了解了他們的性格上的弱點，做起事來會容易得多。」

「不錯，」關莉說：「你旣然對這些人認識得相當清楚，那你告訴我吧。」

於是司馬洛對她逐個分析了一遍，雖然，他自己亦承認他對這些人的分析，應該是祇有百分之六十準確性而巳，因爲他是沒有跟這些人交過手的，祇是他認識的人多，聽得多了，再加上其他的事實的例子，綜合判斷而巳。

在他講完了之後，關莉說：「他們的確都是有弱點的，譬如好色，貪財，好賭，虐待狂，這些都是可乘的弱點，但可惜這裏荒山野嶺，環境並不適合我們利用他們的弱點，假如，他們不會出去找女人，因爲無處去找，他們亦沒有地方好去生事打架，沒有地方去賭。」

「是的。」司馬洛說。

「不過，」關莉說：「他們有一個共同的弱點是可以利用的，那就是貪酒。」

「對了，」司馬洛說：「妳果然是很聰明的，事實上，我估計他們總有一半是醉酒的。」

「爲什麽呢？」關莉問。

「因爲他們不可能每一個人都一同睡覺，一同起床，」司馬洛說：「他們要守衛，就必須分日夜班，下班的一批人一定喝酒，他們在那裏那麽苦悶，不喝酒怎麽入睡呢？因此，史比高亦不能够禁止他們喝酒，下了班的一班人，就必然是醉得七七八八了。」

「那很好，」關莉說：「我們實在要對付的祇是一半人而巳，另外的一半是醉的。」

司馬洛沉默了下來，過了一會，關莉又說：「你還有一件事情沒有告訴我！」

「什麽呢？」司馬洛問。

「你與利炳炎博士之間的關係。」關莉說。

「我與他之間並沒有什麽特殊的關係，」司馬洛說：「你也不要忘記，是妳找我加入這件事情，而不是我邀你的，我爲什麽需要瞞妳的？」

「我的意思是，」關莉說：「你是認識他的！」

「是的，」司馬洛說：「我跟他見過面。」

「我猜他也記得你，知道你是什麽人。」關莉說。

「是的，」司馬洛說：「我並沒有否認這一點！」

「這個對我們是有帮助的，」關莉說：「他認得你，當他見到你時，他馬上就肯跟你走，他不認識我，見到我時未必有信心。」

「這其實也不很重要，」司馬洛說道：「他是被捉進去的，我們把他救回來罷了。」

「他對你有信心，當然是順利一些的。」關莉說。

「這倒是眞的，」司馬洛說。

「我們睡吧，」關莉說：「明天早上，我們再三個人一起研究一下詳細的行動計劃，以及讓你看看我們是帶來了一些什麽武器！」

第二天黃昏時份，他們三個人巳經相當接近哥馬拉山，他們是到達了一座詭異的岩洞的前面。

他們是乘橡皮艇離開那座湖，沿河而下，水流得相當急，因此他們的速度也不慢，倒有點像是開車似的。現在，河巳到了盡頭，就是灌入這座詭異的岩洞裏，他們就登岸，在岸邊停下來了。

司馬洛張開地圖研究着。

「這河是在這裏進入地底，就斷了。」靈猴指着地圖說：「但是在這裏，河又開始了，很明顯，這條河是從這裏進去，而經過哥馬拉山的底下，再從這邊流出來的，其實是同一條河，不過有一截是在地底，通過哥馬拉山的地下罷了。」

司馬洛沒有出聲，靈猴又說：「這在地底的一段，一定有一些山洞可以鑽出來的，如此我們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覺從哥馬拉山中鑽出來了。」

「你很樂觀，」司馬洛說：「但是不很有說服力。」

靈猴向上面一指，說：「你看，這些洞是四通八達的呀！」

司馬洛也可以看到，在那黑暗的洞內，有好幾個地方有光綫射下來，那就是因爲洞內有些小隧道是通到山頂上的。

「你還是太樂觀了，」司馬洛說：「假如到了中途，有一段河是完全水滿，根本沒有空氣的呢？我們這又不是潛艇，而且還有下雨的問題，假如我們在山的腹內時忽然下大雨，水漲起來……」

他搖搖頭不說下去。

他認爲這樣做的冒險性實在是太大了，這是自然的力量，不是人類可以控制的，而河水是祇向下流，不會回頭的，假如他們發覺不能前進，要再回頭的時候，就很困難了。

「我們假如不是走水路，就是要扳過山上前進，」靈猴說：「這除了很浪費時間之外，亦隨時可能碰到他們的守衛，關莉，妳認爲如何？」

「走山路當然是有其優點，」關莉說：「但是也太沒有把握了，所以，正如我所講的，我們需要這裏的朋友！」

「妳的朋友却沒有見人！」司馬洛說道。

就在這個時候，忽然「托托」二聲，有兩支箭射在他們身邊的一棵樹幹上。

三個人都馬上抓起槍來，但隨即就僵住了。

因爲他們知道這兩箭是一個警告，表示他們已被包圍了，這兩箭差不多同中樹上的一個地方，假如是眞要射他們的話，他們早已中箭了。

「來了，」靈猴說：「不過我總覺得不大有朋友的味道呢！」

「讓我來吧，」關莉說：「你們不要妄動！」

她把兩隻手高舉起來，手中的槍也舉了起來，這應該算是一個友善或者投降的表示了，槍高舉起來，暫時就不容易射人的。

有一把聲音用粗陋而生硬的英語說：「把槍都放下來！」

「聽他講吧！」關莉說。

他們都把槍放下來了，樹林中鑽出來了一個人，但却不是從聲音來自的方向出來的，這些人似乎相當神出鬼沒。

這是一個山中的土人，頭髮長而黑，穿着獸皮的衣服，手中沒有拿着武器，但威脅性反而更大，這等於說放箭的人不是他，而是還躲着的人，可能有很多，也可能隨時放射。

這就是關莉所說的「朋友」。

這個部份是住着一些土人的，但，正如靈猴所說，這人似乎來意不善。

這人走到他們的面前，小心地打量了他一遍，問道：「你們是什麼人？來這裏幹什麼？」

「我們不是敵人，」關莉說，「我們是來和你們交朋友的。」

「你們是從上游來的，」那人說：「但是上游並沒有外來人的城市！」

「我們是從天上下來的。」關莉說。

「哦？從天上下來的。」那人表示懷疑。

「飛機，」關莉也是用簡單的英語，並且加上手勢，「我們降在湖上，跟着就乘這個順流而下！」

「哦，原來是這樣，」那人說：「你們到這裏來幹什麼呢？」

「爲什麼你不先告訴我你想要什麼呢？」關莉說：「我們可以給你的，我們會給你！」

這就是司馬洛一直不做聲的原因，他知道關莉是一個交涉的好手，讓關莉來交涉一件事情，結果是一定不會太差的。

那人說：「我叫猛鷹，我是族長，我們需要一個醫生！」

「你們自己不是有醫生嗎？」關莉問道。

「你們的武器所傷的，我們不會醫治！」猛鷹說。

「我們並沒有弄傷你們什麼人呀！」靈猴說。

「不是你們，」猛鷹說：「是那邊的人！」他向哥馬拉山的方向一指。

「哦，」靈猴說：「不論你是爲了什麼與他們爭執起來，總之你是我們的朋友了！」

「我是醫生，」關莉說：「不過，我不是神醫，我不能起死回生，我祇是願意盡我所能帮助你！」

「這很好。」猛鷹說：「你們跟我來吧！」

「但是，」靈猴說：「我們帮了你，你又會不會帮我們呢？」

「別亂講！」關莉指責地對靈猴道：「我們帮人不是爲了交換什麼的，而且，我們現在亦還未曾帮到人家！」

「對不起！」靈猴聳聳肩。

但是司馬洛也知道，靈猴並不是一個嘴巴那麼魯莽的人，他祇是與關莉合作罷了，由他這樣提出交換條件，好過由關莉提出來。

猛鷹果然上當，他看着靈猴，嚴肅地說：「你們帮了我們的話，我們是一定盡我們的能力帮你們的，這是我們的規矩，我們是有恩必報，也是有仇必報。」

靈猴聳聳肩說：「我已經說過對不起了！」

「既然有人有病，」關莉說：「那我們還是快些去看看病人吧！」

於是猛鷹就領着他們走，司馬洛心裏在苦笑，關莉不是醫生，他不是醫生，靈猴亦顯然不是醫生，他們現在却去做醫生的工作。

他希望那不會是太嚴重的病，不過照情形來看，則可想而知，是有一個人中了槍。

他們不久就到達了一座山，山上很多岩洞，這裏的地質是如此，山都是多洞的，而這些人就是住在岩洞裏。

此時他們就可以見到有不少土人正在監視着他們，都是充滿了敵意的，手中拿着的弓箭似乎隨時都要射過來。

猛鷹做着手勢表示叫他們不要動武，

但是箭仍然像隨時要射過來似的。

他們進入了其中一個岩洞中，看見有一個青年土人正躺在一張獸皮的床褥上，微微動着身子，眼皮半開露出眼白，一身都是汗，他的肩上有一個傷口，敷了一些什麼樹葉之類，葉上沾着血。

司馬洛與關莉都一起上前去，他們雖然不是醫生，對這些方面的常識却總是有一點的。

關莉摸摸那人的頭，說：「正在發高燒！」

司馬洛小心地掀開葉子看看，低聲說：「中了一槍，槍彈還在裏面，正在發炎！」這是必然的，體內有外物，就會發炎和高熱。

「我們得把彈頭取出來，」關莉說：「看情形並沒有射中骨頭，這個人很強壯，相信是捱得住的。」

司馬洛苦笑，勢成騎虎，不幹也得幹了。

「別担心吧，」關莉說：「我們的藥箱裏有抗生素，正合他用！」

靈猴又在旁邊問猛鷹：「怎麼會弄成這樣的？」

關莉轉身說道：「這個後來再講也不遲。猛鷹，我們得把這人割開，你不反對嗎？」

「把他的手臂割下來？」猛鷹問。

「不是，」關莉說：「祇是——唔——假如他的手臂上中的是箭，你會怎樣做呢？」

「把箭拔出來，」猛鷹說：「必須如此，否則是會死人的，箭不能留在身體內的。」

「就是這樣，」關莉說：「他只不過中了一顆槍彈，而不是一支箭！」

「我們懂得怎樣把箭拔出來，」猛鷹說：「但是不懂得怎樣把槍彈拔出來。」

「槍彈沒有柄，不能拔，所以要割。」關莉說：「沒有人能夠保證一個受傷的人不會死，不過，我相信他生存的機會很大，你同意我割嗎？」

「我喜歡你，」猛鷹說：「妳是一個誠實的人，妳不誇大，請盡妳所能吧！」

於是，關莉與司馬洛就匆匆去準備，而這個年輕人的哭泣着的妻子亦給勸出去了。

他們也許沒有充份的資格做這件事，不過亦不算是強出頭，因爲這裏沒有別人比他們更會做這件事情了，而這個年輕人假如不救，是會死的。有時，在沒有醫院的地方，遇到了同樣的情形，即使不是醫生，亦是會這樣的。

他們用熱水和火酒消毒，用帶來的利刀割，猛鷹則負責把傷者按住。

由於槍彈祇是在肌肉裏，所以終於割了出來，他們替傷者把傷口包紮好，注射了抗生素。

工作告一段落，那年青人的妻子給他們送來了食物，猛鷹說：「你們吃飽了之後睡在這裏！」

他走出去了。

靈猴低聲說道：「一點都沒有表示感激！」

「我們的治療還沒有見效，」關莉說：「所以他仍是採取保留的態度。」

「好現實的人！」靈猴說。

「但是他也是公平的人。」司馬洛說道。

他們吃着那青年人的妻子所供應的食物，過了一會，司馬洛問靈猴：「你查出了什麼？」

「我查什麼，查出了什麼？」靈猴問道。

「你不要以爲我在這裏面工作就不知道你在外面幹什麼，」司馬洛說：「你不是在外面探頭探腦，東查西問的嗎？你問出了什麼呢？」爲什麼這個人會中了一槍呢？

「哦，」靈猴說：「這件事情，顯然就是史比高那些人幹的。他們到處去行獵，原來史比高的人——他們沒有說史比高，他們只是說哥馬拉山上住的外來人——這些外來人把他們的兩個女人搶走了，在交戰之中他們死了兩個人，這個是受了傷給抬回來的，那些人所獵取的乃是女人，便是就地取材。」

「史比高他們又傷了多少人呢？」司馬洛問。

「眞可惜，一個也沒有，」靈猴說：「他們有犀利的武器，這些人祇有弓箭，無法對抗。」

「史比高，」司馬洛說：「他與他那班人，不論到了什麼地方，都總是製造慘劇和死亡！」

「這對我們是一個好消息，」靈猴說：「我們有了現成的盟友。」

「假如我們治好了這個傷者的話。」司馬洛說。

「其實治好與否是沒有分別的，」靈猴說：「假如治好了，他們當然會很感激我們，假如治不好，他們也會很仇恨史比高那些人，還是會要向他們尋仇的，我們總之是會帮助他們尋仇。」

靈猴這倒是講得很對的，司馬洛又問：「爲什麼他們沒去復仇呢？」

「他們告訴我，」靈猴說：「猛鷹答應過他們，這個仇是一定要報的，不過要等機會，等時機成熟的時候才動手。所謂時機成熟，這祇是猛鷹的一個拖字訣，他其實是明知不敵，不想他的人去送死，他的處境是相當尷尬的，現在，我們來了，我們就給了他一個成熟的時機，所以，我告訴你，無論如何，猛鷹都是會帮助我們的。」

「不過，」司馬洛說：「我還是希望我們能救這個人一命！」

「你的心很善，」靈猴說：「這就是關莉說你的最大缺點了。」

「一個人，」司馬洛說：「做人最重要的是求心之所安！」

「但是，」靈猴說：「睡不着的往往也是那些善心的人，他們這個也看不過眼，那個也看不過眼，就是不會有一天安心的。」

「你閉上你的嘴巴，吃你的東西吧！」關莉說。

第二天早上，他們醒來的時候，發覺那個青年人也已經醒過來了，熱度亦減退了，他的毛病主要是在於傷口發炎，抗生素發揮作用，消了炎，他便醒過來了。

（未完·二）

中篇俠義傳奇故事

瀟湘客·文
可飛·圖

魔魔斷魂簫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丁志中和白鳳儀受困，石小玉即時相助，逃出險境，此刻一燈大師，止水師太等人均已來到，一燈大師更叫丁志中和白鳳儀拜湯紫烟爲師父，丁志中、白鳳儀自是萬分高興……石小玉、石中玉來到劉百城的劉莊中，石中玉責問劉百城關於伍雲的被殺，劉百城承認是他下的手，至此伍雲的被殺案眞相大白，而被誣告的捕頭李祥也被釋放……羣豪正與劉百城，尤媚娘對峙，形勢緊張，湯紫烟適時趕到，她的女兒石小玉也已利用簫音把劉莊上下人等全給制住了，而湯紫烟却對付劉百城、尤媚娘等人……

劍虹懲奸官　簫音破重圍

「……」劉百城、尤媚娘二人冷笑一聲，却沒接腔。

湯紫烟道：「我知道你們心中不服氣，現在，我不妨坦白告訴你們，除了你們這雙狗男女外……」

尤媚娘截口厲聲大喝道：「湯紫烟，妳口口聲聲，狗男女長，狗男女短的，如果妳的父母不是狗男女，怎會將妳生出來，如果妳和石中玉不是狗男女，又怎麼會有這石小玉這個小雜種！」

「有道理。」湯紫烟淡淡地一笑道：「但普天之下，無數萬的狗男女，却很少有謀殺親夫的，而像妳這樣，謀殺親夫，並毀屍滅跡，還要嫁禍他人的，更是未之前聞，所以，我罵妳『狗男女』，是太過抬舉了妳，事實上，妳連禽獸都不如的，是世間最惡毒的毒婦！」

「……」尤媚娘氣得渾身發抖，一時之間，竟然接不上話來。

「這些題外話，暫時不談，現在，言歸正傳。」湯紫烟冷然接道：「目前，劉莊的人，除了你們這對狗男女之外，還有兩個可以一戰的人……」

劉百城忍不住插口問道：「你說那是誰？」

湯紫烟道：「一個是你的總管兼狗頭軍師龐鎮西，一個是『中原雙鬼』中的『鬼秀才』任明山。」

劉百城目光一掠龐鎮西、任明山二人，道：「二位兄台，沒有受到簫音的影响嗎？」

龐鎮西、任明山二人點首同聲說道：「是的。」

劉百城道：「那很好……」

龐鎮西苦笑道：「只是，咱們力量有限，恐怕帮不了多大的忙。」

湯紫烟嬌笑道：「龐大總管不用過謙，我知道你不但是劉百城的狗頭軍師，同時也是劉莊中最具實力的第三號高手。」

龐鎮西冷笑一聲，說道：「妳的消息，眞够靈通……」

忽然，一道精虹，向着湯紫烟攔腰疾捲而來。

那是尤媚娘以馭劍術突起發難。

這毒婦，也眞够陰險、够狠毒，不聲不响地，突起發難，而且，一出手就是她的看家本領馭劍術。

但她這自信十拿九穩，石破天驚的一擊，於一聲裂帛爆响之後，被湯紫烟從容地化解掉了。這情形，不但使到尤媚娘大感意外地，爲之一楞，一旁的劉百城也是臉色爲之一變。

這時，那奇異的簫音，也戛然而止。

湯紫烟目注尤媚娘冷笑道：「毒婦，妳的馭劍術，還差得太遠哩！」

接着，又淡淡地一笑道：「馭劍術是最耗眞力的武學，擊不中之後，如果我乘機反擊，等於摧枯拉朽……」

尤媚娘冷笑一聲，道：「那妳爲何不乘機反擊？」

「我不屑打死老虎。」湯紫烟接道：「而且，我也不以馭劍術殺妳，妳儘管放心調息，我要等妳功力復元之後，以普通劍招，讓妳死得心服口服。」

儘管湯紫烟表現出光明磊落的態度，但劉百城却還是戒備着飄落尤媚娘的身邊，以防意外。

「不用管我，」尤媚娘向他投過一個奇異的眼色，道：「你還等着幹什麼？」

接着，兩人以眞氣傳音交談了幾句之後，劉百城才揚聲喝道：「龐兄，任兄，請先將那些禿驢與小雜種，給我宰掉！」

「得令！」

「石中玉，咱們也別閑着。」

話聲未了，劉百城已向忘我大師身前疾撲過去。

同時，龐鎮西，任明山二人也撲向一燈大師，丁志中等人的身前。

一燈大師等人那邊，以一燈大師，止水師太二人的武功最高，也許他們不一定是龐鎮西二人的對手。

但加上丁志中，白鳳儀，和李捕頭等人的協助，支持個百十來招，不會有問題，也不致於影响到二位官大人的安全。

因此，對於龐鎮西二人的攻勢，湯紫烟與忘我大師二人，都未加重視。

而忘我大師，更是在凝神迎接劉百城的攻勢。

不料劉百城那飛撲的身形，忽然半途一個折轉，竟然後發先至地，越過龐鎮西、任明山二人，向一燈大師等人身前疾射而來。這是非常陰險，也十分卑鄙的行動，在劉百城的想法中，以他目前的成就，一燈大師等那批人中，沒人能抵擋他這雷霆萬鈞的一擊，而一旁的湯紫烟與忘我大師，也沒法搶救。

事實上，湯紫烟，忘我大師二人，也的確是來不及搶救，但他們二人，却表現得非常鎮定，就像眼前的意外危機，和他們毫不相干似地。

倒是一燈大師，氣得白鬍子都翹了起來，也不管自己是不是他這個逆徒的敵手，仗劍飛身而起，一面喝叱道：「畜牲爾敢！」

「嗆」地一串金鐵交鳴聲過處，劉百城那凌空激射的身形，被當場逼落地面，另一道人影却凌空一個觔斗，倒飛丈外。

當然，由於有人半途截擊，一燈大師不過是徒自緊張了一場。

至於龐鎮西，任明山二人，也被那一串「嗆」然巨震的餘威，逼得中途瀉落地面……

這些，說來雖嫌繁瑣而又冗長，但實際上，由劉百城命令龐鎮西二人出手起，到目前爲止，都不過是刹那之間所發生的事。

一切靜止之後，正邪雙方的人，才看清楚，那位中途截擊劉百城的人，是石小玉。

可能是由於方才一曲簫音，消耗去她的太多的眞力，此刻，她的俏臉兒，還有一點蒼白哩！

忘我大師精目中放射着熱愛的光輝，目注愛女說道：「玉兒，妳該好好調息一下。」

石小玉抬手一掠鬢邊散亂的青絲，嬌笑道：「您把我看得太嬌貴啦！」

湯紫烟揚聲說道：「那麼，龐鎮西，任明山那兩個，交給妳！」

「得令！」石小玉的神態之間，顯得無比興奮地，問道：「娘，方才我那曲簫音，還算過得去吧？」

「唔……馬馬虎虎……」

這時，忘我大師已飄落劉百城身前，淡然一笑道：「劉大莊主，貧僧給你個便宜，自己了斷吧！」

「放屁！」劉百城怒叱一聲之後，立即揮劍搶攻，一面冷笑道：「禿驢，目前，別得意得太早，鹿死誰手，還在未定之數哩！」

忘我大師一面從容地見招拆招，一面笑道：「劉大莊主，你眞是不見棺材不掉淚……」

他口中說得輕鬆，但手底下可一點也不含糊。

其劍招的玄妙與驚險，固不必說，光是雙方劍尖上所冒出的森芒，就長達尺許，其森冷劍氣，逼得遠在五丈外的丁志中等人，也不由地連連後退，尤其是郭柏平、王槐這二位官大人，更是臉色煞白，連連打着寒噤。

另一邊，湯紫烟、尤媚娘二人，仍然在乾耗着。

湯紫烟顯得悠閑至極地，以長劍拄地，臉含微笑，凝注着對方。

尤媚娘也是以長劍拄地，却是目含怨毒地，一直在湯紫烟的週身上下掃視着。

湯紫烟淡笑着問道：「不認識我？」

「燒成灰，我也認得妳！」

「那很好！功力復元了嗎？」

「妳有耐心等，就多等一會兒吧！」

「可以，妳……還打算用馭劍術？」

「不錯，那樣比較乾脆一點。」

「好！我捨命奉陪。」

「而且，這回，我會事先通知妳。」

「多謝！可惜啊！可惜！」湯紫烟忽然一本正經嘆了一聲。

尤媚娘一楞道：「可惜什麼？」

湯紫烟漫應道：「可惜妳只吃過半個伍雲，否則，妳是有力量可以和我一較長短的。」她的語聲特別低。

尤媚娘臉色一變，道：「妳……全都知道了？」

「別緊張，」湯紫烟低聲笑道：「現

在抖出來，對妳我和兩人，都不會有影响了……」

尤媚娘一挫銀牙道：「湯紫烟，今宵，有妳無我！」

湯紫烟嬌笑道：「是的，你完全說對了……」

只聽石小玉的語聲嬌笑道：「姓龐的，聽說你是劉莊的第三號高手，怎會如此差勁！」

原來石小玉已和龐鎮西、任明山二人交上了手。

只見她長劍翻飛，招招都是硬架硬接地，將對方兩人迫得節節後退。

龐鎮西並非浪得虛名，的確是有點眞才實學，再加上有一個任明山作爲助手，而石小玉又因簫音所耗的眞力並未完全復元。

有着這些原因，所以，儘管他們兩人被逼得連連後退，却並未顯著地現出敗象來，而且還邪笑道：「別急，龐大爺的眞本事還沒使出來，待會，保證會伺候得妳舒舒服服，痛快淋漓就是……」

石小玉雖然外表已長得和成人一樣，但實在還不過是一個大娃兒，當然聽不懂龐鎮西的那些邪門話。

但湯紫烟却揚聲怒叱道：「老賊死到臨頭，還敢口齒輕薄！」

接着，沉聲喝道：「小玉，別拖時間，先宰那姓龐的老賊！」

「是！」

石小玉嬌應聲中，長劍上忽然冒出二尺有奇的𦦨芒。

龐鎮西心頭一懍之間，石小玉已嬌叱一聲：「龐老賊躺下！」

龐鎮西已自知難逃一死，但他却希望能在死前撈點本錢回來。

因此，石小玉嬌叱聲中，他不但不閃避，不招架，而且以與敵偕亡的拚命招式，幾乎是以身劍合一之勢，向石小玉飛撲，口中並冷笑道：「咱們一同躺吧……」

石小玉當然不願與對方拚命，何況，以她的身手之高，龐鎮西那同歸於盡的如意算盤也行不通。

只見石小玉嬌軀微閃，讓過對方的銳鋒，手中長劍由橫掃改爲斜撩，劍端𦦨芒劃過對方的左腰和右腰，算得上是斜肩帶背地，將龐鎮西斬爲兩段。

龐鎮西臨死的刹那間，所發出的半聲慘號，發生了連鎖性的影响。

首先是任明山，目睹同伴的慘死，心胆俱寒之間，似乎靈魂已經出竅，以致石小玉順勢一脚，踢向他的胸膛，居然連哼聲都不曾發出，就被踢飛三丈之外，立告了賬。

其次受影响的是劉百城，由於心中一驚之下，右肩已經被忘我大師的劍尖所劃傷。

這兩位頂尖兒高手的惡鬥，本來是難分軒輊的膠着狀態的，但由於劉百城右肩受傷，影响長劍的運用，實力方面，就有了顯著消失。

忘我大師得理不饒人地，節節進逼，一面沉聲喝道：「劉百城，現在是你接受報應的時候了。」

劉百城一面奮力苦撐，一面厲聲叱道：「放屁！」

緊接着，揚聲喝道：「媚娘，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咱們走！」

忘我大師笑道：「還走得了嗎？」

「老子不信邪！」

劉百城冷笑聲中，奮力一招，將對方的長劍震開，人已騰昇而起。

但忘我大師那被震開的長劍，順勢化作「玉帶圍腰」，剛好將對方的雙腿齊膝斬斷。

劉百城痛極之下，發出一聲悽厲慘號，不！也只是半聲慘號，因爲，當他那已受重傷的身形下瀉時，忘我大師長劍一揮，他的人頭也已落地。

劉百城死狀極慘，但以他逆倫犯上，殺友奪妻，以及危害江湖等種種罪行來說，也不算過份，更可說是天理昭彰，報應不爽。

這情形，使得止水師太佛號高喧，一燈大師更是搖首太息不已。

丁志中向站在一旁的李祥說道：「李捕頭，劉百城是官府要犯，請你將他的人頭，收拾起來。」

「是！」李祥恭應一聲，將劉百城的人頭拾回身邊，然後向丁志中笑道：「丁少俠，應該還有一顆要犯的人頭……」

丁志中笑道：「少不了的……」

只聽尤媚娘忽然冷笑道：「想要老娘的人頭，作夢！」

湯紫烟冷然問道：「尤媚娘，我實在想不起來，妳還有什麽好拖延的！」

尤媚娘顯得非常鎭定，劉百城的伏誅慘死，似乎對她不曾發生一些兒影响，對湯紫烟的問話，居然含笑答道：「我在等人。」

湯紫烟訝問道：「妳還另外約有帮手嗎？」

「不可以嗎？」

「當然可以。」

「如果妳不怕，咱們就再耗一段時間吧。」

「還要多久？」

「快了。」尤媚娘忽然抬手向湯紫烟的背後一指，歡呼道：「嘻，那不是來了嗎？」

任何人處在這種情況之下，都會忍不住回頭瞧瞧。

當然，湯紫烟也不會例外，而且，所有羣俠們的目光，也都順着尤媚娘所指方向瞧去。

不料尤媚娘却乘此一瞬即逝的機會，冷不防地，向湯紫烟揮劍橫掃。

尤媚娘固然够狠！够鬼！但她所遇的對手，實在太高明了。

事實上，湯紫烟雖然下意識地回頭瞧去，却並未鬆弛戒心。

因此，尤媚娘的一劍橫掃，却遭到了極強烈的反擊。

寒芒閃處，只聽「噹」地一聲，尤媚娘出人意外地化作一道精虹，並嬌笑道：「多謝順風相送！」

原來尤媚娘的所言等人固然是假，即使她那一劍橫掃，也是有着雙重作用的，那就是：能够成功的話，就將對方一劍腰斬，否則，就可以借對方劍勢的反震之力，配合着她自己提足的眞力，以馭劍術逃生。

湯紫烟固然不會讓已經煮熟了的鴨子又給飛去，當下怒叱一聲：「妖婦留下命來！」

話聲未落，人已身劍合一地，疾射而起，而且是後發先至地，超越對方的前頭，只見夜空中，兩道精虹互相一絞，立即酒落一片血雨，而尤媚娘的屍體，也砰地一聲，瀉落五丈之外。

湯紫烟美目環掃羣俠，如釋重負地，長吁一聲道：「謝天謝地，元兇伏誅，咱們又可以輕鬆一下啦……」

× × ×

是綠肥紅瘦，仲夏季節的黃昏，平日裏百耍雜陳，遊人如鯽的天橋，今兒個却特別反常，不但冷清清地，見不到一個遊人，連那形形色色的雜耍，各行各業的小販，也全都沒了影兒。

這是怎麽同事呢？

這問題，是天橋地區的居民，不，應該說是全北京城的居民，都急於須要解答的，因爲，整個北京城，都處於戒嚴狀態，九城兵馬司的官兵，幾已全部出動，挨戶搜查，自清晨到黃昏，已鬧了一整天，只是由於天橋地區份子複雜，搜查也特別嚴密而已。

可是，儘管這是一個全北京城的居民，都急於獲得解答的問題，但事實上，鬧了一整天之後，除了極少數消息特別靈通的人之外，絕大多數的居民，仍然是處在一個濃霧中。

人是好奇而又多疑的動物，越是不能解開的謎，越是非得千方百計，弄出一個所以然來不可。

像目前這情形，在沒法弄清眞相的情況之下，於是，各種捕風捉影的謠言，不脛而走，而且，以訛傳訛，形容得活靈活現，像：

某一位大官兒丟了官印啊！

某一位大官的千金小姐，月夜被飛賊刧走啦。

某一位親王要造反，暗中派出汪洋大盜，混入京城作刺客啦！

可是，誰也提不出消息來源，眞算得上是謠言紛傳，莫衷一是……

一隊全是戎裝的兵勇，以整齊的步伐，莊嚴地進入這空蕩蕩的大街，落日餘暉，將他們的影子拉得長長地，也照耀得他們業已出鞘的軍刀寒芒耀眼，令人倍增肅殺之感。

他們止於八方客棧前，這是天橋地區數一數二的豪華客棧。

戴着一副老花眼鏡，長得福福泰泰的胖掌櫃，早已在半開的大門，一臉職業性的諂笑，哈腰恭迎：「各位軍爺好！」

「好！好個屁！折騰了一整天，還沒有休息哩？」帶班的軍曹，一脚跨進大門，擧目四掃，一面問道：「有新來的客人嗎？」

「沒有。」胖掌櫃誠惶誠恐地：「軍爺辛苦了，請……請坐！」

「哪有工夫坐。」軍曹苦笑了一下：「有沒有發現甚麽可疑人物？」

「也沒有。」

「多給我注意一下，一有消息，馬上派人秘密通報。」

「是！小人理會得，軍爺，究竟是發生了——」胖掌櫃有點怯生生地，欲言又止。

「還是老問題，只是，這次特別嚴重了一點。」

「啊！是——」

「是咱們賈大人的……」軍曹忽然嚥下巳到咀邊的話，苦笑了一下道：「掌櫃的，這些事，你還是少問爲妙。」

「是是……」胖掌櫃連聲恭應，却又忍不住冒出一句：「軍爺，那匪徒抓到了沒有？」

「沒有。如果抓到了，我們還會到處瞎闖嗎！」軍曹苦笑如故地接道：「其實，你也明白，像那些能高來高去神出鬼沒的汪洋大盜，即使給我們碰上了，也只有乾瞪眼的份兒。」

「那……諸位又何必窮緊張？」

「這叫作公事呀……」

軍曹聳聳肩，苦笑着，轉身邁出大門，沉喝一聲：「弟兄們，咱們走。」

巡邏隊一走，客棧的大廳中，那些閑得無聊，也悶得發慌的旅客們中，立即傳出一陣「嗡嗡」的竊竊私語聲，但立即被另一個接踵而來的巡邏隊所打斷了。

而且，第二個巡邏隊才走，第三個巡邏隊又跟了來，一個比一個難纏。

好不容易應付過三個巡邏隊之後，胖掌櫃才如釋重負似地長吁了一聲：「看情形，這次的亂子，可實在鬧大了。」

「何以見得？」問話的是坐在櫃枱旁座位上，正在自斟自飲的一個黃衫文士。

看外表，此人最多不過三十出頭，面相清癯，滿臉書卷氣，配合着那垂胸長髯，道貌岸然中，還隱涵着一股飄逸出塵的氣概。

胖掌櫃苦笑了一下道：「小的也說不出所以然來，只是由於後來的這兩個巡邏隊來頭太大，小的才有這麽個想法。」

「方才那三個巡邏隊伍，不是同一個衙門的？」

「是的，第一個巡邏隊是九城司兵馬的，第二個巡邏隊，屬於東廠，第三個却是屬於錦衣衛。」

（筆者按：明代的九城兵馬司，相當於現代的首都衞戍司令部，東廠與錦衣衛，則是由皇帝直接指揮的特務機關。）

「啊！」黃衫文士顯得不勝駭異地道：「如此說來，想必是發生了非常嚴重的事故？」

「那是絕對錯不了的，」胖掌櫃口沫四濺地接着說：「像今天這情形，最近這三個月以來，已是第六次的……」

「這是說，每個月二次？」

「不錯，不過，以往都是九城兵馬司出面，鬧過一天半日之後，也就不了了之，像今天這樣，驚動東廠與錦衣衛，却還是第一次。」

「以往的五次都沒有公佈過案情？」

「是的，都是雷聲大，雨點小，結果不了了之。」

「民間也沒有什麽傳說？」

「傳說是難免的，就像今天一樣，不過，都是一些捕風捉影的謠言。」

「掌櫃的，你可能有所顧忌，不敢直說吧？」

「這個……」胖掌櫃一臉的尷尬相，

苦笑着，欲言又止。

「其實，紙是包不住火的，」黃衫文士捋鬚笑道：「關於以往五次疑案的眞相，對某些消息靈通的人來說已經不能算秘密了。」

「這位先生，既然早巳知道，又何苦尋小老兒的開心。」胖掌櫃苦笑着。

黃衫文士笑道：「既然不能外出，大家都悶得發慌，逗逗你這位大掌櫃，解解悶兒，不是很有意思嗎！」

「對！對！這位先生既然知道以往五次的案情，何不說出來，也好讓大家長點見識。」

這位湊熱鬧的，是一個身穿着竹布短裝，面色黝黑的中年漢子，他的座位上，還有一位着青色襖袴，青布包頭的中年婦人。

黃衫文士向那兩個人瞟了一眼，道：「當然可以，不過，在下是道聽途說而來，而且，案情還關連着官家的秘密，和某些女人的名節，所以，在下也只能說一個大概情形。」

「行！行！」那中年漢子連連點首道：「能說多少，就說多少吧！」

「好的。」黃衫文士轉向胖掌櫃笑道：「掌櫃的，既然全城戒嚴是不會有客上門的，不如關上大門，咱們說起故事來，也比較自然一點。」

「沒問題，」胖掌櫃沉聲接道：「大牛，將大門關上。」

「是……」

店小二大牛關上大門之後，黃衫文士才一口飲乾杯中的竹葉青，慢條斯理地說道：「諸位，以往五次疑案中的第一案，就發生在距這兒近在咫尺的天壇，案情是一位綺年玉貌的官家千金，被歹徒姦殺後，陳屍於天壇的祈年殿前。」

短裝漢子「啊」了一聲道：「第二個案子呢？」

黃衫文士道：「第二案與第三案的案情，也都是姦殺官家小姐，只是地點分別在她們的府邸中，而被害苦主的官位，也較第一案更高而巳。」

「那是什麽人作的案？」

「不知道，三個兇案的現場牆壁上，都留下一個特別的表記……」

「那個歹徒，可眞够大胆，天子脚下的京畿重地，連續犯下姦殺案後，居然還敢留下表記！」

「但事實上，留下表記，也等於沒留下，因爲，沒有人認識那個表記。」

「那是一個怎樣的表記呢？」

「是一枝巨型洞簫，用死者的鮮血繪成，顯得恐怖巳極。」

「由於沒人認識這表記，所以，也沒法子破案？」

「不錯。」

「那麽，第四案，第五案，是否也是姦殺案？」

「不是，第四五兩案，是有兩位尚書大人丢了官印。」

「啊！」短裝漢子聽得驚呼道：「貴爲當朝一品的尚書大人丢了官印，那還了得！」

「所以。」黃衫文士捋鬚微笑道：「事實上，東廠與錦衣衛的人員，早在第四案發生時，即巳參與緝拿匪徒工作，只是，以往是秘而不宣，直到昨宵發生第六案後，才公開活動而巳。」

「那麽。」短裝漢子接問道：「今天的第六案，又是甚麽案情呢？」

黃衫文士淡淡地一笑道：「是九城兵馬司賈大人的官印也丢了，同時，他最心愛的一位如夫人也被姦殺，而且是在九城兵馬司的官衙內。」

「這眞算得上是太歲頭上動土。」

「所以，看情形，這一次是非得破案不可了，但願他們能早點破案，不但滿朝文武官員人人自危，咱們這些老百姓，也受不了呀！」

短裝漢子輕輕一嘆道：「這個匪徒也的確是太那個了，居然在禁城中，連續作下這麽駭人聽聞的六宗大血案來。」

黃衫文士也輕嘆一聲，道：「事實上，何止六宗血案，最近這三個月來，京城內外的民間，至少發生百宗以上的姦殺案哩！」

「啊！那都是一個人作的？」

「是否是一個人所作，沒法證實，但現場留下的表記，却都是一樣的。」

「這個歹徒，可眞是喪心病狂啦！」

這插口的是坐在短裝漢子對面的青衣婦人，別瞧她巳屆中年，語音旣清且脆，有如嚦嚦鶯聲，悅耳巳極。

黃衫文士向她深深盯了一眼，才接着說：「由於官府禁止宣揚，所以，一般人都只知道官府中發生了六宗巨案，而對於民間的百多條人命，却很少人知道了。」

短裝漢子笑問道：「像這麽秘密的消息，閣下又是怎樣獲得的？」

黃衫文士漫應道：「因爲，區區有一個內弟，在九城兵馬司供職。」

「哦！那就怪不得啦！」

忽然，一個冰冷的語聲，發自他的背後：「只怕不是這麽回事吧！」

黃衫文士顯得非常鎭靜，頭也不回地說道：「難道閣下有更可靠的消息？」

「你猜對了！」

「那麽，何不說出來，也好讓大家明白眞相？」

那語聲冰冷的人，是一個穿着一身藍布短裝，顯得土裏土氣，肩頭却插着一枝長劍的年輕人。

他緩步向黃衫文士座前，目光深注地說：「我說，你就是最近三個月以來，一連串血案的主兇。」

他的語氣雖很平淡，但却算得上語驚四座。

但黃衫文士却仍顯得無比的鎭定，僅是眉峯微蹙地，道：「朋友，開玩笑也得有個分寸。」

「誰有工夫跟你開玩笑！」短裝青年大馬金刀地，在對方的對面坐了下來。

「這麽說來，你老弟是當眞的了？」

那黃衫文士仍然是那麽氣定神閑，從容不迫。

「當然！」短裝青年說得斬釘截鐵。

「老弟，這等性命攸關的事，可得講證據呀。」

「我自然有證據。」

「好！拿證據來！」

「證據就在你自己臉上，」短裝青年

注目沉聲說：「你的左眼重瞳，你自己該明白。」

黃衫文士左眼重瞳，如非是短裝青年提起，倒沒人注意到。

「我自己身上的特徵，當然明白。」

「你也該明白，像這種單目重瞳的特徵，是非常非常少見的。」

「這一點，我也承認。」

「現在，我明告你，我是追踪姦殺我未婚妻的兇手而來。」

「你爲何而來，與我何干？」

「怎能說不相干，」短裝青年侃侃而談，「據我岳父說，當我未婚妻被姦殺的前一天，曾有一個左目重瞳的人，藉故登門，跟她搭訕過，那人的身裁，也跟你不相上下。」

黃衫文士笑道：「就憑這一臆測，斷定我是兇手，未免過於輕率了吧！」

「我還有證據。」

「好！請說！」

「昨宵，當你在九城兵馬司衙門內作案後，我曾追躡過你，而且，也曾交過手，當時，你雖然蒙着大半個面孔，但你那重瞳的左目，是沒法改變的。」

「既然如此，當時，你爲何不將我抓住？」

「當時，你有同伴掩護，所以才被你僥倖兔脫，現在，你落了單，可就難逃公道了！」

說完，霍然站起，「嗆」地一聲，亮出長劍，沉聲大喝道：「刀劍無眼，難免殃及池魚，諸位不相干的鄉親請退到屋外去！」

這一來，那些原本全神注意着的旅客，和客棧中的執事人員，都紛紛奪門而出，只有三個胆子較大一點的僅退到門口，在那兒靜觀變化。

那三位中，一個是商人裝束的中年人，另兩個却是曾經和黃衫文士搭訕過的短裝漢子和青衣婦人。

那黃衫文士仍然是若無其事地端坐原處，捋鬚微笑道：「小老弟，我承認，你算是找對人了……」

「少廢話！我巳認定了你……」

「只是，我這顆人頭，少說點也該值上十萬兩以上的銀子，恐怕你沒這個福氣消受！」

「我不管你的狗頭值多少錢，」短裝少年一挫鋼牙道：「我只要你碎屍萬段，去餵野狗！餵忘八！」

「但願你能辨得到。」黃衫文士仍然端坐着說：「小老弟，你知道我是甚麽人嗎？」

「我管你是甚麽東西！」

「不是東西，是人，而且是大有來頭的人，小老弟，而你聽說過斷魂簫這個人嗎？」

「斷魂簫？你每次作案，所留下的表記，就是表示代表斷魂簫？」

「不錯。」

「不對，我聽說過斷魂簫是女的，而且是一位很富正義感的大俠。」

「大俠？」黃衫文士仰首呵呵大笑道：「小老弟，你實在太嫩了，在江湖上，披着大俠的外衣，暗地裏却無惡不作的僞君子，多的是哩！」

「你……你到底是甚麽人？」

「斷魂簫的朋友，最最要好的朋友，只是暫時還沒有夫妻名義。」

「你爲甚麽要告訴我這些？」

「因爲，我巳跟斷魂簫說好，要作壞人，就該表裏一致，不必戴上假面具。」

「這是說，最近這三個月以來，所有京城附近的血案，你都巳經承認是你所作的？」

「大丈夫，敢作敢爲，旣巳作下，又經你老弟揭穿了，當然要承認。」

短裝青年截口叱喝道：「好！你納命來！」

話出招隨，一片如靈蛇飛舞的寒芒，向黃衫文士兜頭洒落。

別瞧這短裝青年土裏土氣的，劍法上的造詣，却非常高明，說得上是快速、玄妙、辛辣、兼而有之。一出手就將對方逼退丈外，引發一陣桌翻椅倒，「唏哩嘩啦」的連串響聲。

黃衫文士的脚跟才落地，短裝青年巳如影隨形地跟踪進擊。

一串震耳金鐵交鳴聲中，黃衫文士巳拔劍相迎，並縱聲狂笑道：「小老弟，我這條命是現成的，只怕你沒有這個本事取走。」

短裝青年冷笑道：「哼！咱們走着瞧吧！」

「唰、唰、唰、」一連三式絕招，居然將黃衫文士迫退五步。

「好劍法！小老弟年紀輕輕的，劍法如此高明，令師想必是一位大有來頭的人物……」

「你懂得甚麽！名氣大的人，不一定是有眞本領，有眞本領的，也不一定有名氣。」

「高論！高論！這些話，想必是令師敎你的吧？」

「與你不相干……」

話聲中，又將黃衫文士迫退五步。

「小老弟。」黃衫文士冷笑道：「老虎不發威，你把牠當作病貓了，你且接我三招試試……」

「嗆！嗆！嗆！」三聲爆响，短裝青年也隨着被逼退三尺。

黃衫文士一面長劍揮洒，節節進逼，一面笑問道：「小老弟，怎麽樣？」

「不過如此……」

短裝青年冷笑聲中，奮力反擊，企圖扭轉頹勢。

但那黃衫文士的身手，實在太高明了，儘管短裝青年也算是少見的高手，但相形之下，却差了一截。

因而他這奮力反擊，不但不曾扭轉頹勢，反而更被逼得連連後退。

黃衫文士冷笑道：「小老弟，你的未婚妻在向你招手哩！我好人作到底，成全你們作一對同命鴛鴦……」

話落，劍法突然一變，但見重重劍影，有如迅電奔雷似地，向對方罩落。

短裝青年似乎巳失去還手之力。不！應該說是巳失去招架之功了。

但他儘管是處於極端劣勢之下，却是悶聲不响地，咬牙苦撑着。

「小輩！只要你能再行撑過十招，我可以饒你不死……」

黃衫文士口中冷笑着，劍招上却是一招緊似一招地，節節進逼。

「唰」地一聲，短裝青年的前胸衣衫被劃破，却未傷及肌膚。

黃衫文士冷譏道：「小輩，叫我一聲古爺爺，我就饒你一命……」

「放屁！」

「小輩躺下！」

黃衫文士清叱聲中，長劍上烝芒大熾，幻成一道精虹，向短裝青年疾捲而來。

像這情形，即使是外行人也能看得出來，短裝青年已難逃一死。

但就當短裝青年生死一髮之間，只聽「嗆」地一聲，黃衫文士的長劍已被架住了。

架在黃衫文士的長劍，將短裝青年由鬼門關口搶救回來的人，是仍然在大門口觀戰的三人中之一，也就是最先和黃衫文士談話的那位短裝漢子。

黃衫文士「咦」了一聲道：「原來閣下也是位深藏不露的高人。」

短裝漢子冷然說道：「多承誇獎！」

黃衫文士說道：「閣下爲何要橫裏架樑？」

「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短裝漢子冷然問道：「我問你，爲何要冒充斷魂簫，作下恁多傷天害理的血案？」

「閣下怎能够斷定我是冒充的斷魂簫呢？」

「因爲我才是眞正的斷魂簫門下。」

「哦！閣下貴姓？」

「區區丁志中。」

黃衫文士道：「丁志中？果然是斷魂簫門下，這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哈哈哈……」

哈哈大笑中，發出一串震耳金鐵交鳴聲，兩人已展開一場以快制快的搶攻。

那姓古的黃衫文士，身手的確不凡，面對斷魂簫的嫡傳弟子，居然有攻有守地，毫不遜色。

這時，那原本與丁志中站在門口的三人之一的中年商人，也突然拔劍刺向他身邊的青衣婦人，並冷笑道：「咱們也別閑着。」

青衣婦人拔劍相迎，並沉聲叱問：「鼠輩！你們究竟是甚麽人？」

「自然是冤家對頭。」那中年商人笑道：「妳既然跟丁志中在一起，想必是他的老相好白鳳儀？」

青衣婦人冷然接道：「不錯，姑奶奶就是白鳳儀……」

丁志中、白鳳儀這一對年輕俠侶，投入斷魂簫的門下，雖然爲時不久，但藝業的精進却有日長夜大之勢。

但他們目前所遇上的對手，實在太強了。

丁志中雖然跟那古姓文士暫時打成平手，但白鳳儀却有每况愈下之勢。

只聽那中年商人邪笑道：「斷魂簫門下，不過如此，白鳳儀，妳還是投到我的懷抱中來吧……」

一聲清叱，打斷他的邪笑，道：「放屁……白姊姊，我來帮妳……」

這位半途加入戰圈的，是最初引發這一場熱戰的短裝青年。

在與白鳳儀聯手之下，居然一出手就將那中年商人逼得連連後退。

而且，他目前所使的劍法，也迥異先前，居然和那中年商人與古姓文士使的是同一的劍法。

那中年商人臉色一變之下，怒聲叱道：「原來是你這叛徒……」

緊接着，又揚聲喝道：「古師弟，叛徒洪立自投羅網，今天，可決不能讓他再漏網。」

洪立（即短裝青年）冷笑道：「牟大海，憑單打獨鬥，你決不是我的敵手，別作清秋大夢了！」

說話之間，又絕招連演，將牟大海（即中年商人），逼退三大步。

那古姓文士怒聲喝道：「洪立，你這欺師滅祖的叛徒，今天，準要叫你難逃公道……」

古姓文士雖然話說得狠，而且，也的確是想過去帮牟大海的忙，但却被丁志中纏住，沒法脫身。

洪立朗聲大笑：「古如山，今天，是你們的末日到了，我要協助斷魂簫門下，先將你們兩個逮住，然後直搗黃龍，以消弭江湖亂源……」

一陣人影飛閃，由大門外衝進四個彪形大漢，一聲不响，四個人分作二組，分別向惡鬥中的丁志中，白鳳儀，洪立等三人揮劍進擊。

古如山（即古姓文士）歡呼道：「羊大人，來得正好，這三個人中，兩個是作下連番血案的斷魂簫門下，一個是本門叛徒……」

聽這稱呼，這新來的四人，顯然是東廠中的高手。

也由於突然加入四個生力軍，使戰况發生了極爲顯著的變化。

白鳳儀、洪立二人，由於本來佔着優勢，增加兩個對手之後，二對三，還能够勉強撐持，但在丁志中方面，突然變爲以一對三的情况之下，已陷入岌岌可危之境地。

那四人中的一個痲臉漢子，也正是三對一，將丁志中逼得險象環生的三人中的一個，揚聲笑道：「古大俠毋須介紹，我都在門外聽到了。」

丁志中一面奮勇力戰，一面沉聲說道：「羊大人，怎可聽一面之詞？」

那位羊大人冷笑道：「少廢話！還不放下兵刄，束手就擒！」

「羊大人是那一個衙門？」

「東廠。」

「我可以跟你去東廠，但却不能放下兵刄。」丁志中的神情已鎮定下來，防守也嚴謹得多了。

「不放下兵刄，那你是自討苦吃！」

「羊大人，請恕我誇句海口，憑你們三個，休想能困得住我。」

「那你何妨闖闖看！」接話的是古如山。

「如果你們不可理喻，我會闖的。」丁志中的神態，顯得更爲鎮定起來。

羊大人冷笑道：「丁志中，只要你能闖出咱們三人的包圍，我可以破格准你不用放下兵刄帶你去東廠。」

「羊大人，官無戲言！」

「我羊某人說的話，絕對算數！」

「好！諸位小心了……」

話聲未落，但聽一陣「錚錚」連响，以羊大人爲首的三人，同時被逼退一大步，而丁志中却已騰身脫出對方的包圍，並振聲大喝：「住手。」

隨着這一聲斷喝，激戰中的白鳳儀，洪立等人，也各自虛幌一招，躍出戰圈！

羊大人臉色一變之間，丁志中却含笑問道：「羊大人，你怎麽說？」

羊大人冷冷地一笑道：「我已說過，羊某人說過的話，一定算數。」

丁志中納劍入鞘，一面笑道：「那麽，請帶路。」

羊大人點點頭，忽然「咦」了一聲道：「這位是甚麽人？」

原來他們身邊已多出一位面罩輕紗的紅衣女郎。

誰也沒注意到，這位紅衣女郎是幾時到達這兒的。

只有丁志中，白鳳儀二人心中明白，她就是斷魂簫湯紫烟的女兒石小玉。

丁志中方才之所以轉危爲安，也就是石小玉在暗中以眞氣傳音指點之功。

石小玉這位得天獨厚，一切都顯得早熟的姑娘，雖然才只能勉強算是荳蔻年華，但她的武功，已足能代表她的母親，而生理方面，更是有如一枚熟透的蘋果，渾身都放射着誘人的熱力。

同時，她也繼承了乃母的美和艶，儘管她實際上是一個不足十五歲的小大人，却不得不戴上面紗，以免引來登徒子的貪婪目光。

當然，她戴上面紗，也同時有避免被人認出她本來的面目之作用在內。

石小玉冷冷地答道：「過路的。」

羊大人沉聲問道：「我在問妳是甚麽人？」

石小玉那幃面紗巾一揚，道：「大明皇朝的老百姓，够了嗎？」

「廢話！」

「廢話是你自己說的……」

羊大人眉峯一挑之間，丁志中插口笑道：「羊大人，咱們辦正事要緊，何苦節外生枝，跟一位姑娘家去鬥咀。」

「她是你的同伴？」

「如果她是我的同伴，恐怕羊大人就沒法向上司交差哩！」

丁志中的話雖然不好聽，說的却是實情。

因此，那位羊大人在略一衡量之後，雖然明知他面前的這位紅衣女郎行跡可疑，却也不得不強忍着，不再去追究，只是向石小玉狠狠地瞪了一眼，然後向丁志中沉聲說道：「白鳳儀，洪立二人也得一起走。」

「當然！」

「你能保證他們不中途逃走嗎？」

「可以。」丁志中答得非常爽快：「不過，我要先跟這位洪老弟談談……」

「有甚麽可談的？」

「至少我該了解一下，他和這位古朋友，牟朋友二人的淵源。」

古如山搶先說道：「羊大人，就讓他們邊走邊談吧！」

那位羊大人點點頭，道：「好！但我警告你們，別想玩甚麽花槍。」

於是，丁志中、白鳳儀、洪立等人，以及牟大海、古如山、四個東廠高手，以及等在門外的兵勇們的前呼後擁之下，浩浩蕩蕩地向鎭撫司衙門進發。（按：鎭撫司在名義上是管轄東廠與錦衣衛的衙門。）

丁志中與洪立併肩走在一起，洪立的咀兒很甜，他不等丁志中發問，就搶先笑着問道：「丁大哥，你想先知道一些甚麽呢？」

丁志中沉思着問道：「你和牟大海他們是甚麽關係？」

「是師兄弟……」

「師兄弟？」

「是的，牟大海是老大，古如山老二，我是老三，他們雖然是我的師兄，但論個別功力，却都不是我的敵手。」

「那你方才爲何要裝出那種不能抵抗的樣子？」

「因爲，我不想輕易使出本門武功，使他們認出我的身份。」

「如果我當時不及時援手呢？」

「在性命交關時，我還是要施展本門武功的。」

「方才，你和我白師妹聯手時，爲何自動使出你的本門武功？」

「當時，志在救人，」洪立侃侃而談：「同時，既已遇上斷了魂簫的門下，我自信已經有恃無恐，洩漏身份，也不足懼了。」

丁志中算是問得很仔細，將他心中的疑點都問出來了，但是洪立也回答得合情合理，似乎無懈可擊，丁志中只好將話鋒轉入主題：「洪老弟，你們是那一個組織的？」

「赤城山莊。」

「就是六盤山的赤城山莊？」

「是的。」

「你跟牟大海三人，都是赤城山莊莊主的徒弟？」

「不錯……」

「那你爲何要背叛師門？」

「因爲，我不願同流合汚，曾經一再在莊主的面前直言進諫，莊主雖然不接受我的逆耳良言，却也並未加以苛責，認爲我不過是一個少不更事的小孩而已，但這兩個師兄就不同了。」洪立說着，並抬手向那邊以一左一右之勢，挾持他們而行的牟大海，古如山二人一指：「他們最初是在莊主面前進讒，以後，更進而揑造我私通斷魂簫的僞證，逼得我不得不要脫離師門。」

「他們也殺死了你的未婚妻？」

「是的。」

「他們爲甚麽要這樣排擠你？」

「因爲，由於資質秉賦之不同，他們在武功上的成就趕不上我，也嫉妬我特別受到師傅的寵愛……」

一旁的牟大海插口冷笑道：「小狗，目前你儘管信口雌黃，待會，可有得你受的。」

洪立淡淡地一笑道：「牟大海，咱們騎驢看唱本，走着瞧吧！」

丁志中接問道：「洪老弟，赤城山莊莊主是甚麽人？他又爲甚麽要以本門表記，栽贓誣陷？」

（未完・六）

新派長篇武俠故事

孤雁南飛

危中堅・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魔母溫魂要害葉映紅，她偷吃了葉映紅的七色靈芝，恢復了功力，本該感謝她才是，從她身上又得到崑崙聖書，見用紅玉包裹，用寒玉七又剖不開，以爲葉映紅知道，但她堅不肯說，說此書是送給旋風島的溫婆婆，由方敏托她先送去的，溫魂不敢將她殺害，先送她離開森林，自已再喬裝趕回旋風島……方敏和葉映紅分別之後，追踪那木排的人被毒死的事，溯江而上，來到骷髏島，見一怪人，比單窮還高大，被困在石峯洞之內，不能出來，知道木排的死人是單窮的刀沾了蛛毒所殺，那怪人又說失去了碧螢劍，聯想古墓之事便有了下落……

機智不上當　立刻離荒島

方敏嘆了一口氣，不再言語，那人又續道：「我哭了一陣子，便回到山腹之中，在一個凹口處發現了毒蛇聖君的遺體和他所著的一部書，那部書上卷是各種武功，下卷是各種毒蛇的馴捕之法，乃是毒蛇聖君畢生絕學，看了看書，才知道當時我咬死的那條蛇，是蛇中異品，與百年黃蟮同種，喚着「三蝮蛇」，吸了他的蛇血之後，全身腫脹，而且一年之間，便可高大不少，力大無窮。我當時便知道自己可以在這部書上，練成絕世武功，少說也可以達到和毒蛇聖君當年一樣地步，如今我自度已遠勝過他，但是有什麼用呢？我在二十歲頭上，已有這樣高大了，如今已然七十三歲，我永遠出不了洞，學了武功，又有何用。」

說到後來，兩隻蒲扇也似的大手，在山壁之上，「劈劈拍拍」亂拍，震得壁上毒蛇，紛紛跌落，盤虬成團，益發令人惡心，方敏忙勸道：「前輩事已至此，何必悲愴？既然被我知道了，總要通告武林人士，設法將前輩救了出來，才是道理！」

那人道：「也用不着通告武林人士，祇要找到了我那柄碧螢劍，我便可攻破石壁，出此山腹了！」

方敏奇道：「前輩你老是提碧螢劍，那究竟是什麼寶劍，可是通體碧綠的？」

那人道：「你怎麼知道？」一抬頭，兩眼精光四射，直逼了過來，方敏嚇了一跳，道：「我祇不過是猜想的，那劍既然如此鋒利，可以破得石壁，爲何你早不破壁而出？」

那人嘆道：「還用你說啊，我母親若是仗着此劍，怎能與敵人同歸於盡？我母親死後，劍就一直在她身邊，一年又一年，直到我母親成了白骨，劍還是一樣的在，我眼看着，可是拿不到，我以樹皮搓繩子，自洞中摔出去，想將劍勾到，但劍鋒實在太利，繩子挨着便斷，終是無法將碧螢劍弄到手中，我日也對着它，夜也對着它，足足對了十年，一點辦法也沒有，早知道有劍就可以出洞，還用你來教？」

方敏在明白了那人的身世之後，對他的態度，已然一點也不見怪了，祇聽得他續道：「十年之後我祇是白天對着那柄劍，可是在我三十七歲那年，有一天早上起來，那柄劍已失了所在，我知道一定有人在黑夜偷了那柄劍去，因此以後無論什麼人上島來，都要死在我紅芒針之上，久而久之，骷髏洲成了名符其實的骷髏洲！」

方敏也陪着他難過了一會，忽然想起，道：「前輩，不知用寒玉七來攻石壁，能否攻破？」

那人昂起頭來，道：「寒玉七？什麼寒玉七？」

方敏道：「那是崑崙三寶之一，削鐵如泥的寶物。」

那人「哼」地一聲冷笑，道：「尋常削鐵如泥的兵刃，如何敵得我那碧螢劍和普通寶刃一樣，我家何必一連三代，都守在南海可里徹因國的火山口上，尋那碧螢劍？以致祖孫三代都身死火山之中，到了我這一代，才僥倖將劍取到，但終於被困在山洞之中，無法得出來？」

方敏心想他在山腹之中，渡過了六十餘年，自然不知近數十年方出世的寒玉七如何鋒利，便道：「你不知道，那寒玉七確是削鐵如泥！」

那人怒道：「我早和你講過了，除了碧螢劍外，世上沒有一件兵刃，可以破得石壁，除非是埋了炸藥，將我和這石峯一起同歸於盡，你可知道那石峯全是天上最堅硬的石形成的？」

方敏見他重又大怒，心中不禁歉然，道：「我確是不知道，你莫怪。」

那人喘了一口氣，又道：「天下兵刃，當數碧螢劍爲第一，其利能斷玄鐵，你說的那寒玉七能不能削斷所鑄的兵刄？」

方敏聽他講到此處，心中猛的一動，將頭更湊近了圓洞一些，說道：「你說什麼？」

那人道：「我說天下能斷玄鐵的，祇有一柄碧螢劍——咦，你怎麼啦？」

此時，方敏的臉上，當眞是驚喜交集，因爲他想起了那一晚上，在貴陽城郊，白骨神君和單窮爭鬥之時，「好姑娘」手中的那柄綠劍，正曾將單窮手中的玄鐵大刄，在刃柄上削下一截來，如照那人所說，天下兵刃，能斷玄鐵的，祇有碧螢劍，則此人的碧螢劍，莫非就是原來在「好姑娘」手中，如今已被西崆峒揮雲老怪搶去，定名爲鎮天劍的那柄綠色長劍？

本來，方敏是想在那柄綠色長劍上，尋求「好姑娘」的身世來歷的，但是山腹中那人，既已自稱七十三歲，可知和「好姑娘」一定不會有什麼關係，然則那柄碧螢劍，又怎麼會到「好姑娘」手中的呢？事情越來越是撲朔迷離，方敏祇顧自己發呆，沒有防到那人已然以背貼住了石壁，漸漸地向圓洞附近移動了過來，想了半晌，才道：「前輩，你——」祇講到此處，突然覺得眼前一黑，從那圓洞中望進去，已不能看清什麼物事，像是那圓洞突然被什麼東西堵住了一般，方敏心中一怔，但尚未等他弄明白是怎麼一回子事的時候，圓洞之中，已然蕩起一陣勁風，「呼」地一聲，伸出一隻蒲扇也似的大手，向他的肩頭抓來。

方敏這一驚非同小可，急忙向側一避，但是他此時處身在滑溜已極的峭壁之上，立足的所在，不過是凸出寸許的一個石角，向側一避，全身便是依靠手攀洞口，才不致於掉了下去。

既然要以手攀住洞口，自然不能避得太遠，那大手一抓不中，帶起一股大力，又向外伸出尺許，五隻又粗又大的手指，已然抓住了方敏的肩頭，方敏祇覺得力量之巨，無可比擬，尤其身在傷後，想要掙脫，簡直是沒有可能的事，不知道那人何以突然出手，叫道：「這又是幹什麼啊？」那人一條手臂從圓洞中伸出，已然將那尺許方圓的圓洞，遮住了一大半，可見他手臂之粗，但在那另一半的圓洞中，還可以看清他的一半臉面，祇見他雙目精光四射，道：「你剛才爲何半晌沉吟不語？可是想害我？」

方敏知道此人從小起，便被禁錮在這個山腹之中，與那麼多的毒蛇爲伍，就算未曾人性盡失，心理也一定極不正常，更何況他是個老實人，有一說一，有二說二，於是答道：「我和你並無寃仇，害你作甚？」

那人「哼」地一聲冷笑，道：「我將你打成了重傷，難道你不恨我？」

那人所講的，倒也確是大有理由，但是方敏此時，對他却祇有同情之念，而毫無懷恨之意，苦笑道：「你雖然將我打成重傷，但也不是故意的，你遭遇如此慘法，我恨你作甚？」

那人像是因爲方敏的答覆出於意料之外，呆了一呆，又厲聲叱道：「那你剛才失魂落魄以似，半晌不語是爲了什麼？」

方敏立即道：「我是想了起你的說話，我曾看見一柄通體碧也似綠的長劍，能將一柄玄鐵打成的大刀柄削下一截來！」

一語甫畢，那人便大叫一聲，這一聲，穿雲裂石，聲勢驚人之極，方敏心頭大受震動，急忙鎮定心神，若是他傷勢再重三分，光是這一喝，便禁受不住，那人怪叫一聲之後，看方敏面色青白，似自知過份了些，忙道：「驚着你了沒有？」

方敏苦笑道：「沒有，前輩，請你放開手如何，我禁不住你的神力所抓！」

那人道：「不行！我少用點力，倒是可以的！」說着，五指略爲一鬆，方敏已覺受用不少，又不知那人還想出什麼花樣來，如今已全爲他制住，祇得聽天由命。

祇聽得那人氣喘之聲不絕，想是心中激動已極，連忙問道：「你是在什麼地方見到那柄碧螢劍的，那劍在誰的手中？」

方敏道：「我是在貴州附近見到的，那劍本來是我的一位好朋友所有，但如今已被揮雲老怪搶去。」

那人急道：「揮雲老怪又是什麼人？本領大不大？唉，我總是出不去，要不，還要碧螢劍何用？」

方敏見他雙目之中，焦急企望之色，流露無遺，便道：「前輩，我若有機會，一定勸說揮雲老怪或是將劍奪回，再來這裏救你出困！」

那人「哈哈」大笑道：「你是要我放了你？」方敏心中，本來沒有這樣的想法，因他以爲應離開此處是天經地義的事，根本無所謂放與不放，聽得那人這樣說法，不禁呆了一呆，那人又道：「好，小畜牲竟然亂說一通，是想騙我放了你？」

方敏心中有氣，道：「我何曾亂說什麼來，那碧螢劍確是在揮雲老怪手中，我雖然打不過揮雲老怪，但總有人打得過他，將劍奪回，再來此救你，並非難事，爲何你不肯相信？」

那人半晌不說，又將語音放柔和了些，道：「你在江湖上行走了多久，自度本領如何？」

方敏道：「比諸前一輩人物，當然不如！」

那人又道：「那你看我本領如何？」

方敏想了一想，暗忖此人別的不說，內力如此深厚，祇怕揮雲老怪，白骨神君等人，也是不堪一擊，便道：「前輩的武功，自然深不可測！」

那人「哈」的一笑，說道：「當年毒蛇聖君，在武林中已是一絕，我如今武功，已在當年毒蛇聖君之上，祇要能出此山

腹，祇怕普天下無人能敵，你也不必去求外人了，祇要拜我爲師，此山中有許多毒蛇，其丹元都能助長功力，你每日服上一枚，祇要一個月以後，便可功力大進，就去尋那揮雲老怪奪劍，來此救我脫困，你意下如何？」

方敏聽說要拜他爲師，心中不覺大是猶豫，學武之士，遇到這樣的機會，本來是最好沒有，但是自己尚有不知多少事情要做，當務之急，是趕回旋風島去看視溫婆婆，就算要拜師，也得先問過她老人家再說，怎能貿然答應，因此便道：「那倒不必，我還有許多事情要做，祇要我得到那碧螢劍，就立即來這裏，你說怎樣？」

那人「哈哈」大笑，道：「你不願拜師？也好，由得你？」方敏想不到事情如此容易解決，心中一寬，知道自己雖然受了傷，但就在骷髏洲上，靜養數天，便可復原，並不礙事，道：「如此則多謝了！」講完之後，祇等那人鬆手。

怎知等了半晌，那蒲扇也似的大手，仍然抓在自己的肩上，方敏不禁又問道：「咦，你說放我，怎麼還不鬆手？」

祇聽得那人冷冷地道：「誰說過放你，你不拜我爲師，不在我處學了本領，去將劍盜來，我就不放你，讓你在峭壁之上，成爲一具乾屍。」

方敏一聽，心中又驚又怒，喝道：「你這人怎麼這樣不講道理？」

那人怪笑道：「爲什麼世上所有人都能自由自在地行走，惟獨我一個卻要一輩子被囚在山腹之中，這又是什麼道理？」

方敏本來就不善口齒，一時之間，竟被他的歪理逼住，講不出話來，但那人的舉動，也將他心中的倔强之感，全都激發，沒好氣道：「好，我就變成一具乾屍，你也終於祇能終其一生，在山腹之中與毒蛇爲伍！」

那人道：「我怕什麼？已然在這山腹之中，過了六十餘年，至多再過六十年，還能長生不死麼？你年紀輕輕，便死在此處，卻要好好想一想！」

最後那兩句話，直打入方敏的心坎之中，令得他一陣難過，想起了在草原上和「好姑娘」自在馳騁，想起了旋風島上，溫婆婆對自己的慈愛，眼看這一切的一切，都將成爲泡影，心中如何會不難過？但繼而一想，「好姑娘」到了旋風島後，溫婆婆藉崑崙聖書之助，一定會傷愈，向好姑娘問起自己的行踪時，兩人一定會溯河而上，來尋找自己，到時祇怕有救。

可是念頭一轉，又想到自己有傷在身，肩頭又被那人抓住，祇要他內力一吐，自己立即死於非命，祇怕等好姑娘和溫婆婆趕到時，所見到的，祇是一具屍體而已，心頭思潮起伏，不斷叫着：「要活下去，要活下去！」但就是不肯開口應承，拜那人爲師！

兩人這一僵持，便是八九天。八九天來，方敏等於一直被吊在懸崖之上，任由風吹霧打，水米不沾，再加上他本來就傷勢甚重，已然奄奄一息，迷迷糊糊，根本連講話的氣力都沒有了，在朦朧之中，一會兒見到好姑娘，一會兒見到溫婆婆，一會兒又見到了死去的母親，像是仍像六年多前的一樣，和母親兩人在大風雪中逃生，他知道自己已不能再支持多久了，想起溫婆婆和好姑娘就算現在趕到，也已然無法打救自己，更是心痛欲絕！

方敏祇是想着死前見到溫婆婆和好姑娘一面，這個夢想，如果溫婆婆不是心地狠毒的魔母溫魂，如果她的「眞氣走岔」不是假裝出來的，如果葉映紅未曾在大森林中迷失路途，本來是可以實現的，可是事實上的情形，和他所知道的，卻是完全不同！

卻說葉映紅懷了那塊紅玉，離開了大森林之後，自然不知道在大森林中遇到的那個老太婆，就是魔母溫魂，而且已然抄近路趕到旋風島上去，祇當自己在大森林中就擱了十餘天之久，方敏一定等得急了，因此日夜兼程，向北趕路，在第三天早上，已然望見天際一抹水色，中午時分，已然來到了湖旁。

望着浩浩湖水，葉映紅舒了一口氣，向前看去，湖中心果然有一個小島，又在湖邊尋到了一艘小船，一躍而上，向小島划去。旋風島附近，正是湖底的一個大漩渦，水流之湍急，無出其右，浪花高濺，葉映紅若不是曾蒙百丈禪師以本身絕頂功力相助，內力精進，本也到不了岸，勉力以赴，才上了岸，一身衣服，已然盡皆濕透。她已在方敏口中，聽到旋風島的一切，因此上岸之後，對於那呼嘯排蕩，激烈已極的旋風，並不訝異，向前走了幾步，正在張口大叫「溫婆婆」之際，忽然一呆，停步不前。原來她在狂風呼嘯之中，聽到了有人的呻吟之聲。

本來，她既然早已知道有一個傷者在旋風島上，聽到了呻吟聲，也沒有什麼可以引以爲奇的，但是她祇是初到旋風島上，島上狂風厲嘯，聲勢何等猛烈，照理就算大聲對面講話，也要爲風聲所掩，聽不清楚，可是她聽到的那呻吟聲，雖然微弱，卻是清晰無比，直鑽入了她耳鼓之中。

葉映紅心中一動，暗忖照方敏說，他離開旋風島，已然四個多月，而當他離開之際，溫婆婆已然氣息微弱，非崑崙聖書中所載的武功不可救，斷無四個月以後，尚能發出這樣大的呻吟之聲的道理！

那呻吟聲，本是溫婆婆故意發出，爲了引葉映紅快些前來的，怎知道百密一疏，弄巧反拙，竟然令得葉映紅心中，疑惑大生！

若此時上旋風島來的，不是葉映紅，而是方敏的話，也一定不會生出疑心來，因爲方敏對溫魂關切無比，一聽到呻吟聲，必然立即撲向石屋，但葉映紅連溫婆婆的面都未曾見過，這一層關切之念，自是沒有。再加上她出身邪派，對人猜忌警惕，本是邪派人物的本能，此時她雖然記憶盡失，但是多少年下來的本性尚在，因此一個猶豫之後，已將出口的「溫婆婆」三字，硬生生地嚥了下去。

這時候，葉映紅倒還沒有疑心溫婆婆本人，而是深恐在方敏離開旋風島的四個月中，生了變故，有人害了溫婆婆，而正在島上誘敵？

因此她身形一幌，無聲無息，循聲來到石屋前面，以背貼牆，凝神細聽，魔母溫魂足足比葉映紅早到一天，她也知道葉映紅也就在這時候會到島上，可是準確的

時間，她卻無法算準，因此在石屋之中，不斷發出呻吟之聲，也側耳細聽，卻未料到自己的呻吟聲，已使葉映紅起疑，而葉映紅也已經到了島上。

若不是島上終年旋風呼號，葉映紅一到島上，定難逃過溫魂的耳目，但是大風的聲音，卻將葉映紅的腳步聲掩蓋了過去，她並不知道葉映紅已然緊貼住石屋的牆壁，在細探她動靜，呻吟了一會，想起立即可以將崑崙聖書得到手中，心內得意之極，不由得「哈哈」低聲一笑，這一笑不打緊，卻將葉映紅嚇得老大一跳，她在大森林中，吃足了溫魂的苦頭，焉有認不出她的笑聲之理？暗暗慶幸自己小心行事，不然一下子闖了進去，焉有倖理？躡手躡足，來到窗口附近，偷偷在窗縫中向屋內窺去，又是一驚，祇見石屋中確是有一個老婦人，但是卻不是自己大森林中遇到的那個。

屋中那老婦人，面色焦黃，宛若正在大病之中，可是仔細一看，祇見她行動敏捷，卻又一點沒有病態、好端端地坐着卻不斷發出呻吟之聲，葉映紅本是一個聰明絕頂的姑娘，刹那之間，她已然明白屋中那個老婦人，正是大森林中的那個老婦人所扮的！」

因此一驚之後，更是不敢出聲，屏氣靜思，留心着屋中老婦人的動靜，祇見過了約莫大半個時辰，那老婦人現出了焦燥之態，嘴唇掀動，像是在自言自語，可是因爲風聲太大，葉映紅無法聽清她講的什麼，但此時葉映紅心中，卻又亟想知道她究竟在講些什麼，踮起了腳尖，附耳到窗上細聽，剛一附耳上去，屋內的魔母溫魂，便已覺察外面有人，倏地一個轉身，冷冷地道：「誰在外面？」葉映紅一聽得溫魂發問，心知不妙，足尖一點，立即向後倒竄出去。

也幸而是她驚覺得快，在溫魂一出聲相問之時，立即向後竄去，方倖免於難，原來溫魂一言甫畢，「呼」地一掌，已然直襲而至，「嘩啦」一聲，將窗戶擊碎，掌風排蕩而出，饒是葉映紅已然退出丈許，尚爲她掌風所迫，「蹬蹬蹬」地退出三步。

窗戶被溫魂掌風擊破之處，也祇不過一尺方圓，可知在溫魂穿窗而出之際，不僅是輕功絕頂，而且同時還使出了「易筋縮骨」之法，兩種功夫，一齊施爲，身法尚如此快疾，可知她功力之深，實是非同小可，葉映紅一見人已來到自己面前，心中大驚，又一連的向後退了幾步，祇聽得對方尖聲問道：「你是誰？」

葉映紅聽她這樣問法，心中不禁一呆，暗忖莫非她也失了記憶？否則怎會連我都認不出來？但繼而一想便將事情想明白，暗算是了，她此時所扮着另外一個人，當然非裝着不認得我不可，索性和她裝假到底，道：「我是受人所托送一件東西來給旋風島上的溫婆婆，不知你是何人？」

溫魂道：「噢！原來如此，我就姓溫，有什麼東西！你放下便了。」

葉映紅故意延宕時間，詐作不信道：「你眞的便是溫婆婆？那物事關係極大，你可不要冒認！」

溫魂心中焦急，但是卻無法發作，道：「那還有假冒的麼？什麼緊要東西，快取出來吧！」

葉映紅仍是不肯將那塊紅玉交出，道：「那將物事託我送來此處的人道，溫婆婆是他最親的親人，祇要能說出他的由來的，便是眞的溫婆婆！」她這幾句話，也確是想辨認眼前這個老婦人，是不是眞的溫婆婆。因爲方敏曾對她講起過溫婆婆當年收留他的情形，而此時世上除了溫婆婆和方敏、葉映紅三人之外，幾乎是沒有人知道的，所以葉映紅才有此一問，她說來天衣無縫，溫魂當然料不到葉映紅已然大起疑心，道：「原來你說的是阿敏麼？但是我六年前，在斷腸谷下救他出來的！」

葉映紅一聽此言，已然千眞萬確地知道眼前這個老婦人，正是方敏口中的溫婆婆，這一來，她心中不禁大爲躊躇，若是將那塊紅玉交了給她，則那樣重要的物事，落入如此惡毒的人手中，將來不知有多少人要遇害，怕連方敏都不能例外，但如果不給她的話，方敏卻又曾經叮囑過不少次數，一定要將崑崙聖書交到她的手中，想了一會，强笑道：「我一路來時，在大森林中就擱了不少時間，難道方敏還沒有到麼？」

她神思恍惚，怎能逃得脫老奸巨滑的魔母溫魂的眼睛，心中已然料到怕是被葉映紅看出了破綻，冷冷地道：「他還沒有來，你有什麼東西要交給我，快點交出來吧！」

葉映紅此時已然明白了她何以在大森林中，放自己出來的理由，當日在大森林中，是以剖玉取書的秘密，得以免死，此時也唯有以這個虛偽的秘密來逃生！主意既定，神色也就鎮靜許多，道：「方敏托我帶來的，乃是溫婆婆你療傷所必需的一部崑崙聖書。」

溫魂早就知道是崑崙聖書，但卻露出驚訝之色，道：「啊呀！眞難爲這孩子了，當眞將崑崙聖書找到了！」葉映紅知道已到了最緊要的關頭，便從懷中，將那塊紅的寶玉，取了出來，道：「那崑崙聖書，就在這塊玉內——」講到此處，便將玉遞了過去，溫魂心知葉映紅既然來到了旋風島上，當然是自己口中之物，因此並不着急，也不伸手來接，道：「奇了，玉中間怎麼會有書？又是怎麼將它取出來？」

葉映紅心中暗罵老奸巨猾，道：「那也很容易——」祇講到此處，突然聽見左面爆出了一陣笑聲，這一陣笑聲，卻突然其來，不但葉映紅嚇了老大一跳，魔母溫魂，那樣武功的人，也是一驚，疾轉頭向左面看去，然而就在葉映紅和溫魂兩人，一齊掉頭循聲望去之際，葉映紅的右側，又突然傳來「刷」地一聲，一溜黑影，自天而降，疾向葉映紅的手腕纏來。

葉映紅猝不及防，五指一鬆，那塊火也似紅的寶玉，便向地上落了下去。

葉映紅手中那塊紅玉向地上一落，她的手腕，也同時一鬆，而那條纏住她手腕的軟鞭，已然脫了開去，葉映紅在倉猝之間，根本沒有弄明白發生了什麼事情，只是一覺出手腕已鬆，一俯身，便去抓那塊紅玉，其時，那塊紅玉尚未墮到地上，可見那軟鞭在一來一去之間，勢子之神速，實是不可思議的。

但葉映紅手臂才伸，那軟鞭的鞭梢，便突然靈蛇也似，昂了起來，向她的「人中穴」點到，那條鞭在向她手腕纏來之時，顯得柔軟無比，但此時向「人中穴」點到之時，却宛若一枝判官筆也似，勁力之强，不可想像，葉映紅急忙一仰身子，「刷」地一聲，軟鞭在她面上掠過，那股勁風，刮得臉上好生疼痛，忙傳勁至足，平空打橫滑出七八步時，只見眼前紅光一閃，那塊紅玉已然被軟鞭捲了起來，同時聽得溫魂一聲怪叫，道：「好老鬼，竟然來趁這個便宜！」人影如飛，向右撲去，葉映紅到這時候才看清楚，那手揮軟鞭的，正是在貴陽近郊，將自己手中綠劍搶去的西崆峒揮雲老怪。而左面地上，躺着一人，呻吟不已，也認得是揮雲老怪的師弟屈天景，不知怎地，已然受傷，剛才那一切變化，突然而來，總共才不過電光火石般，一眨眼的工夫，葉映紅除了自己手中紅玉失去之外，也不知道另外還發生了一些什麼事。原來溫魂一聽得厲笑之聲，起自身側，她得知旋風島上，人最多的時候，也不過自己、方敏和單窮三人，而且江湖上誰不知道旋風島是自己的居住所在，若是庸手，斷然不敢上旋風島來生事，因此在掉頭側顧之際，立即一掌推出，這一掌，已足足用了九成的功力。

那在側邊，發聲狂笑，以吸引溫魂和葉映紅注意力的，不是別人，正是屈天景，雖然他尚在三丈開外，本來是隱身在一塊大石之後的，但笑聲才發，便見那一面揮雲老怪的揮雲鞭已然出手，只當有靠山在側，可以無碍，那裏料得到魔母溫魂，在昔年宇內四邪較技之時，內功已比揮雲老怪高出一籌，是以才居為宇內四邪之首，屈天景怎能知道溫魂有那麼深厚的功力，才一從石後現身，準備開口說幾句狂話時，溫魂的掌風，已然挾着排山倒海的大力，壓了過來，一個字也未講出，便覺得胸口如被重鎚敲了一下，口噴鮮血，委頓在地。

溫魂本來還待再追向前去，將之置於死地，但又聽得身後軟鞭劈空之聲，回頭一看，一條長鞭，已將那塊紅玉纏住。

着她一掌將屈天景擊到之際，並未認出屈天景是何來頭，只覺不堪一擊，因此心中坦然，但當下一見到那條細才如指，漆也似黑的軟鞭，一眼便認出那正是西崆峒揮雲老怪的揮雲鞭，心中又驚又怒知道當年雖然在較技之時，勝過揮雲老怪一籌，但這時候自己七孔刃和軟銀杖，都不在手中，而且武功究竟勝過他沒有多少，紅玉若是被他奪去，再要搶回來，亦非易事，因此連持鞭人是否揮雲老怪也未曾看清，便怒叱一聲，疾撲過去，眞氣一提，在撲出五六尺後，又陡地上升，左手一翻，一掌向前拍出，右臂疾掠，逕向那塊紅玉抓去，但是她這裏出手雖快，揮雲老怪既已將玉纏到手，如何肯放，一等溫魂竄了起來，手臂一沉，「叭」地一聲，那玉竟砸到了地上，又疾向外滑了開去。

魔母溫魂的輕功再好，也無法追得上揮雲老怪以手揮鞭之勢，怪叫一聲，在半空之中，眞氣一凝，竟然在極短的時間之中，在半空中停了一停，只見三丈開外處，一個身材矮小，服裝怪異的人，正在向自己詭笑，不是揮雲老怪是誰？

溫魂一見正是多年不見的强敵，知道若不是先發制人，更難取勝，一聲怪嘯，震耳欲聾，將滿島呼號的旋風之聲，全部壓了下去，「叭」地一聲，雙掌互擊，身子一橫，兩掌一齊向外推出，怪鳥也似，直向揮雲老怪撲了過去。

揮雲老怪和屈天景兩人，如何會來到旋風島上，作書人也需簡略的補敍幾句，原來揮雲老怪在葉映紅手中，將那柄綠劍奪了過來，他也不知道這柄劍是上古軒轅黃帝時的異人，廣成子在崆峒絕頂，將西天太白金英所鑄，鑄成之後，只在漢時，又被異人綠毛眞人劉根，得到手中，劉根不知所終之後，那碧螢劍也隨之不知去向，武林中人，根本不知道世上還有這樣的一柄無堅勿摧，連玄鐵都可應刃而斷的利器！

只是在二百年前，方敏在骷髏洲上所遇的那巨人的曾祖，無意中在無錫太湖附近，發現了一塊石碑，正是漢朝時綠毛眞人劉根所遺，講明有如此一柄利劍，喚着碧螢劍，在自己決定退隱之時，遠赴南海，將此劍置於南海「可里徹因」國中，一個最大的火石口中，若是後世人有緣發現這塊石碑，便可循址前往云。

石碑之上，並還鐫有那「可里徹因」國的方向距離，約在安南之南，尚有十餘里的海程，那巨人的曾祖父，其時也是武林中人，並在武林中頗有威望，一知道有那麼一個學武之士，夢寐以求的利劍，立即啓程，趕往那可里徹因國去。

實際上，那可里徹因國，就是當今印尼，婆羅洲一帶的一個小島，不過其時交通未曾發達，足足走了三年，才到了那個島上，問起當地土人，果然有火山口中！藏有寶物之說，可是那火山是一個活火山，不時向外噴出烈燄，誰也不敢走近去，那巨人的曾祖父費了一生的心血，尚未將劍取到手中，反倒在可里徹因島上娶妻生子，臨死之際，將遺言留下，但是他兒子一生，仍未取到那劍，直到他的孫子，也就是那巨人的父親，才冒着萬死，在火山停息不噴火之際，下去將劍找到，其時，那巨人只不過八歲，便帶了妻兒，一齊回到中國。

他們家傳武功，本極厲害，可是才一到廣東，他們身懷利劍，已為人所知，當時便被黑道人跟上了，一直向北，一路與人惡鬥，雙拳難敵四手，好漢敵不過人多，到了黃河以北，那巨人的父親，終於被人害死！那巨人的母親，本是可里徹因島上，土人酋長的女兒，也已學了一身武功，仍是一路向北逃去，聽得骷髏洲上，有一位武林異人，人稱毒蛇聖君，便想到洲上托庇於他，怎知剛一到骷髏洲，强敵也追踪而至，終於在骷髏洲上，同歸於盡，這些事，都發生在六十餘年之前，其時揮雲老怪尚在幼年，當然不知道事情的經過，所以也認不出那柄劍的來歷，但是，他卻知道那柄劍既然其利能斷玄鐵，當然不是凡品，因此便將之攫到手中。

一搶到手中之後，便和屈天景離開了貴州，本擬回到西崆峒，以本門揮雲心法，創出一套劍法來，但行至半途，已從揮雲心法中悟出了輕靈柔滑的妙處，可以將

鞭法完全移到長劍上使用。

揮雲老怪武功之高，在舉世武林人物，正邪各派之中，本已是屈指可數的人，得劍之後，心中高興，連夜苦思，突然之間有了進境，原也不足為奇，但他却感到自己將揮雲鞭法移於綠劍之後，天下已再無敵手，正派中的那些高手，與自己尚無糾葛，況且各派之間，聲氣相通，牽一髮而動全身，可以不惹，還是不要惹的好，邪派人物之中，算來只有魔母溫魂一人，當年較技，曾有一敗之恨，正好趁此機會，前去洩恨。

因此才半途改道，逕奔旋風島而來，他和屈天景到旋風島時，正好是魔母溫魂剛到不久，忙於化裝，裝成病容之際，因此未曾發覺已有人侵入島上，揮雲老怪見島上全無動靜，也不敢妄動，便和屈天景兩人，隱身石後，為求必勝，又將揮雲鞭法中的妙技，苦心思索了一遍。

這一思索，更是領悟了不少妙境，饒是他武功本已極高，也不覺如痴如顛，高興之極，一想便想了半天一夜，剛想要出去生事時，葉映紅又已趕到了。

葉映紅一到旋風島上，便為溫魂特意發出的呻吟聲所驚動，躡手躡足，到石屋附近去探看究竟，更未曾注意到島上已然有兩個人埋伏此處，而揮雲老怪却在石後，將葉映紅的動作，看得清清楚楚，同時也認出葉映紅正是綠劍的原主人，因此便慢了一慢，待到聽得葉映紅口中道出「崑崙聖書」四字又從懷中取出那塊紅玉來，紅玉上面所鐫的「崑崙聖書」四字，赫然映入眼簾，這才怦然心動，附耳令屈天景在原地不動，自己則藉着大石掩遮，向外跑出三四丈去。

其時，溫魂與葉映紅兩人，俱都心情緊張，溫魂是只等葉映紅一講出剖玉取書的秘密，立即發掌將她震斃，葉映紅則想多拖一刻是一刻，希望方敏可以及時趕到，解自己之圍，當然做夢也想不到方敏在骷髏洲上，被那巨人抓住，吊在石峯之上，已將死去，兩人全然未曾注意，揮雲老怪才得以溜過，來到三四丈開外，想起如果將崑崙聖書取到手中，則不但魔母溫魂，不足為懼，連武當極樂眞人佛門三大高手，都可以不放在心上，心中大喜，右手一揮，屈天景發聲狂笑，揮雲老怪立即出手，一鞭揮出：「浮雲出岫」，已然將紅玉捲到，本來只要手臂一縮，那紅玉立可到手中，但溫魂一劈空掌將屈天景擊倒之後，已然立即回過身來，一掌擊到，不得已才將鞭向下一沉，揮過一鞭。

溫魂出手也當眞快疾，在半空中略略一停之後，雙掌齊施，排山倒海的掌力，已然當頭壓到。揮雲老怪雖然暫時無法將被長鞭揮了出去的紅玉收了回來，但已然趁勢鞭在左手，右手在懷中一探，將綠劍抓在手中，長笑一聲，「刷」地一劍，向上刺出，正是一招「行雲流水」，正好迎向魔母溫魂的來勢。

溫魂人在半空，向下撲去，滿擬揮雲老怪除非是揮鞭來迎，否則這兩掌力可開山，以他的內力，就算勉强敵住，他必然處於下風，好讓自己從容施展，而揮雲老怪如果揮鞭來敵的話，必然將那塊紅玉帶起，自己便可保趁勢將紅玉奪回，再來應付。

算盤本來打得不錯，可是却未想到揮雲老怪已然得到了那柄稀世奇珍碧螢劍！一撲撲了上去之後不見揮雲老怪舉鞭來迎，正在全力施為，向下壓去之際，突然一陣寒風過處，眼前綠光騰躍，尚未曾看清對方和使的是什麼兵刃，排蕩而至的內力，已被綠光隔離一部份，這才看出厲害，急忙在半空中一個翻身，怪叫一聲，竟然腿不着地，使了一式「鯉魚打挺」，向外直翻了出去，這一下，當眞是進也快，退也快，來去如風，直將在一旁觀戰的葉映紅看得呆了。

揮雲老怪見自己如此佔盡上風的一招「行雲流水」使出，竟然未能傷得對方分毫，心中不禁暗喝了一聲采：「老賊婆果然有一手！」

也不趁勝追擊，左臂一圈，「呼」地一聲，將那塊紅玉抓在手中，哈哈一笑，道：「老賊婆，退得好快啊！」溫魂一式「鯉魚打挺」，直翻出了四五丈遠近，雙足一沾地，又立即向旁滑出丈許，未見揮雲老怪追來，方自定了定神，這才看揮雲老怪手中所持，乃是一柄通體碧綠，美麗已極的寶劍，溫魂雖是見多識廣，但是也不識得碧螢劍的來歷，但是她究竟識貨，一眼便看出那劍乃是劍中的極品。

心中不禁暗暗吃驚，心想怪不得老奸賊敢來我旋風島上生事，却不知從那裏得了這樣一柄寶劍來，同時看到那塊紅玉已被他取去，心中怒極，但是却不發作，冷冷地道：「老奸賊，你將玉取到，有何用處？若沒有剖玉取書之法，一輩子也取不到崑崙聖書！」

揮雲老怪哈哈一笑，道：「老賊婆，我手中鎭天劍無堅勿摧，連單窮的玄鐵大刀，都為之削斷，區區一塊玉，就算是藍田玉根，堅比玄鐵，也要剖它開來！」一面說，一面舉劍便向那塊紅玉削去。

溫魂聽他如此說法，知道他雖是為人邪門，但却並不愛講大話，心中更是駭然，暗忖反正自己要在葉映紅口中得那秘密，也是絕難，何不由他將玉剖開，再作道理？因此只是冷笑不語，將全身眞氣，充塞每一關穴，以備崑崙聖書一出現，拚着為此劍所傷，那怕是斷下一臂，成為大殘廢也好，都要將崑崙聖書，搶到手中！

只見揮雲老怪手起劍落，「錚」地一聲，已然將那紅玉，削去了一角。

此時，不但溫魂心中大是緊張，葉映紅和揮雲老怪心中，也一樣緊張無比，只當那一角被削之後，便可現出玉中所藏，崑崙聖書來，怎知仍是艷紅的玉質，一點也未見有書。

揮雲老怪一驚，一招「浮雲三飛」，綠光繚繞，只聽得「錚錚錚」三聲，那玉已被削下一半來，仍是未見中間有書，再看那玉的大小，當中已不可能再藏下武林瑰寶，崑崙聖書，這才大怒喝道：「老賊婆，崑崙聖書在什麼地方？」

葉映紅也是看得口定目呆，暗忖自己和方敏兩人，自從情投意合之後，方敏對自己無所不言，那崑崙聖書，全是照着他母親遺書，和生前所給的那句詩找到的，藏的地方又如此隱蔽，怎麼會只是一塊紅玉，玉中並無崑崙聖書？「啊」地一聲，

叫了出來，正待踏前幾步，去看個究竟，突然一股勁風，帶起通紅的一塊玉，劈面飛到，來勢之急，無出其右。

原來揮雲老怪見玉中無書，一團高興，化作烏有，一怒之下，一劍將尚剩一半的紅玉，向上一拋，一劍將玉削成了兩半，手腕一搖，「叮叮」兩聲，劍脊與玉相碰，兩塊拳頭大小的紅玉，一塊奔向溫魂激射而去，一塊却向葉映紅襲到。

而揮雲老怪將玉剖成兩半之後，隨即身形一轉，只見溫魂一探手，已將玉抓住，也不再理會葉映紅是不是避得過那塊被自己擊出的紅玉，手一抖，劍尖直指溫魂，冷冷地道：「老賊婆，宇內四邪排名，我以爲尚須斟酌，你意如何？」

溫魂自然知道他是要找自己動手，明知他有寶劍在手，有備而來，自己可能要吃虧，但一生未曾向人認過低，豈可老來反倒服輸，冷笑一聲，道：「老猾賊，你位居第二，尚不服麼？」

揮雲老怪「桀」地一笑，道：「鬪嘴無用，你亮兵刃吧！」

溫魂七孔刀和軟銀杖，都已經交給了方敏，本無兵刃可施，而且看到那劍如此鋒利，連崑崙三寶之一，寒玉七首都不能劃出絲毫痕跡的紅玉，都能應手而碎，尋常兵刃，也沒有用處，心想或許只有在葉映紅身上，奪過寒玉七來一用，尚有些用處，抬頭向葉映紅一看，不禁爲之一呆，原來葉映紅口中咬着一塊拳頭大小的紅玉，樣子極是怪異，但是雙眼之中，却露出難以形容的歡忭之色，不知道她是在做什麼，要前去奪寒玉七，必須經過揮雲老怪，一時不易得手，心中一轉念，便冷冷地道：「一上來就比兵刃麼？當年大家爭名之時，可是從輕功比起，再比掌法，第三才輪到比試兵刃的！」

揮雲老怪「嘿嘿」冷笑不已，道：「老賊婆，你可是怕我手中寶劍？」

溫魂昂頭大笑，道：「笑話，老婆子這一輩子，曾怕過誰來，你進招罷，誰不知你得了利劍，便想倚劍取勝？嘿！」

言下之意大有揮雲老怪丟了這柄劍，便根本無法和自己動手之概。揮雲老怪自然聽得出她語中含義，心想如今不是和她爭氣的時候，只要令她敗在我的劍下，江湖上傳了出去，便需尊我爲首，和她多說些什麼？還是老着面皮堅持用劍的好，解嘲道：「當眞笑話，誰不准你用兵刃來？咱們第一場就比兵刃，難道不行麼？」

他這話當然分明是強詞奪理，武林中比試雖然沒有明文規定，但如果不是尋仇生事，要砌磋武功的話，大都先文比，後武比，而就算一上來就武比，也是從輕功開始比起，絕無一上來就兵刃相見的。

溫魂聽他講出這話，知道已沒有辦法令他收起劍來，只有等他發動之後，趁機去奪寒玉七，索性先裝個大方，道：「也好，你進招罷，老婆子就以這一雙肉掌，與你周旋幾招，看看你劍法究竟如何？」

揮雲老怪見她明知自己手中寶劍，鋒利無比，竟然要以空手來對敵，想起她內力深厚，這多年不見，也是不知深淺，雖有利器在手，尚是不要大意的好，喝道：「承讓，承讓！」

第二個「讓」字，才一出口，踏步進身，一劍平刺，刺到一半，手臂突然向上一抬，又跟着「刷」地一聲，手臂下沉，在一抬一沉之間，碧螢劍幻成匹練也似一道綠光，當頭捲到，正是他新從揮雲心法中悟出來的一招「雲深處處」！

溫魂多年前與他對敵之際，便深知他揮雲鞭法之妙，也曾費了不少苦心，來思索破解之法，一見他這一劍使出，便認出是從揮雲鞭法中幻化出來，若是有一柄同樣的寶劍在手，足可化解，但此時却只好向後疾退而出，一面退出，一面以眼去覷葉映紅，只見葉映紅仍是咬着那塊紅玉，站着不動，如痴如醉，心中又是一怔，眼前綠光陡生，揮雲老怪重又趕到。

原來揮雲老怪見自己一劍削出，溫魂只是退避，並不還手，已然知道自己佔盡了上風，那肯輕易放過？一躍而前，一口氣連使三劍，分刺溫魂上、中、下三路，溫魂也已知道自己在未奪到寒玉七之前，簡直連還手的機會都沒有，所以一看到綠光連閃，又向旁飄了開去，好幾次，已將欺近葉映紅身邊，但因爲揮雲老怪來得太快，未及下來，便自趕來，因此總無法將寒玉七搶到，而揮雲老怪見一連十餘劍，溫魂仍然只是趨避，更是乘勝追襲，兩人在島上追逐，只見一團綠光，上下騰躍，時而展成匹練也似的綠虹，時而洒下綠雨，美麗壯觀已極，而綠光前面，則是一個縱躍如飛，滿頭白髮，迎風飛揚的老婆婆，綠光後面，是一個身材矮小的怪人，身法全都快絕，星丸跳擲，變幻莫測！

但是兩人雖是打得那樣激烈，葉映紅却仍然只是口咬紅玉，一動不動，此事不但溫魂奇怪，想來看官也一定深以爲奇，原來當揮雲老怪揚劍將那塊紅玉剖成兩半之後，一塊飛向溫魂，立即被溫魂抓住拋開，另外一半，疾向葉映紅飛來。

其時，葉映紅見玉中並無什麼崑崙聖書，心中奇怪到了極點，正想踏前一步，去看個仔細，剛好那塊紅玉劈面飛來，來勢勁疾無倫，葉映紅想要伸手去抓時，已然不及，百忙中只得張口就咬，幸而那塊紅玉，已只不過嬰兒拳頭般大小，一咬便咬個正着，本來那紅玉如此之硬，揮雲老怪用的力又大，雖被咬中，滿口牙齒，也非被撞掉下來不可！

但奇事就在此時發生，葉映紅一口咬了上去，雖然被大力撞了一下，但是落牙之處，非但不硬，而且柔軟無比！倒像咬在口中的，並不是硬玉，而是什麼糕餅一樣，牙齒已然陷入玉中！

葉映紅不禁爲之大惑不解，剛想將玉吐出來時，忽然順着咬入之處，似有漿汁流出，頓時滿口芳香，而那些漿汁，順津而下，凉入肺腑，那種感覺，前所未有，葉映紅此時還不知道自己已然得到了稀世罕遇，那塊紅玉，正是藍田玉實之中，萬年以上的珍品。藍田玉實，相傳三千年一生，初生之時，呈青色，又三千年，呈綠色，再三千年，轉黃色，萬年以上，始爲紅色，而玉實之中，所含的玉精，道家稱之爲「太乙餘糧」或「萬載空青」，服之可以輕身益氣，修爲神仙。

神仙之說，究竟虛妄，也許是因爲這種玉精，太以難得之故，所以才附會相傳，有此一說，但這種玉精，若是給學武之

士服了，功效勝過一切，比諸千年雪參，七色靈芝，更勝許多，却是事實！

葉映紅當時只覺得那些漿汁，雖然少得可憐，半晌才流下幾滴來，但是却令人心曠神怡，越吸越是想吸下去，因此便咬緊了不放，連動都不動。

不一刻，只覺得一股陽和之氣，生自丹田，全身眞氣，自在運轉，這才知道自己無意中得逢奇遇，而事實也眞巧得可以，若是揮雲老怪將玉剖開時，將含有玉精的一半，擊向溫魂的話，則就算溫魂覺出玉質軟柔，其中或有玉精，但一把抓了下去，早已將玉精擠出，那玉精見風便固，罕世難逢的寶物，便就此糟蹋了！

當下葉映紅一覺出眞氣鼓蕩，便知道這一下內力精進，非同小可，比諸百丈禪師想以本身功力助自己恢復記憶之時，得益更多，直到玉中再無漿汁流出，才將玉吐出，舒了一口氣，雙臂一振，只覺精神陡生，長嘯一聲，向前跨出了兩步。

這時候，正好魔母溫魂，被揮雲老怪的綠劍追得走投無路，知道再不將寒玉七奪到手中，只是這樣一味躲避下去，一定難避揮雲老怪的毒手，已然用盡方法，向葉映紅靠近來。

剛好葉映紅向前連跨兩步，那兩步，她雖然是以尋常的力道跨出，但是只覺身子輕盈，每一步，竟跨出了五六尺，這一來，却給溫魂造成了一個絕佳的機會，一面左手橫揮，用足了九成九的功力，「呼」地一掌，反擊而出，向揮雲老怪拍到，同時掌風之中，夾着十餘塊事先預備好的小石子。

揮雲老怪見溫魂首次還手，十餘枚小石子，厲嘯電射而至，唯恐她另有殺着在後，急忙舞起一招「峯巒插雲」，綠光團團，將全身護住，綠光閃處，十數枚小石子，全被削成粉末。

但是溫魂那反手一擊的目的，就是爲了要將揮雲老怪稍阻一阻，在反擊一掌之際，反手五指如鈎，已然向葉映紅當胸抓到。

葉映紅只向前跨了兩步，眼前一花，五隻鋼鈎也似的手指，已然銳嘯而至，嚇了一跳，急忙挺胸拔背，溫魂五指過處，也已將她胸前衣服抓裂，寒玉七的柄露了出來，被她一把抓到手中，趁勢一七首，向葉映紅胸前刺去，葉映紅大吃一驚，足尖一點，向後倒躍出去，溫魂在大森林中，曾和葉映紅動過手，雖然當時便覺得她比洞庭君山相遇時，武功高出許多，但是如今這一躍，却還不是那時候的葉映紅所能做得到的，心頭一怔，略一思索，便已完全明白，一個轉身，寒玉七烏光閃處，橫揮而出，逕向揮雲老怪跟踪而至的綠劍迎去，「噹」地一聲，兩件兵刃相交，所發出的聲音，在如此猛烈的旋風之中，淵淵不絕。

這一下，兩人俱是用足了力道，以內力而論，揮雲老怪本就不如魔母溫魂，更何況溫魂服下七色靈芝之後，當時便內傷盡愈，到如今過了三天，內功反有增進，揮雲老怪更是棋差一着，他只當綠劍過處，任何物事，皆爲所斷，却未料到寒玉七也是一件罕見的武林奇珍，比起碧螢劍來，雖然不如，要想一下子削斷它，却也不是易事，就在兩般兵刃相交的那一剎間，未見寒玉七斷爲兩截，心中便自一慌，而溫魂却已趁隙內力疾吐，揮雲老怪只覺得一股大力，如潮湧至，急忙穩定身形時，已然被震退了一步，幾乎跌倒！

溫魂也是不敢再爲進逼，退出丈許、一看寒玉七上，已然出現了三分深淺的一個缺口，心中驚駭的程度，較諸揮雲老怪更甚。

因爲寒玉七本身已是削金斷玉的利器，而今竟會被別的兵刃，削出一個缺口，這豈是可以想像的事？而且那寒玉七，總共才一寸來寬，也就是說，如果在同一個缺口之中，連被削中四次的話，也要斷爲兩截！雖然不致於那麼巧合，但如果與綠劍相碰的次數多了，總有四次在同一個缺口之中，寒玉七一斷，根本無法再與揮雲老怪動手！

溫魂心中轉念，所費時間極微，同時一見到寒玉七上出現缺口之後，便以手將那缺口遮住，抬頭冷笑道：「老猾賊，你以爲有了一柄寶劍，便可以胡作非爲了麼？須知崑崙三寶之一，寒玉七，絕不會斷在你綠劍之下！」那一次劍七相交，揮雲老怪被溫魂內力震出，寒玉七也出現了一個缺口，但揮雲老怪却未曾見到，一聽到溫魂的這一番話，心中不禁暗叫糟糕，只怕此行非但得不到好處，目前已然使師弟屈天景受了重傷，再下去，不知會有什麼樣的結果，已然生了三分怯意。

溫魂見他一雙兇睛，注視自己，只是不語，冷笑一聲，道：「老猾賊，你還和人爭什麼名頭的先後，現成的藍田萬年玉精，已被人揀了現成的便宜，還不知道，傳了開去，你還有什麼面目，去見普天下的武林人物？」揮雲老怪怔了一怔，暗忖什麼萬年玉精，難道是被她服了下去？心中更是氣餒，但其勢又不能就此退却，一擺綠劍，道：「少廢話！」

劍尖如靈蛇吐信，又是一劍平刺而出，溫魂「哈哈」大笑，也踏前一步，道：「好，再來試試你手中劍利，還是我的七首堅硬！」手腕一翻，寒玉七首，也是平平向前刺去。

兩人雖然都是向前平刺，但揮雲老怪所使，原是一招「雲深處處」，使到一半，手臂要一抬一沉，而此時無論是一抬或是一沉，都勢必與寒玉七相交！

揮雲老怪只知道自己剛才吃了一個虧，並不知道對方在兵刃上的吃虧，比自己更大，更是不敢再和自己兵刃相交，這一下平刺，不過是裝腔作勢！因此立即收勢，斜刺裏一步跨出，將那招「雲深處處」，硬生生地從半空中收了回來。

溫魂一見他半途收招，知道他已墮入自己彀中，寒玉七向外一掃，七首尖端，逕向他脈門挑去。常言道兵刃是「一分短，一分險」，寒玉七首，長不過尺許，溫魂貼身進招，情勢更是來得險惡，揮雲老怪一見七首挑到，手臂、長劍重又當頭削下。

這一下改招，全是仗着手臂回縮之際，同時使出，看似簡單，實則上若不是內功精湛，並且精通「易筋縮骨」之法，全身骨骼關節，全能圓轉自如，便無法做到，而這一下，更是情急之餘，險中求勝之

學。

溫魂見綠虹自頂而生，也是一驚，明知再以寒玉七去硬架，兵刃更會吃虧，但這一招，如果不以兵刃去架的話，極可能被揮雲老怪看出破綻來，只得拚着寒玉七上，再出現一個缺口，也要架上一架，手臂一抬，寒玉七又架了上去。

揮雲老怪那一劍直壓下來，本也料到溫魂一定會揚七來架，早留了餘地，準備在兵刃相碰之際，借她七首上那股大力，一躍而起，躍到她的背後，再趁隙進招，打的主意，也頗歹毒，及見溫魂揚起七首，正待依計行事，忽然一眼瞥見，寒玉七上，已然有了一個缺口，這一喜非同小可，知道對方兵刃，遠非自己綠劍可比，將本來的計劃，全部推翻，內力疾吐，劍如流星，直劊了下去，又是「錚」地一聲，綠光過處，無巧不巧，正好砍在剛才的那個缺口之上，這一劍的力道，又比剛才猛了些，而且寒玉七自從出現了一個缺口之後，全身脈絡已破，響聲未絕，寒玉七已然齊中斷開！

揮雲老怪大喜過望，綠劍向前就勢一送，「波」地一聲，正好從魔母溫魂的左肩刺入，若是能再向下半尺，則劍已刺入溫魂的右胸，溫魂非得命喪當場不可，溫魂一見寒玉七被他劊斷，右肩又是一陣劇痛，知道不妙，早已豁了出去，力透五指，手中斷七，脫手電射而出，兩人此時相隔，不到三尺，揮雲老怪縱使具有通天徹地之能，這一七首，也是避不過去，斷七從他右肩揉插而入，直沒至柄！

揮雲老怪怪叫一聲，立即後退，將綠劍抽了出來，揚起手臂，再想一劍直劊了下去時，那一七首實命令他傷得太重，一條右臂，實際上已然筋脈全被切斷，剛才還能拔劍而出，是因爲眞氣未散，一鼓作氣，拔出之後，又能將劍揚起，已算他功力非凡，但終究手臂已廢，劍一揚起，五指便再無力道脫手飛出。

溫魂見他劍已脫手，再無忌憚，左掌一翻，一掌拍出，揮雲老怪一世縱橫，未遇敵手，只有多年前和溫魂較技，棋差一着，在宇內四邪之中，屈居第二，事隔多年，兩人功力都有進展，但仍是溫魂技勝，雖然有了碧螢劍，但溫魂又剛好有寒玉七可恃，雖然肩頭先中了一劍，但立即反攻，敗中取勝，令得對方所傷，比自己更重，趁勢一掌發出，逼得他非以內力承接不可，揮雲老怪自知再以內力相拚，吏難討好，但總比被她一掌按中的好，只得也一搖手掌，一掌迎了上來。

「叭」地一聲，雙掌相交，各自內力疾吐，僵持起來，在一旁的葉映紅，見了兩人這一場驚心動魄的龍爭虎鬥，當眞是目接不暇，連透氣的時間都沒有，直到揮雲老怪綠劍脫手飛出，才鬆了一口氣，一見兩人雙掌相交，石像也似，一動也不動，知道兩人已在比拚內力，這是逃走的絕佳時機，再不猶豫，三個起伏，來到綠劍墮落的所在，一俯身拾劍在手，便向岸邊奔了過去。

溫魂和揮雲老怪兩人，雖然沒有一個願意將劍落在她的手中，但是自己正在和對方生死相拚，誰先鬆手，誰就要吃大虧，因此無可奈何，只得眼睜睜地望着葉映紅縱離了開去。

葉映紅一躍而上了小船，划了開去，旋風島旁，水流既然如此湍急，在划槳之時，當然也非內力不可，葉映紅來的時候，還覺得相當吃力，但離去之時，却已大覺方便，知道內力已在片刻之間，大有進境，以後吏是不可限量，心中着實高興，但遺憾的是雖然服下了萬年玉精，對於恢復記憶一事，仍然毫無帮助，仍然不知道身從何來，是什麼樣人！

不消片刻，小船已靠湖岸，葉映紅一躍上岸，四面一看，並不像有人來過，又怕自己再沿河去找方敏，方敏却來到了旋風島上，不知自己去了那裏，便在小船的船板之上，以指留字，道：「敏哥，我溯河而上去找你了！」下面署名想了半天，才劃上「知名」兩字，心中又不免生出了一陣感嘆，向前飛馳，來到河旁，渡過了河岸，順河而馳，一直未見有人影，到第二天傍晚，已然來到了骷髏洲的旁邊！

葉映紅一見骷髏洲，心中便不禁暗讚一聲：「好幽靜的一個河洲！」她所看到的，正是骷髏洲秀麗絕倫的一面，那另一面難看之極的，她却未曾看到。這塊河洲，生得也是奇怪，兩面截然不同，當初爲此洲命名「骷髏洲」的人，想必也是見了這截然不同的兩面，而大興「紅粉骷髏」之嘆，因此才定下這個名字的。

葉映紅一見有這樣的一個河洲在河中心，便想到不知方敏是否在河洲之上？便揚聲叫道：「敏哥！敏哥！你在麼？快出聲回答我！」

聲音嘹亮，不要說骷髏洲上聽得到，便是傳出數里開外，也是一樣清晰可聞，方敏當然也聽到了葉映紅呼叫聲，但那時候，正是他筋疲力盡，已然奄然將疲之際，怎麼還能出聲回答？嘴皮掀動，所發出的聲音，連他自己都聽不到，更不要說遠在河岸的葉映紅了！

但是他聽到了葉映紅的叫聲，心中却又是一陣難過，那時候，他雖然是無力昏迷，但心中却還很清醒，葉映紅雖然是大聲叫喊，但是聲音仍如出谷黃鶯那樣地動人，令得人聽在耳中，說不出的舒服，方敏在一陣難過之後，繼之而來的，却是無比的寧貼，因爲他想：既然「好姑娘」已然來到此處，崑崙聖書一定也送到了，溫婆婆沒有來，大概正根據崑崙聖書上的武功在療傷，自己雖未能再見她們，總算知道她們都平安無恙，好姑娘，我們這一段情愛，到此也完結了，唉！

葉映紅在岸上叫了幾十聲，未見河洲上有人回答，心中暗忖，若是方敏在洲上，一定會出聲的，莫非他溯河而上時，並未在洲上停留，一直向上游去了？抬頭向前一看，河水淵淵，不知何處，方是源頭，心中暗嘆一口氣，向河岸走近了幾步。

這一走近，却是一怔，因爲看到了河岸邊上所生的蘆葦，被刀割去了一大片，這一帶荒涼無人，什麼人會以刀來割蘆葦呢？

葉映紅往深一層一想，立即明白：一定是方敏曾以登萍渡水絕頂輕功，到過那河洲上！不管他如今在不在，自己也同樣到河洲上去走一遭，或許可以得到他的行蹤也說不定！

主意既定，碧螢劍一揮，丈許方圓之內的蘆葦，盡皆斷折，束成了粗粗的一個蘆葦把。

方敏在石峯上，又半晌聽不到葉映紅的聲音，心內暗自慶幸，不斷地在心中道：「好姑娘，不要上岸來！我不要你知道我已經死了，心中難過，不要上岸來吧！」正在想着，突然聽得河岸上，傳來一聲尖叫，方敏心頭不禁猛地一怔，那尖叫聲，雖然是女子所發，但方敏却可以認出，並不是好姑娘的聲音，然而，又焉知不是好姑娘遭受了什麼危害，才發出這種反常的聲音的呢？他心中對葉映紅的關切，遠遠地勝過他關切自己，一怔之後，不由得叫出了聲音，道：「好姑娘！」

雖然那聲仍然極是低微，但總算是他在第八天之後，第一次出聲。

三個字才一出口，便聽得山腹之中一聲冷笑，那人壓低了聲音道：「小畜牲，那女子就是好姑娘了，是也不是，只可惜等她上岸時，你已然死了，你們若眞是兩情相悅的話，我也可以叫她和你，一齊死在骷髏洲上！你意下如何？嘿嘿！」

方敏聽了，更是大驚，用盡最後的幾分氣力，道：「前輩，你害了我也就罷了，何苦再去害好姑娘？」那人「哈哈」怪笑，聲音均甚低沉，道：「你若是肯跟我學藝一個月，我便不害那女子！」

方敏在心中長嘆一聲，心想自己在這石峯之上，身受如此之苦，一隻脚已然踏進鬼門關中，就是爲了不肯答應拜他這種人爲師，但是他要害好姑娘，爲了好姑娘，什麼事不應該做呢？嘆道：「你……一定要我……拜你爲師，究竟……只爲了什麼？」

那人道：「要你學了通天本領，好到西崆峒在揮雲老怪手中，將我的碧螢劍奪來給我，放我出去！」

方敏又掙扎着問道：「你出去了又如何？」

那人道：「報仇！」

方敏道：「唉！你仇人已然和令堂同歸於盡了，還報什麼仇？」

那人道：「當年我們一踏上中國來，便被無數人追踪，那些人，個個是我的仇人！」

方敏想起自己母子兩人，被人追踪的情形，知道他心中鬱毒深到了極點，一旦得出山腹，怕不天翻地覆，喘了兩口氣，勸道：「事隔六十餘年，你那些仇人，怕不早已死了，還報什麼仇？」

那人狠狠地道：「他們雖已死了，難道沒有兒子？難道沒有孫子？我不能殺了他的兒子和孫子來報仇麼？」

方敏聽得一震，暗忖照他的講法，他一出山腹之後，武林中立生浩刦！道：「他們的兒子和孫子，又有什麼罪過，你連面都未曾見過，找他們報什麼仇？」

那人冷冷笑一聲，道：「我又有什麼罪過，爲什麼我要在山腹之中，與毒蛇爲伍六十餘年，過着非人的日子？有時甚至感到自己也只不過是一條毒蛇？」

方敏知道他心中鬱積着六十餘年的怨毒，絕非自己三言兩語所能解釋，嘆了一口氣，再不言語，那人又問道：「廢話少說，你答應不答應？」（未完・十八）

98-04-43-04
局號：　收據號碼：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單
收款帳號 13165
收款戶名 雨辰書報社（武俠世界）
寄款人姓名住址
新臺幣壹仟肆佰元整（52期）
（請用大寫數目字塡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經辦局郵戳
中心局郵戳
手續費　次　元
主管：　經辦員：
請注意：一、帳號、戶名及寄款人姓名住址請詳細塡明，以免誤寄。二、抵付交換票據之存款，務請於交換前一天存入，必要時，可請存款局先以電話通知劃撥中心，惟長途電話費由存款人負擔。
300.000本70.1. 134×192 (60P.模)保管五年(瀛光)
本聯由劃撥中心存查

98-04-43-04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通知單
收款帳號 13165
收款戶名 雨辰書報社（武俠世界）
寄款人姓名住址
新臺幣壹仟肆佰元整（52期）
（請用大寫數目字塡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經辦局郵戳
手續費　次　元
主管：　經辦員：
★存款後由郵局製給正式收據爲憑，本單不作收據用★
一、本聯由劃撥中心登帳後交存款戶
二、帳戶本人存款此聯不必塡寫但請勿撕開

燕子飛

（本文承自第36頁）

老孫確實因傷痛力疲而來不及出掌封擋佘士英那一掌，他自忖必死無疑，所以他乾脆閉上了雙眼。

那知道耳中只聞「噹」的一聲，訝異之下，急忙睜開眼一看，正好看到佘士英身形疾矮，反手一劍撥擋落在一道閃射而來的劍光，怪叫聲中，頭一歪，避過緊接射到的第二道劍光，他心頭一動，一脚飛踢而出。

可憐佘士英在眼看可將老孫擊殺在掌下的霎眼間，驟聽破空聲急響，銳風襲背，心驚之下，自然顧不了掌斃老孫，保命要緊，那知顧得了撥擋躲避電閃般先後射到的兩道劍光，一時間忘記了防備老孫，頸脖上重重地挨了老孫那一脚，但聽「啪」地一聲響，佘士英的頸脖立時像被掐折的禾稈般，歪倒下來，發出一聲悶窒的慘叫，身形翻滾出數尺外，才落在地上，一顆腦袋怪異地歪擰着，瞪眼嗞牙的，好不恐怖。

老孫一脚踢折佘士英的頸骨後，亦蹌前一步，跌坐在地上。

剛才那一脚，他已用盡了全身氣力，是故再也站不住。

× × ×

血戰終於完全停止下來。

黑龍門全軍盡墨，只剩下十數名受了傷，喪失了戰鬥力的弟子僥倖沒有死，其餘的包括趙金吾、鐵二、佘士英等，一概橫屍地上。

至於諸葛明威這方面的損失也很大，帶來的近五十名大內殺手，死傷過半，畢竟，黑龍門下都不是省油的燈！

而他與老孫也身負數傷。

這可以說是慘勝。但却消弭了一次大災刦，免致百姓受兵刀與變亂之災，這是值得的。

在第五進院落中那被炸塌的左偏院內，諸葛明威發瘋般在滿地的磚石碎肢殘體中翻尋着，却讓他意外地在一堆碎石下找尋到燕子飛。

老孫離遠望到，急忙趨前去。

燕子飛居然沒有被炸成碎塊，這已經是奇跡，不過，她的身上已沒有一處是完好的，而更令人感到不可能及驚奇的是，她居然還未死，還有微弱的氣息。」

這更是奇跡中的奇跡。

伸手輕輕地將燕子飛的身形挾抱起來，諸葛明威悲沉地輕喚道：「燕子，妳醒醒啊，看看我與老孫好麼？」

老孫只覺喉頭梗塞，目中滿含淚水，心痛地注望着燕子飛。「燕子啊……」

燕子飛也就在他們的呼喚下，眼皮顫動了一下，咀裏發出一聲低微的呻吟聲，雙眼終於艱難地微張開來。

諸葛明威狂喜得渾身微顫着，連聲音也顫動着叫道：「燕子，妳看到麼，是我啊！」

燕子飛的眼皮眨動了一下，散渙的目光忽然射出一絲光芒來，急喘了一口氣，語聲微弱斷續地道：「諸葛大哥，是你……」說時目光緩緩轉向老孫那邊：「老孫，你……」

老孫噙着淚道：「燕子，是我啊，妳千萬不要離開我們……」

下面的話老孫已說不下去。

燕子飛目光遲緩地轉動着眼珠，望着諸葛明威，艱難地道：「諸葛大哥……你……說……我真的……沒有，女人味呀……只像個男……孩子麼……」

諸葛明威心中在滴着血，急忙溫聲道：「不，燕子妳很有女人味。」

「眞——的？」燕子飛的臉上忽然泛起一抹滿足的笑意，慢慢闔上了眼皮。

「燕子，燕子——」諸葛明威一眼看到燕子飛那樣，心如刀割，一下子將燕子飛軟軟的軀體緊緊地摟着，生恐她會從他的懷中溜走一樣。

老孫神情一震之下，終於滴下淚來。

× × ×

在三丫叉路口。一路上默默無言的柳青趙紫玉兩人終於停了下來。

兩人只要各自踏上那條方向不同的岔路，從今後便各自東西了。

柳青猶豫地半轉身過身來，望了低垂着頭的趙紫玉，鼓起勇氣，囁嚅着道：「小姐……你……」却被趙紫玉倏然抬起的目光一射之下，不知怎的，下面的話硬是說不下去了。

兩人的目光相觸之下，各自像觸了電般，忙將目光垂下來。

好一會，柳青有點無奈地低聲道：「小姐，我走了，妳多保重。」

說着轉回身，朝那邊那條路踏出了脚步。

他的心却不想走。

只是，由於一直以來的上下之分，令到他不敢把心中的話明白地表達出來，畢竟，他是有點配不上對方的。

「柳……郎……你肯與我一道走麼？」趙紫玉這一聲突然的呼叫，震得柳青心頭狂跳不已，心中充滿了接近爆炸的喜悅，狂喜地轉過身來，結結巴巴地道：「小……妳說什麼？」

趙紫玉一張臉羞紅得連脖子也染上了脂紅，却沒有垂下頭來，也沒有迴避柳青的目光，嬌羞地道：「你聽不到的麼？」

柳青眨了眨眼，不知那來的一股勇氣，一把執住了趙紫玉的手，無限歡喜地道：「小……紫玉，我……聽到，我願意跟你一起走，這一輩子也不離開妳……」

「眞的？」趙紫玉滿含情意仰頭問。

「眞的！」柳青衷誠地說：「我會令妳幸福的。」

「那咱們走吧！」趙紫玉說着偎了過去，臉上露出幸福的笑意。

「紫玉，妳眞好，」柳青順手摟着趙紫玉的腰肢，兩人相偎相貼着，一齊往前路走去……

鎮外山脚那邊，却有一人挺立在一坏黃土前，默然垂首。

黃土下，長埋着燕子飛的的英靈，也埋葬了站在墳前這人的感情。

他，就是諸葛明威！良久，諸葛明威才黯然轉身，朝那坏黃土投下悲戀的一瞥，孤獨地向前路走去……

但燕子飛的身影笑貌，却長留在佈心中，永伴在佈身邊……

（全文完）

環球小說畫名家
每週新書多姿彩
馬雲新作

千門奇俠

千門奇俠故事
千門奇俠
每本七元

千門奇俠故事
名人
馬雲著
每本八元

千門奇俠故事
馬雲著
古玩
每本九元

H.K.N.G.
環球出版社出版


常服
氣全身
事業成功
腦活腎通
各大藥房有售
峨嵋藥廠